武俠世界

第38年

9

$20.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霍天覺先生所著的「金羅漢」。「金獅鏢局」的副總鏢頭平紫生押送一尊金羅漢上道，據傳聞羅漢腹中藏有絕世武功，自不免引起野心勃勃江湖人的覬覦……楊笑與扈星皆是武林後起之俊彥，二人同受金羅漢主人盧老爺子的重託，暗裏護鏢……究竟二人能否完成任務？霍天覺撰著的故事結構嚴謹，層次分明，推理之間絲絲入扣，是一篇難得的推理武俠小說，可謂別開生面，包君閱後拍案叫絕，佳作當前，切不可失諸交臂。

* * *

本期選刊辛彥五先生新著的「彎月刀」，擁戴本刊的讀友定記得辛彥五先生所著的「霸王刀」故事，新故事筆法一樣幽默風趣，內容精彩絕倫，再獻給愛好者欣賞。

* * *

朱雀先生繼「五行洞」又撰著的另一短篇故事「狐媚」，內容短小精幹，切莫錯過。

* * *

下期將刊鐵翅先生撰著的「飛燕潛龍」。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鄭 光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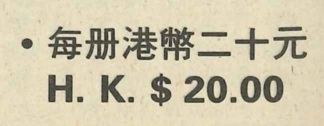
第38年

第 9 期

(總號192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江湖鬥智推理故事／霍天覺・文
可飛・圖

金羅漢



戮力護鏢　寶失人杳

六月艷陽天。

如火烈日當頭直曬，在外面走路的人當眞會吃不消。

——頭昏腦脹、雙目昏花，嘴唇因缺水而爆裂，全身像火燒一般，總之會覺得滿不是勁兒。

若再加上走了半天路，手臂腰骨已漸覺痠痲，肚子正咕嚕作響，任何人都想找一個地方歇歇的。

所以司靈與楊笑，便不約而同的走進了馮掌櫃的茶寮。

司靈清麗中隱透着陽剛之氣，楊笑却從來不笑。

* * *

茶寮築在黃泥大道的岔口處，那裏剛好有三棵大樹，遮住了霸道的陽光，所以馮掌櫃的生意一向不錯。

楊笑進去的時候，已經有不少過客在座。所謂「過客」，不外是那些脚販商人、馬伕走卒。當然，裏面亦不乏有些佩刀帶劍的江湖人物。

但楊笑剛進來，茶寮立即起了小小的騷動；先前來的江湖人忽然都接耳交頭，竊竊私語。這一來便使馮掌櫃不得不對這小伙子另眼相看。

因爲馮掌櫃認得在座諸位中有一位叫做「金津玉斧」王一貝，在這裏一帶可說是打遍無敵手。現在連他老人家也似乎對這小伙子的心存顧忌，顯然此人來頭不小了。

馮掌櫃從頭到脚打量了這二十上下的小伙子一次，只覺他滿臉風塵，濃眉朗目，板着的臉孔冷冰冰的，衣服破爛陳舊，手上還拿着一柄好像從垃圾堆中拾來的刀。說他是街上拾荒的乞兒，馮掌櫃倒有三分相信。

再看他騎來的黃驃馬，馬雖然神駿，但和牠主人一樣，滿身污塵，非要經過一番清理不可。

鞍上除了掛着一個紅葫蘆，便只有一個布包袱，看來裏面只是一些普通衣物，無甚特別。

然而，江湖上很多高手都是貌不驚人，深藏不露，所以馮掌櫃在招呼上也不敢怠慢。

反是司靈，雖然有點風采，但由於茶寮中衆人，似乎正給甚麼事兒牽制了心神，她進來反而沒引起多大注意。

這正是司靈樂意的，她千里迢迢而來，目標當然與這班江湖人物不盡相同。

她的目光不離楊笑。

自從她經歷了「春蠶劍」與「淚停刀」的悲劇爭霸戰後，差不多可以說，一出道便厭惡了江湖事。

不過，江湖有令人嘔心的卑賤，有令人髮指的陰謀，有但求名利不擇手段的千般醜惡，但也有快意恩仇，震動人心的江湖情。

情之一物，往往便有令人斬不斷，理還亂，欲罷不能的力量。

誰說司靈仍在江湖中混，不是爲了「情」這一字？

* * *

楊笑與司靈剛坐定不久，外面又響起馬嘶聲。這次聽來不止一人一馬，看來不是走鏢的就是一些馬販。

果然，一大片黃塵散落後，門外出現了十多騎馬和三輛木頭車，中間一輛鏢車上插了一面大旗，上面正龍飛鳳舞的寫着兩個斗大的金字。

「金獅」！

是金獅鏢局走的鏢！

看來他們走倦了，想和其他人一樣，在此處喝水、乘涼休息一會再趕路。

可惜這裏只是一個茶寮，就算原本的位子也不出二十個，何況現已七成滿座？

所以這些武林好漢只得大半在外坐地，小半進寮內佔一席位。

能走進來的，當然身份比較特殊，在鏢局中地位高，身份特殊的人，通常就是指武功高强者的意思。

進來的有五個人，三男二女。

這五人對於馮掌櫃來說，完全陌生。

爲首的——是一名紫臉膛大漢，足有七尺高，寬肩粗臂，滿臉于思，半露出的胸膛黑茸茸的滿是毛；腰帶中還插着一柄鬼頭刀，甚是兇猛。

跟着他的兩條漢子，樣相也不比他差，總之是高頭大馬，威風凜凜，十足門神爺的模樣。

那兩個女的，倒和前面三個大不相同。

二人，看來是對姊妹花，大的大約二十出頭，面貌端莊，眉清目秀，十足大家閨秀形態。小的看來正值二九，比大的更爲秀美，一雙妙目猶爲迷人，而且略帶嬌羞，連馮掌櫃這年近花甲的老頭也看得癢煞心頭。

這兩個如花似玉的俏妞兒和這三個鏢師走在一起，不禁使馮掌櫃暗自奇怪。

任何人一看，便知道她們不是那些走江湖的女俠，那麼她們出來，在如此烈日下趕路幹嗎？

這一次茶寮內起的騷動比剛才更甚，那邊廂的江湖人突然全部登登登地站了起來，有的甚至亮出了傢伙。

販夫走卒們立即看出事情不對勁，紛紛結帳上路，免惹痲煩上身。

馮掌櫃知道好戲快要上場了，但不由他不擔心的是，小小的茶寮

怎禁得起斷鬥？打得激烈處難保不會令整個茶寮場下來，使他賴以謀生的場所也要毀於一旦！

可是，空着急沒有用，以馮掌櫃的處境來說，只有乾瞪着眼，看着事情發展。

紫臉大漢目光向那邊廂一射，冷冷地「嘿」了一聲，仍然坐了下來。其他人見他一坐，便紛紛表示不客氣了。

王一貝似乎是這批人的頭兒，他首先粗起嗓子大叫：「平紫生，想你必認得我！」

紫臉大漢不答話，甚至連眼角也不投向他那邊了。

王一貝繼續大喊：「你既認得我，我也不用通名。至於我的本領更不用多說。平紫生，只要你帶着你的鑣師乖乖走回頭路，我也不會爲難你，但你必須留下紅貨和這兩個妞兒！」

原來王一貝是來劫鑣的，但依照他的身份，絕不會甘心淪爲綠林大盜——除非紅貨太過誘人，使他在利慾薰心之下，才會如斯不顧身份。

「你就是那個『金津玉斧』王一貝？」平紫生依然沒有理會他，話是他身旁一個大漢冷聲發問的。

「當然！」王一貝爲了証實身份，還拔出了他那獨一無二的金身玉斧，揚了一揚。

「大言不慚！」平紫生驀地一句。

「嘿！」王一貝登時吹鬚瞪眼，怒氣攻心。

「大言不慚，聽清楚了沒有？」平紫生重覆一遍，還加上冷笑連聲。

「好，看我是不是徒具虛名！」王一貝牙齒縫中迫出了這句話，與此同時，金光閃動，他已掄起玉斧，撲了過去。

人還未到，斧風已砸碎不少杯碟，看來王一貝絕不是那些中看不中用的膿包。

「金津玉斧」，斧身是寒潭堅玉所造，堅硬程度，絲毫不弱於金屬。

王一貝憑這柄獨門玉斧，不知劈過多少江湖好漢，綠林豪傑？

只可惜，他的武功在金獅鑣局副總鑣頭平紫生眼中，簡直就像小孩子的玩藝兒。

他剛衝過去，平紫生便揮起鬼頭刀。斧影、刀光同時閃現，然後便有一個人倒了下去。

平紫生依然端坐位子上，倒下的當然是王一貝。

他倒在地上時，鮮血已染紅咽喉。平紫生一刀奪命，並不留情。

王一貝手下眼見他們的大哥一下子便被人放倒，心中不禁升起連串寒意，再也不理會甚麼紅貨了。逃命要緊，一下子散個乾淨。

平紫生哈哈大笑，將那柄沒有刀鞘的鬼頭大刀返插腰帶。

本來一直坐在角落裏的楊笑，此時却霍地站起，向平紫生走去。

平紫生本來還在笑着，但當他發覺自己面前驀然有一個人冷冷地盯着他時，立即笑不出了。

「在下楊笑！」聲音沒有任何感情。

「楊笑？」平紫生身旁的姑娘「噗嗤」一聲，笑了出來：「怎麼你像不會笑的樣子？」

平紫生却沒有笑。無論甚麼人聽見「楊笑」這兩個字，也不敢對他作出任何侮辱性的行動。

楊笑看了小姑娘一眼，他那板着的臉孔令小姑娘也不由自主的收起了無邪的笑容。

楊笑道：「這兩位姑娘是否便是盧老爺子的千金？」

大姑娘嫣然一笑道：「不錯。小女子盧雪姬，舍妹盧雪皚。」

「那便對了，平先生，請你看看這封密函！」楊笑說罷伸手內懷，取出一封密封的信件。

平紫生接過，用最快的速度拆開了信封，匆匆看了一遍，終於吁了口氣，好像放下了心頭大石。

「原來盧老爺子禮聘楊兄來作保鑣的。」

「我不是來作保鑣的！」楊笑更正平紫生。

「哦？那麼……」

「有你們這些大鑣師，那裏用得上我這等小脚色？」

「楊先生怎麼這樣說？」平紫生額上流出黃豆大的汗珠，稱呼也由「楊兄」改爲「楊先生」，以示尊敬。

楊笑的目光却已到了遠方，臉上竟露出了一種奇怪的表情：「我也不是被禮聘而來的，我只不過受老朋友所託，來保護兩位小姐的安全。」

「哦！」在座五人幾乎異口同聲。他們意想不到的是兩位盧小姐怎麼會有安全問題。

「爲甚麼？」五人中有人問。

楊笑道：「因爲聽說『天音公主』也會對這事插上一手。」

「就是那個曾經七上少林，連敗少林七大高手的『天音公主』？」

平紫生的紫臉已變成鐵青，手也不禁顫抖起來。

「不錯，就是她！」楊笑的目光又到了遠方。

*　*　*

「天音公主」就是「天音公子」的妹妹，「天音公子」就是魔教江湖中最惡名昭著的超級護法。

魔教，是近一百年來唯一能與五大門派、四大家族等力量爭雄的邪惡組織。

沒有人知道魔教的具體規模如何，更沒有人清楚他們眞正的實力，但單單看他們有幾個在江湖中出沒的高手，便已令人對他們生畏！

「天音公子」兄妹，便是有數在江湖上享有萬兒的魔教高手。

「天音公主」連敗少林高僧的事，亦屬於他們兄妹倆的傳奇故事之一。

金獅鑣局當然絕對不能與魔教比擬。如果要抵擋「天音公主」發動的攻勢，即使加入楊笑，也未必眞能穩當。

所以盧老爺子第二步棋子已佈置好在路上的一切。

*　*　*

六月十九，暑氣逼人。

扈星在馬上，伸手抹了抹額上豆大的汗珠，從馬鞍上解下皮壺子，張口喝了數口，再望了望前面路上，金獅鑣局的人馬終於出現了。

當先一人，正是金獅鑣局副總鑣頭平紫生座下首席的鑣師「刀彈神通」胡一暉！

扈星正要輕拍坐騎，放開四蹄直奔過去的時候，祇聽見一聲呼嘯，路旁突然竄出十數條青衫大漢，一字形地攔住路口。

無論誰人也看得出他們是衝着金獅鑣局而來的了。

胡一暉勒住受驚的馬兒，立即向着攔路者怒目而視，舌綻春雷：「朋友是那一條路上的？」

先問明對方來歷，好作應付，這是押鑣的慣例。

帶頭的青衣老者手中正拿着一柄明晃晃的利刄，聞言輕嘿一聲，揚起了手中刀：「胡一暉，你也是中原一條好漢，怎麼不認得老夫？」

平紫生此時已策馬上前，看見老者，臉上微現驚訝：「來者莫不是『人字刀叟』樂天命樂老前輩？」

「嘿！」老者來個默認。

平紫生霍地下馬，已拔出腰間鬼頭刀，喝道：「樂先生貴爲河西一傑，何事不惜路遠，特地率衆攔截在下？」

老者冷笑道：「平紫生，我想你也不用我明言，快些率領你的手下留下鑣車，拍拍屁股走路，否則教你們雞犬不留！」

口氣跟王一貝差不多，又是想來個攔途截劫，力强者得！

「原來樂先生也欲染指金羅漢，既然如此，就自己憑本事來取吧！」平紫生咬牙切齒道。

原來那世人所爭的，由金獅鑣局押送的「紅貨」，就是這見鬼的金羅漢！

老者的冷笑聲越來越大：「平紫生，你且別逞强。單憑我樂天命的本領，還不敢單獨向金獅鑣局十多個千中選一的高手挑戰！你們別小覷我背後這些兄弟，他們絕對可以令你們屍骨無存，死無葬身之地！」

「是嗎？」胡一暉語含譏諷，意思明白不過，不相信樂天命這種「大話」。

平紫生却臉色沉重，他早已看出了樂天命身後那些青衣漢子有點邪門。

不是因爲他們的裝扮，而是因爲他們手上拿着的奇怪兵器。

——非刀非拐，亦刀亦拐；陽光下驟看仍不知是甚麼東西。

他打了個眼色，身後有兩個鑣師已悄悄掩上前，似乎是要試陣。

「慢來！」

平地一聲呼叱，聲到馬來，人隨馬至，一匹快馬，一條人影，斜刺裏衝向金獅鑣局和樂天命的對峙空間。

樂天命與平紫生都不禁朝來人打量。

馬上騎士約二十五、六歲光景，英俊非凡，身穿一件錦麗衣袍，更顯出他瀟灑多金，背上背着一筒銀箭，一把金弓，手策逸馬，一片笑傲凡塵之態。

「在下扈星！」

平紫生一直盯着他，直至他自報名號，才不禁失聲道：「哦！江湖上人稱『金弓銀箭多情劍』的……」

「正是區區。」

樂天命的一雙眸子比平紫生更加膠着，不離扈星人馬上下：「多情劍應該在揚州享福，何事也來淌這趟渾水？」

扈星哈哈大笑道：「金羅漢人人欲取之，你可以來，我爲甚麼不可以來？」

此言一落，平紫生、樂天命皆驚呼出聲。尤其是平紫生，早搭上鬼頭大刀的手不禁握得更緊了。

扈星哈哈不斷，一面勒轉馬頭，漸漸正對金獅鑣局的車隊：「不過，有共同的敵人便是朋友。樂老爺子，我們大可先聯在一塊，先廢了這姓平的，才慢慢談分貨的事。」

樂天命一副想不到的神色，但想不到之外當然是巴不得。

「好！多情劍也是無情劍，老納早想見識扈公子的劍法了。」

沒有人會希望與扈星這樣的人做上敵人，所以扈星這番話一經抖出，樂天命的臉容明顯寬鬆了，平紫生的額頭則開始滴下黃豆般的汗珠。

「楊先生……」平紫生偏頭求助於楊笑。

楊笑的目光却始終不離鏢車旁邊的馬車，緩緩地道：「我祇負責

兩位小姐的安全，其他的事，恕不受理。」

聲音聽來有如一盆冷水澆下，平柴生的臉色更難看了。

「哈哈……」

扈星看見平柴生死灰般的臉色，更形得意，在笑聲中，他已出手！

好快的出手！沒有人能想得到的出手！

快，是因爲他同時在筒中抽出數支銀箭，連環箭發，祇不過是刹那間的事！

使人想不到，是因爲他的箭竟非朝着金獅鏢局中人射去，而是在他扭身之下，直射中樂天命背後十多個青衣大漢。

連聲慘叫，十數人胸口要害全部被扈星銀箭射中，紛紛倒地！

這次輪到樂天命臉如死灰了。

「樂老爺子，你不是說想見識我的劍法嗎？」

扈星一臉微笑，金弓已放回一旁，手則搭上了馬革另一面的長劍。

劍鞘古樸，但古玉爲劍柄鑲鎮，一看便知是雅士逸人所傳之劍。

樂天命咬牙切齒：「想不到連你這樣享有江湖名聲的人也來使詐，不給我們來個堂堂對陣。」

扈星冷笑道：「堂堂對陣？若我一上來便表明自己的立場，你道還可將你身後的魔教弟子打發麼？」

「魔教弟子？」平柴生、胡一暉等聞言，紛紛聳然動容。

扈星悠然地道：「不錯，據我所知，樂老爺子兩年前已秘密加入魔教，而他今次帶來的人都是魔教青木旗下的弟子，武功不高，但却最能以邪門秘術殺人。」

平柴生道：「他們手上的兵器……」

扈星道：「那不是兵器，那是毒汁噴射器。」

「毒汁噴射器？」

「不錯，祇要一拉機括，棒頭的活塞便會打開，噴出青木旗秘製的蝕骨毒汁，任何人武功再高，身體一經沾上，也要蝕肉腐骨！」

「樂天命，你好毒！」平柴生從枉死城中打了轉回來，黃豆汗變成了冷汗。

「我跟你拚了！」功敗垂成，氣個半死的樂天命見身份敗露，手下全數倒下，唯有使出這最後一招。

大刀一揚，然而還沒有劈到扈星身前便已垂下——他的麻穴已被點！

這次出手的却是楊笑。他人已下馬，出手之快，不讓扈星專美，時間亦已配合得妙到毫顚。

楊笑望向扈星：「你也是盧老爺子請來的？」

扈星翻身下馬，向平柴生遞上一封和楊笑身上藏着的一模一樣的密函，一面答道：「是，我是專程來保護紅貨的。」

一個保護愛女；一個保護押品。盧老爺子心思的確縝密。

平柴生匆匆看罷所有盧老爺子印鑑的密函，自然吁了一口大氣：「這次若不是扈先生，我們或許已栽在魔教狠子野心之下。」

扈星道：「但我這次收到的消息是：天音公主派出來的高手，應該不止樂天命一人，動用五行旗的人，亦不止青木旗的弟子。」

「但……這次青木旗全軍覆沒，天香公主銳氣既受挫，是不是會有一段時間作重新調整，而我們亦稍可安枕？」

話是胡一暉插進來說的。楊笑的反應却是滿臉的狐疑。意思似乎是：他不相信像胡一暉這種「資深鏢師」會說出這樣幼稚的話。

楊笑負着手，背着平柴生與扈星，祇說了如下一段話：

「我祇知道，以天音公主的爲人，死多少人，犧牲多少兄弟，她的眼睛也不會多眨一下。因爲祇要她決心要做到一件事，那麼她眼前便祇會擺放着這個目的。目的一朝不達到，她都會想盡一切方法，不擇手段，但成功方止。」

「這就是你所了解的她的脾性？」

「這着實是她的脾性！」楊笑說着說着，目中忽然露出了恐懼之色。可惜平柴生和扈星已經看不見。

* * *

雲風客棧座落在崗子集西北，是由淮東到鳳陽府的必經之路，楊笑認爲這裏較偏僻，少人發覺，所以金獅鏢局一行人便決定在崗子集投店。

夜深人靜，二更已過，四周早被黑暗吞噬，祇有雲風客棧院子中隱現一點燈光。走近一看，方曉得原來乃一盞燈籠，掛在北首一棵大樹梢上，楊笑則木立樹旁，似有所待。

這樣的天時，各人經已就寢。他還在等待甚麼人來呢？

幸好，很快便有答案。一條黑影飛快的竄上客棧牆頭，再輕輕的落下地來。來人武功竟也不俗。

在微弱的燈光下，一個滿臉疤痕，頭髮花白，仿已年屆花甲的老人家趨近楊笑。

「少爺……」這人一見楊笑，立即興奮莫名，那似早已隨着歲月磨蝕而僵硬的臉上也浮現了笑容。

「我不再是少爺。」楊笑皺起了眉，用責怪的目光看着他。

「是，是！我又忘記了。」老人

垂頭示歉，亦恭亦敬。

楊笑長長的吐出一口氣：「你今次約我到此相會，究竟有何要事？」

老人的目光中，突然現出一種複雜而又奇怪的表情。有很多事，似已盡在不言中。

楊笑望着他，彷彿也從他目光中領略了箇中滋味，遂不禁嘆道：「我知道有很多人擔心我的安危、我的生活。但我這次出來，也是逼不得已的，我已沒有選擇。」

「可是，計算年數，少爺出來已有三年，每年你祇回去一次，我們又怎會不掛念？而且……今次盧老爺子特別邀請你接下金羅漢這燙手山竽。天音公主屬下高手如雲，少爺如果有甚麼差池，你叫我怎有臉回去？」老人用焦切的眼神射向楊笑。

楊笑勉强一揮手：「你放心好了，天音公主兄妹也不過是人，有甚麼可怕？」

「祇是……」

「我是不能不理這件事的，一方面盧老爺子於我有恩，他有困難，我焉能坐視？而且金羅漢祇不過是一件平凡的金造鑄像，爲甚麼會引起這麼多武林高手爭奪？其中自然有原因……」

「武林中幾乎已經人盡皆知，金羅漢的肚子裏有一本武功秘笈，據說練成後可以無敵於天下！所以人人都想沾上一手。」

「武林中每隔十數年，便傳出『無敵天下』的秘笈出現。天下無敵，談何容易？很多所謂能令天下無敵的秘笈，到頭來都祇不過是一場笑話。何況……金羅漢肚子裏藏有秘笈，傳出這消息的人又是誰？他究竟有甚麼用意？」

「少爺的意思是……」

楊笑決斷地說：「我要弄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也要看看金羅漢肚子裏究竟是甚麼武功秘笈，這般厲害？」

楊笑目光望向遠方，話猶未盡，意存隱曲。

「但……這……」

「你不用爲難，這件事過去之後，我會提前回去探望大家的。」

「少爺既然如此固執，我也不能勉强。不過我還是放不下心，我會暗中跟隨少爺的。」老人說完，向楊笑行了一禮，便轉身越牆而去。

良久，楊笑仍立在大樹旁，目光中現出無限感慨。

夜更深，遠處傳來更鼓聲，倏忽三更已到。

楊笑似仍沒有離開的意思，相反，他的身子緩緩轉了過去，由面向牆頭轉而面向客棧客房的一邊。

「人既然已來了，何須還要躲藏？」

他仿若向着黑暗說話。當然，黑暗中隱藏着他的敵人——一個連日來跟踪他的人。

客房旁，另一端的矮牆邊，燈籠之光照不到的地方，果然抖出了一把清脆的聲音。

「楊先生，你以爲這是適合說話的地方？」來人說的話的確令人完全摸不着頭腦。

「無論你是誰，你不覺自己並沒有說這句話的資格嗎？」

對方沉默了，替代說話的是從黑暗中拋出了一項物事，「劈啪」地擲在小青石鋪成的院子台階上。

楊笑目光一落，臉上完全變了顏色。

「是她叫你來的？」

夜空中，楊笑的聲音竟變得顫抖起來。

「唔！」黑暗中儘管可遮掩太多醜惡，但遺憾之意畢竟還是清晰可循。

「她已經……」楊笑雙腿一動，竟好像站不穩的樣子。

對方再次沉默，話的確不用太多，而且，楊笑的樣子令來人不敢再多說。

楊笑一個跌步，已撲過去拾起了台階上的物事。燈光下，正是一支銀簪。

婦人髮髻上的銀簪！

此刻，他臉上的痛苦之色，非筆墨所能形容。

秋水山容，刹時流過，壓遍不知多少次？楊笑的淚痕、泣聲，又有多少人看得到、聽得見？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歲月差點凝固，楊笑才緩緩的重新站了起來。

黑暗中人仍在原處待着。

楊笑的聲音已恢復了正常：「你是誰？」

「你要我的名字？」

楊笑的目光十分堅定：「你的名字，加上你的樣子。」

人隨楊笑的說話聲出現——白衣羅裙，頭髮不經意的梳理，蓬亂中自有風采，柔和中自見陽剛。

人並不算美，但却散發着江湖中人少有的氣質和味兒。

楊笑眉頭一跳：「你是……」

「司靈！三司會審的司；靈媒害人的靈。」

她當然便是司靈！

* * *

六月二十二日。

金獅鏢局一行人仍然向着鳳陽府進發，由崗子集到石門山，再過板橋，經小溪口，再走數十里，便到達鳳陽府的東門了。

路程並不遠，當天黃昏應可到達小溪口，翌日早晨就可以入城了。一到鳳陽，離他們的目的地汝

南府便不會遠了。

盧老爺子所指定的安全地點就是汝南府西南蔡家崗上。祇要金羅漢一旦安全運到蔡家崗盧老爺子的別莊，餘下的事，楊笑、扈星及金獅鏢局衆鏢師便可不必負責了。

所以當平紫生、胡一暉等人一想到這事辦妥之後，三萬兩黃金入袋，足足可以躭半輩子的時候，心中不禁狂喜，脚步也不由得輕快起來。

他們倒犯不着和那些武林莽漢一般見識，爲了一部武林秘笈，打個你死我活，結果可能連性命也丢了。

即使給你贏得了秘笈，練成天下無雙的武功，但這當中還需要多少時日？多少苦功？人生在世，祇求飽暖快活，何必要先投資這麼一筆？不如受人錢財，圖箇現成收益，還來得實際。

當下，盧家兩位姑娘都坐在驢車上，趕車的是平紫生麾下第二號鏢師，胡一暉的結義兄弟，「獨臂神蛇」黃玉庭。

這人雖然祇得一條臂膊，但身手靈活，一隻手趕車比健全者還要穩當，而且一手蛇形拳，打遍河西，罕逢敵手。

故此平紫生才千方百計，從河西聘他來當金獅鏢局的鏢頭。

如果有人要加害盧雪姬、盧雪皚兩人，單是此人的「蛇步獨掌」已經難以應付。不消說還有一個寸步不離驢車左右的楊笑。

胡一暉背着兩柄單刀，腰帶上還插着一柄雁翎刀，革囊裏藏了十八粒鐵彈，全副武裝，威風凜凜的跑在最前。

扈星則守護着三輛鏢車，隨時抵擋任何人從任何方向攻來的殺着。

相較之下，平紫生便顯得沒有那樣緊張。無他，他的責任部份分了給扈星，部份分了給楊笑，肩上的擔子輕了，人也多了一分笑容。

前面已經看到石門山小鎮，衆人不禁精神一振，脚步更加快了。

就在這時，迎面塵頭大起，五騎馬向着金獅鏢局一行人飛快馳來。

爲首的不是別人，正是在紫陽附近曾攔途截劫，却最後被楊笑點中麻穴的樂天命。

他穴道早給同伴解了，而且再接再勵，趕在車隊前頭，難道想再來一次劫奪？

衆人正狐疑間，五騎馬已全部停在車隊之前。

馬上五人沒有一個下馬，樂天命手上的「人字刀」不住揮動，顯是傳話之餘，故意表露倨態。

「金獅鏢局中人聽着，天音公主與天音公子大德恩澤，遍及汝等。識時務者明日巳時到女山湖畔一聚，或能洽談免事，假若欠缺膽量，不去也罷。」

樂天命甫一說完，刀頭一揮，五人立即勒馬回頭，狂打數鞭，馬兒放開四蹄，五騎馬瞬即絕塵而去。

楊笑看着他們去遠，臉上仍然木無表情。

「天音公主要見我們？」胡一暉驚呼出聲。

「好啊！强搶不成，來個堂正會面了。」扈星傲然一笑。

平紫生沉吟道：「天音公主親自出面，看來她確是志在必得。」

「難道我會怕她嗎？」扈星繼續哂道。

「當然了，扈大哥箭術通神，劍法凌厲，又怎會怕任何一個敵人？」盧雪皚從驢車裏伸出頭來，對扈星嫣然一笑。

「所擔心者魔教中人卑鄙無恥，從背後偷襲，則扈大哥縱是神功蓋世，也防不勝防啊！」盧雪姬也揭開帳篷，蹙住了眉頭，一臉關心的樣子。

看來這三天扈星已與兩位盧姑娘混得很熟，而且很博得她們的信任與關心。

「兩位姑娘不用掛心，我胡某人三刀十八彈，願意跟隨扈公子左右，大家同心合力，以防萬變。」

胡一暉拍拍胸膛，先壯一下自己人的聲勢。

「胡鏢師不能去，大伙兒更不能去。」楊笑驀地發聲。

「哦？」胡一暉及兩位盧小姐不由得同時發問：「爲甚麼？」

「大家有否留意這次隨樂天命同來的另外四人嗎？」楊笑臉色凝重，似乎是有重大發現。

胡一暉搔搔頭：「來匆匆，去也匆匆，姓樂的又高聲說話，將我們的注意力吸引住了，沒留上心！」

胡一暉的坦白，差不多已代替各人發言。

「照我看，樂天命背後的四名騎士，如無意外，都是魔教五行旗下的高手。」

「五行旗？」盧雪皚一臉天眞。

「三天前我們初遇樂天命時，他親率青木旗中人堵截，青木旗既已發動，我們有權相信，天音公主甚至她兄長天音公子亦會發動其餘四旗。」

「那又如何？」楊笑長篇大論，扈星已顯得有點不耐煩了。

楊笑沉着氣，依然一字一字、有板有眼地道：「我的意見是魔教人多勢衆，兼且神出鬼沒，原來要做一件事，除非集合正派中人共同阻止，否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今次他們既已調動五行旗，大可用他們一貫的做法——巧取豪奪，用不着裝得如此光明正大，正式請我們一伙到女山湖畔商談。」

「楊先生的意思是……」平紫生客氣地拱手請教。

「箇中可能有詐！」

扈星耐着性子，等楊笑說到這裏，才道：「盡管有狡詐的可能，但難道我們要像縮頭烏龜，不敢應約，反要揀小路避過他們嗎？」

平紫生斜乜了扈星一眼，本想提醒他大家志在保鏢，並不是在江湖爭鋒頭，爭萬兒，可是，扈星話幾已說滿，平紫生那敢出言開罪？

幸好，楊笑的話還沒有說完，又道：「約是一定要應的。事實上，瞧瞧他們的虛實也好。不過我們一定不能全數都去，將金羅漢携去也實在太危險了。」

平紫生道：「那麼……」

楊笑道：「我們最好先將金羅漢藏在一個隱密的地方，然後派部份人手前往女山湖畔赴約。赴約的人必定要有足夠的信心與能力，在任何逆景下也可盡量全身而退。」

平紫生聞言不禁瞥向楊笑與扈星「金獅」一行人之中，除了自己武功便以楊、扈二人最高，而自己身爲副總鏢頭，當司紅貨不離身之責，楊笑既說不要帶金羅漢犯險，那麼最有理由前往女山湖應約的……

楊笑當然會意，因爲他已隨即接道：「就這樣吧！我和扈兄同往女山湖走一遭，平副總鏢頭嚴守大本營，靜候我們回來。」

「好，我第一個贊成！」平紫生大拇指一挑，笑着擧手。

「我也不反對。問題是：金羅漢藏在那裏最好？」扈星不忘問楊笑。

楊笑在他耳邊低聲說了幾個字，扈星大喜道：「藏在那裏，眞是妙着！」

「究竟決定藏在那裏？」平紫生急問。

扈星在他耳邊又說了幾字，平紫生立即大笑起來：「好！那裏眞是一個絕妙所在！」

看他們充滿信心的樣子，任是誰也不會想到，一場天大的災禍即將降臨到大家的身上。

人對自己具備信心，人生才可積極的開拓。

然而，偶然的，出乎人預料的事情總會伺機來侵蝕信念，侵蝕已樹立起來的人格。

有一句俗諺說，命運和人生就像大海，負責着一個個人的起落。每每一個浪打過來，衝倒了人，甚至將他捲走。

可是，也有經得起數番風雨及連場衝擊的人，他們立在大海旁以至海中，成爲名副其實的中流砥柱。

楊笑與扈星，答允了前赴女山湖畔，是不是也有想做中流砥柱的決心呢？

* * *

女山湖畔。

女山湖是洪澤湖的分流，位於鳳陽府以東，只要由石門山東走兩、三里，便可到達。

這湖本身沒有甚麼特別，但是天音公子身上發出的殺氣，楊笑一到便感覺到了。

天音公子一身金衣，滿頭假髮，臉上戴着一個青銅面具，站在湖邊的一棵大樹下，顯得詭異非常。

楊笑仍然是一身像乞兒般的裝束，悄悄走到天音公子的身後，臉上依然是冷冰的。

他彷彿一開始便知曉此人便是江湖上惡名昭著的天音公子。無須做聲，反而靜靜的等待對方反應。

對方沒有轉身，只是用比楊笑更冷的語氣緩緩地道：「你就是楊笑？」

沒有回答，被人一語道破身份，楊笑亦似毫無驚異之心。

「好！七年以來，我已罕逢敵手，你值得與我一戰。」

天音公子詭異的笑聲，在青銅面具的遮擋下，益發顯得令人毛骨悚然。

楊笑終於道：「我來似乎不是來打架的。」

「哦？」

「我是應閣下之約，前來這裏洽談的。」

天音公子待他說完，忽然爆出震天價響的笑聲，彷彿從未聽過如此好笑、荒謬之事。

他笑着的時候，銀髮飄動，背後看過去，就像一隻等待噬人的野獸，在作動手前最後一次示威。

楊笑沉默，意思是讓對方自己說出有甚麼值得如此大笑。

良久，笑聲漸止，天音公子方道：「楊先生，你好像搞錯了。」

楊笑眉頭一皺，只在喉頭發了一個詢問的聲音。

天音公子續道：「以我貧弱的記性也記得，約你們的人不是我，而是我的好妹妹，而被邀在這裏的也不止是你，而是金獅鏢局一行人等。」

楊笑道：「的確如此。」

天音公子霍然轉身，兩道精厲的目光直從猙獰面具的兩孔電射而出，似砍貫穿楊笑全身：「那麼人呢？」

在正常的情況下，任何人被這種目光盯着，都會渾身不對勁，但楊笑却是並無反應，仍然是木然而立，不退不縮。

「你沒有詢問的資格。」

冷冷的一句回話，令天音公子面具後的電光更加深刻凌厲了。

「我沒有資格？」說話間銀髮飄動，似有一道眞氣，從面具的夾縫中漏出，激盪迴流。

楊笑道：「對。因為你們也沒有依照約定，看來也根本不準備談。」

天音公子哈哈笑道：「你好聰明，你知道我是誰嗎？」

楊笑點點頭道：「我認得你。」

天音公子道：「哦？」

楊笑道：「而且剛才其實你已自報身份，天音公主是你的『好妹子』，你當然便是天音公子。」

天音公子道：「你既然知道我是誰，便該明白為甚麼我會一個人在此等你們了。」

楊笑道：「我沒有看見你之前，我當然想不到，但看見是你親自坐鎮此女山湖畔時，我忽然想通了。」

天音公子道：「想通了甚麼？」

楊笑道：「想通了我為甚麼那樣愚蠢，竟然上了你們的當。」

天音公子得意地道：「你也知道自己上了當麼？」

楊笑點點頭：「對，你們一早已計算好，我們不會全部前來應約的，所以亦根本老早安排好人手，趁我們部份人前來女山湖之時，偷襲鏢車，奪寶殺人。」

天音公子道：「我們的目的只是金羅漢，也不一定殺人的。」

楊笑道：「我們分兵兩路，實力一定薄弱，那樣，五行旗的人便有機可乘了。」

天音公子道：「你也知道五行旗了？」

楊笑道：「不但五行旗，可能這次行動全由天音公子親自統領，我的朋友們，看來現在正陷於苦戰。」

天音公子得意大笑道：「偏偏你卻在此，眼巴巴的不能趕回去救他們，因為你知道你只要一動，我便隨時斃你於五步之內。」

楊笑嘆道：「天音公子的魔功，我早已聽聞，暗中佩服甚久，問題是：你眞有這麼大的信心，若果我們眞的傾衆而來，憑你一人之力，便可達到目的嗎？」

天音公子笑道：「不，你們的行踪，我們五行旗的探子一路監視，你在五里之外時，我們已知道這次只有你一人到來應約。本來和我一塊的高手便立即調動去加入劫奪鏢車的行列。因為我們知道，要收拾你，單我一個便綽綽有餘。」

楊笑道：「而且正如你所說，你已七年罕逢敵手，今次我自己送上門來，你手癢難熬，最好便是拿我祭旗。」

天音公子道：「你似乎確是一個心思縝密之人，猜想的幾乎全部正確。死在這裏，未免太可惜了點。」

楊笑長嘆一聲道：「天音公子，我只想你知道兩件事。」

天音公子道：「你說。我對快要死的人，通常很有耐性。」

楊笑道：「這次前來應約，原本不止我一個。」

天音公子道：「哦？還有誰？扈星？」

楊笑點道：「不錯，但現在扈星爽約不來，看來事情經已有變。」

天音公子道：「你就是想我知道這件事？」

楊笑道：「我還要你知道，我已沒有太多時間跟你磨下去。」

天音公子當然聽出了楊笑話中的傲氣，他想不出眼前這人憑甚麼可以說出這麼樣的話。

楊笑續道：「我還想你知道第二樁事。」

天音公子沒有再說話，因為與此同時，他正感到一股平生從未接觸過的強大殺氣。

只有武功深不可測，而且已經殺人如麻的人，才可以擁有這種質與量都極其驚人的殺氣。

天音公子絕對不能想像眼前的楊笑便是發出這股殺氣的人。

楊笑，這三年來雖然在江湖中頗有名聲，但他畢竟出道尚淺，人亦年輕，怎可能有此雄渾的殺氣呢？

他不能置信，雙目已露出了驚異。

然後，楊笑才緩慢地抖出了「主旨」。

「這一次不是你殺我，而是我殺你。」

這兩句話，便帶走了一條人命。

第一句語音方落，天音公子便已動了，他本就是一個擅於把握機會的人，十年前，他就曾夜伏江底兩個時辰，覷準機會才躍出水面，刺殺仇人於劍下。有耐性，機會主義者，本就是天音公子成為魔教護法的本錢。

任何人說話的時候，精神都不免顯得較為鬆弛。在這個時候，每每能制敵機先，殺人致勝。

所以，閃電的出手就在說話的中間，直撲向楊笑。

金衣晃動，銀髮飄揚，加上天音公子臉上的猙獰的青銅面具，來勢洶洶，凌厲無倫！

可是，楊笑的說話沒有中斷，冰冷的聲音，甚至沒有受到絲毫影響。

因為天音公子快，楊笑卻更快。

刀光一閃，人已倒下！人倒

後，話才說完，鮮血才緩緩從屍體上流出。

這是絕世的刀法！

倒下的天音公子，面具已滑落，一片驚疑不信的神色，完全在那張蒼白詭異的臉上流露出來，並且隨着生命的逝去而僵在那裏。

他當然想不到楊笑竟可使出這一刀，他臨斷氣前已認出這種刀法。

這樣的刀法，天下間絕不會多。

但是……楊笑……怎可能？

他究竟是誰？

最後的疑問伴隨着他同下黃泉。死不瞑目的天音公子，就這樣給人一刀了結於女山湖畔。

這時，太陽突然被烏雲遮住，楊笑的臉罩上一片陰沉，眼中卻隱約閃着淚光。

＊　＊　＊

白泰客棧。

這是石門山上最舒適的一間客棧，亦是金獅鏢局人衆投店駐紮的地方。

方圓數十里內，白泰客棧要算規模最大的旅店，前後院共計有數十名伙記。掌櫃姓杜，也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整天都掛着笑容在嘴邊，在門內外迎送賓客。

依照原定計劃，楊笑和扈星往女山湖赴約，平紫生等一行人便在這裏堅守陣地。

是以，楊笑從女山湖趕回，第一時間便衝進了白泰客棧。

他甫一進來，便看見了杜掌櫃。

杜掌櫃還是笑望向楊笑，可惜人卻已離開這花花世界。

致命傷在腰際，一刀奪命，連血也沒有流出。好毒、好狠、好快的刀法！

杜掌櫃至死還保持着笑容，顯然不是對方出手太快，就是死在自己想不到要殺他的人之手上。

倒在他旁邊的，赫然竟是那夜到雲風客棧來尋楊笑的老家人！

他的表情卻顯得憤怒、不信、驚疑，十成九是死在暗算之下。

胡一暉與黃玉庭亦在不遠處。胡一暉的雁翎刀已被折斷，十八粒鐵彈散在四周，顯是力戰而敗。

黃玉庭是死在重手法之下，滿臉痛苦神色。

鏢車亦被打碎，遺下一地木片。

平紫生、扈星和兩位盧小姐卻失了踪，連驢車也不見了。

楊笑臉上還想裝出一副木然，但眼睛卻已不聽指揮，黯然流下了兩行熱淚。

其他的人死去或許他還可忍受，但那老家人……

如果不是為了他，老人不會千里迢迢跟隨而至，更加不會死在石門山這座一個小鎮的客店裏面。

一切都似因他造成。他不該低估天音公主的安排巧動，更加不應自告奮勇去女山湖畔應約。

如今雖然殺了天音公子，但其他人卻變相被他害了！

這種錯誤，如何彌補？

「你很難過，是不是？」一個人趁着楊笑流淚之際，已無聲無息的來到了他身後。

「是你？」楊笑霍然回首，發覺來人竟是司靈！

他臉上有掩不住的驚奇，似乎司靈輕功之高，實在出他意料之外。

司靈環顧四周，搖首嘆息道：「江湖為爭私利，互相殘殺。這種事，你早應見怪不怪了。」

楊笑站起身來，嘿然道：「但這次死的人不同。」

司靈輕指地上的老家人：「是因為他？」

楊笑道：「不止是他。金獅鏢局的人似乎不應死在這裏。」

司靈點頭，喟然道：「的確，如果我不是隨你到女山湖去了一遭。他們也許不一定全部死。」

楊笑猛地揚首，雙目精光大露：「你也到女山湖？」

司靈道：「我既受人所託，又怎能不記掛着你的安危？」

楊笑臉上又罩上一陣愁容。那不全因為不快的往事！對方跟踪自己走了一遭，自己竟毫不察覺。那麼這女子的武功明顯不在自己之下。她究竟有着甚麼身份？

司靈續道：「從這裏的打鬥痕迹，我也可輕易推測到這裏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楊笑目光從她身上收起，似默然回應。

司靈道：「當然，以你的本事，我所看出的你也不會遺漏。問題是你能不能接受這些事實。」

楊笑道：「我有甚麼不能接受的？」

司靈道：「因為他們顯然不是死在同一批人手裏的。」

楊笑不做聲，他的確不想說出這個觀察結果。

司靈道：「杜掌櫃和這裏的伙計是眞正被天音公主率領五行旗高手擊殺的。胡一暉和黃玉庭明顯敗在魔教中人手下。殺胡一暉的更應該便是『人字刀叟』樂天命。」

楊笑點頭道：「人字刀法，砍在人身上時往往留下『人』字紋，這是最佳的標誌。」

司靈道：「可是他卻死得比他們還早。」

所謂「他」當然便是那個老家人了。

司靈頓了頓，又道：「他現在

伏屍的位置已非原來，從其身上新舊傷痕看出，他很可能是被人先殺了，移放到一個地方，但當天音公主等人來到，搜掠之時發現了屍體，便將他隨便扔放到杜掌櫃旁邊。」

楊笑無法不同意，司靈的觀察的確細微。

問題是：誰人來得比天音公主還早，用一柄薄而鋒利的劍，刺入他的胸膛？

老人家的致命傷在胸口！一劍穿心，必死無救。

司靈見楊笑仍不答話，乃自嘆氣道：「我想來想去，在現有的幾種可能中，實在想不出還有別個。」

楊笑長嘆一聲，終於道：「的確，天音公主從不使劍。樂天命殺人，如自刻名號。五行旗中即使有很多高手，但他武功亦自不弱，能一招迅速取他性命的人實在不多。」

司靈道：「何況，他明顯在極其意想不到的情況下被人暗算。能殺他的用劍高手，祇有一個！」

楊笑道：「現在驢車與盧家兩位小姐都已失踪，行兇者似乎是知道了金羅漢藏在驢車夾層中的秘密，所以劫走了一切。」

司靈道：「知道這個秘密的人，除了你、平紫生和扈星還有誰人？」

「沒有了。」

「既然這秘密祇得三個人知道，搶在天音公主之先，取走金羅漢的是否祇有三個人做得到？」

「你又怎知金羅漢和驢車不是被天音公主帶走？」

司靈一笑。她當然知道這是楊笑故意爲難她的，但她並不計較，祇淡淡然地輕指東北角一條木柱，柱上赫然留下了一記血紅掌印。

「你認得這記掌印？」

楊笑道：「認得。」

司靈道：「那是天音公主的獨門掌功『天涯情味掌』，從掌色和印在柱內的深度來看，她顯然起碼用了九成功力。」

楊笑同意：「那又怎樣？」

司靈道：「那是故意打在柱上的一掌。事實上，金獅鏢局中亦沒有人值得她使上九成掌力的。」

「嗯。」

「通常祇有一種情況使人會做這種事，那就是在盛怒之下。」

楊笑道：「你的意思是天音公主是在盛怒的之下，一掌擊在木柱上？」

司靈道：「而令她如此盛怒的事情，莫過於親率五行旗高手來襲，却撲了個空，將鏢車全部打碎，也找不着金羅漢。」

楊笑道：「所以你由此推斷，有人已早一步發難，搶走金羅漢，以至天音公主空手而回。」

司靈道：「而這個人，既是用劍，又能取得鏢局中人的信任，他是誰已呼之欲出。」

楊笑默然。之前他的確想不到會有這種事發生。知道金羅漢收藏所在的祇有三人。楊笑自己不是兇手，平紫生身爲運送的總負責人，他要下手，路上盡有機會，也不須等到今天，唯有……

扈星！

所有迹象所提供的啟示，均已指到同一個人身上。即使不確然屬實，起碼他也嫌疑最大。

楊笑呼出一口氣，道：「現在祇剩下一個問題。」

司靈道：「是甚麼？」

楊笑道：「平紫生去了那裏？」

司靈聳聳肩，攤開雙手道：「不知道。可能他是與扈星串謀者，也可能他發現了扈星的所作所爲，從後追踪。這些都有可能，也說不定。」

楊笑道：「那麼有那些是說得定？」

司靈道：「說得定的是你既受了盧老爺子囑咐，要保護他兩位千金，現在蔡家崗盧家別院未到便丟了人，你當然會追上去，查個究竟，討個明白。」

楊笑更正她：「不是查個究竟，討個明白；是救人！必要時奪回寶物。」

司靈一笑道：「你也以爲金羅漢是個寶物？」

楊笑不答，目光却望到了遠方。

＊　＊　＊

綺麗而炫目的光環包圍着當頭的太陽，使它變得更霸道、更猛烈！在如此天氣下走路實是一種活受罪。然而楊笑不能停下，胡一暉他們的死而使他更加需要揭穿這件事的眞相。

他從不祇是相信表面的現象。表面上，扈星私利迷了心竅，做出出賣朋友的勾當。表面上，魔教垂涎金羅漢肚子內的武功秘笈，動衆劫奪。但這是眞相嗎？

楊笑現在不去多想這些。他祇知道前面便是紅心鎮。據他與司靈推敲，扈星驅着驢車是向着西南方奔馳，而紅心鎮正是西南大道的必經之所。

他正打算催迫坐騎，趕在落日之前入鎮的時候，有一件他完全意料不到的事發生了。前面大路上一條白衣人影叉腰而立，剛好擋住了通路！

來人不畏奔馬，就那麼直挺挺的站着，楊笑若不想撞到他，便祇得暫時停下。

黃驃馬正在狂奔，突然被楊笑

勒住，驚嘶一聲，人立而起，幾乎將馬上人拋了下來。

楊笑勉强定住了身形，便向來人望去，祇見他身穿白衣，背佩長劍，一副江湖俠士的打扮，兼且臉容英俊，本來是十足一個少年美劍客，可惜此人既不肯將臉容改醜一些，掩去那一臉脂粉氣，更加不肯將胸前一對驕人雙峯束好，所以楊笑一眼望去便知道她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大姑娘。

「喂！你快下來！」大姑娘在嚷。

「你叫我下馬？」

「當然！」

「你憑甚麼叫我下馬？」

「就憑這個！」「錚」的一聲，大姑娘拔出了背上長劍，向楊笑耀武揚威。

「你想攔途截劫？」楊笑冷冷的看着她，絲毫沒對她手上長劍產生懼意。

大姑娘的臉登時紅了，囁嚅着：「我也知道這樣的行徑與强盗所作殊無二致，實不是英雄好漢所爲，但大丈夫能屈能伸，我的馬死了，祇得找上一個倒霉鬼，而你……」說着說着，連她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說下去了。

「而我剛好路過，你祇好揀着我這個倒霉鬼下手了？」楊笑替她接了下去。

「我祇不過是要你的馬罷了。」大姑娘又突然理直氣壯起來：「我又不是要你的命。」

「你當然不是要我的命，祇不過恰好我自己正要用馬，有要緊的事情趕着去辦。」楊笑眼中已現出不耐煩神色。

可是，大姑娘却急了，她一跺脚，握劍的手胡亂一劃，差點刺中了楊笑的黃驃馬：「我不管！你一定要下來。」

面對這刁蠻的小姐，楊笑已決定不再躭誤時間，趁黃驃馬自己閃避利劍之時，便欲趁勢撥開馬頭，作一小小的繞道。

大姑娘見他欲走，心中更急，也不理得魯莽或野蠻，嬌叱一聲，長劍送上了楊笑的胸口。

「要命的留下馬來。」

「霍少兄，不得無禮！」路旁草叢間驀地傳出聲音。大姑娘一呆之下，楊笑雙腿一夾，黃驃馬已如飛煙般去了。

「你……」大姑娘臉色發紫，咬牙切齒地望着剛從草叢中走出的青年：「現成的羊牯給我遇上了，你爲甚麼喝止我？」

青年滿臉迷茫之色，說話全不知所措：「我不……我……」

「你是不是想說你不知道？」這次更是聲色俱厲。

「不，不……我不想……」此人不知是給大姑娘的威勢嚇住了，還是發覺不說下去爲妙，最後索性住了口。

「還有，任勞，你既然拜了本姑娘爲師，就應該稱我師父才是，你剛才叫我甚麼？」大姑娘又沉下了臉。

「但我是少林弟子！而且一路上叫慣了很難改口。」任勞無主兼無助地看着她。

「不良的習慣定要改，何況，你不要忘記你發過誓，少林弟子便很厲害嗎？便可以隨便悔約嗎？」大姑娘咄咄逼人。

任勞大汗淋漓，焦急無比地道：「我沒有忘記，我也不敢忘記。但這次師父吩咐我下山是另有要事去辦的，怎能終日伴着你去找那個……」

大姑娘冷嘿一聲，打斷了他的話：「不要再說了，馬找到了沒有？」

「……」

「究竟有沒有？」

「我……」

「哼！敢情沒有了，既然如此，你爲何喝止我對那羊牯下手？」又回到了老問題。

「他……他不是羊牯。」

「不是羊牯是甚麼？」

「我不想你在他手上栽觔斗，他就是這三年來在江南掙了不少名聲的『孰無刀』楊笑。」

「哦？」大姑娘顯然意想不到：「那人竟就是那個不笑的楊笑？」

瞞天過海　計中有計

紅心鎮是一個小得無可再小的市鎮，它雖然是西南大路所必經，但却不值得停留，趕路的人來到這裏，往往情願多走個半時辰的路，趕到前面較熱鬧的市集歇脚。

願意駐脚的不多，旅店的生意當然不會很好。經營不易之外，此鎮便祇剩下唯一一家客棧。

「柳家店」是那在鎮西小巷中，又小又窄又污穢的唯一客棧。

現在，大車便停在柳家店門前，拉車的駿馬已因連日趕路而萎靡伏櫪。

趕車的小伙子就在夕陽的餘暉下，倚在車轅，懶洋洋地打起瞌睡來。

車轅插着一面金色小旗，正在隨風招展，旗上繡着一隻雄赳赳的獅子，張開血盆大口，伸展利爪，像要從旗上撲出，擇人而噬！

車門外還用金漆寫了「揚威」兩個大字，在夕陽映照下，格外閃閃生光。

柳家店對面的屋脊上，驀地閃出了一條黑衣人影，祇見他輕輕一躍，在空中一個轉折，悄沒聲息地

落在這馬車的後面。

祇見他紫臉肩寬，腰帶上斜插着一柄鬼頭大刀，身高足有七尺，赫然便是金獅鏢局的副總鏢頭「紫面刀客」平紫生。

他臉有喜色，抬頭向柳家店樓上望去。

他知道朱揚威已來了。

＊　＊　＊

「就是那個不笑的楊笑？」

「當然是他。」任勞嚴肅地看向霍大姑娘說。

「據說此人刀法出神入化，手中的刀更是吹刀斷髮、削鐵如泥的神兵利器，而且馬上的紅胡蘆也是一件奇門兵刃。他殺人無數，曾經三上武當，擊敗……」

大姑娘還沒有說完，就被任勞皺着眉頭打斷了：「這些話你從那裏聽來的？」

「江湖上人人都這樣說。」

「可惜這些話除了一句，便再沒有絲毫根據。」任勞苦笑。

「那一句？」

「刀法出神入化。」

「其他的呢？」

「江湖上本就充滿荒謬無稽、以訛傳訛的傳言。」

霍大姑娘想了一想，道：「那麼你又爲何知道得這麼清楚，懂得教我分曉眞僞？」

任勞似聽不出話中責備之意，祇繼續一本正經地說：「楊笑跟我有一面之緣。」

大姑娘冷笑道：「一面之緣通常的意思便是指有不錯的交情啦？」

任勞縱是再魯鈍，這時也感到了對方的不悅，祇得低首不語，不敢再答。

大姑娘正想再用些方法來整治他，遠處却又傳來一陣馬蹄聲。

急劇的馬蹄生風，本來還在一里外，轉眼間已近了許多。

任勞立即俯身將耳朵貼在地上傾聽，大姑娘焦急地問：「怎麼樣？」

「來的不止一騎，聽來好像有四、五人。馬是上等的駿馬，人却是武林高手。」

「少林派貼地聽聲的本事不弱啊！」大姑娘微微一笑，用嘉許的目光投向任勞。

任勞臉上立時一紅，滿是困窘神色。

「你還呆在這裏幹甚麼？」大姑娘見他如此，又氣了。

「你……你想……怎樣？」

「當然是奪馬趕路嘛！」

「這……」

「你怕他們武功高强？」大姑娘連連發笑。

「我……」

「你不去？我去！」大姑娘說罷，果然轉身就竄了上前，迎向奔馬，再也不理會任勞。

任勞怔住了一會，跺了跺脚，也跟着去了。

迎面塵頭大起，大道上出現了四騎斑點紅鬃馬，正面向他們飛快馳來。

大姑娘照樣當先一站，擋住路口。

可惜這次四位騎士却沒有那般善心，像楊笑一樣停步相詢。

四騎馬二前二後，前面兩匹馬上左首的騎士大叫：「讓開！」但他們的速度却絲毫未減，顯然攔路人讓開與否，他們也會不理死活，直衝過去。

眼看四匹馬就要跨過如標槍般直立路上不退的霍大姑娘，馬兒跳不過，便一定將她撞倒！

就在這時，坐在馬上的四人同時感到一陣勁風襲體，其力渾厚雄大，使他們不由自主的全部一躍離鞍，閃避這無形勁力。

可是，他們坐下四匹良駒却不能停下，仍然向前直衝。

祇見一條人影衝天而起，就在半空中轉了幾個身法，姿態靈活美妙之極，輕飄飄地落在其中一匹馬的鞍上。

「好身法！」四人落地的同時，不由得異口同聲叫了出來。

這人甫一落在馬背上，立即勒停了馬兒，身形隨後暴起，落在第二匹馬背上。如是者這人施展出絕世的輕功身法，三竄四掠之間，已先後勒停了四匹奔馬。

「峨嵋身法？」四人中之一長髮老者看見兀自騎在馬背上，臉上微有得色的霍大姑娘，失聲而叫。

「不錯，在下霍濃，峨嵋第九代弟子。」

「剛才偷襲咱們的，也是你？」剛才大喝「讓路」的小伙子怒瞪着霍濃。

「峨嵋弟子，從不作這等事。」霍濃用滿含嘲笑的眼光轉頭向着任勞。

「那麼必然是你了。」小鬍子的態度和小伙子沒有兩樣，不過炯炯有神的雙眼比起小伙子還要厲害，直射向怔在一旁的任勞。

「我……」衆目環視下，任勞登時臉紅耳赤。

「閣下二人，攔路奪馬，究竟意欲何爲？」老者冷嘿一聲。

「我們……」任勞覺得實在是自己理虧，所以說不上來。

「吞吞吐吐幹甚麼？告訴他們，我們牲口死了却有要事在身，想借他們的馬兒一用。」霍大姑娘居然義正詞嚴。

瘦長小子尖聲道：「原來你們是搶馬的小賊，祇不過，馬是朱六爺的馬，人亦是他請來的人，你要

逞强該還要問一問朱六爺！」

「朱六爺？哈！我祇聽過豬八戒，却沒聽過有甚麼豬六戒的。」冷嘲熱諷，霍濃完全沒將對方滿以爲可以震懾住自己的人物放在眼內。

「嘿！你……」四人幾乎同時給她氣得臉青唇白。

一直在旁皺着眉、紅着臉的任勞這時却沉聲道：「你們說的朱六爺，是否就是金獅鏢局的總鏢頭，人稱『垂天佛』朱揚威朱六爺？」

「還是你這小子有見識！」老者繼續哼着。

任勞道：「看你們趕路如斯緊急，想必有重要的事務？」

「這個當然，我們這次是受朱六爺所請，來爲擒拿那個背信棄義之徒出一分力！」小鬍子朗聲道來。

「背信棄義之徒？」

「事情發生時日尚短，難怪你不知，待我給你一個明白。」

老者似乎對任勞生出好感，不覺娓娓道來：「金羅漢之事名動江湖，小子你一定知道。盧老爺子也爲了保護此物到汝南府去，乃重金禮聘金獅鏢局爲他押鏢。朱六爺便派副總鏢頭平紫生和兩名得力助手胡一暉、黃玉庭走這一趟。由於盧家兩位千金也在路上，盧老爺子爲策安全，乃多請了楊笑與扈星護送，自以爲這樣便很安全，萬無一失了。」

說到這裏，老者沒有發覺任勞和霍濃臉上都起了異色，他只是自顧自地繼續下去，竟欲說完他的故事。

「唉！可惜。可惜扈星這小子簡直不是人，竟然出賣朋友，暗暗盜走了金羅漢，連盧家兩位小姐，也一起被劫走了。他外號『多情劍』，所以益發使盧老爺子躭心……」

任勞和霍濃的臉上青一陣、紅一陣，神色極是怪異。任勞眼中盡是迷茫之色，嘴中喃喃，不知在說些甚麼。

「所以盧老爺子和朱六爺在附近接到平三爺的飛鴿傳書，告知變故之後，立即兼程趕來追捕扈星，還派人請了咱們四人相助！」小鬍子替老者接了下去。

「未請教諸位大號。」任勞拱手行了一禮。

老者撫鬚微笑，連道：「不敢，老夫姓卓，雙名天然。」

「原來是威震鳳陽府的『綿劍雙飛』卓天然卓老爺子！」

「過獎，過獎！」

「卓老爺子一到，『鳳陽三友』必在其側。這三位必定是馬東愁、羅四急、江月笙三位大俠了。」

「小子好眼光！」江月笙摸了摸唇上的小鬍子。

「既然你們明白了情況，必定會將馬匹還給咱們，讓咱們趕到紅心鎮，痛懲那個卑鄙無恥的惡徒了？」卓天然微笑着，正要從霍濃手上接過韁繩。

怎知霍濃一板臉孔，非但沒有將韁繩交給他，反而「颯」地拔出了背上長劍。

「姑娘你……這是甚麼意思？」卓天然登登登連退步，滿臉驚愕。

「甚麼意思你也看不出來嗎？」霍濃冷冰冰的臉孔微沉怒意。

羅四急尖聲尖氣地道：「難道姑娘是和姓扈的一黨的？」

此人雖然甚少說話，但想必已將一切冷冷地看在眼中，剛才霍濃臉上驚疑不定，尤其聽到卓天然說到「扈星簡直不是人」之時，咬牙切齒、緊握拳頭，幾乎就要發作。這些令人起疑的動作當然逃不過他冷眼之中。眞相給他猜中，已是任勞的意料中事。

「是又怎麼樣？本姑娘絕不相信扈星是這樣的人！」霍濃冷笑連聲。

「事實畢竟是事實。峨嵋弟子，想來不至於黑白不分，是非顚倒吧！」馬東愁一直對她怒目相向，這時當然更甚。

「不管怎樣，你們既是去追捕師哥，我就更不能將馬還給你們！」

「扈星是你師哥？」江月笙似不相信。

「『多情劍』出身峨嵋，諒你也不知道！」

「你眞的不肯還馬？」卓天然跨出一步，白眉飄揚，顯得神威凜凜。

「不！」得來的答覆是想不到的堅決。

「不？」這次是「鳳陽三友」齊聲喝問。

「不！」。

「小娃兒，你眞不知天高地厚，憑你峨嵋劍法的造詣，你認爲可以敵得過我們四人聯手一擊嗎？」馬東愁微有嘲譏之意。

「單憑我是不能，但別忘記還有他！」霍濃指向任勞。

「他？」卓天然目光落到了他頗爲欣賞的小子身上：「他又是誰？」

「少林俗家子弟年輕一輩中的第一高手！」霍濃微微一笑，說得任勞的臉紅透了。

「『神拳』任勞？」羅四急尖聲又響了起來。

「正是區區。」任勞垂手而立，不敢正視四人。

「難道少林弟子也助紂爲虐？」馬東愁大叫。

「我……」任勞爲難地看向霍濃。

「師命如山，日前發的毒誓，今天就忘了？」霍濃一直板着臉孔，但說到這裏也不禁「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師命如山？難道……」江月笙吃了一驚。

「正是，這位『神拳』大兄在一天前已改投了峨嵋門下！」霍濃說這話時，滿臉得色。

任勞慌忙分辯：「我……我還是少林派的，只不過是另拜了這位……這位峨嵋師姐爲師。」

霍濃看見任勞無限慌張、大汗淋漓的樣子，又「噗嗤」地笑了起來。

這次連卓天然也看得眉頭猛皺，心中忖道：「爲何這名動江湖的『神拳』竟帶着懦懾之態？」

江月笙緩緩地道：「依你們所說，任兄既是這位霍姑娘的徒弟，師命難違，她叫你作甚麼，你就得作甚麼了？」

任勞雙手垂下，雙目無神地喃喃：「我……我是……迫不得已的。」

卓天然吸了一口長氣，倒躍了三、四尺，在路旁一處空地上站定，揚聲道：「好！那麼請進招！小老兒要會你一會！」

任勞無奈地攤了一攤手，行了一個半禮，無奈道：「卓老爺子莫怪！在下曾發下毒誓，我……」話音未了，已被卓天然截斷。

「廢話少說，還是小心接招吧！」卓天然輕叱一聲，已從腰帶上解下一柄銀光閃閃的軟劍。他左手中指輕輕一彈，劍鋒頻顫，聲如龍吟。

「好劍！」任勞不禁失聲。

「是好劍！」卓天然目光停留在劍背上，無限感慨，亦無限得意地道：「武林中的高手，算來已有不少敗在這劍之下！」

「敗在那一招『玉龍雙飛』之下？」

「嗯。不錯，一點也不錯。」

任勞倒抽一口涼氣，道：「好！」好字出口，他便全身進入了一個備戰的狀態。卓天然很快亦感受到了。

他忽然顯得很平靜，神色與一刻之前的無措完全迥異。

卓天然知道這才是任勞的本性。一個在江湖中混的人，臨到生死關頭，鮮有不全力以赴的。

全力以赴就自然流露出任勞冷靜而沉實的本性，剛才的懦弱與不知所措可能只是基於他身旁的大姑娘？

當然，卓天然此時亦無法細想，因爲他已感到任勞的拳，隨時會在任何角度向他擊來。這種壓力，對於身經百戰的他來說，亦屬司空見慣。

比任勞更大更强的壓力，他也感受過。面前的任勞，畢竟只是一個踏足江湖未久的小子。

軟劍在手，輕劃一個半弧，卓天然已準備出手。

誰料就在此時，馬蹄得得之聲從紅心鎮那邊漸近，一道吆喝彷由天外飛來。

「各位且慢動手！」

然後他和任勞便同時看見一匹黃驃馬，正高速向他們馳騁而來。

馬上的人風塵僕僕，霍濃看見他，第一個便有反應：「是你？」

她當然認得此人，因爲不久前她還攔途耍强，要搶此人的牲口趕路。

她亦當然想不到此人竟會走回頭路，會從紅心鎮折返，因爲剛才他還顯得一臉焦急，無暇與她糾纏。

任勞與卓天然看見此人，全都不由得各退步，讓出了空檔，使來人連馬一起衝進了鳳陽衆傑與任、霍二人之間，隔開了已在劍弩拔張氣氛中的兩組人。

任勞「呵」了一聲，同時已抱拳微笑，向來人打個招呼。

「各位千萬不要動手。盧老爺子已知道此事，並正與朱六爺在前面鎮上商討一切。兩位老人家的行動都非常迅速，大家有甚麼意見，可以趕去共議。」

這番話說出來，使任勞與卓天然兩組人再沒有爭鬥下去的理由。

能說出這種話的人，當然就是楊笑。

＊　＊　＊

楊笑從不多話，但該說話的時候他便會挺身而出，不惜費多一點唇舌。

他還沒有進入紅心鎮便被一個穿着「金獅」鏢局制服的伏路者攔住，並迅速遞上一封由盧老爺子與朱揚威聯署的密函。

盧老爺子早料到楊笑會追趕至紅心鎮，故一早從蔡家崗趕來與亦是星夜啟程的朱六爺會合。

信中並提到朱六爺已請了「鳳陽三友」及「綿劍雙飛」助拳，並敦請楊笑等齊他們一起入鎮。

這樣，楊笑趕急勒回馬，才避免了任勞與卓天然的一場爭鬥。

楊笑看見任勞，初時也很意外。

「任兄，半年不見，風采依然。可是你不是應該在蔡家崗的嗎？」

任勞苦笑，不能回答，盧老爺子得到金羅漢後，廣發英雄帖，邀請武林各大正派代表齊集蔡家崗盧家別院，共啟金羅漢，如發現金羅漢肚子內的秘笈是邪功典鑑，即時毀之，如果是正派失傳絕學，則即時商議，決定秘笈應由何派保管，

而任勞，便是大家都知道，由少林掌門空泉大師親自委任的，此行代表少林的人。

據說武當虹青、峨嵋耿婷、華山向毒之都已依時齊集蔡家崗，只等金羅漢運來。任勞身屬四大門派之首少林派的代表，這彷如還未送至蔡家崗的金羅漢便就失陷在石門山一樣令人意想不到。

固然，楊笑沒有多問，因爲他一瞧見任勞身邊的霍濃和他們間的神情，便已猜着幾分。

情之爲何物，足可以負累一世，何況是第一次……

楊笑不禁暗自長嘆不已。

沒有見過朱六爺朱揚威的人，是絕對想不到他竟會是大江南北第一大鏢局金獅鏢局的總鏢頭。

因爲無論從身形和神態觀察，他都祇像一個富殷商賈，更像在江湖討飯起家的一方豪傑。

平紫生是公認的大塊頭，但現在坐在朱六爺旁邊，却顯得相形見絀。

朱揚威在江湖上博個一個「佛」號，看來並不是偶然的。

起碼廟中的佛都是肥大無匹，並有福氣的。

盧老爺子則瘦得驚人。

盧家的勢力在山東，在武林中也已有百年開外的基業。傳到這一代，益發興旺，人們見着盧家的主人，都叫喚一聲「盧老爺」，結果再沒有人直呼其名。原本名字是甚麼，亦再沒有人加以理會了。

所以盧老爺子的名號，響徹齊豫，他這次要在別院召開英雄會，主要是方便少林、武當、峨嵋及華山四大門派，所以才產生了從山東老家運送金羅漢到豫西的問題。

以他外表看似瘦弱的身體，不能令人望而生畏，所以才特別請多年老友朱揚威幫忙。

金獅鏢局之中，外表神威勇武，武功又紮實絕頂的，首推平紫生，所以此行重擔便落在其人肩上。

如果說朱六爺像活佛爺，則盧老爺子伴坐身側，則似如來佛掌心上的大聖猴王。

他耳大、臉尖、顴突、眼睛機靈的猛在轉，加上身材短小，即使蹲坐椅上，也顯得搖搖欲墜。

熟悉他的楊笑、卓天然與「鳳陽三友」尚不見得如何，初見其貌的任勞與霍濃都不由得露出訝異之色。

如果說朱揚威身爲金獅鏢局已是令人驚奇，則盧老爺子享有大名，則更令人難以置信。

盧老爺子知道任勞來了，親自下座迎接。人一落地，站在任勞面前，更是矮了一大截，使任勞也不知如何與這瘦皮猴子互相寒暄。

「在敝莊沒有機會候駕，幸好在這裏得遇任少俠，則亦是一樣了。」

盧老爺子的話善慈如一般老人家，任勞連聲還禮不已。

當然，大家這次相會的目的，不在武林老少兩輩的互敘互慰，所以大家坐定，「金獅」和盧家莊的下人遞上茶水後，很快便轉入了正題。

朱揚威板着臉，環顧衆人道：「金羅漢是在六月二十三日丟失的。這三天來狡猾的扈小子就在石門山附近兜圈子，直至來到這紅心鎮上，驢車便彷如在人間蒸發，再無踪影可尋。經過仔細考察，我們得出的結論是：一就是他已改用其他行脚；一就是他正匿藏在這鎮上，企圖避過衆人耳目後，重行逃走。」

他說話的時候，嘴唇在他團臉肉中蠕動，本是一幅引人發笑的圖畫，但由於話中的內容嚴肅，場上無人發笑——沒有人還可以笑得出。

沒有人會懷疑盧老爺子和朱揚威的查探追踪術。事實上，失寶後，平紫生一方面第一時間用飛鴿傳書通知了兩人。一方面自己不斷尾隨扈星行踪，也是恰好在紅心鎮中失去了驢車的一切踪迹。

平紫生道：「除了猜想扈星把驢車拆了，把驢子煮來吃了，我實在想不通他還有甚麼方法可以將驢車藏在這麼小的鎮內。」

據平紫生透露，他追到這裏後，已前前後後將整個小鎮給翻搜了三遍，扈星除了懂得隱形，否則那應無可遁形。

問題是：鎮上的人根本沒有看見生面人和兩個如花似玉的姑娘同行，也沒發現在鎮上棄用驢車改乘快馬之類出鎮的人。

紅心鎮是一個典型的純樸農村，以扈星的英俊、兩位盧姑娘的美艷，鮮有能不驚動居民者。

驢車的蹄印輪迹明明進了鎮，但却沒有出鎮的車痕。

扈星究竟去了那裏？

兩名愛女在挾持之中的盧老爺子却還鎮定。至於二女的安全，他祇說了兩句話：「如果小女有甚麼差池，姓扈的即使有三頭六臂也不夠賠。」

倒是楊笑滿臉慚色，因爲他確是有負所託。

「不要緊，現在我們大家一起找。初步斷定扈星進鎮之後，改換了前進方式。紅心鎮有三條主要去路，一條通往鳳陽府，一條通往定遠，一條却折返石門山。我們姑且假設扈星神通廣大，能凌空越過追踪者。故此不妨仍分三路追踪，任何一路有消息即通知其餘人等。」

盧老爺子這番建議合理合情，幾乎無人異議。

不過卓天然却沒有忘記路上的事。

「盧老爺子，目前急務，當然是要立即追捕盜寶人，尋回金羅漢，但既然我等已齊集在此，在分頭追踪之前，一起研究一下扈星的盜寶動機，是否有必要？是否有幫助？」

「哦？」

「剛才老夫在路上遇見兩位小兄弟。其中一位自稱扈星是她師哥，或許她會清楚扈星奪寶的內幕哩！」

「有這等事？」

盧老爺子與朱揚威同時失聲。四道目光亦隨着卓天然的指示已落到霍濃身上。

霍濃的臉登時紅了，她是想不到卓天然以堂堂前輩身份，會在此時此刻提出此事。

她實在不知道，金羅漢對卓天然是何等重要，而剛才她在路上的態度，已使卓天然含恨在心。

朱揚威射向霍濃的目光一寒：「這位是……」

霍濃唯有拱手道：「峨嵋霍濃。」

朱揚威冷冷地道：「據我所知，貴派掌門洞空師太已委派了耿玉婷女俠作這次蔡家崗大會的代表，這位霍姑娘……」

霍濃臉上紅雲未退，她自己料不到一身男子裝扮，還是給每個人一眼便望出她是女兒身。在諸多前輩面前，暗地惱怒又不能發作，心裏實在很不好受。

「耿師姐確是敝派代表，我這次下山是逕自尋人。」她硬着頭皮，祇好以此話回話。

朱揚威道：「尋人？尋甚麼人？扈星？」

到了這當兒，霍濃顯然已沒有轉寰的餘地，於是一拍心口，走前一步，朗聲道：「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我也不怕承認。我要找的人正是扈星！而且堅信，他不會做出出賣朋友，爲私利偸盜金羅漢的事！」

卓天然在旁一直看在眼裏，這時不由得冷嘿道：「何以見得？平爺親眼目睹扈小子發難，爭持之際左手臂上還着了道兒，這已是事實，姑娘徒逞口舌，恐怕不能服人吧！」

衆人聽卓天然這麼說，再看平紫生時，左臂確是帶了一記長長的劍傷，說是「多情劍」所爲，倒確十分酷似。

霍濃道：「我的意思是，即使師哥眞的傷過平副總鏢頭，他也一定有他的苦衷。」

朱揚威道：「扈星眞是你的師哥？」

「嗯。」這次霍濃是從鼻子裏作答。

朱揚威望向盧老爺子：「扈星出身峨嵋，你知道嗎？」

人是盧老爺子請來護送金羅漢的。朱揚威此問甚有理由，甚有根據。

盧老爺子道：「我祇知道他自三年前踏足江湖以來，雖然生性風流，但也仁俠仗義，用金弓銀箭挑了『江西三狠』、『淮西四魔』，算得上是個人物。」

朱揚威道：「所以你便重金禮聘他任這次押鏢的額外護送者？」

盧老爺子點點頭道：「我也承認這次我看走了眼；臨老還要栽這個觔斗，或者是老天和我開的一次玩笑罷。」

朱揚威道：「那麼，他出身峨嵋，你老也是不知情的了？」

盧老爺子搖了搖頭，不要說他，在場諸人，就算是楊笑，也對此消息感到驚奇。

卓天然接口道：「事到如今，我想我們理應要這大姑娘詳細解釋事情的來龍去脈；因爲弄清扈星的來歷，對尋回金羅漢，物歸原主可能有很大的幫助。」

霍濃自然感到場中施加於她的大壓力，挺到此時，大姑娘不但臉紅耳赤，終於連鼻頭和眼睛也紅起來，轉首有點無助地望向任勞。

任勞當然不會讓她當場出醜。祇見他上前擋住霍濃，臉向衆人，肅然道：「我想各位也不要難爲這位峨嵋師姐了。據我所知，扈星是這位師姐師父在外面收的弟子，學的雖是峨嵋功夫，但却沒有正式列入門牆，沒有上過峨嵋叩過列祖列宗，是一個極特別的例子。」

卓天然一撫頷下長髯：「那麼這位姑娘的尊師是……」

霍濃銀牙一咬，說話迸齒而出：「先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人稱『琴劍雙絕，綿掌蓋西川』古非今。」說到這裏，人便黯然神傷：「可惜他老人家年前已經仙去。作弟子的連他老人家最後一面也……」

「哦！原來是古前輩的弟子！」

場中各人，哪個不曉得古非今本是峨嵋近百年來最傑出的男弟子，亦有哪個不知道他在年前，神秘的參與應天府朱雀橋之役，與武林雙霸天「淚停刀」南宮誰敵以及「春蠶劍」新一代傳人馬一絕共遊極樂？

沒有人清楚朱雀橋一役的詳情，連充當公證人的慕容秋水也被人擊殺於橋頭。古非今的死一如他行走江湖般神秘。

古非今雖是峨嵋要人，但他却不長駐金頂，專愛在江湖「行俠仗義」，而且行踪不定，是個神龍見

首不見尾的「異人」。

所以他在外面收了一個不列入峨嵋門牆的弟子，亦非一件完全不可想像之事。

霍濃見衆人對師尊的敬意隱然流露，遂乘勢道：「大俠古非今的弟子，我就是不相信會做出你們所說的大逆不道之行徑來！」

盧老爺子閉目喃喃：「想不到呀！想不到！想不到這事越來越複雜了。」

卓天然一怔之過後，却迅速恢復原狀。他盯着霍濃與任勞道：「既然你們說扈星是古前輩的弟子，我也祇好暫信。不過我仍有一語必須提醒大家。」

「是甚麼？」朱揚威問。

卓天然哼然道：「不論扈星此行有何苦衷，他是一個以風流多情種聞名江湖的人，盧老爺子兩位千金落在他手中，最好他能守禮教。不然……即使他是天王老子的徒弟，我姓卓的還是第一個不放過他。」

這番話義正詞嚴，全場無一人再說話。

＊　＊　＊

紅心鎭這次初會，初步聽取了任勞和霍濃的保留性意見，大家姑且對扈星盜寶的動機存而不論。

盧老爺子後來也傾向好處想，起碼不想自己的女兒落入一個衣冠禽獸之手。

朱揚威、卓天然則是原來的想法，認定扈星是大奸大惡。

不過，無論如何，首先要尋獲扈星，却還是大家的共識。

經盧老爺子和朱六爺的親自分派，盧老爺子仍留在紅心鎭接應，並再三搜查全鎭，確定扈星並無匿藏鎭中。

朱揚威、平紫生、卓天然一隊，往鳳陽府一路查探。

「鳳陽三友」馬東愁、羅四急、江月笙一路，重往石門山附近追查，以防扈星使詐，從舊路逃出包圍網。

楊笑則與任勞、霍濃一路，從紅心鎭直往西南，到定遠尋人。

大會散時，早已入夜。大伙當下便須選擇，是連夜查探呢，還是打明兒才上路。

「鳳陽三友」一路選擇了立即啓程，他們告別了盧、朱兩位及卓天然，幾乎便要策馬上路。

楊笑問他們爲何如此着急。羅四急便尖聲答了句：「我們總覺得，扈星那小子便在附近，這時很可能便已趁着我們雲集此處，以原路折往徐州了。」

他們這種設想也有根據，因爲徐州是扈星住了半年的地方，那裏他比較熟悉。

楊笑倒不這樣想，而且他也不急。正好趁這夜晚休息一下，思索一下。

失寶之後，三天來他和其他關心金羅漢的人一樣，忙於追查輪迹馬痕，幾乎無暇好好的將事情從頭到尾，好好的再想一遍。

事實上，扈星盜寶的動機，確是一個大問題，他們確然不應太快下一個結論。

以扈星的聰明才智，如無特別原因，實不應冒此大險，甘於與武林正派人士對抗，並且將自己的武林聲譽與前途送入墳墓。

而且楊笑也想不出魔教有甚麼理由停止搶奪金羅漢。扈星此舉，無疑將自己置於正、邪兩派高手的夾擊之下。

再者，楊笑也想不出扈星連劫走兩位盧家小姐的理由。在逃亡旅途上，一個女人已是負累，何況兩個少女，而且是要隨時看管，提防她們逃走的燙手山芋？

除非，扈星眞是色迷心竅，看上了兩位盧小姐的花容月貌。

楊笑實在不想胡亂猜想，所以他找上了平紫生。

平紫生吃過飯後便上了炕，楊笑來找他的時候，他是從被窩中鑽出來的。

楊笑看看炕上的蓆被，道：「這麼熱的天氣還要蓋被？」

六月天時，以平紫生這樣健壯的身體，的確祇應赤身露體而睡。即使這樣，也可能嫌散熱不夠哩。

平紫生便讓他看背上的掌印。

黑森森的五指連掌，深深陷在平紫生虬肉的背肌上，楊笑輕輕按下，平紫生便雪雪呼痛。

楊笑動容道：「這是扈星所爲？」

平紫生苦笑道：「楊先生，我們都低估了他的武功。」

楊笑低首不語。扈星一直以箭法與劍技聞名，掌上功夫與內功如此到家，却是頭一回得悉。

平紫生道：「這一掌是他朝我背後偸襲得手的，如果我不是習有鐵布衫功夫，臨敵一直隨機應變的話，這條小命早已報銷。」

楊笑道：「他就是用這一掌擊潰你的攻擊力量，然後發難劫奪驢車的？」

平紫生點頭道：「對，當時胡一暉與黃玉庭他們出來巡邏尚未回來。扈星便趁機發難，連同一個突然出來阻止他行事的老人家也殺了！」

平紫生不知道這老人家的來歷，但楊笑却最是清楚，這老人家爲助他守護他，結果死在「多情劍」下。

一見及此，楊笑更加神傷。

平紫生却沒有對此察覺，祇自顧自地說下去：「扈星將我打倒在

地，我一時無法使力，便眼巴巴的瞧着他得手而去，待可以追趕時，他已去遠了。」

楊笑道：「而你去追趕他時，天音公主恰好率衆而至，將金獅鏢局和白泰客棧上下人等殺個精光？」

這次輪到平紫生黯然：「我對不起他們，但若非姓扈的，大家同心合力，未必敵不過魔教，祇要楊先生能從女山湖趕來，我相信仍是可以與天音公主一戰的。」

楊笑不說話了，那絲恐懼之色又悄悄爬上了他的臉龐，爲免給平紫生發覺，他祇有轉過身，推開平紫生房內的窗戶，望向外面燈火漸無的小鎮鄰房。

屋是朱六爺重金租下的，原戶人家已移到親戚處，錢可通神，何況是在這等偏僻小鎮？

在楊笑決定退出之前，平紫生說了最後一番話。

「我覺得，我們在追尋扈星的同時，還得繼續小心防備魔教，我有預感，在未來歲月中，我們跟他們接觸的機會還很多。朱六爺和盧老爺子爲了將事情弄得簡單點，剛才才沒有在衆人面前明說這點。」

楊笑不打話，祇緩緩的從平紫生身邊走過，隱沒在門外的黑暗中。

* * *

夜已深，楊笑從平紫生房中走出後，沒有立即回到自己被分配的房間，儘管明天一早他便要趕路，繼續這連日來的風塵生涯，但他却似乎仍無意於休息，獨貪戀於暗黑中的情調。

或許，漆黑往往便是掩飾心中感覺的最佳天幕。

他就在夜風中站着，久久不動。

可是，人家却偏偏不讓楊笑這樣閒着，上一次是那老家人和司靈，今次則是……

「喂！不笑的楊笑，你就是和武師哥一道被盧老爺子邀來淌這趟渾水的？」

霍濃！

楊笑微一回頭，夜色中霍濃手中携着的火摺子，映照得她臉容格外姣好，若改回女裝，霍濃絕對稱得上是一個美人。

看見她，楊笑不知是氣還是要笑。他索性重新轉首回去，情願面向黑暗。

「好哇！我和你說話，你却跟我耍傲慢？」霍濃又叉起腰來，見楊笑不理她，便轉到他的跟前，將熊熊火光直往他臉上送。

楊笑雙眼眨也不眨，臉上依然是一片冰冷：「霍姑娘有何指教？」

霍濃一隻手指幾乎指到楊笑鼻上：「我問你話，回答啊！」

這種不客氣的對待，楊笑鮮有見過，但他似乎絲毫不怪責面前的峨嵋小女子，居然十分聽話似的作答起來：「是，承蒙盧老爺子錯愛，我受託照顧他兩位千金，祇是慚愧得很，竟然給你師哥拆了我的招牌。」

霍濃「滋」的一聲笑了出來：「招牌？你有甚麼招牌？再說，我師哥也不是故意令你失手的，你也不用介懷呀。」

楊笑的話她却當了眞，楊笑這次眞的好懊惱被她纏上了。

看來，紅心鎮路上他初遇她時所採的策略是任何人應付她的最好法子。

他唯有繼續板起臉孔，希望她知難而退。

霍濃當然沒有那樣輕易放過他。

「喂！你知道我問你這些幹嘛？」

楊笑搖搖頭，剛才站了很久也未覺疲倦，此刻却不禁升起一絲倦意。

「因爲我想向你問一問扈星的爲人。」

楊笑怪沒好氣地道：「妳不是說扈星是妳的師哥嗎？」

「是呀！」

「那麼妳又怎麼要向我問及他？」

「那……那……」霍濃給這個合理的問題弄得一時無言以對，最後，終於不好意思地道：「那……祇因爲……因爲我和他已分別了七、八年，這些年來實在不知道他已變成怎樣。」

楊笑恍然，扈星或許眞的是古非今所教過的弟子，但他天資聰敏，所學必不止峨嵋一家，離開古非今和霍濃後，他一定還有其他經歷，以致出道僅僅三年便給武林造成如此震撼。

一個完全沒有來歷的人不可能以一鳴驚人的姿勢在江湖闖下萬兒。扈星如此，他本人也如此。

心下一開，口裏却轉緊：「照霍姑娘的說法，你與他分開時祇不過是一個黃毛丫頭了？」

霍濃顯然不喜歡人家喚她作「丫頭」，聞言嘴兒一嘟，微作抗議道：「是十二歲的小女孩，不是丫頭。」

楊笑冷笑道：「怎樣稱呼也好，總之妳那時年紀尚小，仍是是非不分的無知小兒。」

霍濃道：「你說甚麼？」

楊笑道：「我的意思是，以妳當時的年紀以及事隔這麼多年後的今天，妳實在沒有資格在剛才會上，力言扈星絕對不會作出出賣朋友、大逆不道的事。」

霍濃道：「但我相信先師的眼



盧老爺子正與楊笑、扈星商議間，門外……

光。」

楊笑道：「平紫生也告訴妳，他相信自己的眼睛與耳朵。」

霍濃嘆道：「所以我在會上並不敢將扈星已離開七、八年的眞相說出。若然如此，我自己認識的扈星便很可能並非今天的他，說服力便因而大減。」

楊笑望定了她，忽然發覺面前的霍濃絕非想像中那末頭腦簡單。

「既然如此，你又爲何對我說出眞相？」楊笑問出了最關鍵的問題。

霍濃也望定了楊笑，然後才緩緩道：「因爲我相信你。」

楊笑心中一動，此刻的她，已非那個攔路撒野的大姑娘，亦非說三句話便臉紅歉笑的江湖初哥，那一份眞誠，足以彌補她的天眞不足和一切缺點。

可惜她隨即又故態復萌，叉腰要蠻起來：「本姑娘信任你，所以你實應告訴我扈星的一切。」

楊笑嘆道：「問題是我對他亦不甚了解，或許妳問我任勞的爲人，我還會多一點東西告訴妳。」

霍濃道：「任勞？鬼才要問他。」

一提到任勞，霍濃的語聲便隱約有輕視之意，照計任勞在江湖上的名聲比扈星更響，霍濃的價值觀顯然不可忽視。

楊笑道：「我倒有興趣知道他何時拜了你作師父？」

說到此事，霍濃不由得又「噗嗤」一聲笑，得色盡上臉兒：「那只怪他不自量，腦袋不中用却又要跟我賭賽。」

楊笑道：「賭甚麼賽？」

霍濃道：「我從峨嵋東來，遇上這土頭土腦的小子時，心情剛好不佳，偏偏他老是繞着我身邊轉，所以我便編了一個局弄弄他。」

楊笑臉上從不笑，但始終是個人，心頭無論如何，也會有樂上一樂的時候。一個男人涎着臉繞着一個女人身邊轉，當然不外乎那個原因，若是，霍濃編甚麼局，任勞焉有不墮下去之理？

想到這裏，楊笑心頭也不禁笑了起來。

「據我所知，任兄是個老實的人，碰上了你，是他的不幸了。」

霍濃不同意：「我說是他的幸運才是，少林派有甚麼好？老是練功打坐唸佛經，生活枯悶，那及峨眉多姿多采？」

霍濃此言非虛。峨嵋雖亦屬佛門，但僧尼俗分家，近百年來僧門衰落，俗門大盛，不少世俗的繁華例俗都引入峨嵋山脚的俗家羣集之中。古非今的弟子，當然對這些東西趨之若鶩。

觀霍濃的性情與表現，足以導

任勞從梵音佛號中墮落凡塵。

任勞如何上了霍濃的當而拜她爲師，楊笑忽然覺得不重要了。他無須詳知具體的內容，重要的是任勞已沾上了這令人沒好辦法對付的大姑娘。對任某本人而言，已休想輕易再甩得了。

事實上，楊笑已看出，任勞非但不想脫身，而且有一生人都想貼緊的她的願望。

看來他要爲任勞到廟上默默祈禱了。

英雄氣短，兒女情長，這本是江湖人亦甜蜜亦悲哀事情。扈星是否亦陷入同樣的兩難處境中呢？

不知何解，楊笑有了這個想法。

＊　＊　＊

六月二十七日，定遠路上。

楊笑一騎馬在前奔馳，霍濃與任勞則騎着獲金獅鏢局分派的健驥在後跟隨。

任勞依舊是老樣子，不離霍濃左右，一臉關懷之情。

霍濃却收斂了少許嬌蠻氣，而且自從昨夜與楊笑對過話，似乎對姓楊越發的感到興趣，話題都與他有關。

「你說，楊笑說他不懂得師哥行事爲人，可不可信？」

任勞一面策馬，一時不知如何作答。

「照理楊笑與『多情劍』差不多同時在江湖成名。彼此之間難免會有觀摩切磋之意，很可能兩人還曾經交過手，彼此又焉會不了解？」

任勞苦笑道：「這些年來，我從未聽過楊兄曾與扈星交手。甚至兩人有否會面我也不甚了解。」

霍濃向他扮了個鬼臉：「我又不是問你所知的，現在我們來猜呀！」

任勞道：「無限制的猜度，我素來不喜歡。」

霍濃突地一板臉：「若是，會何如？」

任勞一怔，霍濃已是笑了出聲，手下一使勁，馬兒已像箭一般向前衝，只踢得任勞滿臉灰塵。

任勞一時間不知道要作出甚麼反應，究竟是驅馬上前呢？還是不徐不疾，保持風度地繼續原速。

幸好，這時楊笑在前面已用傳音入密的內功喊出：「入定遠之前，大家且在前面歇歇！」

所謂前面，任勞已看見樹梢露出的酒帘兒。看來前面路邊的寮子不但有茶喝，還有酒賣。

可是，當他滿懷喝酒的雅興趕到寮子時，眼前的景象却令他畢生難忘。

酒罈就放在路口，但從破口流出來的却不是酒。

血！酒罈上有、木欖上有、桌子上有，就算老板手上的銀兩上也有。

事實上，到處皆是血！

楊笑與霍濃的神色亦似給人在臉上打了一拳；正因爲沒有人會想到這裏會變成一個屠場，所以訝異是可以理解的。

任勞飛快下馬，他的位置最近的死人便是酒寮的老板。

寮子上已無一活口，四處橫七豎八地躺滿了屍首，少說也有十多人。

「血還是熱的，兇手走後不太久。」任勞望向楊笑。

楊笑道：「你想理這事？」

任勞但覺一股熱氣從五內升上腦際：「爲甚麼不理？光天化日，視人命如草芥。這種事任何稍有正義感的人也會看不過眼。」

楊笑道：「但你是理不了的。」

任勞道：「爲甚麼？兇手可能就在前面路上奔逃！」

楊笑道：「可能。也可能不是。」

任勞看見楊笑這種愛理不理的反應，不禁有點惱了：「你這是甚麼意思？難道你看見這麼多人死了，連一點感覺也沒有？」

楊笑道：「這不是有沒有感覺的問題。」

任勞火了：「對你來說，那又是甚麼問題？」

他說完了這話，也不打算待楊笑回話，已翻身上馬，大有勇往直前急急而去之勢。

連霍濃也對楊笑的「冷淡」耐不住了，她跺跺脚，朝楊笑嗔道：「想不到你眞是這麼冷血的人！」說罷人亦踏上了鞍，用行動表示她對楊笑的失望。

楊笑却沒有阻止他們。他只不過說了一句話。

「你知道這是誰幹的嗎？」

在馬上的任勞回首。霍濃也僵住了動作。

「你知道？」幾乎是異口同聲。

楊笑點點頭：「嗯。」

「是誰？」任勞的問號是帶了憤怒。少林的訓練與個人的脾性早令他做到名副其實的嫉惡如仇。

「當然是魔教的人。」

聲音清越明亮，並不發自楊笑喉頭，任勞與霍濃眼前瞬息間多了一個白裙女子。

以任勞的功力，竟然完全沒察覺她的到來，當然更不能分辨她是原本就伏在寮子附近，還是從路的那一面使出輕功走近。

任勞勒住馬兒，上下打量來人；霍濃却已上前喝問：「你是誰？你又怎知道是魔教下的手。」

來人微微一笑道：「魔教的武功你們的同伴楊兄最爲熟悉，如何看出，你們大可問他，至於我是

誰，也勞煩楊兄介紹。」

楊笑見她，却不驚訝，相反，他那淡冷深沉的臉上却現出一絲陽光。

不多，却已難得。

「她是司靈，我的朋友。」

霍濃皺眉道：「司靈？」

司靈笑道：「不錯。三司會審的司，靈媒害人的靈。」

任勞此時已下馬來，抱拳爲禮道：「在下任勞。」

司靈回禮道：「『神拳』大名，如雷貫耳。」

任勞道：「不敢。」

霍濃却對這些寒暄禮數看不過眼，已在旁嚷道：「瞧你這人！人家恭維一下便輕飄飄起來了，忘記剛才的問題了吧！」

任勞給她一搶白，當下又趨於囁嚅。

司靈道：「峨嵋俠女，口舌果然厲害。」

霍濃瞪向她：「你認得我？」

司靈道：「我不但認得你，還認得你的師姐耿玉婷。」

霍濃鼻子裏發出「哼」一聲道：「我師姐江湖上那個不曉？你認得她又有甚麼希奇？」

楊笑恐她又夾纏下去，連忙插進來道：「你看見魔教如何下此毒手？」

司靈沒有正面答他，她只淡淡的環顧了場中一下，才道：「你們知道死在這裏的是甚麼人嗎？」

任勞道：「難道不是趕路的脚販走卒？」

司靈笑道：「任少俠，你可能急於找着兇手伸張正義，倒漏了察看死者的身份了。」

任勞臉上一紅，他剛才的確是太激動了點。

司靈指着躺在西北角的一位華服者道：「你看他像販夫走卒嗎？」

楊笑道：「雖然他臉上已沾滿血汚，但我却認得他。」

「哦？」霍濃、任勞一起待他繼續下去。

偏偏，楊笑沉吟了一會，以更肯定的語氣才道：「他就是威震東南一隅的鳳陽名俠『綿劍雙飛』卓天然！」

「甚麼？」

楊笑這番話無異晴天霹靂。任勞與霍濃都情不自禁衝上前，要察看一個究竟。

楊笑緩緩地道：「非單是他，如我沒有看錯，躺在他身伴的便應該是『鳳陽三友』馬東愁、羅四急、江月笙。」

老者身邊附近處果然分別躺了三人。一個臉上有小鬍子，一個尖頭尖腦，另一個則是年輕小伙子，果然是十多個時辰前剛與他們告別的「鳳陽三友」。

任勞不可置信地道：「不可能的。他們明明昨夜已往石門山方向而去，怎會今天却死在往定遠的路上？」

霍濃亦滿臉疑竇：「卓天然那老頭明明與朱揚威、平紫生一路回鳳陽府查探，他又怎會死在這裏？」

司靈悠悠地道：「很簡單。你們昨日見的卓天然與『鳳陽三友』都是假的，眞的四位今天才趕往紅心鎮，就在這裏被魔教高手擊殺！」

霍濃道：「但依脚程與原定計劃，卓天然他們明明應該昨天便到紅心鎮。」

司靈笑道：「卓天然要從鳳陽府趕去紅心鎮，根本便不會經由此路，亦不會由石門山過道。魔教要派人假扮他們，當然便要引他們來到此間附近，問題只是百密一疏，忘記了最合情理的取路不是從石門山去，而是西北面鳳陽大路！」

楊笑沉吟道：「那可能假扮卓老等人的魔教高手也是從石門山那面趕來，時間迫促，一時也顧不了許多。」

司靈道：「所以這便令我起了疑心，一路追查到這裏。」說到這裏，她的聲音也低沉了少許：「只可惜我還來晚了一步，趕到的時候，天音公主的魔指正好洞穿了卓天然的咽喉。」

任勞動容道：「天音公主？兇手竟是她？」

司靈道：「不錯。我也想不到這次她竟然親自動手，所以我雖然趕到，也不敢現身與她照面。」

楊笑點點頭，補充道：「江湖上很多人以爲天音公主的魔功不及乃兄，其實這是絕對不眞確的誤傳。」

司靈道：「天音公主的武功，比起天音公子，高出何止一籌？要不然，她七上少林也不能全身而退。」

任勞臉上青一陣、紅一陣。天音公主七上少林盜取藏經閣秘典，雖然並未成功，但數番給她來去自如，如入無人之境，怎樣說也是少林一種恥辱。每逢提到此事，他例必無言以對。

霍濃恍然大悟道：「啊！敢情是你已看出是天音公主下的手，所以才不主張我和任勞去追趕。」

她這番話當然是對楊笑說的，但楊笑却不想回答，倒是司靈接道：「『神拳』本領，江湖馳名，但放在天音公主面前，恐怕還是差上一大截。」

任勞低首不語，那已非服氣與否的時候，在形勢與事實面前，他祇得徒自緊握拳頭。

「那麼糟了！」霍濃喊了出聲：「卓天然與三友既在這兒死了，

你剛才又說昨夜我們所見的是人所假扮，那麼盧老爺子、朱揚威他們豈不是很危險？」

楊笑仍是那麼冷靜：「那倒未必。」

霍濃却急得氣壞了：「你這人是怎樣想的？魔教殺了卓天然，派人用易容術扮成他們的模樣，所爲者何？還不是圖那不軌之事？這又怎教我們不爲同伙擔心？」

司靈看看她，笑道：「這位姑娘也眞是古道熱腸。但你可知魔教此舉的眞正企圖？妳所說的不軌之事，具體又是甚麼？」

霍濃給這一問，登時語塞。

楊笑道：「魔教十大魔功之中，本就有一種叫作『變化大法』的。精通此功者臉容可隨意扭曲，變成所欲假扮者的模樣。這功非一般的易容術，即使是多年老友，單看表面也未必認得出。」

霍濃道：「這個時候，你還瞎扯這些幹嗎？」

楊笑道：「我不是瞎扯，我祇想指出：能懂這種武功的絕非魔教中尋常地位的人物，也沒有人可達此功的最高境界。觀乎假扮『鳳陽三友』的三人匆匆連夜離去，正是恐怕多留片刻，會遭朱揚威識穿，而假卓天然居然不怕與朱揚威同行，可能正是懂得此『變化大法』的魔教高手。」

霍濃道：「若是如此，他們豈不是更加危險麼？」

楊笑道：「正好相反，我們反而因此推斷朱、平兩位鏢頭，甚至盧老爺子都會暫時安全。」

「何解？」這次連任勞也弄不明白了。

楊笑道：「魔教既出動了這麼厲害的高手，要殺他們，根本用不了這麼曲折。而且殺死他們也看不出有甚麼好處，他們的目的始終是金羅漢。」

霍濃一拍大腿道：「我明白了，魔教他們敢情是恐怕盧老爺子他們早一步尋回扈星，所以先派人混入我們之中，好圖個萬全之策。」

司靈道：「你終於想通了。」

任勞也點頭道：「所以在未曾尋到金羅漢之前，魔教是不會輕易動手的。」

「祇是……」楊笑皺眉道：「天音公主作出如此安排，是否經已表示連他們也不知道扈星的下落？」

司靈道：「可能。」

楊笑道：「我也弄不清楚，扈星爲何可以將自己蒸發在這片汝南土地上？」

司靈道：「不單是他，還有兩位盧姑娘和一個金羅漢，這才是大本事。」

任勞環視衆人：「對的，他的確是大本事，那麼現在我們是不是繼續前往定遠尋這位大本事的人？」

「當然！」楊笑幾乎是立刻反應：「不過，這裏人太多，我們不妨分頭行事。」

司靈負手道：「如何分頭？」

楊笑道：「很簡單，你們三個繼續往定遠，我却回去找盧老爺子。」

司靈道：「你想回去跟他報告一切？」

楊笑道：「不。我是回去證實一件事。」

「甚麼事？」三張嘴巴齊問。

楊笑的冰冷臉孔却不準備作任何答覆。

「不要隨着來！」這是他翻身上馬，絕塵而去前丟下的最後兩句話：「我會盡快到定遠跟你們會合。」

霍濃瞧着沙塵滾滾處，嘟起了嘴兒道：「他這算是甚麼意思？」

司靈的目光到了遠方：「沒有甚麼意思，祇不過他有他的辦事方法，我們聽他的就聽他的，不聽話便拉倒。」

任勞想了一會，亦翻身上了馬。

「去那裏？」霍濃在下面直嚷。

「定遠！」馬蹄得得，伴送着任勞的答覆。

＊　＊　＊

紅心鎮的午後，寂靜得驚人。

鎮上有兩天一遭的集墟，會引來熱鬧的人潮，以及過路客商偶而生發的鬧哄哄。

現在既無市墟，亦無客商，唯一較活躍的，便是一些盧家護院和莊丁，閒來無事賭賭錢，比比武，在一些空地簷下或乘涼、或閑聊。

楊笑回來的時候，連金獅鏢局朱揚威的座駕也已開出，想來他果眞與平紫生及「卓天然」去了鳳陽府。

楊笑也不急，輕輕地下了馬，問明盧老爺子的所在，才蠻閒適的踱步而去。

這種閒適也不全是裝出來的，因爲他的確需要這段時間來盡量使心境安靜下來。

自從在定遠路上發現卓天然和「鳳陽三友」的屍體，他的心底便不爲人知地波瀾起伏。

爲了不讓司靈、任勞和霍濃察覺，他臉上全無朕兆，一點端倪也不露。

這是他的拿手好戲，但也是他對自己內心世界必須完全負責的代價。

現在他終於站在盧老爺子的面前，在他進來之前，盧老爺子似在品茗，房中亦剛好燒了一爐香，使人嗅後精神爲之一醒。

「哦？楊賢侄，爲何去而復

返，發生了事麼？」盧老爺子矮小的身形依然縮在榻上，使楊笑益發覺得房中的空曠。

楊笑沒有即時回話，盧老爺子已續道：「來，先喝一杯茶再說。」

楊的上面早放置了兩排座位，其中一個几上甚至早放了一副茶具和一泡新茶，彷彿主人早已料到有客來訪。

楊笑依言坐下，却沒有喝茶。

「喝！喝！」盧老爺子一面說一面先飲爲敬，茶水入喉後長長吁了口氣，似乎很享受的樣子。

「這種猴兒茶專人從福州運來，非常罕有，楊賢侄爲甚麼不試喝點？」

楊笑終於道：「盧老爺子，你勸我喝茶已是第三遍了。」

盧老爺子眨了眨眼：「哦？」

楊笑道：「通常人家着我做事，如果吩咐得太頻太切，我便會覺得其中必有蹊蹺，而後來事實亦每每証明，我的感覺和猜想並沒有錯。」

盧老爺子已聽出楊笑話中有話，連忙道：「楊賢侄何出此言？我勸你喝茶祇是很普通的禮貌而已。」

楊笑冷笑道：「是嗎？我祇恐怕，這碗茶本不是爲我而泡的！」

盧老爺子道：「你的意思是……」

楊笑道：「我回來得很突然，盧老爺子你不會料到，想來必是剛才還有人在房中與你老聚首共話，正在興到之時，却給我這個不識趣的人撞來，趕走了貴客，而貴客的茶便變成留給我享用新茶了。」

盧老爺子一臉釋然道：「我還道是甚麼來着？楊賢侄，不錯，我沒料到你會折返，但正如你看出，茶是新泡的，沒有人用過；我品茗的習慣是不理會是否有人與我共享，例必教人多斟一杯，我這陋習確實有點怪，想不到竟引起你偌大的疑心。」

楊笑沒有說話，却祇從懷中取出一枝銀簪，忽地往跟前的茶碗內一攪。

盧老爺子臉色一變，楊笑的銀簪亦沒有變黑，顯示茶中無毒。

「楊笑，你眞是懷疑老頭要害你？」

楊笑冷冷地道：「盧老爺子，當年你於我有恩，所以當你教我加入保護金羅漢之列時，我幾乎毫不猶豫便答允了你，既然你可以邀我加入，又何必對我隱瞞？何必玩弄我於股掌之上？」

盧老爺子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楊笑嘆道：「盧老爺子裝蒜的功夫確然到家，我也不想花時間和你爭辯，我回來祇是想向你求証一件事。」

盧老爺子道：「你本已在往定遠路上，如今折返，我不問你是爲了甚麼，反倒對老夫又起了疑心。既有所求，便即管說來聽聽罷！」

楊笑道：「你祇須答我一句話：剛才還在這房中的人是否就是扈星？」

話音一落，拍掌聲隨起，楊笑的身後亦同時傳來了一陣爽朗的笑聲。

「楊笑果然不愧是楊笑，盧老爺子啊盧老爺子，我都說過不要瞞我們楊兄的了，現在弄得多尷尬？」

楊笑沒有回首，因爲他知道身後的人一定會自行轉到前面來。果然不多時，一個高大身影在楊笑面前出現，掛着笑容的臉是那麼英俊、那麼熟悉。

那不是扈星還有誰？

楊笑點點頭道：「果然是你！」

他不用望向盧老爺子也知道對方的臉色有多難看，顯然扈星的自行現身並非他的意思。事實上要完全控制一個像扈星這樣的人有不少困難。如果楊笑不是明白這一點，這次他也不會貿貿然回來。

楊笑站了起身，向扈星一拱手，道：「扈兄，別來無恙？」

扈星一笑，也不回禮，却是向着盧老爺子道：「楊兄能夠洞察先機，回來找我們求證，足見機智過人，我看事情也不要再瞞他了。」

盧老爺子不說話，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已不是他說話的時候了。

於是扈星才轉過頭來對楊笑道：「楊兄，你千萬別誤會，我們無意將你玩弄於股掌之上。」

撲朔迷離　父女失踪

以下是扈星告訴楊笑的版本：

盧老爺子邀請扈星加入時送交他的密函中，其實已提及安排這條計中計。當然具體細節還未決定，發展成現在的樣子，有不少是扈星自己想法的實現。

行動背後的基本精神是：如何有效避開魔教天音公主的劫奪，盧老爺子早在金羅漢未在山東起運之時，已從線報中得悉天音公主已對紅貨垂涎。

所以他亦以此爲理由，分別發信邀請扈星與楊笑助己一臂之力。

不過，扈星的反應比楊笑更加積極，除了應允之後，還回信建議更有效的運寶策略。

盧老爺子本有此意，遂一拍即合。

根據安排，扈星假裝成見利忘義的小人，中途發難將金羅漢劫走，然後由盧老爺子將他藏好，金羅漢則轉由盧老爺子輕裝帶往蔡家

崗。

這樣一來，靶子先從活動的金獅鏢局一衆轉到神秘蒸發的扈星身上，魔教要找到扈星，必須花費好一段時間，待發覺金羅漢不在他身上時，盧老爺子已成功的瞞天過海，到了盧家別院了。

不過，這個計劃令扈星捱受極大的危險性，因爲他們爲免魔教起疑，便一定要盡量少讓自己人參與其事——越少人知道，秘密便越能安全；但這樣一來，扈星便要深受正、邪兩面的夾攻，一不小心，便會有性命之憂。

所以，扈星便建議盧老爺子讓兩位千金作他的護身符。這樣，起碼正派中人追捕他時也會投鼠忌器，不會毫不容情。

當然，這種護身符的作用祇須做一場戲便可奠定。扈星與兩位盧小姐一同失踪，然後盧小姐與金羅漢歸回盧老爺子身邊，扈星左閃右避，最後藏到紅心鎮來。

平紫生枉爲老江湖，却看不出紅心鎮早已成爲盧家堡的暗舵。村屋之間、地底之下，都有若干密室，足供藏人之用。

這兩天來，扈星、盧雪姬、盧雪皚，便是藏身於這些密室裏面。

據扈星的訴說，他本來是主張讓楊笑共參與此事的，但盧老爺子認爲，讓受託保護盧家小姐的楊笑努力尋人，更能平息魔教探子的疑心。

「想不到最終還是瞞不了楊兄！」扈星笑口吟吟，有點讚賞地看着楊笑。

楊笑靜靜地聽完一切，悄悄再望向盧老爺子。經過扈星作這一番解釋緩衝，盧老爺的尷尬已去了大半，亦開始致歉起來。

「楊賢侄，事到如今，我祇想你體諒老夫的苦衷。」

楊笑點點頭道：「難怪難怪！任誰得到了金羅漢這樣的寶物，也不得不加倍小心，兵行險着的了。」

盧老爺子道：「你不怪我便好了。」

扈星道：「我却不明白，楊兄究竟是怎樣瞧出破綻，知道我的劫寶和失踪竟是和盧老爺子有關的？」

楊笑道：「其實我也沒有十足的把握，祇不過總是覺得，如果一個人有兩位女兒給聞名江湖的多情浪子劫走，發現後絕不會像盧老爺子般鎮定。何況……」

盧老爺子與扈星同聲急問：「何況甚麼？」

楊笑道：「何況我在往定遠路上發現了卓天然與『鳳陽三友』的屍體！」

「你說甚麼？」

他們的驚異，都不似是假的。楊笑一一看在眼裏，臉上依然保持木然。

「眞的卓天然與『鳳陽三友』已伏屍在紅心鎮通往定遠的路上！」楊笑重複一遍。

扈星道：「你是否暗示，我們昨夜一同傾談的卓天然等並非他們本人？」

楊笑道：「嗯，如無意外，他們應爲魔教高手假扮。」

盧老爺子與扈星全都不說話了，他們當然立即想到事情的嚴重性。

楊笑續道：「魔教派人假扮卓天然他們，目的明顯不過——便是要混入我們當中，刺探他們所欲獲得的消息。這不由得使我想到，魔教可能已掌握了一定線索，覺得徒自追尋扈星未必能得到金羅漢，所以才要伏下假卓天然等諸棋子。他們既然對事情表面的發展產生懷疑，我當然也可有同樣的反應。」

扈星道：「所以你便回來了。」

楊笑道：「我決定回來時，還沒有甚麼頭緒，但當我進入此房，看見桌上新泡的茶和盧老爺子的反應，我便決定一博。」

盧老爺子道：「那麼如果扈星不現身，你也拿我沒法子。」

楊笑道：「的確如此。但事已至此，你們讓我知道詳情，其實已

是有百利而無大害。」

盧老爺子道：「此話怎講？」

楊笑道：「起碼我會告訴你們卓天然之事，而且可以幫助你們打擊即將來犯的魔教中人。」

扈星聞言動容道：「你認爲魔教的人很快便會來犯？」

楊笑道：「天音公主在定遠路上殺卓天然滅口時，剛好被我一個朋友碰見，來不及清理現場。他們當然不難知道我和任勞等已認出死者的身份，也當然想到我會回來報訊，爲免夜長夢多，依照他們一貫寧枉勿縱的做事手法，如無意外，一個時辰之內，魔教的人便會掩至。」

盧老爺子聳然。他顯然想不到魔教這麼快便會殺來。他恐懼，不全因爲紅心鎮的人手單薄，主因當然還是金羅漢正在他手中。

楊笑彷彿是他肚子內的蛔蟲，所以又補充道：「魔教應該還未能確定扈星與金羅漢就藏在這裏，他們來這裏的目的或許便祇是殺人滅口。所以我們起碼無須太過擔心和驚惶。」

扈星道：「我祇是不明白，你既然說是與任勞等共同發現卓天然屍首的，爲何你不與他們一起回轉，加强這裏抵抗魔教的力量？」

楊笑道：「我不敢肯定的東西，通常不會叫朋友陪我犯險。我一帶他們回來，這裏的秘密豈不是又多幾位知道？何況，我們分頭行事，魔教要滅口，便得分散兵力。那邊有我朋友在，應無大碍，但這裏如我不前來報訊，你們毫無防備，可能便遭毒手。祇有這樣分散魔教的注意力，才有可能兩面都得以保存。」

扈星道：「好！楊笑果然不愧是楊笑。」

楊笑道：「這話你已說第二遍。」

扈星道：「讚賞人的話不應嫌說得多。」

楊笑道：「你最好莫以常規套我。我們現在亦不是互相誇讚的時候。」

盧老爺子道：「對，我們一就是撤退，一就是備戰！」

楊笑道：「撤退等如自暴目標，讓人家追着打。唯今之計，應請盧老爺子攜同金羅漢避入密室，扈兄則略一喬裝，與在下及盧家衆莊丁、護院，列陣等待魔教。」

扈星道：「願聽楊兄分派。」

「不要忘記還有我！」

楊笑、扈星猛地回首，門外正盈盈站着盧家大小姐。

「姬兒！不要造次！」盧老爺子愛女必切，立予阻止。

「嗨！抵擋魔教妖人，人皆有責。爹你有重寶在身，不能親自殺敵，理應由女兒代勞。妹妹年幼，最好還是追隨爹爹左右，而女兒已經懂事，多年來勤修武功，正要用在今朝！」

扈星與楊笑面面相覷，盧老爺子則一時語塞，未能反駁這等大義凜然的話。

扈星用比讚賞楊笑更熱烈的眼神望向盧雪姬。楊笑覺得他已在歡迎她。

* * *

楊笑一生人當中，一直存着一個信念。

即使多懸疑難破的案件，多疑幻疑眞的佈局，隨着時間的流逝，事情的新變化，總有露出破綻的時機。即使這時機如何一瞬即逝，如何難於把握，它一定存在過，而祇要當事人一把抓住了，則疑案可破，連環可解。

如果楊笑不是耐心地隨任勞與霍濃等同到定遠尋人，他們便不會恰好碰着路邊酒寮的血案。事情的「眞相」，亦不會一百八十度的扭轉在他面前繼續發展。

當然，揭露的是否便眞是「眞相」，或許仍須進一步證實，但楊笑知道，破解箇中迷局的契機已抓住了第一環，他回來紅心鎮亦是走對了第一步。

他當然還要繼續耐心探索下去。因爲他的敵人將會不少，就算是其中一位的天音公主，已足以令他坐立不安。

或許沒有人比他更清楚天音公主的厲害。他可以毫不費勁地斬天音公子於刀下，但他的「好妹子」——曾經七上少林，如此來去自如的傳奇人物……他每想及之，心底都難免升起一片恐懼。

當然，恐懼之中還夾纏着憤怒。

刻骨銘心的憤怒！

不過，此刻已無暇恐懼，亦無暇憤怒的他，身邊還有穿上盧家堡護院制服的扈星，二十多名盧家弟子與盧家大小姐盧雪姬，盡皆荷槍掣刀，列開一個陣勢，對着進入紅心鎮的大路。

魔教當然未必明攻，但這種安排却表示了一種姿態——有備而戰的姿態。

楊笑祇希望天音公主因而收起來犯的心意，即使前來，也不是親臨戰陣。

他絕不想就在這裏與天音公主交手。

在等待敵人的緊張氣氛中，扈星偏偏來點輕鬆的。

他偏着頭，輕聲笑問楊笑：「你知道我爲何那樣，甘冒大不韙的臭名與備受夾擊的危險，應允盧老爺子幹這事？」

楊笑想了一想才道：「如果這

次運送金羅漢成功，無疑是向魔教痛擊了一拳，你亦會因此成爲對抗妖人魔道的大英雄。」

扈星笑道：「求名祇是其次。」

楊笑道：「那麼你究竟爲了甚麼？」

扈星道：「楊兄，我與你一見如故，不妨將心事傾訴。我這次應允盧老爺子，主要是爲了她。」

楊笑隨他眼波的方向瞧去，扈星所說的「她」，無疑正是在東北角迎風而立，一臉英氣的盧雪姬。

楊笑雖然不致訝異，但也要裝作有反應的「啊」了一聲。

扈星說話的聲音却益發輕微了：「感到意外了？我『多情劍』一生多情不羈，偏偏便是看中了這姓盧的小妞。爲未來岳丈賣力一點，那便算不了甚麼。」

楊笑只得道：「那便恭喜扈兄了。」

扈星笑道：「不忙，待我眞正事成，入贅盧家之時，楊兄再來恭賀不遲。」

楊笑面對這樣的人，一時眞的有點手足無措，作不出即時的反應。

扈星却還陸續有來，「我看啊陽兄，大的固然不錯，小的也是不俗。盧老爺子一身道爺模樣，却生了兩個如此標緻的女兒，我要了大的，楊兄不妨留意那個小的。或者將來我們還會成爲親戚呢！」

楊笑揮一揮手道：「小弟風流之本事難望扈兄項背。扈星做得到，小弟那敢效法？」

扈星聽罷此言，眼睛笑得像一條線的暫止了令人尷尬之言。楊笑的耳根才回復了清靜。

可是，他的腦海却又猛地浮起一事，使他不得不重新挑起與扈星的對話。

「扈兄，你記得一個叫霍濃的姑娘嗎？」

扈星雙目的安靜表情已告訴楊笑，他早料到對方遲早有此一問，所以回答得如此胸有成竹：「哦！你是說那少不經事的小女孩？」

楊笑道：「盧老爺子當然已將她的胡鬧告訴了你。難道她眞的是你的師妹？」

扈星但笑不語。

楊笑道：「我看你這師妹也沒有甚麼不好，起碼對你懷有盲目而絕對的信心。」

扈星道：「在這世間上，只有盲目的才是絕對的，這些事本就不稀奇。這小妞我看着沒有興趣，如果你看上了她，我不會和你爭奪。」

話又轉到那回事上，楊笑差點分不清扈星是故意如此還是眞情流露。

幸而他們的耳語終於由前線的發現敵踪而告終止。

* * *

在鎮口快步奔回的探子來報：「前面大路上三騎馬正緩慢入鎮。」

魔教果採明攻！

但來人只有三個，是否對方認爲人數已足以掃蕩這裏？

大言不慚，必有所恃；如此托大，亦必有客觀基礎支持。

楊笑和扈星很快便獲得答案，因爲入鎮的人，他們都「認識」——或者說，彼此照過面。

當騎馬進入視線範圍時，他們驀然發覺，來人並非別人，而是昨晚冒着星月，也說要去追捕扈星的「鳳陽三友」！

「馬東愁」、「羅四急」、「江月笙」還是那個模樣。但鎮中二十多人看着們的目光，却宛如面對洪水猛獸。

看見紅心鎮內如此陣仗，魔教的「鳳陽三友」當然均知自己已行藏敗露。

「馬東愁」率先下馬，不緩不急地步到盧家堡人所佈的陣前，朗聲道：「楊先生，請你前來一聚。」

最接近他的盧雪姬劍眉一揚：「有此必要嗎？」

「馬東愁」道：「我們來之前，公主她千叮囑，萬吩咐，說如果紅心鎮有防備，便一定是楊先主壞了我們大事。今觀乎楊先生不在定遠，反而折返此鎮，看來公主所料不差。」

盧雪姬道：「廢話少說，有甚麼本領就在這裏使出，要殺人滅口，倒沒有那麼容易！」

「馬東愁」像是聽到天大的笑話一樣，哈哈笑個不休：「這位姑娘，誰人說我們要殺人滅口？」

這次不單止盧雪姬，連楊笑、扈星都發出意料之外的呼聲。扈星立接道：「那麼你們的來意究竟是甚麼？」

「馬東愁」道：「在未被揭穿之前，我們還有殺人滅口的理由，現在我們的身份既已揭露，即使我們殺死了你們，也不會得到金羅漢，我教中人，絕不做浪費氣力之事。」

楊笑道：「那麼……」

「馬東愁」道：「公主有命，得見楊先生即奉上書函一封！」

說罷他的手一招，背後的「江月笙」已從懷中揣出一道蠟封黃函，手揚處，已輕飄飄送到楊笑面前。

單是這手送信功夫，此人的內功已表現得勝過眞的江月笙多多。

楊笑抄在手裏，要打開時，盧雪姬已在旁提醒：「小心信上有毒！」

「馬東愁」又哈哈笑道：「如果我們要用毒，紅心鎮已成藥海毒地，何須如此大陣仗？」

楊笑道：「多謝盧姑娘擔心，姓楊的賤命一條，想來也不值得天音公主使用獨門聖葯。」

「馬東愁」道：「楊先生過謙了，公主她知道楊先生是中原罕遇的英雄好漢，武功高强，頭腦精明，實在犯不着與我教爲敵，自取滅亡，所以特備專函，邀請先生到鳳陽我教分壇一會，一來切磋清談，二來也可避免捲入金羅漢的爭奪戰中，不用再怕刀劍無眼，誤傷英雄。」

楊笑一面聽「馬東愁」侃侃而談，一面匆匆將信看過一遍，然後才淡淡地道：「你們是特地來接我去鳳陽府的？」

「馬東愁」道：「公主她已在那裏恭候先生大駕。」

楊笑道：「但是你們可能忘記了一件事。」

「馬東愁」道：「哦？」

楊笑道：「數天前，同是天音公主，也作一次邀請，但那却是一個調虎離山之局，結果我幾位朋友便給她老人家送上西方極樂世界。」

「馬東愁」道：「你是否想說現在不能信任我們？」

楊笑道：「這位老哥請勿誤會，我不是不信任你們，而是不信任天音公主！說不定我這次一去鳳陽府，不單我個人會有分屍之厄，就是這裏各位朋友，也逃不過給貴教突施回馬槍，殺個片甲不留的厄運。」

「馬東愁」笑道：「楊先生眞有豐富的想像力。」

楊笑道：「如果我是你，現在便應笑不出了。」

「馬東愁」道：「我不明白你的話。」

楊笑道：「我只不過是想告訴你們，我並非對見天音公主沒有興趣，只是不想孤身犯險去見她，也不想我的伙伴給你們視作打靶的目標。」

「馬東愁」的臉上已完全隱沒了笑容，他已聽出了楊笑話中之意。

楊笑向扈星、盧雪姬一顧道：「與其被動，不如立動。我們便拿下他們三個，引天音公主親自到來，來一招請君入甕！甕中捉鱉！」

「馬東愁」此時不但僵住了笑容，連臉也早變黑了。他顯然想不到楊笑居然有這樣大膽的反建議。

「馬東愁」的手已搭上了腰間的繩鏢。

「上！」扈星一聲呼嘯，「多情劍」已首先遞上前，他的目標正是「馬東愁」。

盧雪姬亦劍如長虹，迅速裹住了「羅四急」。

剩下來的「江月笙」則已被十多個盧家護院及莊丁圍住。

「馬東愁」首當其衝，何況更意想不到眼前這個「盧家護院」的劍法竟如此凌厲，的確一時忙了手脚。

他縮腹、凹胸、後退，百忙中還不忘甩出繩鏢。

繩鏢是眞馬東愁的稱譽兵器，但對他來說，却是一個負累。

他使出一招「力士推天」，繩鏢脫手，既攻敵人，亦準備一擲沖天，永不回頭。

扈星「多情劍」一撩，繩鏢飛出了丈開外。

然後他感到一股排山倒海的掌力，從對面直壓來。

原來「馬東愁」的絕招在掌上，不在兵器。

魔教功夫素來邪門，扈星那敢用掌對掌接實？唯有使出輕盈身法，閃過敵鋒。

誰知他閃得過，身後的另一莊丁却閃不過。「蓬」一聲，「魔掌」擊在莊丁身上，中掌者瞬即口吐鮮血，倒地不起。

扈星見掌猶具如斯威力，也自心寒，當下不敢怠慢，手下一緊，劍尖泛起朵朵劍花，不離「馬東愁」全身要害。

另一邊廂的盧雪姬却已殺得香汗淋漓，體力似不支。

「羅四急」武功造詣似乎不及「馬東愁」，但要對付盧大小姐，却還是綽綽有餘。

他用的亦是一雙肉掌，但見人掌化爲一團，在盧雪姬劍網下穿梭，却還是輕鬆得很，不時還可發出一兩聲尖叫。

每一聲尖叫發出，盧小姐的劍便會刺歪一點。若不是有訓的護院莊丁在她身邊補位，她可能已被姓羅的佔了便宜。

至於「江月笙」，雖被十多人圍攻，但瞧他的身手，不消一炷香時分，便可衝出重圍，甚至將所有敵人斃於他雙拳之下。

楊笑嘆了口氣，他決定先對付「江月笙」。

「江月笙」剛打落一名莊丁的門牙，便發覺楊笑的拳頭到了自己跟前。

他不慌不忙，一記擒拿手，從不可思議的角度搭住楊笑的手臂。

中原的擒拿手，堂堂正正，有迹可尋，但「江月笙」使出這一招，非但是擒拿手，招數中前所未見，而且是手臂彎曲角度中所不能及的！

相傳魔教高手有不少懂得西域瑜珈的功夫，能將手臂脚肢肆意扭曲，柔軟而富角度變化，難道「江月笙」竟是精於此道的高手？

但楊笑對敵，素來只有一個原

則：不論對方使出的是甚麼招式，他都只用一種方式回敬。

比它更快、更準、更狠！

「江月笙」的擒拿手明明已搭上楊笑的手臂，若果換上別人，一定會想方法變招，化解這擒拿手，然後才施殺着。

既然變招，這一拳無疑已自行消解，而且由主動變成被動，「江月笙」便有隙反佔先機。

偏偏楊笑眞的不依常規出拳。

他擊出一拳，竟可在半空中加快速度，對擒拿手則不避不閃，竟然在「江月笙」使勁之前先擊中他。

「江月笙」大驚，楊笑不變招，他唯有變招。

擒拿手變了「平沙落雁」，人亦像雁一般倒飛了出去。

這是順承着拳風，施展他獨門輕功借勢避過一劫。

這種武功，在間不容髮的一刻刻避過面門慘被痛擊之禍，連楊笑也不由得在心底裏佩服起來。

當「江月笙」驚魂稍定，等待楊笑下一輪的攻勢，才突然發覺眼前的敵人不見了。

楊笑赫然已轉向「羅四急」動手。

或許是他的估計錯誤，以爲「江月笙」最易收拾，但一交上手，才知道點子手底下倒硬得很。

於是「羅四急」忽然變了第一個倒霉的人。

倒極大的霉！

他一雙肉掌上下翻飛，本來正令盧雪姬和幾位盧家莊丁應接不暇，然而驀地腦後風生，他不用回頭，便知背後忽然多了一個强大的敵人。

他大吒一聲，腰間的劍突地暴射而出，向後倒捲。

他一直沒有使用兵刃，並不代表他祇懂空手搏擊。相反，此劍一出，劍光大盛，證明他不但是用劍的高手，而且劍下之魂必定不少。

可惜他不知道一件事——一件重要而對他生死尤關的事。

他的敵人向他擊出一拳，並不代表後面沒有兵刃相加的殺着。恰好，楊笑的拿手本領也不在拳掌之上。

刀光一閃，羅四急忽然眼見鮮血濺到自已眼前。

在第一刹那，他根本不能意識到那是自己的血，祇有在他手一輕，察覺向後撩捲的劍刃竟然被對方一刀削了下來時，他才同時感到背上的劇痛。

他雙目充滿恐懼和不信；對方竟然在一招之內，斷其劍、斬其背、取其命！

「羅四急」發出他一生中最後的尖叫。這記尖聲再不能擾人心神，令人出劍刺歪了，因爲那已成爲他自己的喪號。

「江月笙」眼見楊笑竟一刀殺了「羅四急」，瞳仁亦不禁收縮起來。

他忽然知道是誰殺死他們的超級護法天音公子了。

他很難相信，一個在拳腳上自己尚能應付的人，刀法竟是如此可怕。

就在此時，另一人一拳已無聲無息的擊中他的腰眼。

「江月笙」被楊笑的刀法懾住，但他好歹也是魔教一個壇主，在驚惶之中至少也保有七分清醒。這一拳居然完全突破他的警戒綫，顯然大有來頭。

在他被擊得倒飛出三丈之外，人尚在半空中時，他已知道拳是少林的拳。

普天之下，祇有這種拳才有如此實而不華的風格和勁力。一拳擊出，既是拳無拳相，拳不帶風，來人一定是少林派的高手。

要害中招，但居然仍可在半空中翻身落地，定位身形，饒是吐了一口鮮血，也已博得一陣掌聲。

掌是盧雪姬拍的，「羅四急」倒下，她已空下了手，收起劍之餘，還來一次觀戰的表態。

「好！少林神拳！」「江月笙」撫着腰眼瞪視來人。

「你也不錯。」說話的似是一個魯鈍青年，但認得他的人都知道，他非但全不遲鈍，而且是武林中近年罕見的習武好材料。少林俗家年輕一代第一高手任勞！

「你不是去了定遠的嗎？」楊笑看見他也有一點驚奇。

「我本已決定去了。但偏偏路上卻有一班人跟我們過不去，使我很不快意。」

楊笑道：「是甚麼人這麼不識趣？」

任勞伸手入懷，「錚」地已將一截斷刀丟了在地。

衆人目光一落，皆有所愕，尤其是「江月笙」，臉色更倏地變得更白。

楊笑道：「這是『人字刀』，刀頭分叉，成一人形，江湖上皆知是樂天命的標誌。」

任勞道：「堂堂江湖名俠，居然叛依魔教，實在令人想不到，想不到！」

楊笑道：「我明白了，這位樂天命敢情是率領了一班魔教鼠輩要來殺你們滅口，但卻不自量力，給任兄你一一教訓了？」

任勞臉現慚色，聞言立即抱拳道：「不敢！說來慚愧，他們人太多，不是貴友的幫忙，局面我倒未必應付得了。」

楊笑道：「無論如何，人總是打退了，『人字刀』也留下來作紀

念。」

任勞道：「所以我驚覺楊兄回去亦可能有事，所以特別趕回來助拳。」

「時間剛好，任兄神拳，正是此人的尅星。」

楊笑所言非虛，瑜珈變化，在普通的情況下自然伸縮自如，往往用匪夷所思的招式制敵致勝，但在少林拳風的渾厚壓力之下，「江月笙」的功夫簡直無從施展，除了硬接，別無他法。

任勞的一拳，便等如撞出了一堵勁牆，困逼得對手無法不使勁一拚。這樣一拚，自然汰弱留强了。

「江月笙」見他們自顧自的對話，言談間更似覷準他已必敗無疑，禁不得恨得牙癢癢的，但又不敢貿然出手，自掘墳墓。

這時，他耳畔又傳來一聲慘呼，呼叫聲如此熟悉，正是出自他此行的同伴「馬東愁」之口。

轉頭去看時，原來扈星已一劍洞穿了「馬東愁」的右掌，破了他的隔空掌力，使他痛徹心脾，發出震天價響的慘呼。

「馬東愁」掌心鮮血直冒，跌跌撞撞過來，與「江月笙」變成背靠背而立。

他們的外圍，則站着楊笑、扈星、任勞、盧雪姬和剩下的十多名盧家堡中人。

他們三人一番騷擾後，祇劈殺了約十名盧家護院及莊丁，而且已身陷重圍，眼看便要淪爲階下之囚。

「馬東愁」與「江月笙」對望一眼，忽然同時出手。

但他們並不是向圍困他們的人出手，作困獸之鬥。他們攻擊的對象赫然便是他們自己！

「馬東愁」的左掌印在「江月笙」頂門上；「江月笙」的手指則點中「馬東愁」的死穴。

兩人哼也沒哼一聲，便死在彼此的重手之下。

任勞看着他們倒下，欲救無從，祇得嘆道：「相傳魔教妖規，失敗回去，處之酷刑，比死更慘，難怪他們情願自盡。」

楊笑別過了臉，這顯然並非他欲看見的後果。

扈星却走上前踢了兩具屍首幾脚，肯定他們已經氣絕之後才道：「那麼現在我們怎辦？」

楊笑道：「照任兄所言，證明天音公主果如在下所料，分散實力，分別對付我們兩批人，但這反而導致了她的失敗。看來下一回該輪到她親自出手了。」

扈星道：「你這樣肯定？」

楊笑道：「我們主要的人物已經雲集此間。天音公主爲何不索性前來將我們一網打盡？」

任勞沉吟着，一時未發言。

扈星道：「既然如此，我們且回密室跟盧老爺子商量，聽他示下如何？」

楊笑沒有異議，盧雪姬則已第一個轉身望內而去。

＊　＊　＊

紅心鎭盧家堡地下密室的所在地，就在盧老爺子「佔用」的房間下面。入口也不在別處，就在盧老爺子的床下，蓆板揭開，便現一道暗梯，伸向地底無法看清的陰暗角落。

現在楊笑當然知道盧老爺子接見他時，爲何硬要坐在榻上了。

不過大家進了密室後，却找不到預期在那裏等他們消息的盧老爺子。

不單是他，連原本陪伴他的幼女盧雪皚也不知所踪。

楊笑望向盧雪姬，祇見她一臉焦急，眼睛也紅了起來。

「這是不尋常的事！一定有事發生了！」

任勞則在密室一角有所發現。

「密室四壁本有八支火把照明，但我們進來之前，其中一支已經熄滅。」

「是不是我們進來帶進的風把它吹熄了？」楊笑此問作用是投石，實際上是期望任勞更能說出要點。

「當然不會，因爲我在地下同時發現這件東西。」

任勞手掌一攤，他掌心上竟是江湖人常用的一種暗器——飛蝗石。

「火把是被人打熄的！」盧雪姬低叫出聲。

扈星皺眉道：「但密室却沒有打鬥的痕迹。」

楊笑沉聲道：「最重要的還是要看着金羅漢還在不在！」

扈星瞧着盧雪姬。她急忙一個箭步，跑到一面牆壁下，手也不知朝那裏按了按，那面牆上便「隆」地一聲，現出了一個洞。

大家登時眼前一亮，密室之內亦即時泛起一片金光。

金羅漢不正端坐在機關洞內？

盧雪姬上前，將金羅漢捧出，放在密室中央的石桌上，細加詳檢後才道：「金羅漢在此！沒有假！」

楊笑看這金羅漢時，祇見是雕工極之平凡的佛像，若說難得，便祇能推許其純金的成份應該不少，以至看盧小姐捧拿它時頗有重甸甸之勢。

楊笑禁不住道：「盧姑娘，我有一個未必恰當的問題，你大可以不答。就是：你怎可看出這金羅漢是眞的？沒有給人掉包？」

盧雪姬微一猶豫，即道：「本來這是認辨的秘訣，不應外傳，但

既然各位跟盧家共過生死，現在又在强敵環伺之下，同仇敵愾，小妹也不致不如實告之。實際上金羅漢的肚臍上刻有蠅頭小楷，若不點明，無人注意。這是僞造者很難仿造的。」

楊笑皺眉道：「蠅頭小字？那究竟是甚麼蠅頭小字？」

盧雪姬一字一句地道：「天涯月印川。便是這五個小字。」

「哦？」衆人如聞天音，紛紛趨前細看。盧雪姬所言當然非虛。

「天涯月印川，這五個字究竟是甚麼意思？」任勞搔搔腦袋。事實上，室中諸人都像他，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盧雪姬道：「我不知道，而據我所知，我爹也不知道。我們祇能推想，那是與開啟金羅漢的機關有關的。」

扈星詫然道：「甚麼？連你們也未知悉如何開啟金羅漢的肚子？」

盧雪姬苦笑道：「如果我們已懂得開啟，那麼何須要召集四大門派中人，共商對策。」

楊笑明白了，盧老爺子雖然得到了金羅漢，却不能參透開啟的法門；這發現已解答了盤纏在他心中多時的多種疑竇。包括盧老爺子既已得着金羅漢肚子中相傳藏有的秘笈，幹嘛還肯給四大門派分一杯羹。

扈星攤開雙手道：「那麼，金羅漢雖然在這裏，但大家還是對它毫無辦法，而盧老爺子將它棄在這裏，可人又會到那裏去？」

盧雪姬道：「如果爹他是自己離開這裏的，理應携同金羅漢於身邊，現在寶在人杳，可能眞的有事發生了。」

楊笑道：「盧姑娘不必擔憂，如果令尊祇是一時離開，即時無暇留字相告，遲早也會派人稍來消息的。」

任勞握着那枚他發現的飛蝗石：「那祇好寄望如此。」

盧雪姬點點頭，無奈地在石桌旁坐了下來。她當然想不到楊笑說的話居然很快便應驗，快得連楊笑本人也料不到。

因爲就在這時，一名盧家護院已從上面氣急敗壞地進入密室。

「甚麼事？」扈星扶住幾乎跌翻在地的她。

「大小姐，不好了，魔教的人又來了，而且聲言要我們用金羅漢去換取老爺和二小姐的性命！」

「甚麼？」石室內所有的人都怔住了，不消一刻，他們全都衝了出去。

* * *

盧老爺子以至盧雪姬本人一直都對紅心鎭的機關和密室滿有信心，所以他們才選了此地作爲匿藏扈星和收藏金羅漢之用。

然而，現在正有人利用他們剛才對付假「鳳陽三友」的時候，用神不知鬼不覺的方法潛進密室，然後又輕易的將盧老爺子父女活捉。

正如任勞所說，室中並無打鬥痕迹，唯一的掙扎表現在一塊飛蝗石之上。來人似乎的確十分輕易便制服盧老爺子，並將之帶走。

那人並沒有多花時間去勘探機關，找出金羅漢，因爲她似乎清楚，祇要拿住了人質，再用來要要脅楊笑他們，則所費的工夫便更小。

究竟是誰，有這樣的武功？這樣的計策？

究竟是誰，現下正在外面等待着他們用金羅漢交換人質？

衆人未踏出石室之前，似乎都各已心中有數。

天音公主究竟是個怎樣的人？

江湖上傳聞，她爲了偷學少林神功，不惜七上少林，大鬧藏經閣。其中一次，甚至破了少林寺鎭寺之寶——「十八羅漢陣」！

雖然她每一次都是空手而回，但却早已震動江湖，令正派人士爲之側目。

這等風采，除了昔日的「春蠶劍」馬一絕和「淚停刀」南宮誰敵，的確已是世間罕有，武林獨步。

現在她很可能就在紅心鎭盧家堡秘密分舵之外，靜候每一個走出密室的人出去送死。

楊笑一面出去，心頭却在嘀咕：「天音公主本不可能知道金羅漢還在盧老爺子手上。她應與任勞和兩個時辰前的自己一樣，還以爲扈星携同金羅漢，正在逃亡之中。是甚麼原因令她突然成爲智珠在握的主動者？

任勞在進入密室之前，已簡略向楊笑問明了一切。本來他也在讚嘆盧老爺子的心思縝密，安排有序，誰知讚嘆未完，盧老爺子已被發覺失踪，然後噩耗傳來，天音公主已控制機先。

任勞長嘆一聲，莫非眞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他緊握雙拳，心底已決定，無論如何艱難，他一定會給些顏色給邪魔外道瞧瞧！

* * *

已是黃昏。

斜暉夕照下的紅心鎭、柳家店，益發覺得血光冷照。

夕陽紅得像血，是末日前的畸形龐大。人在其下，另有一番風情。

當然，此風情任勞寧願沒有。

因爲他終於看見天音公主。

這一代的傳奇人物，在夕陽照耀下，却仍是顯得神秘非常。無

他，人裹在一身五彩衣裳中，臉上亦戴了一個人皮面具，祇將一頭長髮迎風飄散，自然營造出詭異的氣氛。

任勞看着她和她一班手下，盡是穿着青、黃、赤、白、黑五色彩衣，配着彩衣的大漢，不下有六、七十人，一時間不由得呆了。

出來之前，他絕對想不到天音公主居然會以這種排場會見他們。

武林中，實而不華才受到推崇。魔教早已是中原武林公敵，天音公主雖成大名，但也不用再如此在他們面前招搖。

莫非她想收先聲奪人之效，要不戰而屈服他們？

形勢不容他多想，天音公主已揚聲道：「盧老頭兩父女在我手上，要救他們，祇有拿金羅漢來交換。」

她手一拍，四名青衣人攙出兩個已頹廢得不成人形的血衣人出來，盧雪姬第一時間哇叫起來。

短短的不夠半個時辰，天音公主居然可以將兩個人折磨成這個模樣，任勞也不禁十分憤怒。

又驚、又怒！

扈星將盧雪姬拖住，楊笑則上前道：「不要再傷害他們，萬事有商量。」

人皮面具後兩道像冰封初啓後的目光直盯向楊笑道：「你便是那個『孰無刀』楊笑？」

楊笑道：「不錯。」

天音公主道：「據說你的刀法是從讀那句『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領悟出來的，便是你刀法中最精粹部份之所本？」

楊笑道：「是有這樣的說法。」

天音公主道：「而我兄長則是死在一種莫測高深的刀法之下？」

說到這裏，她雙眼似有恨火迸出，任勞在一旁，手心已替楊笑捏一把汗。

楊笑挺胸道：「我不怕承認，殺天音公子的人，便是我！」

「哦？」天音公主對他的直認不諱，似乎也有點兒意外。

她準備怎樣對付楊笑呢？

出乎楊笑意料之外，她沒有再在這話題上繼續。她祇不過伸出右手，冷冷地接道：「無論如何，金羅漢一定要交出，不然……」

她一面說着，左手隨意的揮了一揮，攙着盧老爺子的青衣人已一拳擊在老人家的小腹上。盧老爺子「哇」的一聲，立時吐了一地血。

他的人本身已瘦得像修道的仙人，再經此一折磨，不知還可剩下多少兩肉？

「不要再傷害我爹了！」盧雪姬哭着嚷：「你們要的祇不過是一件死物，何必要糟蹋人命？」

天音公主嘻嘻的一聲陰笑：「對，那麼你們還不交寶？」

任勞雙拳已握得差不多碎了，雙臂的青筋連帶扯上了頸臉。然而，他怎樣也不敢衝上前，對方手上畢竟有着人質。

天音公主顯然看到他的激憤，陰冷的目光已轉向他：「你就是那個『神拳』任勞？」

「是又怎樣？」

天音公主冷冷地道：「如果我是你，便會乖乖的站在原處，絕不會動，因爲你一上前，兩條人命立時報銷。」

扈星道：「江湖上皆說天音公主如何英雄蓋世，難道你也不肯跟我們來場正面的決鬥，而甘於用這挾脅得人質的下三濫手段嗎？」

天音公主轉而盯向扈星：「我知道你是誰，我還不急於取你項上人頭，你又何須自顧加快脚步踏進鬼門關？」

扈星給她一盯，氣有點洩了，一時間未能立時還擊。

顯然，他對天音公主的威力的確有點顧忌。何況，她身後還有數十名「五行旗」子弟？

五行旗以身上顏色標記，青衣的是「青木旗」、黃衣是「淨土旗」、赤衣是「神火旗」、白衣是「白金旗」、黑衣是「玄水旗」。天音公主則身穿五色彩衣，顯然在這次行動中已是「五行旗」的總指揮。

魔教「五行旗」可怕之處不在旗內高手如雲，而在於他們制敵致勝，往往是通過奇詭怪異，形形色色的毒藥、暗器、陣式或其他千奇百怪的鬼玩意。

邪門而令人摸不透，加上防不勝防，才是正派人士聞「五行旗」而喪膽的原因。

現在「五行旗」幾乎傾全力而來，對比之下，人數懸殊不用說，扈星實在押不下這一鋪。

任勞也覺得形勢遠比他在密室出來時初步審察的險峻。

「好了，你們不用想了，用金羅漢交換便交換罷！」

盧雪姬排衆而出，將懷中揣着的金羅漢的包袱往前一送。

扈星忍不住喝道：「盧姑娘！」

盧雪姬轉頭看着他，一雙秀目盡是淚水：「你想我怎樣？難道連我爹和妹子，我也要睜着眼睛不救嗎？」

「好一個孝女！」天音公主陰笑道：「識時務者爲俊傑，各位也不要阻止人家盡孝道了。」

她一面說話，一面頗爲得意地要上前接過包袱。

「且慢！一手交貨，一手放人！」盧雪姬將金羅漢向內回收了些許。

「好！好！」天音公主向身後人

示意，「五行旗」弟子已將盧老爺子與盧雪皚帶上前。

天音公主雙手捧過黃布包袱，口裏說：「放了他們！」雙手則已忙個不停，急忙打開。

終於一道金光從包袱中透出，裏面沒花假的包裝着金羅漢。

天音公主細心檢視，然後哈哈大笑道：「好！天涯月印川，是如假包換的金羅漢。」

「天涯月印川」本是辨認金羅漢的秘訣，天音公主又怎會知曉？從她一個時辰前的佈置顯示，她對盧老爺子許多安排也不甚了了，是甚麼使她突然從一無所知變爲洞悉一切呢？

這也許便是盧家堡中人今次一敗塗地的關鍵所在。

連眞正的金羅漢也落入了人家手中，無論如何，都不能否認這次已是慘敗收場。

天音公主「驗明正身」之際，盧老爺子與盧雪皚已被推回盧雪姬的一邊。

扈星和她連忙挾起連站也站不穩的盧老爺子，扈星戟指連點處，用快的速度封住了二人的穴道，阻止血續往外流。

盧老爺子有一身數十年的內功作根底，儘管受傷，倒還挺得住。看盧雪皚則可憐了，滿身血汚，臉上全無血色不用說，而且衣衫不整，在被挾持時不知有否倍受比肉體創傷更不堪的凌辱。

這一切，直看得盧雪姬悲憤塡膺，祇會哭叫着：「你們不是人！」

天音公主似對這些責難毫不介懷。因爲她隨即對身後數十名「五行旗」子弟下令，祇得一個字的命令。

「走！」

此話出口，她走得比所有手下還要快。兩三個起落，已往紅心鎮外疾奔。

六、七十名「五行旗」子弟就像五彩海潮一樣「嘩啦啦」的，以極高的速度撤退。他們素來是魔教行事迅速、效率奇高的部隊，要退走當然也是用最高的效率做到。

他們的行動令楊笑、扈星等無法去想清楚才動手。因爲祇要想多一想，他們便已用行動消解了楊笑等人追拿的可能。

魔教中人來得快，退得亦快。彷彿他們眞的祇爲用人換寶而來，既達目的，即行休整，預備下一次的調動。

據說，他們每一次行動都有一個代號。這代號便規定了特定行動的獨立地位和範圍。無論完成與否，他們都會撤退，檢討，然後予以論功行賞，據失而懲。

當然，一敗塗地以至全軍覆沒者例外。

這種做法，好處是可以保全實力，不作無謂的費力閑事，但由於處罰方法太嚴，很多人失敗了都不敢回去，但求自戕了事。「馬東愁」與「江月笙」的所爲不是偶然的。

姑無論如何，魔教得手而退，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楊笑、扈星看着敵踪漸隱，都不由得顯得有點失落。

任勞則恨得牙癢癢的：「可恨妖人！我一定要回少林說服諸位長老，召開武林大會，集合正派之力，圍剿天音公主，討回一個公道。」

「任賢姪，我們不用等到這一天！」

「啊？」任勞望向發話者，然後有點吃驚地發覺盧老爺子已掙扎着站了起來。

他剛才還被人重手擊中小腹，一派半死的模樣。誰料到他居然在天音公主甫退走，即可再次站起來。

他人雖瘦小，神經和意志却好像是精鐵打造的。

「盧老爺子……」

扈星和楊笑都搶着來扶。

「不用扶！這少許挫折，我盧某不會在乎！」盧老爺子掙開了他們的手，氣呼呼地道：「這一次我老貓燒鬚，祇因爲算錯了一樁事。」

「甚麼事？」幾乎是異口同聲。

盧老爺子沉痛地道：「我誤信了朱揚威！」

「朱六爺？」扈星失聲道。

盧老爺子道：「除了他，我想不到還有誰會了解我們的底細，而又將之完全告訴天音公主。」

盧雪姬在旁也不禁驚呼起來：「是朱伯伯出賣我們？」

盧老爺子道：「江湖上本就沒有永遠靠得住的兄弟，也沒有永遠可以保守的秘密。」

楊笑道：「你認爲他會不會是被那個假扮卓天然魔教高手所逼？」他沒有忘記朱揚威、平紫生正是與那個「卓天然」同上鳳陽府的。

盧老爺子冷笑不語，扈星則已接着道：「無論如何，我們要找天音公主，盡可上鳳陽府，找那『卓天然』，找那朱揚威。我想這便是盧老爺子的意思了。」

楊笑道：「問題是：如果我們始終不是天音公主的對手。無論是在這裏仰或鳳陽府，情況也不會有所分別。」

任勞道：「楊兄也不必太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唯今之計，我們祇能盡力而爲，努力替盧老爺子奪回金羅漢。」

楊笑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扈星，然後才道：「如果這是你們的

意思，我亦祇得同意走這一遭了。」

鏟除魔女　完成遺命

楊笑不能不承認，他這次是有點被逼着前往鳳陽府的。

逼他的人當然是盧老爺子，以他自己的遍體鱗傷和老人家可原諒的固執，造成一種有意無意的壓力。

於是，扈星、楊笑、任勞三人「臨危受命」，踏上征途。

臨離開紅心鎮時，任勞託了盧家堡一名護院趕去定遠通知司靈和霍濃，楊笑想阻止也來不及了。

也許，我們應該說，當楊笑想去阻止時，忽然發覺自己也弄不清爲何要去阻止任勞。在這種情況下，通常事情都無法不繼續發生的。

誰又可逆料他們這次北上鳳陽是福是禍。楊笑忽地想到「道德經」裏的一句老話。

「福兮禍之所倚，禍兮福之所伏。」

若時間過去，連環必漸解，謎底必漸揭，這信念可以有效，則他們此去無疑已越來越接近連環冰釋的一刻了。

＊　＊　＊

鳳陽，却不見花鼓。

楊笑他們進城的時候，却剛看見一批難民從兩邊一路往城裏闖。

童謠唱：這個本來是好地方的府城，自從出了一個大家都必須拜服的大皇帝，百姓十年之中便有九年要捱餓了。

這本就是一些多災多難的歲月，各人爲所求爭個你死我活。楊笑在走近卓府的時候，便目睹了十多個難民爲搶奪食物而打起架來，戰況還非常慘烈。

誰可知道待會兒他們會否爲爭奪金羅漢而與對手大打出手、血灑階前？

三人策馬來至卓天然處的街角，全都停了下來。

任勞朝楊笑道：「你也認爲應該先闖卓府？」

楊笑搖搖頭道：「其實我對此無甚意見。」

扈星道：「金獅鏢局雖有分局在這裏，但一來朱揚威未必就在此，二來其實我們還未能斷定他是否眞的出賣了盧老爺子。」

楊笑道：「你仍不相信他會做出這種事？」

扈星不答。

楊笑嘆道：「其實我也不信。但江湖每每如此：事實教訓我們，太信任別人反而驅使一個人走上末路。」

任勞道：「但你也沒有反對先來卓府。」

楊笑道：「嗯。」

任勞道：「爲甚麼？」

楊笑道：「我也不知道，本來『卓天然』既是假的，他便不會回來這裏。我亦想不出他有甚麼理由要繼續扮演『綿劍雙飛』。祇不過，我總有一種直覺，覺得即使我們現在就衝進去，也不會有甚麼損失。」

「現在就衝進去？」聽見這種話，扈星也不禁睜大了眼。

楊笑道：「爲甚麼不？祇要我們準備好。」

「準備好？」

「對。我說直覺沒有甚麼損失，却沒有說感不到任何危險。」

於是，他們三人眞的用最直接的方法衝進原本是卓天然居住的府邸。

他們從魔教「五行旗」中起碼學懂了一個原則：一就是不行動，一旦行動，便要迅速、敏捷！

事實上，當扈星與任勞追隨楊笑直闖卓府之後，才體會到楊笑事前說那一番話的意思。

＊　＊　＊

「綿劍雙飛」卓天然是鳳陽府一代名俠。活上一大把年紀，無論在江湖閱歷、廣交朋友方面，積聚家財及勢力方面，都足以令他盤踞一方，稱豪一時。

所以，卓府根本便是一個大院落，單從外面去看便足以養活百多人口。

可是，楊笑三人從牆頭竄入，準備遇到一定的攔截時，却出奇地發現卓府原來已經空無一人。

偌大的一間大宅，所有莊丁、下人、奴婢全都不見。

然而，全屋的佈置陳設依然有序不紊，一些傢俱甚至一塵不染，彷佛一大清早還有人打掃過。

若果今天早上還有人在此，現在還不到未時，所有人都到了那裏？

楊、扈、任三人懷着疑竇的心情，一步一步的逼近了中堂。

聽門半掩，裏面燈火通明，似在邀請他們進去。

三人對望一番，正未立定主意採用何種方式前進。

他們無法不考慮門後埋有機關的可能。

誰料一陣詩聲，這時竟倏地從門後傳出！

「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盤珍羞值萬錢。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

然後一聲哈哈過後，竟是一番譏諷之語：「各位眞是茫然不知所措，還是有膽前來，沒膽進來？」

楊笑與扈星當然認得此人的聲音。那話像在豬嘴中抖出來的，即使是像任勞般祇聽過一次，都會印

象深刻，難以忘記的。

扈星冷笑連聲，當先推開了房門，踏過了門檻。

大廳的當中，赫然眞的擺設了一大桌珍羞百味。最重要的，還是一壺壺的美酒，已置在菜餚之中。

端坐於大廳主人位置的，正是金獅鏢局總鏢頭「垂天佛」朱揚威！

現在他的人更像大佛，因爲佛總是笑瞇瞇的。他對着進來的三人，笑得正燦爛。

「各位遠道前來，坐下來喝一杯如何？」

沒有人作出反應。有誰敢吃下面前的酒菜？

朱揚威笑得更燦爛了：「不要怕，沒有毒，何況你們要找的人早已不在了。你們既然撲過空，不妨來個調劑，待會兒舒服過後再繼續找啊！」

扈星冷冷地道：「你以爲我們要找誰？」

朱揚威好像聽着了一番怪話，搖搖頭，嘖嘖而道：「這是誰的府邸，你們便找誰了。難道你們自己闖進了，也不知這是那裏麼？」

扈星沉聲道：「這裏原本是卓天然住的，但現在找着你也一樣。」

朱揚威笑道：「找我？那倒怪了，我要找你才是應該的，怎麼你會來別人的地方找我？」

朱揚威離開紅心鎮的時候，確是要去鳳陽府尋找扈星的。當時他固然已知道扈星就藏在紅心鎮的地下密室，他祇是和盧老爺子約好，要施那掩人耳目，瞞天過海之計。

不過，最終下來，天瞞不了，而他倒在這裏說盡風涼話。

任勞道：「我們進來時，的確想不到會在這裏見到你。」

朱揚威道：「我也想不到，卓府的人是在今天清早才驅散的。」

任勞道：「一刻之前，我們也不敢肯定，是不是你出賣了盧老爺子？」

朱揚威道：「現在你們便能確定了？」

任勞道：「不錯，除了你，我再也想不出一個更有嫌疑的人。」

朱揚威嘻嘻而笑，笑得開心極了：「難道你們竟看不出，我是故意留在這裏等候你們的？」由於身材肥胖之故，他笑得太厲害時，話便說不下去，祇能稍頓一頓，才能接下去道：「如果我不是要留下來收拾你們，你們要找我，便等如要摘下天上的星星一樣困難。」

扈星冷冷地道：「你以爲你能夠收拾我們？」

朱揚威笑道：「這便要試試看。」

扈星的手已搭上了「多情劍」，楊笑却第一時間阻止了他。

「我不認爲我們要和你在這裏交手。」

楊笑直盯朱揚威，使對方神色也不禁變了一變。

楊笑續道：「我們素來不屑和一個出賣朋友的人交手，而你亦實非我們要找的人。」

任勞道：「但他可以帶我們去找天音公主！」他這話衝口而出，因爲他的拳早已握緊。

朱揚威哈哈大笑道：「看來你的兩位同伴都很想找老夫晦氣，甚至有點急不及待了。」

任勞道：「你說得一點也不錯，我和楊兄不同，是喜歡打歪出賣朋友的人的鼻子。」

他說得出，做得到，話未全抖出，人已像疾箭般射了過去。

遠在紅心鎮與天音公主照面，他便決心飽她以老拳。這一拳擊出，可算釋放出這些時候以來的憤怒與激憤。

「神拳」任勞這種將能量集中在一個拳頭上的出手，不要說朱揚威，就是天音公主在此，也未必敢硬接硬擋，接個結實。

當然，朱揚威不是有十足把握，亦根本不會呆坐着等，將自己親手送給楊、任、扈三人。

任勞這一拳擊來，挾着少林拳常見的內勁和拳風，但朱揚威却連眼也沒眨一眼。

因爲他知道這一拳無論如何也沾不上自己身體，自己連一根毫毛也不會因此受損。

任勞一拳揮出，還未衝到朱揚威面前，便有了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他小時候曾嘗試在冰天雪地玩耍，當他探手進雪水裏洗濯污穢的雙手時，總是感到玩得熱血奔騰的身體和冰寒徹骨的水珠正在作着邊際的極端接觸。

這一種感覺，他總覺得怪怪的，以至多年以來也不能忘懷。

現下，他又重新有了這種感受，他的拳頭，就仿如小時候插入冰水的手一樣，感到了少林陽剛拳風與一般極陰柔惡毒的掌力臨到了正面比拚的程度。

是誰發出這樣的掌勁？

無暇猜估的任勞，殺敵求存的本能已驅使他作出一連串的動作。

蛟龍退步、蛟龍擺尾、烏龍化虎、白虎獻爪、黑虎偷心！

一連五式，全是少林羅漢拳最簡單的入門招數，但任勞去在這面對頑敵的當兒，將它們派上用場。

他退步、轉身，避過了對方的陰柔掌力，並鑑別方向，不理對方是誰，便立即變招護己搶攻，連消帶打，完全將少林拳法那種簡單却有效的精神發揮出來。

他向朱揚威攻擊，已立定決心

一戰，所以下手已絕不留情，每一拳都用上了十成功力。

偏偏，如此渾厚內勁的拳，速度不但不會因此減弱，而且虎虎生威之餘，尚有豹躍靈動的敏捷。

關於「少林拳都是蓄勢待發，祇能打站在原地不動的人」這種說法，在任勞身上顯然完全不適用。

江湖上，「拳法武功無優劣，其用在人」的老話，充分在此刻表現出來。

可是，任勞今次却偏偏遇上了對手。

陰柔掌力祇是開始，如蝙蝠般的身法才是令任勞神拳無所施其技的關鍵。

黑虎偷心偷了個空，反而是自己背後感到一股尖銳劍氣，直接威脅性命。

敵人動上了傢伙。

任勞臨陣對敵，從來不慣使用兵刃，這可以說是吃虧，但也可說是一種優點。

因爲使用武器的，總有平時慣用、使得就手的器械。有時遇上敵人，手頭沒有了稱心的兵器，又或是被人打落了此兵器，豈不是宛如雁行折翼？

任勞是那種除了自己一雙手，再不相信有更好的兵器的江湖人。

所以，他一心練好拳脚上的功夫，並私下覺得依賴兵器的人，拳脚掌勁上一定吃虧，而到重要關頭，這種吃虧便會要人的命。

然而，從現在背後那一劍的劍氣可以清楚感受到，他的敵人不但精於掌勁，而且劍道亦已達到一流高手的境界。

他被逼使出渾身解數——一招「老樹盤根」，人亦趁此一招之力，陡地向上拔起三丈！

「盤根」時的雙拳是蓄意擊在地上，借助那反彈的拳風托着自己避開這背心被刺個透明窟窿之危。

他人在半空時，心頭已在盤算，是誰有這樣的功力，使他幾乎完全處於被動之中？是誰在這當兒，還伏在暗處，對他發出這樣厲害的襲擊？

在他落地看清楚誰人出手之前，他着實做夢也想不到事情已發展到這個地步。

祇是，現實往往是一個噩夢，而這個噩夢明顯正等待着他。

任勞一拳揮出，扈星便動了。

本來楊笑的右手正按在他握劍的手上面，是要阻止他剛才似要貿然向朱揚威出手的心意。

此時，他作勢要掙脫楊笑的手，逕自拔劍。

楊笑不由得手一緊，整個身子也被牽引得歪了一歪。

任勞已出手了，楊笑不希望扈星也加入戰團，使形勢更亂。

他始終覺得，即使擒着朱揚威也不會有多大用處，而在言談中套他，反而可能有所發現。

然而，他似乎想不到，扈星這一着是故意要牽動他的身體的。

身體一動，便難免出現破綻。

然後，扈星的另一隻手已從不可思議的角度，以匪夷所思的極快速度，完全封住了他胸口的三處大穴。

楊笑吃驚地望向扈星，那全基於對方作出他意料之外的偷襲，那還因爲這種在不可思議角度扭曲手臂指掌以制敵致勝的手法他並不陌生。

日前在紅心鎮與假扮「江月笙」的魔教高手較量，對方也正好能使出這一招。

他的心沉了下去。

這一切祇是電光石火間的事，楊笑爲扈星所制的同時，任勞已被人一劍逼得倒拔三丈，好不容易才在十數步外定住身形。

這樣，他便赫然發覺扈星已封住了楊笑的穴道，而偷襲他的人則在朱揚威身邊一臉嚴霜的看着他。

任勞大吃一驚，因爲此際他已看得清楚，那個發出陰柔掌力，且能使出奪命一劍的人，赫然就是日前還與他並肩作戰，同罵「魔教妖人」的盧家大小姐盧雪姬。

不可置信的事都發生了，任勞驚訝得張大了嘴，合不攏來。

楊笑長嘆一聲，扈星沒有封住他的啞穴，他還可以說話。

「扈星，問題果然出在你身上。」

扈星笑口吟吟，一臉得色：「你已一早料到？」

楊笑道：「不，但你做過的一件事的確曾令我懷疑了好一陣子。」

扈星道：「甚麼事？」

楊笑道：「你假裝偷寶之時，曾在平紫生背心印了一掌。」

扈星道：「爲了逼眞，那一掌我的確沒有留情。」

楊笑道：「問題就在那一掌，我橫看豎看，都不覺得那掌印是中原正派任何一家的武功。」他又嘆了一口氣：「現在我當然明白了。你既然也是魔教的人，那當然便是魔教的武功了。」

扈星道：「不錯，我一直都是魔教的人，霍濃那小妮子說我也沒有錯，我確曾拜過古非今爲師，學過一些峨嵋的入門功夫，但後來師父沒有認眞教我，我亦因爲另有機緣，結果得到教中壇主一位。」

任勞失聲道：「你也是壇主？」

扈星道：「壇主是我的秘密身份，在江湖上我當然仍是『金弓銀箭多情劍』，行俠仗義，做你們中原正派被認爲是俠義之事。」

任勞道：「目的便是要掩飾身份，好在必要時方便幹那不法勾當？」

扈星道：「這是你們的說法，我們都有一些定時任務，這一次也不是我第一遭為教出力！」

楊笑道：「是以當盧老爺子請你加入護送金羅漢時，你們正是得其所哉！」

扈星道：「不錯，這次行動其實不用朱揚威他出賣你們，你們也一早註定一敗塗地。」

楊笑道：「那個假扮卓天然的高手亦一定是你了。」

扈星豎起大拇指道：「楊兄的確好眼力，我假扮卓天然的目的，就是要吸納朱揚威加入我教。」

楊笑望向朱揚威，「哦」了一聲，「垂天佛」這時却像一個「睡佛」，閉目養神，有如老僧入定，對場中事已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

扈星道：「金獅鏢局是淮東第一鏢局，他們若皈依我教，必對教務發展，有莫大裨益。」

楊笑道：「所以你便趁盧老爺子按原定計劃，把你的教友假扮成卓天然及『鳳陽三友』，愚弄了大家一番。」

扈星道：「其實我們也不算愚弄你們。一切祇是你們想當然罷了，盧老爺子自己以為可以瞞過我們，將金羅漢神不知鬼不覺地運到蔡家崗去，那不是一廂情願的妄想是甚麼？」

楊笑道：「是，如果你們不是要吸納朱揚威，石門山你得手後根本就已不用再與盧老爺子糾纏下去……可是，現在朱揚威已經降服了，平紫生呢？」

扈星道：「想不到你這人想知道的東西倒不少。這問題倒不用我來答，朱六爺，還是由你回答他吧！」

朱揚威閉上的雙目聞言睜開，他只說了一句話：「紫生他不聽勸告，已自盡身亡。」話說完，眼便閉上。

短短的一句話，楊笑却已彷彿見到平紫生如何貫徹着他的硬漢原則，如何在魔教中人的威逼利誘之下，不屈而死。

他終於體會到朱揚威閉目不答的心情了。他新入魔教，受命獻在卓府引楊笑和任勞前來就擒。他儘管可以一臉笑容，毫無廉恥的向着他們，但一想起，一提起平紫生，這個曾與他出生入死的兄弟，他不能沒有感受，朱揚威無論怎樣，始終他是一個還有感情的常人！

扈星哈哈大笑道：「識時務者為俊傑，平紫生不識好歹，那只是他的損失！」

楊笑道：「平紫生你們不在乎。但假扮『鳳陽三友』的教友呢？你們竟為了奪取金羅漢及掩藏你的身份，甘心犧牲他們？」

扈星道：「錯了，我們不是犧牲他們，而是根本便打算讓你們殺了他們！」

「你……」

扈星哈哈笑道：「在我教之中，也各自有嫡系。他們並非我等一路，在教內一直成為我升遷的障礙，這次正好藉此行動，借刀殺人，一併剷除他們。」

楊笑倒吸一口氣：「好。不愧是一場一石二鳥之計。你們一路……你當然便是天音公主的嫡系部屬了。」

扈星道：「不止是我，這位盧家大小姐也早在行動前歸到公主門下。」

任勞終於忍不住插口道：「盧姑娘，你使的也是魔教武功？」

盧雪姬搖頭，以往那種端莊秀美的氣質早已換上一臉冷冰。或許，這才是她的本來面目？

盧雪姬冷冷地道：「枉你有少林俗家年輕一輩第一高手的稱號，竟也看不出這才是盧家的祖傳絕藝？」

任勞一怔，隨即恍然道：「你用的莫非便是『三掌雪上飄』和『天池劍法』？」

盧雪姬冷哼一聲，來個默認。

任勞道：「當年盧家遠祖盧志霖憑着這兩種至陰至柔的武功，一劍三掌，打遍山東無敵手。然而，這些年來，盧家上下已無人及得上乃祖威風。」

盧雪姬冷笑道：「那只不過是做子孫的不肖，不夠聰明才智，不能學得祖先的神功。」

任勞：「然則盧姑娘你……」

盧姑娘傲然道：「不錯，我偷偷翻看爹收藏的祖傳秘錄，無師自通，已將祖傳武功練了個七、八成，只恨爹重男輕女，不肯將武功傳授給我，這樣下去，盧家武功必定失傳。」

楊笑嘆道：「何況，盧老爺子又將愛心貫注在幼女之上，盧大小姐一定有很多不如意的經歷。」

盧家姊妹花表面上都是盧老爺子的明珠，在江湖上亦以一對彼此關懷，愛護的手足形象出現，但內裏所有的辛酸和秘密，却未必足為外人道。

偏心祖愛，本是人間最常見的悲劇源泉。

盧雪姬恨然道：「所以我要証明給爹看，他是看走了眼！我不但比妹子要好，也比他一直期望的男孩子要好！」

楊笑道：「所以你便入了魔教，甚至對自己的父親和妹子下辣手。」

任勞動容道：「紅心鎮一役，將盧老爺子和盧二姑娘折磨得不成人樣竟是妳的意思？」

盧雪姬臉上不但毫無愧色，而且還隱然恨意未解：「也不全是，不過我不反對便是，那是給他們的教訓，不取他們性命，已是我乃念父女恩情向公主請求得來的了。」

楊笑嘆道：「好！扈公子、盧姑娘，我當真非常佩服你們的演技和偽裝，扈兄你懂得變化大法，事前我更是想像不到。」

扈星得意地笑道：「你想像不到的事還多哩。」

楊笑道：「現在我只是不能弄清一件事。」

扈星道：「你已是階下囚，有話不妨問，我在你臨死前一定會滿足你的求知慾的。」他頓了一頓，然後笑道：「我們畢竟是一場朋友。」

楊笑道：「如果你們要對付我們，大可在紅心鎮便可出手。那時有天音公主，制服我們應該更方便，何必要多此一舉，引我們到鳳陽府來才下手？」

扈星不說話了，他的臉上得意的神色已由「陰晴不定」所替代。

這問題顯然也是任勞想問的，但他反而弄不清楚的是，楊笑已然受制，自己又在三大敵人環伺之下，轉眼亦可能遭遇不測，楊笑為何還可如此鎮靜地和扈星、盧雪姬對話？

箇中若非是有極大的自信，便是極大的絕望。

他當然不希望是後者，對任勞而言，還有一點希望，還是要繼續堅持下去的。

任勞神思不定之際，楊笑已道：「其實我或許可以猜度一下，如果猜得不對，扈兄再作更正如何？」

扈星道：「哦？」

楊笑道：「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個可能，一個原因。」

任勞急問：「是甚麼原因？」

楊笑道：「就是，他們當時實在沒有甚麼把握能夠制服我們，所以才要使我們在更信任扈兄和盧姑娘時，有朱總鏢頭的坐鎮，才下手對付我們。」

任勞道：「不可能的，天音公主她已駕臨紅心鎮，她若出手……」

楊笑打斷了他：「很簡單，那個根本不是天音公主！」

這一句話眞有如五雷轟頂，任勞聽得差點站不穩當。

「甚麼？」

「我是說，紅心鎮上出現的，根本便不是天音公主本人。」楊笑再重複一次，語氣較前面却更顯肯定。

扈星笑了，但在楊笑看來，那只是遮羞的笑。

「你憑甚麼這樣說？」盧雪姬的反應却比扈星大得多，手指還遙遙指向楊笑。

楊笑道：「我只知道，如果當日到臨紅心鎮的是天音公主本人，她根本不用麻煩你們再在鳳陽府幹這一場，而且我親口承認是殺死天音公子的人，她居然無甚反應，那未免不合常情了點。」

他頓了一頓，再接着道：「所以我才不禁推想，正因為天音公主未及趕至，沒有一舉擒下我們的把握，才要勞煩兩位再在鳳陽府佈局下手。」

任勞呼出一口冷氣，經楊笑這樣一解釋，事情的的確確清晰了不少，可惜現在頭腦清明了，形勢却極為惡劣。

他實在無把握在扈星、朱揚威和盧雪姬的圍攻下逃出生天。

何況，他也絕不能拋下楊笑一人在此不理。

楊笑却已似乎洞察到他的心事。

「任兄，你還是走吧！在他們計算之中本沒有你的存在，你犯不着因為趕不及去蔡家崗而在此陪我栽倒在這兒。」

任勞却紅了眼睛，揚聲道：「我是不能丟棄朋友的，人生不只是為權勢名利而活，能為所擁抱的價值而死，比作一部權力欲望的機器優勝得多了。」

誰也聽得出他在暗示何人，扈星的臉色早已沉下去了。

「已臨末路，尚敢撒野？」

這句話已無疑向任勞下了一封無形的挑戰書。他的手已拿起了那張金弓，另一隻手已扣住了支銀箭。

任勞道：「金弓銀箭，曾經獨挑『江西三狠』、『淮西四魔』，我任勞已見識多時了！」

「好！看箭！」

扈星吐氣開聲，箭已搭上弓上，弦拉滿張，「颯」地三支箭已離弦疾至！

一射三箭，却只發出一聲，明顯三支箭的重量、速度幾乎完全一致，扈星的箭術果然名不虛傳。

任勞一個錯步，雙手已伸到接箭的最佳位置。他要徒手接下扈星的成名利箭，來個先聲奪人，壓一壓對方的氣焰。

他身陷重圍，只能靠一身技業，用盡一切可能方法以圖僥倖了。

然而，扈星的箭術似乎比他想像中更精進，箭在半空，不到半途已經出現了變化！

三支箭本是一起並至的，但正當任勞意欲伸手去接時，箭却已分岔，彷佛有一隻無形之手在空中把

它們分別撥到新的位置去。

三箭一束，現在却一分爲三，分射任勞上、中、下三路。

扈星手上的巧勁，果然非同小可。

好個任勞！百忙中依然以少林身法牢牢的釘在地上，身體却作了上下三百六十度的大扭轉，三箭前後射落，恰好都被他全部避開，只沿邊而過，不損他肌膚分毫。

扈星並不打話，又扣住了三支箭，這次是連珠發，一箭跟着一箭直取任勞雙目。

任勞大叱一聲，神拳出手，身前登時築起了一堵護身氣牆。連環三箭碰在氣牆之下，居然全部射不進，紛紛被隔空拳風打落。

「要廢我一對眼珠，可沒這般容易！」

話音甫落，扈星「多情劍」已至。

他的人多情，劍就以此命名。

那只因爲他的劍確是像一位痴心的情人，無論對方跑到那裏，都有法子追隨到那裏。

——然後依附身上，把你的精髓都吮吸而盡。

任勞也沒有忘記，扈星的劍法與拳掌功夫有獨到的一手。那個據說與他不同派系的魔教教友「馬東愁」，便是被他一劍刺穿勞宮穴，破了掌功，被逼自盡的。

任勞當然不想重踏「馬東愁」覆轍。

神拳架式撐起，橫、直、斜、正、隱、躍皆備，盡是神拳心法精髓的表現。

少林神拳，法皆由心，心生明月，自然照徹於人！

這是任勞自幼就從師父學來的少林拳心法，一直銘記，時刻不敢忘懷。

現在，在强敵之下，任勞不得不將所有招式，從這心法的基礎上，完全表現出來。

劍光下，任勞或開或閉，或虛或實，或高或下，轉瞬間已走了二十招。

扈星手底下劍並不慢，但任勞明顯可以招架過來。

盧雪姬與朱揚威都不由得動了。

魔教的人，心中通常祇有「勝利」兩字，甚麼公平原則，以一敵一，對他們全不管用。

扈星一時拿不下任勞，他們要來幫忙，當然順理成章，符合他們一派的邏輯。

扈星亦不打算耗費精力，他呼嘯一聲，正是明白的呼喚同伴上前合殲任勞。

同時，他手底一緊，一柄劍上下翻飛，撩起點點雪花，竟全是進手招數，務必要將任勞罩在一片危機之中，使他無暇他顧。

那麼，祇要朱揚威與盧雪姬一出手，任勞便可迅速擺平。

這種如意算盤能否打響？魔教的部署是否眞的算無遺策？

劍光下，任勞忽然覺得很可笑。

他們這一批正派人士，包括盧老爺子、楊笑和他自己，這些日子以來，原來祇不過是活在魔教的計算謀策之下，他們的一言一行，幕後的天音公主都似乎充份掌握，甚至他們所遇到的，一同合作的朋友，也一早是人家安排給他們的。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荒謬。一種比甚麼都强的命運擺佈感忽然征服了他。

任勞還年輕，他本不信命。

然而，此時此刻他才感到命運力量的可怕，它的可怕，不在冥冥中有一個神祇在擺弄玩偶般擺弄人們；它的可怕，乃因擺佈作弄的不是神祇，而是比神祇更加殘酷不仁的那些有權有勢的人。

魔教，全是一個典型的現實代表。每每令人不寒而慄的便是，控制命運早已進了魔道，人的命運，便是魔鬼作弄人的一種安排罷了。

任勞眼尾瞥見盧雪姬與朱揚威蠢蠢欲動之時，便知道自己完了。

他索性閉上雙眼，垂下雙手，接受命運的裁決。

命運的詭秘是：你越反抗它，它便越折磨你；到你束手信命了，它便往往顯不出來。

任勞閉目待死，結果却是死不了。

＊　＊　＊

扈星漫天的劍光，一直不離任勞全身生死要穴，任勞雙手祇要慢上一慢，小命便早已報銷。

可是，諷刺的是，當任勞垂手待斃之時，當扈星劍光本應一下子絞斷任勞脖子的時候，那漫天劍影忽然一下子便收了。

收得較出劍還快，收得極之徹底。

劍鋒離任勞咽喉祇有三寸，但無論如何，他便是刺不下去。

因爲扈星的背心已抵着一柄刀——

「孰無刀」！

楊笑不知何時又神奇的可以活動起來，就在盧雪姬與朱揚威企圖加入戰圈的一瞬間，已然發難。

一刀出手，在孰有孰無之間，竟然彷似突破了時空的限制，無聲無息的到了扈星身後。

盧雪姬和朱揚威都不禁驚呼起來。

沒有人想到楊笑給扈星封住胸前穴位之後，居然還能活動。這根本是不可思議的事！

但正如扈星與盧雪姬竟是魔教

中人一樣，不可思議的事畢竟發生了，成爲現實，而且就擺在大家的面前。

任勞睜開眼，他是這一天內第二次大大吃驚。當然，這一次是帶有喜悅的驚喜。

「我錯了，我低估了你。」

扈星嘆了口氣，續道：「剛才你給我封住了穴道，神情還如此鎮定，我便應該可以看出你是胸有成竹。」

楊笑的臉上全是寒霜，比盧雪姬現身時的神情還要冷：「你又錯了。我並不是胸有成竹，祇是我知道事情還沒有完，我不能就此死在這裏。一個人決心大了，奇蹟自會發生！」

扈星大笑，他當然不相信楊笑，沒有絕頂的武功，怎能在短短的時間內衝開穴道？人間的所謂奇蹟，每每亦祇是由人去創造的。

「你不用笑，我會給你一個公平交手的機會。」

「哦？」扈星與任勞都甚感意外。

「祇不過這是我和你之間的事，任兄和你兩位教友，最好不要干預！」

扈星劍眉一揚：「啊！楊兄想做江湖大俠，用他們的臭規矩了斷恩仇了？我祇怕你若放過了現在這個機會，不消一刻你便後悔莫及！」

楊笑冷冷地道：「扈兄，我看人絕少走眼，你既懂得『變化大法』，將臉容用功力隨意扭曲，化成卓天然的模樣玩弄我和任兄，則我這一刀，如無意外絕難傷你！」

扈星道：「咦！假若如你所言，我這一劍亦不用收，先結果任勞豈不是算了？」

楊笑道：「這是你的意願，但你若一劍刺了下去，功力外瀉，這本不能傷你分毫的一刀，便可能將你整個背肌給拉下來！」

扈星道：「甚麼也似乎給你說了。」

楊笑道：「你知道我說的都是事實。」

盧雪姬在旁早看得不耐煩了：「姓楊的，現在你打算怎樣？」

楊笑道：「我不是說過了嗎？我要和『多情劍』單打獨鬥，至於你們是否還要執行任務，擒拿這位任兄則恕我暫時不理。」

任勞清楚了，楊笑是將盧雪姬與朱揚威交由自己收拾！

扈星道：「好。我答應你！我們一起收招，然後到外面了斷。」

楊笑更正他：「應該是裏面。現在尚是光天化日，我們不能驚動大街的百姓。」

扈星望了望盧雪姬，然後才道：「內堂有足夠的空間，我願意使你死得瞑目。」

楊笑的臉肌跳了一下，一片迷霧又罩上了他一雙眸子。

在「莊子」寓言中，有一個「支離疏」故事。主人翁支離疏天生殘廢，加上臉容畸怪，人人都說他是無用之人，但此無用之人反而能順自然而得養天年，兵兇災禍都不加諸其身，故事的寓意即爲「無用之用」。

不知何解，楊笑與扈星進入卓府內堂時，心中竟不期然想起這故事。

表面上最疏離於人間，結果最能用於人間世，表面上雄才偉略，在人間有大作爲的，則必牽扯入無盡的江湖爭奪、武林仇殺之中，最後反而未能存其身。

楊笑未有名聲之前，是一個疏離的人，但三年來涉足江湖，即使他態度上如何疏離，江湖事始終都找上他。

他與扈星的「決鬥」，祇是那無盡的江湖牽扯的其中一端而已。

他現在或許正嘗試執着的那一端，慢慢溯源，找出另外的部份，甚至另外那一頭出來。

楊笑是這樣想。扈星呢？

＊　＊　＊

內堂之燈火通明處絕不弱於外廳。

扈星已放下了金弓銀箭，祇拿着那已出了鞘的「多情劍」，停了在內堂的八仙桌前。

或者他甚爲清楚，用弓箭不能討楊笑多大便宜，便索性專心於手中的利劍，以求送楊笑「上路」。

楊笑則依然是那柄套在陳舊刀鞘上的「孰無刀」，進來之前，已經還刀入鞘。

扈星停下來後，伸掌按在八仙桌上，「軌軌軌」響了響，八仙桌已給推開，讓出內室中央的空間，足夠兩人刀來劍往。

扈星道：「我們已經到了。」

楊笑道：「我知道。」

扈星道：「你眞是要和我決一死戰？」

楊笑默認。

扈星道：「但爲了甚麼？爲了金羅漢，還是爲了我們要捉你？」

楊笑繼續沉默了好一會，才緩緩地道：「祇爲了兩件事。」

「那兩件？」

「第一件。」楊笑一面說，目光一面到了遠方：「是因爲你在石門山鎮下手劫寶時做了一件錯事。」

「哦？」

「當時你本可以在不殺傷的情況下令人而退，可是你却做了多餘的事。」

扈星道：「你剛才已說過了。我確不應用教中武功打傷平紫生，但我當時被平紫生發現了，一時情

急，唯有出此下策。」

楊笑嘆道：「我說的不是此事。」

扈星給說得有點糊塗了。他不能做聲，間接示意楊笑將話說清楚。

楊笑續道：「你千不該，萬不該，將一個對你來說，來歷不明的老人家殺了！」

扈星本甚迷茫，給楊笑這麼一提，當下醒起：「哦！你是說那處處阻我行事的老人家，當時我祇當他是不識時務的客棧護衞，難道你竟認識他？」

楊笑此時已無法再將悲痛之色繼續掩藏：「我當然認識他。他就是我家二十年來的忠僕。爲了本應由我所忠於的職守，結果由他代我受了你那一劍！」

扈星恍然大悟：「我明白了，你要爲他報仇。」

楊笑冷冷地道：「誰殺了他，即使是天王老子，也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扈星看着他，不禁搖首嘆息地道：「我眞是想不到。」

楊笑等他將話說下去。

扈星道：「我想不到堂堂大俠楊笑，也會爲私人恩怨壞了大事。」

楊笑道：「我不是大俠，也不知道我會壞了甚麼大事。」

扈星道：「其實你也不必直爲金羅漢一事如此賣力。盧老爺子以至江湖四大派不會因此而多謝你。你所作的祇不過是爲人家作嫁衣裳。」

楊笑冷嘿道：「你就是以這些話來說服朱揚威入教的？」

扈星不理會他話中譏諷之語，繼續道：「至於說我殺了你的忠僕，那更不成問題。只要你肯入我教，爲天音公主做事，不要說一個忠僕，就算是一百人，我也可以賠你！」

楊笑道：「你想我入魔教？」

扈星道：「這世界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以你的武功，在我教中起碼可以撈個壇主來做，若有表現，隨時擢升護法，到時權力財寶，享之不盡，總勝過爲那甚麼勞什子金羅漢和全不值錢的江湖恩情，將自己的性命投入這場風險太大的賭博之中。」

楊笑道：「我與你決鬥，絕非賭博！」

扈星道：「難道你有五成以上的把握勝我？」

楊笑道：「沒有。」

扈星道：「那便是了，只要大家還有路走，何須定要走此絕路一條？」

楊笑嘆道：「我現在想通了。」

扈星道：「哦？你肯答應我？」

楊笑道：「不，我只不過想通了，原來你也並不會得到天音公主的信任。」

扈星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楊笑道：「我剛才不是說，只爲了兩件事而要與你決鬥？」

扈星點頭道：「但你只說了一件。」

楊笑道：「第二件事便是，我覺得這件事還未來到水落石出的地步。」

扈星道：「你要圖個甚麼水落石出？」

楊笑道：「我只要問你一句話：天音公主千方百計，要奪得這個金羅漢是爲了甚麼？」

扈星笑了出聲，一時不能回答。

楊笑道：「你覺得很可笑。因爲我剛問了一個幼稚而不該問的問題。」

扈星道：「不敢。」

楊笑嘆道：「一切只因大家都對金羅漢的傳言太過無條件地接受，眞的相信有一本武林秘笈藏在它的肚子裏；眞的相信『天涯月印川』便是與開啟金羅漢機關相關的暗示。」

扈星聽到這裏，臉上不禁微現驚訝：「難道這些……」

楊笑點點頭道：「這一切全屬子虛烏有。我一生人之中，從未聽過一個如此荒謬的謊言，而又引發如此大陣仗的後果！」

扈星半信半疑地道：「你說關於金羅漢的傳言也全是假的？」

楊笑道：「我知道你不願意接受這是事實。我本以爲你已知情，但看來天音公主連你也瞞住了。」

扈星道：「你的意思是……」

楊笑道：「天音公主當然知道她自己在幹甚麼。我要找你決鬥，本就是要逼你說出她於此事眞正的企圖，是否一如我所料……可惜，原來你是毫不知情，一直被她瞞在鼓裏。」

扈星囁嚅而不能言，以現在的情況，他實很難開口反問楊笑關於天音公主的意思。

可是，楊笑眞活像人家肚子內的蛔蟲。他倒替扈星將話說出來了：「你是否也在嘀咕：如果情況一如我所言，天音公主她究竟打甚麼主意？」

扈星冷笑道：「我爲甚麼要相信你的話？我沒有理由毫無根據地相信自己的敵人而懷疑自己的教友。」

楊笑道：「你的確沒有這個理由，而我也不準備告訴你。」

扈星道：「哦？」

楊笑道：「我和你的習慣不同，對於快死的人，我沒有興趣讓

他知道太多的事。」

扈星冷笑道：「就憑你便可以殺我？」

楊笑嘆道：「你既然毫不知情，我連唯一留下活口的理由也沒有了，所以你必死無疑。」

扈星冷然道：「決鬥還未開始，你不覺得這話說得未免太早了嗎？」

楊笑搖搖頭，緩緩地道：「如果我用我手上的『孰無刀』，的確未必可以殺你，你我之戰，只是一場五五之爭。」

扈星劍眉揚處，臉上的神色說明照他的想法，那是理所當然。

楊笑接着道：「可惜，如果我要殺你，根本不須用到我手上的刀。」

扈星道：「你不動用你的成名兵器『孰無刀』，死的只會是你。」

楊笑道：「是嗎？」

他說這話的時候，已準備不和扈星爭辯。這情況就和他在女山湖畔面對天音公子時一樣。

他不厭其煩的同時，便是他殺機表露的一刻。

何況，自從他看見老家人在石門山白泰客棧慘死以來，他便下了要無論如何都要跟扈星算帳的決定。

扈星証實是魔教中人後，只給了他出手更充足的理由。

扈星在這一刹那間已感到一股極强大的殺氣，從楊笑身上散發出來。

沒有人能形容這種殺氣的銳盛，扈星感覺到時，即使有第三者存在，亦已無暇向之描述一二了。

因爲楊笑已經拔刀出手。

一刀揮出，盡是長河落日。

百川歸海，人在川流之中，除了隨波逐流，根本無可選擇，無可立足之處。

夕陽西下，人們感其壯麗，讚嘆其悽艷，但無論如何，也不能挽夕陽於將落。

夸父逐日，期人力以勝天，結果只是渴死路邊，化爲「鄧林」。

長河落日之勢，人期以贊之，而不可阻之！

楊笑的刀法就是這種威勢，這種氣象。

扈星一時間，只是怔住了，眞的差點忘記招架。

然而，他沒有忘記江湖中關於楊笑刀法的一種說法。

正因爲那是楊笑讚「莊子」，自己悟出來的刀法，盡得那非有非無，亦有亦無，若有若無的神采，所以千萬不可被其刀所眩惑！

無論刀法背後的玄思如何精密，莊子的思想如何高超，那始終是一個人使出來的刀法，無限的可能落於有限的個人身上，始終只是有限的。

所以楊笑這一刀無論使得多合自然，多空靈，理論上還是破得了。

扈星便看到了一個破綻。

這個破綻有如激流中間的柱石，夕陽剛好遇上天狗。大自然的東西也總有缺陷，何況由有限之人使出的一刀？

扈星笑了，他的「多情劍」已如煙般刺出，正好對準了這個破綻。

他就是要扮演抵擋激流的砥柱，食日的天狗，把楊笑那長河落日的刀，一古腦兒捲走盪清。

他的劍，輕如煙，溫柔如煙，但罩上了天空，亦足以蔽日遮光。

這煙現在就吹到楊笑身上，要使他萬劫不復！

楊笑大叫一聲，手中刀果然被擊得脫手飛出！

他的刀法本非全無破綻那一種，問題是對方能否看得出？又能否及時把握？

扈星的「多情劍」，這次便完全擊中了「孰無刀」的破綻。

但是，楊笑又是否故意露出這一手，引誘扈星來攻他？

扈星剛想到這一點時，楊笑的拳頭已到了他臉龐。

這一拳，竟來得還比他的一刀快、準而又無迹可尋。

扈星的劍已被封在外門，他擊飛楊笑手中刀的同時，楊笑已以極詭異的步法欺近身來。

此步法扈星似曾相識，但要避開這一拳，一切已不容多想。

他當機立斷，脫手棄劍，身形機靈地一溜轉，避開了第一拳，而且雙手既空，旋轉的速度剛好連續架住了楊笑隨進的一十二拳。

楊笑的拳也沒有甚麼特別，他只是向前直擊，以「狠、準、快」三字眞言逼得扈星一時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可是扈星畢竟是扈星。他能一掌打到平紫生完全喪失戰鬥力，証明拳掌上的功夫一點不遜色。

就在楊笑擊出第十二拳之際，扈星已能寓扣封於反擊之中，一掌推出，將楊笑反推出丈開外。

扈星當然覺得這一掌非常重要。那是由被動轉爲主動的重要關頭。

然而，他很快便發現自己上了當，上了楊笑一個大當。

楊笑被推到的位置，恰好是「多情劍」墮地的所在，他一退至彼，脚尖一挑，已將本屬扈星的兵器抄在手裏。

顯然，他是故意被扈星一掌推開，而方向亦已一早計算好，要退到甚麼地方。

不過，爲甚麼他不抄回自己的刀，卻要執持扈星的劍？

扈星這一個疑問，是件隨着他的欺身進掌而想到的。

決鬥既已開始，任何情況都已不能令雙方停上一停、慢上一慢，扈星雖有疑問，但決不肯讓這疑問消減他失去先得手的機會。

空手入白刃，無疑是稍居劣勢，但搶回先機，形勢仍可拉個平。

何況楊笑手上的是劍，不是他慣用的刀？有些人拿着不稱手的兵刃，有時還要比兩手空空來得笨拙。

楊笑是否識劍術扈星不得而知，但照常理推測，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較他使刀優勝。

他一刀殺死「羅四急」的威風，扈星則親眼目睹，但只要刀不在他手，自己仍有信心用一雙肉掌與他周旋。

起碼，在扈星雙掌欺近楊笑身邊時，他還是這樣想的。

他當然不知道這種想法是如何的大錯特錯，一切只因爲他沒有把楊笑出手前說的話了解清楚。

——「可惜，如果我要殺你，根本不須用到我手上的刀。」

楊笑不用「孰無刀」，用到的竟然是「多情劍」！

「颯」的一聲！一劍穿喉。扈星死魚般的眼睛凸出，充滿不可置信的目光，看着鮮血從自己咽喉噴出。

血花，比他想像般美艷，因爲血是他自己的，而劍，也是伴他多年、舐過不少仇人熱血的「朋友」。

看着「多情劍」刺中自己，就宛如看見朋友出賣自己，感覺却是如此辛酸、難受！

更難受的是他根本沒有看清楚楊笑這一劍的出手，能殺死他的劍招，他居然無法看得見。

那祇因爲那一劍實在太怪、太奇、太詭、太不可捉摸！

一劍刺出，根本超出意料之外。「道可道，非常道」。那一劍彷如天外飛來，幾近大道者。故此直貫下來，扈星實在無從閃避。

扈星倒下時，最後的意識是楊笑那充滿矛盾的眼神，似在爲他送終。

* * *

楊笑重出大廳時，那裏的戰鬥亦已結束。

任勞充滿無奈地看着倒在他面前的盧雪姬。他本不是一個愛傷害女子的人，若非逼不得已，他實不想向盧雪姬下殺手。

但她實在逼得緊，朱揚威又討厭的窺伺在側。

現在，朱揚威亦眞的成了佛爺，涅槃寂靜去了，而他倒下比盧雪姬更要早。

任勞老早就恨透了這種出賣朋友，甚至逼死與自己同生共死，打下「金獅鏢局」江山的兄弟的人。

當他一拳打斷朱揚威胸口四條肋骨時，心中便升起多年來未有的痛快感覺。

相反，盧雪姬在硬碰之下，「三掌雪上飄」輸了給他的「竹葉手」，事後他實在於心不忍。

「竹葉手」是少林七十二絕藝之一，若非危急，他絕不肯用以對付娘兒們。

結果，盧雪姬中招倒地，奄奄一息。

楊笑緩步走出來，任勞看見他，便知道扈星已敗了。

然而，他們的勝利，却是要以良心的不安作爲代價。

楊笑走到盧雪姬旁邊，彎身扶起了她的腦袋，這一移動，却又已使她的嘴角冒出新血。

「說！你知道天音公主在哪裡？」

楊笑的冷語完全無情，任勞看着也忍不住道：「楊兄，她已經……」

楊笑作了一個制止的手勢，然後在盧雪姬耳伴說了數語。

明顯，盧雪姬的臉色立變，張口欲言。楊笑及時將耳朵湊了上去，聽了一切。

盧雪姬說完最後這幾句話，一口氣接不上來，頭一傾倒，登時氣絕。

楊笑輕輕放下了她，站了起來，對着任勞祇說了一個字。

「走！」

任勞一頭霧水：「去那裏？」

楊笑已當先走出數步，頭也不回地道：「回紅心鎭去！」

* * *

六月廿八。黃昏。楊笑與任勞又回到了紅心鎭。

他們離開的時候，盧雪姬是這樣告訴他們的：她在鎭內悉心照料父親和妹子的傷勢。如果他們要找到朱揚威或天音公主的所在，大家可以飛鴿傳書通訊。

誰料，他們去到鳳陽府後，才發覺盧雪姬非但沒有留在紅心鎭，而且還早他們一步抵達卓府，偸襲他們。

現在盧雪姬已經爲她的謊話和不孝之舉付出寶貴的生命，無論盧老爺子是否會怪責她，任勞都覺得他應該知道此事。

在重回柳家店之前，任勞問楊笑：「你在盧姑娘臨死前跟她說了些甚麼？」

楊笑道：「祇是一些提醒她的話兒，我對她說，魔教懲罰任務失敗的人很嚴厲，如果她不告訴我天音公主的所在，天音公主遲些兒若有對她父親不利的行動，我也便不能施以援手。」

任勞道：「於是她便告訴了你？」

楊笑道：「嗯，她畢竟還留有一點親情，她還不想天音公主遷怒他爹，使她犯的罪行變得更大。」

任勞道：「你聽完她的話便決定回來這裏，難道……」

楊笑道：「不錯，盧姑娘告訴我，他們約好事後在紅心鎭會合公主。」

任勞道：「但他們經已失敗，天音公主綫眼密佈江湖，如此情況下，恐怕不會回來紅心鎭了吧！」

楊笑道：「不。我知道，這次天音公主一定會親自出手，迎接我們。」

任勞道：「她不是已獲得了金羅漢了嗎？還出手幹甚麼？難道她眞的要趕盡殺絕，才可平息她那變態的心理？」

楊笑道：「看來你對她很是反感。」

任勞道：「這樣的魔女，爲了權力和威望，不惜犧牲這麼多條性命，用不正當的手段强搶人家的東西。這樣的人，任何人都會對她反感。」

楊笑不說話了。

任勞續道：「祇是，你眞的肯定日前我們在紅心鎭見的那個不是眞正的天音公主？」

楊笑道：「當然，如果你要見見她的眞容，這次便應不會錯過了。」

任勞半信半疑：「你眞的這樣肯定？」

楊笑却已無暇再答他，因爲他們這時已來到柳家店門前。

他們翻身下馬，在最後一絲餘暉照送下踏進了邁向最後解決的通道去。

房間陳設依舊，而且已點起了燈，不過盧老爺子原先縮坐的榻上却換了盧雪皚盧二姑娘。

她一個人，就靜靜地坐着。房中固然沒有人陪伴她，而一路從柳家店門通至此房的通道上，楊笑與任勞也沒有遇上一個盧家堡的人。

情況就完全和他們進入卓府時一樣。

任勞祇看見她，無疑顯得有點意外：「盧二姑娘，爲甚麼祇剩下妳一人？妳爹爹呢？在定遠的司姑娘與霍姑娘，是否收到了我的通知？她們有否前來這裏？」

一連串的問題，顯示任勞仍是一片誠眞，至今仍是簡單地相信別人替他編造的所有故事。

楊笑看見了盧雪皚，却祇是嘆了口氣，然後示意任勞不要問下去。

「任兄，你的問題我看她是不會答你的了，還是由我來答吧！」

任勞瞪着他：「由你來答？難道你比留在這裏的盧二姑娘更清楚這裏發生的事嗎？」

楊笑道：「有時候不一定要身在某處才可說某處的事。我進入這房間之前，很多事還不能最後落實。現在得見盧姑娘，腦子裏便更透明了。」

「哦？」

楊笑道：「任兄臨出發往鳳陽府時，拜託盧家堡護院往定遠通知司靈與霍濃，所託非人，相信她們兩位還未收到消息。既是如此，又怎會有可能來到這裏？」

任勞訝然道：「爲甚麼她們竟會如此？盧老爺子不會敦促她們的嗎？」

楊笑道：「理由很簡單：因爲盧老爺子也自身難保。」

任勞失聲道：「他……」

楊笑道：「如無意外，盧老爺子父女已經在地府團聚了。」

任勞聞言瞟了瞟坐在榻上的盧雪皚姑娘，赫然發覺她身上所有的傷痕已神奇地消失了，而聽見楊笑這樣的說話，神色依然自若，一雙秀目反比以前顯得更烱烱有神。

「難道她不是眞正的盧雪皚姑娘？」

任勞見識過魔教的「變化大法」之後，開始有所針對的懷疑了。

楊笑嘆道：「她早已不是了。」

任勞此際終於想到一件極可怕的事，他看看盧雪皚，聳然動容道：「我知道了，她便是……」

楊笑嘆道：「我早該想到，日前我們大伙在外抵抗假『鳳陽三友』時，是誰最容易突破密室的機關，是誰最容易捉到盧老爺子，正是你！因爲你當時根本就同在密室之中，而盧老爺子對他的幼女也不會有所防避。」

「盧雪皚」終於出聲了，這時她的聲音缺乏了平日的嬌嗲，却加多了深沉穩重：「事實上，我點倒他之後，他也不曾發覺那是我，他和你們一樣，至死也不想到一切原來皆源於我。」

楊笑冷冷地道：「我還沒死，而我亦已經知道妳的眞正身份。」

「盧雪皚」發出陰惻惻的一笑：「你們現在雖然未死，但從你們踏進此室起，已註定是兩個死人，即使你們知道眞相，也無法向外宣揚。」

任勞戟指她道：「自古邪不能勝正，妖女口出大言，祇怕將會羞辱收場。」

「盧雪皚」哈哈大笑，彷彿剛聽了天下間最可笑的笑話：「『神拳』任勞，世稱名俠，想不到眼光仍是如此不濟，你既已知道了我的身份，便該知道我和扈星、盧雪姬、朱揚威他們這些酒囊飯袋不同，你在我面前，我甚至不肖出手。」

「嘿！」任勞紅了眼睛，雙拳再次緊握。

正義感與憤怒就快要燒掉他的心。

楊笑却按住了他：「且慢衝動，她利用盧雪皚的身份掩飾行藏起碼已有兩年。她如此處心積慮，又豈止祇爲了那勞什子金羅漢？我們來此，正是要弄清楚此事，在問明白之前，不忙動手。」

「盧雪皚」道：「楊笑，難道你想作個明白鬼？」

楊笑道：「任何人也不想作糊塗鬼的。」

「盧雪皚」吸了一口氣，道：「好！但做人要公平，我可以滿足你的好奇，但你也要將所知的詳細說出來，好令我清楚，一直以來我有沒有找錯人。」

楊笑嘆道：「公主，妳肯留在這裏，又和我們說了這許多廢話，妳自己其實已知道沒有找錯對象了。」

「盧雪皚」雙目精光大露：「你即是承認，你就是那人？」

楊笑悠悠地道：「你既然可以承認自己便是天音公主，我爲甚麼不可以承認？」

「盧雪皚」才是眞正的天音公主，這在之前有誰想得到？而楊笑本身又有甚麼秘密身份，足以與「天音公主是誰」的秘密相比擬？

楊笑續道：「盧老爺子他們一直成爲妳的利用工具，妳的目的就是要找我？」

天音公主道：「你的確可以這樣說，你知道金羅漢是誰給盧老頭的嗎？」

楊笑道：「是你？」

天音公主道：「是我伙同盧雪姬，一起向盧老頭獻寶的。」

楊笑道：「在江湖上散播金羅漢肚子內有一本學後可無敵天下的秘笈的人，也是你？」

天音公主點頭道：「因爲我知道非這樣不足以攪動江湖上那班無聊之士，共同營造出一個氣氛來，好使我要找的人注意此事。」

楊笑道：「你的全部目的，其實祇是要引這人出來？」

天音公主道：「不錯。祇有她和與她有腦的人才會最清楚這金羅漢的眞正來歷。祇有這人，才會眞的需要不惜千方百計，把這金羅漢拿回去！」

楊笑道：「於是你便不惜犧牲這麼多部屬，甚至連自己的胞兄也送上鬼門關？」

天音公主哈哈笑道：「這次你却錯了。第一，天音公子非我胞兄，而我想奪取超級護法的席位，早已多時。他武功、才智模樣遠遜於我，祇是年資比我高，我早欲除之而後快。至於扈星，此人太過聰明狡詐，長留身邊，終是大患。除去這些人，我祇會巴不得和多謝你哩！」

楊笑不言語了。做了別人「借刀殺人」的劊子手，心頭總不是味兒。

天音公主道：「當然，我更佩服你可以看出日前在紅心鎮出現的『五彩魔女』不是眞正的我。」

楊笑道：「你這樣說，我豈不是要更佩服你故意叫扈星引我們到鳳陽府，然後將他送到我的刀下，以了却你的心頭之患？」

天音公主道：「我事實上有此意思。而且我也需要時間收拾盧家堡和金獅鏢局的事而必須調開你們。」

楊笑道：「但你不擔心扈星可能眞的殺了我們嗎？」

天音公主道：「如果你是我要找的人，扈星便一定殺不了你。」

楊笑道：「而你却可利用我連帶將朱揚威也殺了，好方便你將『金獅鏢局』完全收編入魔教。」

天音公主道：「完全正確。」

楊笑道：「事情已經明朗化，任兄你還是出去吧！」

任勞道：「楊兄……」

楊笑道：「公主找的人與你無干，要保住性命，還是快走吧！餘下的便祇是我與公主間的事了。」

任勞道：「楊兄，難道你也有甚麼不可告人之秘密？」

楊笑悽然道：「任兄，知道太多的人，命都不太長。你犯不着留在這裏冒殺身之險。」

天音公主道：「任勞，楊笑是想留住你的性命。而你也最好用最快的速度離開。當然，我不擔保路上有沒有伏擊你的人。」

任勞咬牙道：「與其被你路上的人殺人滅口，不如留在這裏，與楊兄並肩合力，共除去你這人間魔女！」

天音公主陰笑道：「人間魔女不是我。眞正的人間魔女是誰，你大可問問你的楊兄。」

任勞望向楊笑時，楊笑的臉上又露出了那陣痛苦之色。天音公主看見如此，就不由得得意起來。

「我要找的，亦就是眞正的『人間魔女』——我教的首席護法，這金羅漢的眞正主人！我相信，你眼前的楊兄，應該就是她的後人，從他身上就可覓到芳踪！」

原來這才是整件事最大的秘密，楊笑竟然也與魔教有關！

或許已經有太多不可想像的事揭發了。任勞這次的反應比前數番已來得鎮定。

他亦很快的想起，在鳳陽府卓天然家中，楊笑明明已被扈星封住胸前三處大穴，爲何能在短短的時間內恢復活動能力呢？

原因可能很簡單，便是：他的穴道根本沒有被封！聽說魔教「十大魔功」中有一種叫作「逆行大法」的武功，除了可能經絡逆位，也可以將穴道移位，楊笑莫非是懂得這項魔功，才不致被扈星所乘？

任勞盯着楊笑，不由得已倒退了半步。

楊笑這時已從痛苦的神色中回復過來：「任兄，我知道這秘密不能永遠保持下去。但我祇想你知道一件事：魔教中也不是人人都窮兇極惡的。也有人因爲不奉教中行事的作風，寧願冒『叛教』之大不逆，與自己疼愛的人離開了自己一度信奉的宗教，重新過人間的生活。」

任勞道：「你所說的就是那個所謂『人間魔女』了？」

楊笑垂頭道：「對。她就是我的娘親。」

天音公主拍掌道：「好哇，原來你眞是那賤人的孽種。我且問你，那賤人尚在人世否？」

楊笑猛地抬頭，目中的痛苦已夾有憤怒：「公主，我知你與我娘親是多年的宿敵，但她已離開教壇，不與你相爭教中法權。而且她生下我後，亦離開我爹，獨自隱居於深山大澤之中，皆因恐怕連累我之故。她既處處爲人着想，處處忍讓，你說話亦不須要太過份！」

天音公主道：「你的意思是說她現在尚在深山隱居？」

楊笑搖搖頭，悽然道：「日前一位朋友帶着這支髮簪來跟我說：她已經……」

說至這裏，楊笑已嗚咽起來，並在懷中取出一支銀簪。

那正是司靈夜半客棧拋下的物事。

天音公主吐了一口長氣，一塊壓在她心上多年的大石終於放下：「她的武功便再沒傳人，我也不用再擔心有人會阻止我攀升高位。」

任勞已感到天音公主身上逐漸散出了殺氣。

然而，楊笑却全無懼色，他反而較以前聽到別人提起天音公主之時鎮靜。

「我知道，你之所以一直擔憂我娘親會成爲你攀上教主之位的障碍，正是因爲你深知她已練成一項極厲害的武功。」

「哦？」

「這項武功就是我娘親自創的『生疏劍法』！」

任勞失聲道：「生疏劍？」

天音公主聽見這三個字，瞳孔也不禁收縮起來。

楊笑侃侃而談：「劍，以生疏爲名，因爲它不以圓熟爲高。相反，它是一股疏離之氣，取每下逾況，賤能見道之意，反常道而行而終接常道。乃以生疏殺敵，生疏致勝。」

任勞道：「聽你說來，果然是十分厲害。」

楊笑道：「天音公主所害怕的正是這種劍法，但她苦練經年，當然已有破解此劍法的把握，所以她才將本是我娘親法印的金羅漢在江湖推出，希望引我娘親出來，一決生死，以除後患。」

「法印？」

「對。魔教護法人人皆有法印。金羅漢是首席護法的法印，是在眞主面前立誓必須終身攜帶的。娘親自總壇出來得太匆忙，無法攜出此印，所以已一直引以爲憾。」

「所以，如果她發現此印流落江湖，便一定會想法子取回？」

「起碼，天音公主是這樣估計。」

任勞恍然。金羅漢的眞正重要性祇對一個人有效。天音公主所要針對的，便祇是這個法印的主人，亦是楊笑的母親。

爲了一個人，生出了這許多事端，死了這許多無辜者。天音公主果然是一個爲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人。

天音公主見他們互相對話，絲毫不將她放在眼內，不由得厲聲道：「楊笑，照你的說法，你是否已練成了你娘親的絕招『生疏劍法』？」

楊笑嘆道：「你又錯了。」

「哦？」

楊笑道：「生疏劍法何等精妙？我娘親待之有緣的人，她一早便將劍譜收入她自己的法印之中，我沒有劍譜，又怎會練成？」

天音公主訝然道：「金羅漢的肚子內眞有劍譜？」

楊笑道：「妳當然想不到妳這次竟是誤打誤着，金羅漢之內竟眞的有一本武功秘笈，而且這本秘笈正是妳一直夢寐以求的，祇可惜……」

天音公主急問：「祇可惜甚麼？」

楊笑道：「祇可惜妳一定以爲金羅漢已經引來了妳要找的人，故此已將它留在鳳陽府或別的地方了。」

天音公主聞言厲聲大笑：「這次你才錯了，金羅漢就在我身後，原來生疏劍譜就在裏面，我竟得來全不費功夫。」

她的笑聲震耳欲聾，明顯內功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說話間她已取出金羅漢，一時金光耀眼，滿室再顯光華。

「我一直珍視它的法印地位，而且從未想到它眞是空心的，現在我已不怕毀壞它！」

笑聲中，她已一掌拍在金羅漢

的肚皮上，就要一下子擊碎外殼，取出楊笑所說，藏在裏面的劍譜。

天音公主的掌力豈同小可？一掌拍去，隨即便是金屬碎裂之聲。

然而，驚人之事亦隨着發生。

金羅漢碎裂處已泛起一團紫煙，直往天音公主臉上噴去！

同時間，楊笑已拉着任勞衝出房門。

祇有楊笑才知道，這種紫煙的毒性是如何劇烈，即使十丈開外，嗅到些許，也得暈上三五七天。

何況是迎面噴中，驍你武功蓋世，也得一命嗚呼！

任勞離開房門的最後一刹那，正好聽見天音公主悽厲的慘叫聲。

＊　＊　＊

「我眞想不到，天音公主竟會上了你的大當。」

「任何人都有弱點，即使是天音公主這樣厲害的人也不會例外。」

「她的弱點就是太想得到『生疏劍譜』？」

「嗯，據我所知，她爲了要獲得這種劍技，在我娘親在生時已三番數次使詐劫盜。」

「那祇代表了她根本無法破解這種武功。」

「但我仍是不敢在她面前使出這種武功，我的功力畢竟與娘親相差太遠。」

「所以你選擇了這個方式對付她？」

「那機關是我娘親親手製造的，本來就是用來對付她的，想不到十多年前的佈置，到今天還是管用。」

「唉，無他，那祇代表了人心的貪婪與狡詐，這多年來她都沒有變好。」

「你現在已知道了我與魔教的關係，那末是否準備捉我上少林，接受公審？」

「不，正如你所說，魔教中也不是人人邪惡的，何況你本人沒有加入魔教。」

「如果武林正派中人個個像你這樣明理，便天下太平了。」

「不過，楊兄，我還是有一事未明。」

「你問。」

「『天涯月印川』，這五字究竟有何深意？」

「沒有，那祇是一個標記，代表法印擁有的身份。當然，你若悟性高，自可明白那既是人生哲理，亦是至高武功的一個形式心法。」

「形式心法？」

「那即是說，沒有內容，祇是一個架子，根本是所有上乘武功的總綱。」

「何解？」

「月印萬川，正如武功之道，上貫下徹，於至高而言，萬般武功，祇是一理。問題是：此理爲何？我們又如何掌握此理？」

「……」

「算了，光說道理，江湖那個不曉？武功與人生一樣，最重要還在實踐。如果我們不通過實踐將這些道理實現出來，我們獲得多好的武林秘笈，也是徒然。」

＊　＊　＊

任勞與楊笑重新走出柳家店時，華燈已上。天上繁星點點，二人仰首向上，彷佛已從一次塵世經歷過來。

紅心鎭大街上，赫然走着兩條人影。

是司靈與霍濃！

霍濃看見他們，就像兔子般蹦跳過來，張口嚷道：「你們好哇！回來收拾天音公主，居然不和我一起去，丟下我在定遠。」

任勞與楊笑面面相覷，不知如何作答。

霍濃道：「咦！爲何祇得你兩人，我那扈師哥呢？聽司姑娘說，扈師哥祇是假裝出賣，所執行的任務是要將金羅漢偷運到蔡家崗去，我早說，他一定不會是壞人，你們現在要信我了！」

楊笑望向司靈，顯然，她所知的絕不比他少。

他祇得道：「你的扈師哥已功成身退，因爲天音公主已經伏誅。」

「功成身退？去了那裏？」

楊笑道：「這個我倒不知道了，我知道我現在就要隨這司姑娘走。」

「爲甚麼？」任勞與霍濃異口同聲。

「因爲我一早應承了她，事成之後要到娘親墳前守孝三年，這亦是娘親的遺命。」

任勞瞧向司靈，失聲道：「妳便是那……楊笑的娘親派來的？」

司靈一笑，淡然道：「我專爲人執行遺命，楊老太臨終前重金禮聘我帶她的兒子到她墳前守護三年，我不敢有辱使命。」

任勞怔住了。他終於明白楊笑爲何平地竟多了一個這樣的朋友，而又頗爲神通廣大，每每在最適當的時候出現。

楊笑轉向司靈道：「你已來了很久？」

司靈道：「算是不少時間。」

「你算準我一定可以收拾天音公主？」

司靈道：「不，不過如果你再不出來，我便會進去。」

楊笑笑了，那不輕易在他臉上露出的笑容，終於忍不住顯露出來。他忽然覺得，人間是美好的。

（全文完）

狐媚

短篇俠義奇情故事／朱雀・文　可飛・圖

淫魔橫行　殘害無辜

「喲！幹嘛呀？裝得那麼一本正經的。」

「走開！走開！」

「怎麼？發脾氣啦？虧你還是個大男人，竟然對一個花不溜丟的小姑娘也發起脾氣來，連一點憐香惜玉之心也沒有，這那還像個男人。」

「再不走開，我可要罵人啦！」

「嘻嘻！罵在你的口裏，甜在我的心裏，我的小冤家，你罵呀！」

「臭娘們，騷婊子，天下男人那麼多，妳幹嘛死死的纏着本少爺不放？」

「你生得美呀！我的小冤家。」

「妳倒是一廂情願的，看本少爺不教訓妳一頓才怪。」「啪」地一聲大響，剛好打在嬌柔的臉蛋之上，臉蛋兒更嫣紅了。

「好呀！眞想不到你還有兩下子。」耳際聽到一聲慘叫，一個青年小伙子倒了下去，死在一個小姑娘的手裏，倒在街頭上，人們皆哄然的驚叫起來，誰也沒有看清楚那小姑娘是用甚麼手法將這年輕人殺死。

年輕人的衣着很華麗，錦緞長袍刺繡、黑緞長靴帶花，白白的臉蛋，至多也不過十七八歲，好年輕，他就這樣風風光光的到閻王那裏報到去了。

＊　＊　＊

聚仙樓酒館是這小鎭上最有名的一家，南來北往，多的是英雄豪傑，有兩個人正在喝酒談天。

「喂！那死的少年公子是誰？」

「連錢大戶的大少爺你都不知道呀！」

「錢大戶？」

「是呀！錢大戶就是錢剝皮，錢剝皮也就是錢大戶，那死的是錢大戶的長子，叫錢螺華，人家叫他錢亂花，又叫他錢大少爺，只是有一點我想不明白。」

「那一點？」

「那小姑娘年紀輕輕的，爲甚麼會殺死錢亂花，難道說他們有仇？」

「沒有仇！」

「你怎麼知道沒有仇？」

「因爲小姑娘殺人却不是爲了仇。」

「聽你的口氣，那小姑娘好像很喜歡殺人。」

「不錯！」

「她不是爲了仇，難道說是爲了情？」

「也不是爲了情。」

「那是爲了甚麼？」

「爲了慾。」

「慾？」

「是啊！因爲小姑娘很喜歡找男孩子消遣，誰要是不答應她，她就殺死誰。」

「原來眞是個騷貨，好像你還認識她？」

「我整天在江湖上走動，怎能不認識她，她叫胡妹，江湖朋友送她一個綽號叫做『狐媚』，凡是狐媚得不到的男人，必死無疑。」

「如此說來，這個小姑娘不但騷透，而且還毒透了。」

「不錯……」

下面的話尚未說完，突有兩縷銀光電閃而至，插在兩人的咽喉之上，他們這場酒，成了送終酒，但總算還好，他們在黃泉路上還有一個伴。

一條人影，飛出聚仙樓外，有人一聲驚叫：「是狐媚！」

狐媚要的男人，沒有不到手的，因爲弄不到手的男人，都會死在她的手裏，她在江湖之上也是以此成名，因爲她殺人的手法不但很多，而且也很快，快得令人難防。

* * *

這是一座破茅屋，三間房子倒有七十二個天窗，可以看見滿天的星斗日月，這家主人早已搬走了，但現在還有人住着，他躺在一堆稻草上，那一身黑色短裝，倒跟這間茅屋一樣，也有七十二個天窗，皮膚又粗又黑，還長着滿臉的大鬍子。

門外有人說話：「余爺在麼？我家員外請你去一趟！」

一個人已走進了茅屋，但那黑衣人已經不見了，他微微一楞說：「不在家！」轉身便走。

錢大戶畢竟是錢大戶，一進五堂的房子，說得上是富麗堂皇，最後兩堂是內堂，本爲婦人女子所居，他在第三堂接見了那叫化子，原來那黑衣叫化子早已來了，當派去請他的僕人回來回話時，不由又是一楞。

黑衣叫化子嘻嘻一笑說：「你才到呀？」

僕人笑道：「原來余爺早來了。」

錢大戶喝道：「快傳話下去，命廚下準備上好的酒菜，今夜我要與余爺杯酒談天。」

錢大戶年約六十開外，是個道道地地的土豪劣紳，字雖然認識不多，但財勢可大得很。

第三堂堂開不夜，燈火輝煌，金杯美酒，玉箸生香，吃的是珍饈美味，侍候的是彩衣美女，黑衣叫化子好像一步登天。

你可別瞧不起這叫化子，他在江湖上可大大有名，誰不知道黑煞余不願。

余不願只是不願替別人辦事，但自己可以說是想做甚麼就做甚麼，從不含糊，今兒晚上，他兩隻眼睛可是笑瞇瞇了，不但有好酒、好菜！還有好的女子在侍候他，做叫化子做到了這種地步，那還不是眞的上了天堂。

他金杯飲酒，玉箸取餚，瞇着雙眼笑笑說：「員外請我來此，敢情是爲了令郎之故吧？」

錢大戶道：「不錯，這個仇我不能不報。」

「你知那小姑娘是誰麼？」

「不知道！」

「我倒認識她。」

「那當然更好，她叫甚麼名字？」

「你別看她年紀小，在江湖上她可是大大的有名，她從十二歲開始便闖蕩江湖，今年十七歲，已經闖了五年的江湖，她叫胡妹，天性好與男人相與，不從必死無疑！」

「那麼小便這樣可恨？」

「女子十四歲癸水已全，如果發育早的話，十二歲便可生孩子了。一個已經可以生孩子的女人，你能說她小麼？」

「不管怎麼說，這個仇我是非報不可。」

「她有很多種殺人的手法，每一種都很快，快得令人難防，我看算了，反正你有兩個兒子，死了一個還有一個。」

「你是說那個殘廢，今年已十五歲了，還在地上爬的那個？」

黑衣叫化子笑一笑說：「無論怎麼樣，他還是你的香煙後代。」

錢大戶臉色一沉，接着又笑起來了，他說：「你能辦成了這件事，酬勞黃金一千兩，這些彩衣女子，隨便你挑四個。」

黑衣叫化子咧開嘴笑笑說：「黃金我要了，這些彩衣女子我不要。」

「你看不上眼？」

「我看上眼的，只有一個。」

「誰？」

「你的女兒！」

「又是一個殘廢，今年都十七歲了，連拉屎撒尿還要丫頭侍候她。」

「這才對我的口味，因爲我這一輩子未見過女人，就希望有這樣一個女人，讓我好好的侍候她、愛護她，這樣才夠刺激！」

錢大戶沉思半晌，說：「好，我答應你。」

黑衣叫化子又瞇着眼笑了，他這可是打的如意算盤，錢大戶的大兒子已死；二兒子是個殘廢，將來唯一能夠支持門戶的，就全要靠女婿了，他只要娶了錢大戶的女兒，

當然也名正言順的成了錢大戶的女婿了，這樣一來，錢大戶的龐大家產，他也名正言順的掌握了，他說：「謝啦，我三日之後，前來覆命。」

錢大戶尚未來得及答話，他的人已經不見了。

* * *

黑衣叫化子並非是眞叫化子，他原是當今第一大幫丐幫的叛徒，以叫化子掩飾他的身份，到處爲非作歹，他離開錢大戶的家後，又在一個農家的門戶現了身，更深夜半，他到農家來幹甚麼？

黑煞余不願的行爲怪異，他明明是個衣褸破爛的叫化子，可是常常成爲有才有勢人家的座上佳賓，他明明不願意幫別人辦事，可是他偏偏又接受了錢剝皮的請托，要去殺那狐媚胡妹，現在他又神不知鬼不覺的到了這座農舍，他在做甚麼？

農舍裏已經有人笑開了，笑得很甜，也很媚，她說：「死鬼，怎地這麼晚才來？」

「吱」地一聲，農舍的木門開了，燈光下現出一個鄉野村姑，穿一套花布衣服，腦後還拖着一條長辮子，雖然是小家碧玉，看起來也非常可人。

余不願笑道：「這種偷風弄月的勾當，大白天誰敢來？」

村姑嗔道：「那你也該早一點呀？」

「難道妳不知道，愈晚愈夠刺激啊！」

「貧嘴，滿口的酒氣，滿身的臭氣，今兒又是誰請了你呀？」

「錢大戶，錢剝皮。」他邊講間已跨進了茅屋。

村姑隨手關上門說：「今天你得好好的給我洗個澡，要不然我不准你上床。」

黑煞余不願笑了，他笑得很傻，天下無論是那一種男人，英雄豪傑也好，風流才子也好，土匪强盗也好，販夫走卒也好，在漂亮女人的面前，都會發出傻笑。

* * *

這個小鎭雖然不大，但出的事情眞不少，繼錢大少爺死了以後的第二天，那個黑煞余不願也死了，所不同的是錢大少爺死在街頭上，而余不願却死在農舍的床上；錢大少爺是死在飛刀之下，而余不願却是因脫陽而死。死的方式雖然不同，但却同是死於一人之手，狐媚！

昨兒夜裏，那余不願明明是去找一個村姑，怎麼會遇上狐媚而在床上脫陽而死，難道說那個村姑就是狐媚喬扮的，還是狐媚殺死了村姑來一個鵲巢鳩佔，假如狐媚來個鵲巢鳩佔，余不願絕不會與她同床，一定是那個村姑也就是狐媚，只是那余不願不知道而已。

如此說來，那余不願與狐媚早有一手，可是狐媚爲甚麼要瞞着他呢？

有人說那狐媚最好美譽，如果有人知道她姘上了一個叫化子，不將她羞死才怪呢，她之所以這樣做，就是不願意讓人知道這件事情，因此只有瞞着余不願，只要余不願不知道，他就無法說出去，她自己當然更不會說，這樣一來，她就可以穩穩當當的做她那偷偷摸摸的勾當。

可是話又說回來，她自與余不願相好，又爲甚麼要媚死他，這可能與錢大戶出錢請余不願殺她的事情有關。但狐媚又怎麼知道的呢？

江湖中的事情，本來就是玄奧莫測，反正狐媚一定是已經知道了這件事，才會將他媚死在床上。

狐媚不愧爲狐媚，她不但軟硬輕功皆有其獨到的火候，就是床上功夫，恐怕當今之世，也難找出第二個來，因此狐媚的名字，在這個小鎭上，差不多已經騰沸起來，無論任何人，提起了狐媚兩個字，莫不畏懼三分，只有一種人不怕狐媚，那就是女人，因爲狐媚從來不找女人的痲煩。

天又黑下來了，小鎭上已是華燈初上，但錢大戶的家中，却是燈火輝煌。三堂之上，二十對巨燭兒臂粗細，四十道火炬，分立在四方，正中間擺着一席酒，雖然也是金杯玉箸，但酒餚却比昨夜招待那余不願還要豐盛得多。

當然這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客人，這位客人頭戴九梁道巾、身穿八卦袍、白袜雲鞋、手持拂塵，儼然是一位仙風道骨的道者。

這位道者臉如冠玉，目射精芒，居中而坐，錢大戶對面相陪，這樣一桌好的酒席，也只有他們兩個人。

錢大戶一笑道：「道長可知我這一次請道長來此的用意否？」

老道搖搖頭說：「不知道。」

錢大戶道：「那是因爲大子螺華，被狐媚所害，特請道長來此，爲犬子報仇。」

老道朗聲笑道：「我以爲是甚麼了不起的事情，拿狐捉鬼這可是我看家的本領，只要畫上幾道符，唸上幾個咒，保險將牠捉來便是。」

錢大戶苦笑道：「道長誤會了，此狐並非是妖狐，而是人狐。」

老道一楞道：「人狐？這話怎麼說？」

錢大戶道：「此狐乃是江湖上一個淫蕩無比的女殺星，狐媚二字不過是她的外號。」

老道一笑道：「如此說來，是員外請錯人了，貧道除去畫符唸咒而外，其他一無所長，尤其武術一門，則更是門外漢。」

錢大戶聽得大笑起來說：「道長也太謙虛了，誰不知道雲隱羽士的一手雲拂劍法，獨步武林，爲老一輩中所罕見者。」

原來這個老道叫雲隱羽士，所謂雲拂劍法，也就是他手中的拂塵，打出用劍的手法，舞至極處，可使拂絲根根豎立，形如銳劍，故有雲拂劍法之稱。

雲隱羽士道：「原來員外早已知道貧道的底細，只是貧道退出江湖已三十餘年，久未動武，如今恐怕難是狐媚的對手！」

錢大戶道：「道長不必推辭，如能報得此仇，在下自有重酬。」

雲隱羽士道：「貧道自入玄門，視高貴如浮雲，功名似草芥，員外可能要白費心機了。」

錢大戶道：「黃白之物自不會在道長的眼下，但此物却與道長有着密切的關係，道長非取不可。」

雲隱羽士道：「我不知道這宇宙之間，尚有何物可動我心，員外可否先說出來聽聽？」

錢大戶道：「此物產於東海扶桑之島，質似璧玉，形如銳劍，不獨可以削鐵如泥，且更可以斬妖誅怪，道長身在玄門，終年雲遊四海，得此一劍隨身，可保平安，不知可有興趣否？」

雲隱羽士聽得怦然心動，笑笑說：「此劍名曰碧玉神劍，據聞當今皇宮大內藏有一柄，深鎖庫房之中，想不到員外這裏也有一柄，不知可否先借來一觀？」

錢大戶親自進入內堂，取出一劍，玉色豐潤，略透微黃，劍長尺八，以紅絲爲繐，白金爲鞘，不但手工極爲精緻而美觀，而且寶華四射。

雲隱羽士不由喝了一聲：「好劍！」

錢剝皮一笑道：「道長意下如何？」

雲隱羽士道：「此劍乃人間異寶，稀世奇珍，有此一劍隨身，何愁道果不成。」

錢大戶道：「如此說來，道長是答應了？」

雲隱羽士道：「大道難聞，異寶難得，員外能以此物割愛，貧道倒願勉力一試了。」

錢剝皮哈哈大笑起來說：「這一樁交易，我們彼此皆能勝任愉快，來！來！乾杯！」

金杯交錯之下，酒已入腹，這一席酒，直吃到東方發白，方始罷手。

＊　＊　＊

狐媚與這小鎮似乎非常有緣，她自始至終，總是不願離開這小鎮，錢剝皮的兒子錢亂花死了，余不願也死了，鎮上也有幾個英俊的年輕人比以前消瘦了，可是她仍然逍遙於小鎮之上。

這小鎮雖然不大，但沒有人知道狐媚落脚在甚麼地方，因爲她每一次出現的時候，總是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裝束，有人說狐狸不但會媚人，更精於變化，這話一點也沒有錯，胡妹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她精於軟功、輕功、床上功，江湖道上的下五流的功夫，她沒有不會的。

天色又黑了下來，黑得是那樣可怕，儘管這小鎮上已經是華燈初上，儘管那錢剝皮的家中仍是燈燭輝煌，但小鎮外的這一片森林之中，却是黑漆漆的一片，因爲今晚上空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祇有一陣陣的晚風，吹得樹葉瑟瑟的作響。

一個嬌柔的聲音說：「你來了？」

一個蒼老的聲音說：「我來了！」

嬌柔的聲音說：「你知道我爲甚麼要約你到這兒來？」

蒼老的聲音說：「我不知道。」

嬌柔的聲音說：「我祇想問你一句話。」

蒼老的聲音說：「甚麼話？」

「你爲甚麼要答應錢剝皮來殺我？」

「因爲妳該殺。」

「是因爲我殺了錢剝皮的兒子？你知道錢剝皮魚肉鄉民，爲非作歹，他的兒子錢亂花更是胡作非爲死有餘辜，難道你眞的想替他報仇？」

「除此而外尚有別的原因。」

「是爲了那柄碧玉神劍，祇要你喜歡，我負責取來給你。」

「無功不受祿。」

「這也不能算無功不受祿啊！你爲了這柄劍而殺我，我爲了保命而將此劍取來送你，對我來說你還是有功的。」

「君子不飲盜泉之水，你以非法手段取來此劍，我如何能夠接受？」

「那你爲了此劍而要殺一個與你無冤無仇的人，你就能無愧於心了麼？」

「那是因爲妳本就是該死之人，如果妳是個好人我也就不會這樣做了。」

那嬌柔的聲音咯咯的嬌笑起來說：「不管你說得多麼好聽，你總是爲了那碧玉神劍而殺人對不對？」

「就算是吧，但我已答應了人家。」

「可是你們彼此並沒簽約。」

「君子一言，快馬一鞭。」

「你別太過得意，我敬你是老一輩的人物，才如此忍讓，若你不知進退，眞的惹怒了我……」

「怎麼樣？」

「我狐媚也不是省油的燈。」

那蒼老的聲音也笑起來說：「我知道，妳狐媚有很多種殺人的手法，有些手法很快，有些手法很纏綿，但無論妳使用那一種手法，我都不在乎。」

「雲隱羽士，我們從未照過面，彼此的份量誰也弄不清楚，眞的要比劃起來，誰勝誰負，尚在未知之數。」

原來樹林中這兩個人，正是狐媚胡妹與那雲隱羽士，狐媚已經知道那錢大戶請了雲隱羽士來殺她，所以才約他森林之中作一次談判。

雲隱羽士道：「貧道已多年未出江湖，也很想伸量一下江湖中的後起之秀，改日不如撞日，現下我們就來比劃比劃。」

狐媚冷笑道：「好！你小心了！」

雲隱羽士道：「在這森林之中，不但是一片漆黑，而且那些枯木敗葉，以及樹的枝幹，形成了許多障礙，妳不怕展不開手脚？」

狐媚笑道：「這樣打起來才更刺激。」

雲隱羽士道：「好！那麼你就出手吧！」

耳際但聽到絲絲之聲，從四面八方襲來，想來是一種細如牛毛的暗器。

雲隱羽士道：「久聞狐媚有一種極厲害的暗器，叫牛毛飛雪，出手無聲，入體即溶，而且更含有劇毒，想來妳現在是用這種暗器了。」

狐媚道：「不錯，這種暗器雖叫牛毛飛雪，實則絕不止一千枝，你要小心了。」

雲隱羽士道：「妳現在已發出了多少枝了？」

「兩百枝。」

「何不一齊發出來，看看我是否會傷在妳那牛毛飛雪之下？」

狐媚道：「面對强敵，我會小心應付的。」叮！地一聲，有一枝較大的暗器破風而出，直撲那雲隱羽士之前胸，她是聞聲辨位，出手之準，却也駭人聽聞。

雲隱羽士已從另一個角度出聲道：「這大概是百步飛釘了。」

狐媚道：「原來你對我的家珍如此清楚，你既知道這是百步飛釘，當然也該知道它的厲害。」

雲隱羽士道：「百步飛釘，見血封喉，無藥可解。」

狐媚道：「還有呢？」

雲隱羽士道：「更可怕的是這百步飛釘可以見風轉舵，無論你向那一方面轉，它都會自動的追擊敵人。」

狐媚一笑道：「不錯！」

篤！地一聲！那百步飛釘竟然已釘在一棵樹上。

雲隱羽士道：「怎地妳那百步飛釘不能自動追擊敵人了？還有妳那牛毛飛雪放完了沒有？」

狐媚道：「我那百步飛釘失敗了，牛毛飛雪也放完了，但這並不表示你勝利了，也不表示我失敗了。」

雲隱羽士道：「我知道，狐媚殺人的手法不但很多，而且很快，但不知妳尚有多少殺人的手法？」

狐媚道：「三十八種。」

雲隱羽士道：「如今祇剩下三十六種了，妳不妨一種一種的使出來，看看能不能傷得了我。」

狐媚道：「你小心了。」

黑夜之中，連連的响起了颼颼的聲音，那滿空之中，也不知道有多少餵毒的暗器，從四面八方向雲隱羽士攻擊，此時再也聽不到雲隱羽士的說話聲音，這樣足足維持了半個時辰，那颼颼的聲音也逐漸的減少，終於恢復了一片寂然。

狐媚咯咯一陣嬌笑說：「雲隱羽士，你死了沒有？」

雲隱羽士一聲長笑道：「我是冥府不收，地府不要，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因此目前還活着。」

狐媚道：「可眞想不到，你的命還長得很啊！」

雲隱羽士道：「妳雖然不肯手下留情，但天地間却仍有我容身之地，祇是不知妳那三十六種殺人的手法又用了幾種。」

狐媚道：「三十五種。」

雲隱羽士道：「如此說來祇剩下最後一種了，不知那剩下的一種又是甚麼功夫？」

狐媚道：「床上功夫。」

朗聲一笑，雲隱羽士道：「我雖是身在玄門，但一向修的是北宗功法，講究的是以自身陰陽、內外四個太極、調和水火，對南宗功法雖曾稍有涉獵，却未使用過，所以這床上功夫，我可要失陪了。」

狐媚道：「你如果眞的怕上床，我們可以在嘴上過招。」

雲隱羽士道：「假如妳輸了呢？」

狐媚道：「如我輸了，任憑你如何處置，如你輸了呢？」

雲隱羽士道：「那祇是我學藝不精，從此長隱深山，不問世事。」

狐媚道：「好！我第一招是以精交精，水淹七軍。」

雲隱羽士道：「我以黑龍飲海之法，使其乾涸。」

狐媚道：「假如我水底藏劍，斬去黑龍呢？」

雲隱羽士聽得一愣，半晌答不出話來。

狐媚咯咯嬌笑道：「你輸了！」

雲隱羽士道：「雙修之法，本非我之所長，貧道就此告別。」

* * *

這小鎮上，仍是那麼熱鬧，往來的人仍是那麼多，三教九流，無所不全。祇是錢大戶的門庭却比以前冷落了很多，錢剝皮是這一帶的首富，門口經常有四五個魁梧大漢守着，但是現在，却祇有一個老弱的家丁守着門，門口也很少有人出入，人呢？

有人說錢剝皮已搬走了，祇留下幾個家丁在守門，也有人說錢剝皮帶了大批珠寶，出去聘請高手替他兒子報仇，但到底是爲了甚麼？沒有人知道。

星辰的移轉，日月的流逝，風雲的迴蕩，山岳的改移，以及江河湖海，萬事萬象，這天地間無一時一刻不在變，有形的物質在變，無形的也在變，一粒沙塵尚要歷盡萬劫。

聚仙樓酒館仍是那麼熱鬧，雖然每天上門的客人不同，但生意却好得很。

酒樓之中，難免有江湖人嘯聚，既有江湖人嘯聚，也難免有殺傷人命的事情發生，但聚仙樓酒館從不會因爲這些事而鬧到官府，甚至關了店門。

聚仙樓的掌櫃叫曾老實，原名叫曾流，因爲他做人處世，待人接物都很老實，所以大家都直呼曾老實而不名。

曾老實不但做人處世好，而且也很坦誠，急公好義，無論甚麼人，祇要需要錢用，曾老實多少會週濟幾文，因此他這聚仙酒樓，可是開得穩如泰山，從來也不會有麻煩，就是有了麻煩，也自然會有人出頭替他解決。

曾老實大約三十二三，整年都穿着老藍布的短裝，夏不畏熱，冬不怕寒，白臉膛，山羊鬍，還打得一手好算盤。

但曾老實也有他的缺點，他的唯一缺點就是不喜歡討老婆，自他開這聚仙酒樓以來，至少也有一百個人向他提親，但都被他回絕了，因此也有人以爲曾老實是個天閹，天生下來就不能行房事，也有人說他祇是個銀樣蠟槍頭，經不起考驗，不管怎麼說，曾老實還沒有老婆。

曾老實原不是本地土生土長，他原是個外鄉人，十七歲便到這小鎮上落了籍，開始時給人家當跑堂，慢慢的升到掌櫃，直到現在，他已經成了店東，但掌櫃的仍是他自己，他在這小鎮上住了十多年，可從未見過有朋友來找他，看他。

但今天又有些意外，竟然有一個人來找他，看他。

這個人頭戴米黃色大笠，身着青色勁裝，外罩杏黃色大氅，腰間還掛着一柄九耳八環刀，是個道道地地的英雄人物，年紀也在三十上下。

曾老實特別開心，說：「老樊，十多年未見面了，你還是那個老樣子，一直都沒有變。」

那人笑道：「老了，從前你我都沒有鬍子，但現在我們都有了鬍子。」

這個人叫樊風，是曾老實的童年老友，但現在他已經生了滿臉的繞腮鬍子。

曾老實笑道：「歲月不留人，想不到我在這小鎮上一住就是十五年，神不知鬼不覺，你怎地會找到這兒來？」

那人笑道：「你藏得如此嚴密，我那能找得到，祇是遇上的。」

曾流哈哈大笑道：「我說呢，你竟然能找到這兒來，當眞是變成神仙了，說實在的，這些年來，你到底做了些甚麼？」

那人嘆了口氣道：「闖南到北，走東蕩西，足跡遍及了九州十八府，一百零八縣，三百六十五處水陸碼頭，仍是依然故我。」

曾流道：「但至少你已增加了不少見識，不像我，苦守在這小鎮上十多年，對外面的事情可生疏得很。」

他邊說間，讓小二弄了幾道菜，取了一罈花雕，笑笑說：「我們先隨便吃一點，到了晚上打烊以後，我再好好的替你接風洗塵，咱們弟兄二人秉燭夜談，一叙離別之情。」

樊風大笑說：「那好，就先謝啦。」拍開泥封，先倒了一大碗酒，一陣酒香，直透鼻端，不由大叫道：「好酒！好酒！」

因爲曾流很少朋友，今天突然來了個朋友，便引起很多地方上熟客注意。

其中有一位女客，十七八歲的年紀，模樣可很老實，但兩隻水汪汪的眼睛可是有些不大老實，她看上了樊風，而且是目不轉睛的在看。

樊風並沒有注意到，但曾流却注意到了，他悄悄地說：「兄弟，有人看上你啦。」

樊風哈哈大笑道：「別說笑了，誰會看上我這個活閻王。」

曾流笑道：「是個花不溜丢的大姑娘。」

樊風回頭一看，可不是，那姑娘穿紅着綠，還擦着胭脂水粉，是個活脫脫的鄉下大姑娘。

這位姑娘可大方得很，竟然端

着杯子走了過來說：「這位兄台，我們可面熟得很啊！」

樊風道：「我不認識你。」

那女子嬌笑道：「四海之內皆是兄弟姊妹，不認識也沒有關係，來……我們乾一杯。」

樊風道：「在下當不起姑娘如此抬愛。」

那女子正欲答話，忽聽店門外有人朗唸了一聲阿彌陀佛說：「女施主別來無恙。」

店門外走進一個粗眉大眼，身披黃色袈裟的大和尚，手持丈二黃金月牙鏟，項上還掛着一百零八粒佛珠，那和尚的後面還跟着一個人，竟然是那失踪已經半個月的錢大戶錢剝皮。

那女子笑道：「大和尚你認錯啦。」

和尚道：「妳就是化成灰洒家也認識，出來吧！」

那女子笑道：「喲！出來就出來，難道我還怕你參喜歡禪不成。」嬌軀急閃之下，人已出了店門外，別看她是個鄉下大姑娘，原來還是個會家子。

那女子出了店門，身形未定，而那大和尚已經七孔流血的倒了下去，死了，而且死得很慘。

此時有人驚叫一聲說：「是狐媚！」

不錯！這個女人正是狐媚胡妹，她向錢剝皮笑笑說：「這個酒肉和尚法空可是你請來殺我的吧。」

錢剝皮道：「不錯！」

狐媚道：「看來你這個人也留不得了，要不然你還不知道要找多少高手來殺我。」

錢剝皮道：「妳已經殺了我的兒子，現在還想殺我？」

狐媚道：「如果我不殺你，你必定找人殺我，爲了永絕後患，我祇有先殺了你。」

錢剝皮突然大笑起來說：「你殺得了我麼？」

狐媚道：「我欲殺你，易如反掌。」

錢剝皮道：「你知道人家爲甚麼要叫我錢剝皮麼？」

狐媚道：「不知道！」

錢剝皮陰笑道：「因爲我有生以來，最大的一件嗜好就是喜歡剝別人的皮。」

狐媚道：「連女人也是一樣？」

錢剝皮道：「不錯！」

狐媚咯咯嬌笑起來說：「連女人的皮都剝了，那可多難看。」她是笑裏藏刀，笑聲出了口，暗器也隨之出了手，那是牛毛飛雪。

牛毛飛雪有數千枝之多，根根細如牛毛，猶如雪花一般，入體即溶，故稱爲牛毛飛雪。

但牛毛飛雪並未能傷得了錢剝皮，因爲錢剝皮不但會武功，而且武功相當之高，狐媚所發出的二百多枝暗器，全被他避開了。

錢剝皮笑道：「聽說狐媚的殺人手法不但很多，而且很快，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不知道妳尚有多少牛毛飛雪，何不一齊施放出來？」

狐媚道：「牛毛飛雪配製不易，我不想再放了，不過有一件事情我倒感到很奇怪。」

錢剝皮道：「甚麼事？」

狐媚道：「久聞你錢剝皮祇是個土豪劣神，專門爲非作歹，魚肉鄉民，從那兒學得一身武功？」

錢剝皮道：「妳不知道的事情還多呢，我不但武功高，而且床上功夫也不壞。」

狐媚笑道：「喲！可眞瞧不出，原來你還眞有兩下子。」

錢剝皮道：「如果沒有兩下子，今天不是死定在妳的手中了，不過這樣也好，我們可以兩筆賬一起算了。」

「就在這大街上？」

「地方隨便妳選，時間也隨便妳定。」

「今夜子時在鎮南的一座森林之中見面。」

錢剝皮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我們子時見。」

錢剝皮是離開了，而那狐媚却又回到了樊風的身邊，笑笑說：「怎麼樣，我們還要不要再乾上一杯？」

樊風道：「今夜子時在那鎮南樹林之中，那將是一場生死之約，妳也不怕被人家宰了，居然還有興趣吃酒？」

狐媚嬌笑道：「我胡妹沒有別的長處，但做起事來却條理分明，生死約會是一回事，咱們喝酒又是一回事，如果現在不吃，萬一今夜那場生死約會我回不來了，這杯酒豈非永遠也無法乾了？」

樊風笑道：「妳想的倒很週到，祇可惜妳找錯了對象。」

狐媚道：「爲甚麼？」

樊風道：「因爲我是個大老粗，既不懂得憐香惜玉，也不懂得柔情蜜意。」

狐媚道：「你錯了。」

樊風道：「我怎麼錯了？」

狐媚道：「我胡妹除去姓胡而外，另外尚有一個姓你知道麼？」

樊風搖搖頭道：「不知道。」

狐媚笑道：「我另一個姓是姓碰，無論我想做甚麼事情，碰上了誰就是誰！」

樊風笑道：「難道說妳連將來要找老公，也是碰上誰就是誰麼？」

狐媚道：「何必等到將來，我老早就開始亂碰了，如果你有興趣

的話，今天晚上我就與你碰上一碰。」

樊風聽得哈哈大笑起來。

曾流笑道：「狐媚就是狐媚，狐媚畢竟與任何女人都不一樣。」

狐媚道：「爲甚麼？」

曾流道：「因爲別的女人不敢說的話，狐媚都敢說。」

狐媚道：「天下烏鴉一般黑；那個女人不在偷偷摸摸的找男人，既是敢找又爲甚麼不敢說？」

樊風道：「不錯。」

狐媚道：「你到底還要不要乾杯？」

樊風道：「要。」舉杯一口喝盡。

狐媚也跟着乾了。

樊風笑道：「我們的酒杯已經碰過了，而我們的人是不是也要眞的碰上一碰？」

狐媚道：「祇要我今天夜裏不死，明天一定會找你碰上一碰。」說完發出一陣銀鈴似的笑聲，人已飄出了聚仙酒樓之外。

曾流吃了一杯酒嘆道：「可眞想不到。」

樊風道：「甚麼事情想不到？」

曾流道：「想不到錢剝皮也會武功，而且武功還不錯。」

樊風道：「天下奇怪的事情本來就很多，如果每一件事情都讓你想到，那你豈不變成神仙了。」

曾流道：「你說得也是，今天晚上去嗎？」

樊風道：「放着熱鬧不去瞧瞧，豈非太傻了。」

* * *

鎭南的森林，大約有二十丈的範圍，樹木高低不一，最高的也有三數丈，由於地勢低窪，草木也異常茂盛，是子夜的時分了，森林中黑漆漆的，此際有兩條人影，竄入了森林之中，同時飛身上了一株枝葉茂密的大樹。

在此之後，又進來一條人影，走到樹林的中央，口中大叫道：「狐媚，你老子找妳消遣來了。」

狐媚道：「錢剝皮，今天是你剝我的皮，還是我剝你的皮？」

原來後進來的人，竟然是錢剝皮，那麼先進來的那人一定是狐媚了，而最先進來的那兩個人，當然是曾流與樊風了。

錢剝皮冷笑道：「不管是誰剝誰的皮，反正今天晚上必然有一張人皮要被剝下來。」

狐媚笑道：「那一定是我剝你的皮了，你知道如果一個女人的皮被剝了，那多難看。」

錢剝皮冷冷的道：「可是男人的皮被剝了，也不好看。」

狐媚道：「當然，不要說是人，就是一條狗的皮被剝了，也一樣很難看。」

錢剝皮道：「所以說誰也不願意將自己的皮被別人剝了。」

狐媚道：「因此要剝別人的皮，就得要在手底下見見眞章。」

錢剝皮道：「不錯！」

狐媚又道：「剝皮的滋味並不好受，所以今夜我必需全力以赴，以保護我這張雪白粉嫩的細皮。」

錢剝皮道：「我的皮雖然比妳粗糙得多，但也不願意讓人剝了。」

狐媚笑道：「但今夜我是非剝你的皮不可。」

夜空中響起了一陣颼颼的聲音，連續了整整一刻工夫方完。

狐媚道：「錢剝皮，你死了麼？」

錢剝皮道：「妳一手牛毛飛雪，的確很有威力，祇是可惜在我錢剝皮的面前，却派不上用場。」

狐媚道：「眞想不到，你還沒有死。」

錢剝皮笑道：「妳的殺人手法雖然很多，但我的命可也很長。」

狐媚道：「可是你該知道，我有三十八種殺人手法，如今才用了一種。」

「我當然知道。」

「所以你才闖了第一關，尚有那三十七關，你有自信都能闖過麼？」

「不能闖也得闖，我總不能讓妳順順利利的將皮剝下來。」

狐媚笑了，她可眞是笑裏藏刀，剛笑出了口，那見血封喉的百步飛釘也已出了手。

這百步飛釘，長約一寸，餵以劇毒，尾生兩翼，可以隨風轉舵，無論被襲之人向那一方向躲避，它皆能自動追擊。

此釘共有七七四十九支，支支鋒利，向不落空，她這一次是存心想剝錢剝皮的皮，因此出手毫不容情，但聞四十九迴空不絕的嘯聲在黑暗中盤旋，祇可惜這四十九種聲音之中，還差一種聲音，那就是慘叫聲。

既是沒有聽到慘叫聲，可見錢剝皮並沒有死，那百步飛釘對他也失了效。

狐媚道：「錢剝皮，你還沒有死？」

錢剝皮道：「沒有！」

狐媚道：「爲甚麼還沒有死？」

錢剝皮道：「本來是應該死的，祇可惜此地樹木太多，使我有了閃避的餘地。」

狐媚道：「不錯，在樹林中使用暗器，的確有些礙手礙脚的。」

錢剝皮道：「所以說你約錯了地方。」

狐媚道：「一個人做事，無論如何精明，也難免百密一疏，但這並不是已經證明我剝不了你的

皮。」

錢剝皮道：「對！妳尚有很多機會，因爲妳的三十八種殺人手法，才祇用了兩種。」

狐媚道：「不錯，這三十六種之中，祇要有一種奏了效，我就可以剝你的皮。」

颼！地一聲，飛出了九尾神鏢。

這九尾神鏢，也是狐媚的一種殺人手法，鏢長五寸，共分九叉，有三十六支之多，此鏢是用磁鐵製成，有互引互吸的作用，因此她一支出手，二支也跟着而出，三十六支九尾神鏢，竟然在眨眼之間已全部發出，滿空飛繞，耳際聽到噹噹之聲，原來那錢剝皮穿了一件鋼甲，磁鏢遇上了鋼甲，便自動的追擊過去，撞在鋼甲之上，是以噹噹之聲不絕於耳，瞬息之間，那三十六支九尾神鏢，已有三十五支釘在鋼甲之上，祇是那鋼甲太厚，無法貫穿。

錢剝皮笑道：「你這九尾神鏢，當眞是別具一格，可惜我早有防範。」

狐媚笑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今天你是死定了。」

噹！地一聲大響，三十六支九尾神鏢中的最後一支，竟然貫穿了錢剝皮的鋼甲，透胸而入。

錢剝皮一聲慘叫說：「妳……」

狐媚道：「我這三十六支九尾神鏢之中，有一支寶鏢，可以穿鋼透石，你就認命吧。」

錢剝皮嘆了一聲道：「看來今夜眞的是讓你來剝我的皮了。」彭地一聲，倒了下去。

狐媚笑道：「那樣粗糙的皮，我還眞不願意來剝，就留給你一個全屍吧。」嬌軀一轉，人已走向林外。

在狐媚走了沒有多久，林中又走出兩個人來，那是曾流與樊風二人。

曾流笑道：「老樊，你的艷福不淺。」

樊風聽得一楞說：「我？」

曾流道：「狐媚沒有死，明天她一定找你碰上一碰。」

樊風哈哈大笑起來。

曾流道：「走吧，我們回去吃酒去。」

這時天已快亮了，在聚仙酒樓的酒樓之上，正是燈火輝煌，樊風與曾流對坐把杯，秉燭夜談。

曾流道：「老樊，你對狐媚這個人有甚麼看法？」

樊風道：「這個女人不但是妖艷淫蕩，而且是陰險狠毒。」

曾流點頭道：「你的看法沒有錯，但你對她有何打算呢？」

樊風哈哈一笑道：「甚麼打算，難道你眞的以爲我會跟她碰上一碰？」

曾流道：「難道不是？」

樊風道：「當然是，但我們碰的方法並不如你想像得那樣糟。」

曾流道：「那你準備以那一種方式去與她碰上一碰？」

樊風道：「刀槍拳脚，各憑功夫。」

曾流奇道：「我以爲你要在床上與她碰上一碰，誰知道你竟然想這樣子的去碰她。」

樊風道：「這樣碰不對？」

曾流道：「沒有人說你不對，我祇是感到很奇怪，你既是跟她無怨無仇，那又爲甚麼要在刀槍下見高下？」

樊風嘆了一口氣道：「此事說來話長，你不知道京城裏有一位馬王爺？」

曾流道：「你說的是馬天保？」

樊風道：「不錯，馬王爺有一個獨生子叫馬不羣，此人文武全才，相貌出衆，馬王爺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他這個獨生子的身上，沒想到他這個獨生子馬不羣竟遇害了。」

曾流道：「是誰下的毒手？」

樊風道：「狐媚！」

「是怎樣死的？」

「死在牀上。」

「你就是爲了這件事情才來的？」

「不錯！」

「眞不想到，多年未見，你竟然在六扇門中幹起來了。」

樊風雙手一攤道：「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爲了生活嘛！」

曾流嘆道：「王命在身，不能違背，看來你祇有在刀槍拳脚上與她硬碰一碰了。」

樊風道：「朝廷中事本來也就是這樣，你不吃公事飯，當然無話可說，一但吃上了公事飯，萬一有一件事情辦不成，天下雖大，將無你容身之地。」

曾流道：「是啊，所以你要特別小心才是。」

樊風道：「如有必要，尚請曾老哥鼎力相助。」

曾流道：「你我是甚麼交情，這還用你說麼。」

樊風道：「那我就先謝啦。」

曾流道：「你如何捉她去歸案？」

樊風道：「狐媚的功夫不弱，所以我要相機行事。」

曾流道：「我們這個鎭甸並不大，所以我猜狐媚在此地的時間不太久，你要抓住機會才行。」

樊風道：「依你之見呢？」

曾流道：「最遲三天，三天之內不動手的話，這頭狐狸很可能會溜走了。」

樊風一仰首，乾了一杯酒說

：「天已經變了，我得出去透透氣。」

曾流道：「你不休息一會麼？」

樊風笑笑說：「狐狸是最狡猾的一種動物，也是最難抓的一種動物，要想抓它，可得下一番功夫。」身形急晃下，已經穿窗而出，落在街道之上。

天已經亮了，東方現出了魚肚白，新鮮的空氣直向鼻孔中鑽，使人精神爽朗，一個老年的乞丐，正躲在廊簷下打盹。

樊風在他身邊走過，並未特別注意，他轉了條街，又見一個老年乞丐，坐在石階上打盹。

他想，這個鎮甸雖小，但乞丐可不少，他又走過一條街，仍然見到一個老年乞丐，躺在石板地上睡覺。

他微微一愕，心想：天下那有那樣巧的事情，怎地我見到的幾個乞丐，他們的衣着、年紀，都是差不多，難道這個人竟然是一個人不成？如果是一個人，那問題就大了。

他故意走到那乞丐的身邊，用脚踩住那乞丐的衣角，隨脚一拖，竟然將那老年乞丐拖醒了，那乞丐破口大罵：「甚麼混賬王八羔子，走路不長眼睛。」

樊風怒道：「你在罵誰？」

乞丐道：「罵你！」

樊風道：「你憑甚麼罵我？」

乞丐道：「你又憑甚麼擾亂了我的清夢。」

樊風道：「誰教你睡在大街上，妨礙別人走路。」

乞丐忽然嘻嘻一笑道：「你不知道，我是在抓狐狸。」

樊風聽得又是一愣說：「你抓狐狸做甚麼？」

乞丐道：「你不知道麼？狐狸的皮可值錢得很，我祇要能剝上十幾張狐狸的皮，可以一年不要討飯。」

樊風大笑起來說：「要想剝狐狸的皮，必需要探幽尋勝，到那人跡罕至的地方去，像你這樣躺在大街上，一輩子也剝不到一張狐狸的皮。」

乞丐道：「那是我的事情，你又何必爲我擔心。」

樊風道：「這件事我不但要爲你擔心，還有另一件事情也爲你擔心。」

乞丐道：「甚麼事爲我擔心？」

樊風道：「我擔心你就算遇上了狐狸，你不但剝不了她的皮，甚至連自己也會給她逮住了，媚住了。」

乞丐哈哈大笑起來說：「看來你管的閒事可眞不少。」抓住青竹杖，身形一躍而起，自顧自的走了。

樊風看着他的背影，搖頭苦笑，這個老乞丐的確不太簡單，江湖多異人，這位當眞一點兒也不錯了。

樊風扶一扶頭上的大沿帽，抖一抖身上的黃色大氅，又將他青色勁裝整理了一下，便向前走去。

此時街上已逐漸有了行人，燒餅油條豆漿店也開了門，樊風正想進去吃一碗豆漿，忽聽有人大叫：「你們大家快來抓狐狸呀！」

樊風抬頭看去，見一個妙齡少女，穿一身火紅色的緊身小衣，在前面直跑，而後面追的人却正是老年乞丐。

此時紅衣少女猛地一轉身，打出兩道寒芒，直襲那老年乞丐的前胸，那老年乞丐大叫：「了不得啦，殺了人啦！」雙手撫胸，仰身倒了下去。

紅衣少女哈哈一陣嬌笑，聲如銀鈴，說：「你當眞膽子不小，連我狐媚你也敢抓。」嬌軀急閃，人已經轉到另一條街上去了。

樊風以爲那老乞丐眞的被狐媚殺了，急急走向他的身邊，那老乞丐倏然坐了起來，對着他做了個鬼臉，嘻嘻一笑，雙手一攤，每一隻手中皆握着一支百步飛釘。

樊風一怔說：「你沒有死？」

乞丐笑道：「好人不長壽，禍害一千年，我老花子是個禍害。」

樊風道：「原來你要抓的狐狸不是妖狐，而是個人狐？」

乞丐道：「不錯！」

樊風道：「可是你又爲甚麼要放她走了？」

乞丐道：「不是我老花子要放她，而是你來了。」

樊風道：「我？」

乞丐道：「是啊，你不是也要抓狐狸麼，既是你已經來了，那我也祇有讓給你抓啦。」

樊風道：「你怎知我要抓狐狸？」

乞丐道：「因爲你臉上刻着字。」

樊風雙手摸一摸自己的臉說：「我臉上有字？」

乞丐道：「是啊！誠於中而形於外，這個道理你不懂麼？」他講完又自顧自的走了。

樊風看着他的背影，情不自禁的又搖搖頭，隻身向狐媚走的方向行去。

* * *

狐媚就是狐媚，狡詐如狐，變幻如狐，在這樣小的小鎮上，要想找她可眞不容易，就這樣一眨眼間，要再找她已經不容易了。

樊風連轉了七八條街，也進了幾家飯館，走了幾家茶室，連狐媚的尾巴也沒有看到，甚至連那老化子也失了踪，他沒精打采的又回到

了聚仙樓。

聚仙樓的客人也逐漸的多了起來，店小二正在忙碌着，曾老實在帳櫃上打盹，一見樊風進來，他精神又就來了，忙站起來說：「怎麼樣？」

樊風搖搖頭，現出莫可奈何的樣子來。

曾流道：「沒有找到？」

樊風道：「找到了。」

曾流道：「找到了怎地沒有帶回來？」

樊風沒有說話。

曾流命小二通知廚下做了幾樣小菜，取出一壺好酒，替他斟了一杯才道：「是你的功力不夠，還是被她溜了？」

樊風道：「溜了。」

曾流道：「祇要她不離開小鎮，總還有抓着她的時候，我們先喝酒。」

酒是江湖中人的恩物，三杯下肚，任何愁苦的事情都會一掃而空。

江湖人在江湖中混，那可以說完全是在是非圈子中打轉，因爲江湖中的事情，不是是便是非，豈至江湖中如此，整個人世也都是如此。

是是非非，擾亂得人心難以安定，祇有酒，可以使人暫時忘却愁苦，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還稱吾是酒中仙，酒……就是這樣的可以使人樂而忘憂，得意忘形。

江湖中人更是喜歡如此。

樊風三杯酒下肚，不由豪興大發，與曾流縱談武林大局，他們由武當談到了少林，由華山談到崑崙，由峨嵋談到了青城，由崆峒談到點蒼，由羅浮談到了龍虎，下至武林末流，各家外門功夫，上至劍俠飛仙之流，無所不談，也無所不包。

江湖上本來就是三教九流都有，因此江湖中人談江湖中事，這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曾流道：「我有一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樊風笑道：「你我之間，尙有甚麼事情不能說的。」

曾流道：「不錯，以我們之間交往而言，是應該無話不談，我看你待辦完了這件事情之後，那六扇衙門中的飯，不吃也罷。」

樊風嘆道：「我不是跟你說過麼，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啊。」

曾流笑道：「這家酒樓雖然是我辛苦經營起來的，但也等於我們倆的一樣，你還怕沒有飯吃麼？」

樊風道：「我跟你不一樣，你入世未深，便已退出江湖，在此隱居了近二十年之久，跟江湖生涯已經完全脫了節，而我呢，十幾歲便在江湖上闖蕩，如今已是十多年，要想一下子退出江湖，可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曾流道：「說得也是，這廣大的江湖，猶如陷入坑，踏進去很容易，如果要想退出來的那就難了。」

樊風道：「不錯。」

曾流道：「但也並不是完全沒有辦法。」

樊風道：「通告武林，封刀歸隱。」

曾流道：「那不是根絕江湖的辦法，因爲這樣一來，在表面上你雖然已經退出江湖，但你從前所結的那些仇家，他們同樣的不會放過你，甚至反而因你之退隱而加速了他們對你報復的行動。」

樊風道：「你說得也有道理，但要怎樣才能根絕江湖生涯呢？」

曾流道：「祇有一條路可以走，那就是悄悄的隱藏起來。」

此際忽聽一個少女的聲音道：「這樣更不妥當，因爲往後數十年的時間，總是會被人發覺，我倒有一個萬無一失的辦法。」

樊風曾流聞聲，同時回頭看去，見一個身穿老藍短裝的女子，正背面而坐。

曾流一笑道：「這位姑娘，你倒是說說看，有甚麼萬無一失的辦法。」

藍衣少女道：「這個辦法很簡單，簡單到誰都會做，那就是死！」

樊風吃了一驚說：「死！」

藍衣少女道：「是啊，如果一個人眞的死了，任何人也別想再找着他。」

此際一個黑衣大漢笑道：「這話不對。」

藍衣少女道：「我那裏不對了？」

黑衣大漢道：「一個人就算眞的死了，陰曹地府仍可以找得到他。」

藍衣少女冷笑道：「是嗎？那我倒要看看一個人眞的死了，有誰能在陰曹地府中將他找出來。」右手一揮，那黑衣大漢突然倒了下去，呼叫了半聲，便沒有氣了。

聚仙樓中一陣大亂，有人叫道：「這是牛毛飛雪的手法，此人一定是狐媚！」

樊風轉頭看去，那藍衣少女早已不見了踪跡。

曾流哼道：「狐狸畢竟是狐狸，要想抓住這頭狐狸，可也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樊風道：「無論如何的困難，我也一定要抓住她。」

此際又有人大叫道：「死的這黑衣人不是鐵旋風李大俠麼？」

鐵旋風李仁本是俠義中人，秉

性耿直，雖然身在武林，但不喜歡殺人，却喜歡救人，想不到這樣的一個好人，竟然會死在狐媚的手裏。

曾流嘆道：「當眞是好人不長壽，禍害一千年了。」

樊風怒道：「這個女人，如此的荒淫好殺而無耻，我非抓住她送官歸案不可。」

立時有人響應說：「對！我們一定要抓住她替李大俠報仇。」

這一聲轟叫，聚仙酒樓之中，立時有數十個武林人物紛紛拔出兵刃，奔了出去。

這當眞是羣情激怒，難以收拾。

樊風道：「曾老哥，別人都去了，我這個眞正負責的人，可不能落在後面。」

曾流道：「你是該去看看，如果抓不着，回來我們再商量。」

曾流摸一摸腰間的九耳八環刀，那黃色大氅急旋之下，人已飛出店外。

這個小鎮一共只有十二條街，而每一條街最長也不會超過三十丈，這數十個人就差點將街道翻過來，也未找到那狐媚的下落。

樊風很頹喪的走回了聚仙酒樓。

曾流問道：「怎麼樣？」

樊風搖搖頭道：「這個女人眞絕。」

曾流道：「沒有找着？」

樊風道：「就差將街道翻過來了。」

曾流道：「她今天已犯了衆怒，絕不敢再逗留在這小鎮之上，一定是已經走了。」

樊風道：「可能。」

曾流道：「如果眞的已經離開了這裏，那就很難辦了。」

此時有人叫道：「不難辦。」

樊風循聲看去，原來正是他連番遇上的那個老年乞丐，穿一身破舊的衣服，正走入店中，不由問道：「你怎地知道不難辦？」

老乞丐笑道：「那是因爲我知道她的狐狸窩。」

樊風道：「你知道她的狐狸窩在甚麼地方？」

「南海大明島。」

「這個名字我尚是第一次聽說。」

「你當然不會知道，這個島離開南海岸約百里左右，島的面積並不大，充其量也不過數里方圓，本來也不算太遠，只是這中間尚隔着一道蜃氣。」

曾流道：「甚麼叫做蜃氣？」

老乞丐道：「龍生九子，其一名蜃，蜃氣放光，如樓閣城池，當海水昏濛之時，蜃氣自現，若有人畜誤投其中，必然會被此蜃氣吞沒。」

樊風道：「看閣下不但武功卓越，而且見識亦廣，不知是在何處得意？」

老乞丐一笑道：「我老花子一支青竹杖走遍天下，無一處皆是我安身立命之地。」

曾流突然大叫道：「我想起來了，閣下莫非是天下第一大幫，丐幫幫主——青竹神丐展笑天？」

樊風道：「原來是展幫主駕到，那當眞是失敬了。」

展笑天道：「不必客氣，目下我們還是抓狐媚要緊，要知道此女一日不除，必會有很多人遇害。」

樊風道：「不錯。」

曾流道：「乾脆我將聚仙酒樓歇業幾天，與你們一同走一趟大明島。」

樊風笑道：「能得曾老哥相助，那就更好了。」

* * *

天下奇怪的事情很多，開了十多年的聚仙酒樓，今天竟然歇了業，在這小鎮上呆了十多年未出過門的曾老實，今天居然也出了門，不但是出了門，而且還出的是遠門，但沒有人知道他這趟遠門是出到甚麼地方去。

江湖！江湖！江湖生涯如膠如漆，沾上了手就很難拋得下，曾流退隱江湖到這小鎮上來，已開了十多年的飯館，如今竟然又踏入了江湖。

南海邊上的海浪，並不比其他地方小，只要是海，總會有很大的風浪，浪濤的澎湃，也象徵了江湖中的險惡，此時正有一隻船，從南海海邊迎着風浪，向海中間駛去。

這一艘船上，除去船家而外，只有三個客人，一個年老的乞丐，穿一身破的短裝，手抓青竹杖，一個是中年的俠士，頭戴米黃色竹笠，身穿青色勁裝、外罩黃色大氅，腰掛九耳八環刀，另一個是中年商人，身穿老藍布短裝，手持算盤，這算盤看樣子還不是木頭做的。

這三個人正是那開聚仙酒樓的曾流，他的朋友樊風，及天下第一大幫丐幫幫主青竹神丐展笑天。

他們此行是準備到大明島去捉狐狸。

大明島離開海岸有百多里路程，但海船的行程很慢，他們雖然張了風帆，帶了羅盤，但由於海浪太大，所以行程非常艱苦，這樣航行了一天，才航行三十多里路，天色已黑了下來。

船艙中此際已亮起了燈火，有一張桌子擺在艙的正中央，上面有酒、有菜，酒是燒刀子，菜是紅燒海魚，三人分三面而坐，在茫茫的大海之中，把酒暢飲。

青竹神丐展笑天道：「我老花子的足跡遍及了五湖四海，三山五嶽，像今天這樣在黑夜波濤之中，在茫茫大海裏作活計，杯酒取樂，這還是生平第一次。」

曾流道：「人生在世，百年易過，能增一分閱歷，多一份見聞，加一分享受，也不是一件壞事。」

樊風道：「不錯，像這樣大海行舟，孤島捕狐，這種滋味，也不是隨隨便便可以享受得到的。」

展笑天道：「本來要捕這頭狐狸，與我們丐幫實在沒有多大關連，但這頭狐狸也實在太壞了，如果不加以捕殺，將來不知道有多少男男女女要死在她的手裏。」

樊風道：「殺壞人即救好人，我這次的任務，原是專門爲了捕捉這一頭狐狸的。」

展笑天道：「你是奉了六扇衙門之命，曾兄是爲了江湖道義而協助於你，而我老花子則純是爲了維護武林正義，我們三人所以來此的目的雖然不同，但却同是爲了一件事。」

曾流喝了一杯酒道：「不錯。」

樊風道：「我想請問幫主一件事情，如果狐狸被你捕捉到手，你將如何處置？」

老花子道：「這種人多留一天，便多一天的禍害，當然是將她殺了。」

樊風道：「我想爲狐媚求一個情。」

展笑天道：「你喜歡她？」

樊風道：「不喜歡。」

展笑天道：「既不喜歡，那你又爲甚麼要替她求情？」

樊風道：「我總不能千里迢迢的扛着一具屍體回去交差。」

展笑天道：「扛着屍體交差有甚麼不好，最起碼不會怕她跑了。」

樊風道：「雖然不會跑掉，但却會臭掉爛掉。」

展笑天大笑道：「每一個女人生前都是香噴噴的，死後臭她一臭，又有何妨。」

曾流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此際天色已經亮了起來，朝陽從海面上昇起，發出了萬道光華，金芒奪目，可惜好景不長，一忽兒霧氣橫飛，陽光頓隱，海面上現出一片迷濛之象。

三人放下酒杯，走上船頭，但見四週白茫茫的一片。

曾流突然用手一指道：「你看！」

在他手指處的數里之外，現出一座海上鎮市，但見樓閣連雲，草木吐艷，其中人物往來，飄飄如仙。

青竹神丐展笑天道：「這就是我所講的蜃氣了。」

樊風喃喃的唸道：「龍生九子，其一名蜃，蜃氣放光，如樓閣城池，當海面迷濛之時，蜃氣自現，若有人畜誤投其中，必被其氣所吞沒。」

展笑天道：「不錯。」

曾流道：「照此說來，所謂蜃氣，也就是一種動物所化出的妖氣了。」

展笑天道：「正是！」

正說之間，那些樓閣城池，樓台飛殿，更加明顯起來。而這蜃氣所阻隔的地方，正是他們的船往大明島必經之處。

曾流道：「怎麼辦？」

展笑天道：「如果我們繼續航行下去，必然會連人帶船被那片蜃氣所吞沒。」

樊風道：「我們可以繞道而行啊！」

展笑天道：「滄海之中，風浪太大，如果繞道而行，只恐會亂了方向。」

曾流道：「但我們總得想一個辦法啊！」

展笑天道：「這蜃氣顯現的時間不會太久，是以我們目前唯一的辦法，就是緩慢航行，我想最多兩刻工夫，這蜃氣必然隱去。」

樊風突然用手一指道：「你們看！」

原來此時正有一大羣海鷗，約有數百隻，集體橫飛，猶如一片烏雲，投入蜃氣之中，但見飛進，未見飛出。

曾流倒吸了一口氣說：「好厲害！」

展笑天道：「這原是妖龍的一種幻化，借此以取食物，有這許多的海鷗被它吞入，已可飽餐一頓，也許等一下蜃氣就收了。」

他說得沒有錯，果然那蜃氣已逐漸收去，現出了一遍蒼茫的大海，海船此時才敢加快了速度。

這樣又行了一日工夫，已經可以看到一個孤島，突然孤獨出現在滄海之上。

曾流道：「這大概就是大明島了。」

展笑天道：「正是，此島雖有數里方圓，但全皆是岩石組成，據聞島的中央，有一座宮殿，叫桃花流水宮，那就是狐媚所住的地方。」

樊風道：「想不到一個小小的狐狸窩，也會這樣富麗堂皇。」

展笑天道：「武林之中，盡有很多怪物，盤踞荒島，妄自稱王。」

曾流道：「不錯，就是因爲有了這些怪物，才會鬧得天下慌慌，人心不寧。」

樊風嘆道：「魔道相因，正邪互鬥，天下幾時有過太平之日！」

正說之間，海船已馳近了大明島，在一處天然的港灣裏停了下來。

樊風當先躍上了島岸，接着那曾流、展笑天也同時躍上，船家將海船拴好，便坐在船上守候。

曾流等三人便向島中央搜去，這座大明島全是海中礁石組成，寸草不生，而且是高低起伏，極不平坦。

三人走了里多路的光景，已到了大明島的中心，果見有一座皇宮式的宮殿，雖然不是雕樑畫棟，金碧輝煌，但在這孤島之上，倒也顯得相當別緻。他們走到宮門口之時，已見有一個妙齡少女迎了出來說：「三位才來呀！」

原來此女正是那狐媚胡妹。

樊風道：「妳這桃花流水宮，也算得上別有洞天，爲甚麼一定要跑到中原去爲非作歹，還害死了馬王爺的兒子？」

狐媚道：「看來你是奉了馬王爺之命來抓我的了？」

樊風道：「明人不作暗事，我的確是奉了馬王爺之命來抓你的。」

狐媚轉向曾流道：「掌櫃的，你呢？」

曾流道：「聽說狐媚的武功特異，他恐怕一個人侍候不了，特找我來幫忙的。」

狐媚道：「眞想不到，一個小小酒樓的掌櫃，竟然也是武林中人物！」她轉頭又向展笑天道：「你呢？」

展笑天道：「我是來求姑娘佈施的。」

狐媚笑道：「我身居海島之中，分文俱無，若你要我佈施肉身，這倒是現成的。」

青竹神丐展笑天大笑道：「我老花子行將就木，對於那一套玩意兒早已沒有興趣了。」

狐媚道：「你旣沒有興趣，那麼我還有一些破銅爛鐵佈施給你呢！」

突然雙手齊揚，刹那間，牛毛飛雪、百步飛釘、九尾神鏢等等，三十六種暗器，一齊出籠，但聞滿空「颯颯」之聲不絕於耳。

樊風舞起了九耳八環刀，展笑天展開了青竹杖法，曾流揮起了鐵算盤，一陣砰砰彭彭的聲音，已將狐媚的三十六暗器，一齊磕飛。

樊風舉刀直劈過去，狐媚向左一閃，忽聽到一陣嘩啦啦的聲音，曾流的鐵算盤已向她的肩頭打到，迫得狐媚向後一退，却被展笑天一青竹杖摔了一個觔斗。

樊風見機不可失，一脚踩着她前胸說：「跟我回京覆命吧。」

（全文完）

彎月刀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艱難險阻帶鏢行　防不勝防鬼花招

清晨。

空氣中有一股窒人的酷悶，深吸一口，肺腑之間都會被那種火辣辣的味道刺激得如蒸似烤，但却也無可奈何！

掩來一片薄霧，更增添不少窒息感，顯然又是一個秋老虎肆虐的一天。

沙成山業已奔馳在路上，東方剛剛露白，他便登程了。

沿途行來，都很順利，他預料應該可以在推算的日程內把東西送到貨主之手。

鐵蹄掀起一溜黃土飛揚，穿過薄霧望去，宛似一條蠕動的黃龍，馬背上的沙成山有些冷漠，在週遭紗似的氤氳縹渺中，他的心境也似同霧一般的含着一些迷惘！

沙成山，嗯！三十出頭吧，或許三十不到，他臉色有些蒼白，眼眶透着一股子疲乏的意味而略顯內陷，鼻太尖削而顯得雙唇倒有些厚實，四週的鬍楂子泛青，青得有些像是塗上去的顏料，一襲青衫被洗得顯出斑白來，乍一看，他人連騎馬也不夠格，倒有些落魄潦倒！

然而，他是沙成山，因爲沙成山便是這個樣子——江湖鏢客沙成山永遠就是這副潦倒消沉模樣！

風吹拂着他蓬亂的頭髮，一根青布帶，不能完全牢繫髮絲，有不少頭髮便飄揚起來了！

前面有個急轉彎，繞過那條淺淺的沙河，大榕樹坡有家野店，是個打尖吃飯的好地方！

沙成山拍馬疾馳，就在他剛剛繞過那個彎路，突然一團影子，不及收韁，便聽得「哎呀」一聲尖叫，緊接着黑影拋擲，一分爲二，已聽得官道兩旁發出「啊啊」凄叫！

怒馬人立而起，沙成山馬背上倒翻一個觔斗，一招「平沙落雁」，十分俐落的落在一個少女身邊，急切的道：「眞是對不起，是我一時收不住，撞翻二位了！」

路的另一面，被撞得溜地滾在路邊的是一個瘦小枯乾的老頭子，他張着大嘴巴，猶似岔了氣的喘息道：「我……我……的孩子……」

此刻，這個看來十八九歲的大姑娘，左手撐地，齜牙咧嘴的緩緩歪着身子，好大的一雙眼睛瞟向沙成山，扭動腰肢走過官道，她喘息的道：「爹，你可是傷着了吧？」

瘦老頭兒單掌撐地欲起，旋即「哎呀」一聲又趴在地上，他神情沮喪的道：「我的腰，啊！」

雙眉緊皺，沙成山道：「老丈，在下萬分抱歉，不小心撞翻二位，你老傷在那兒，容在下看看！」

瘦老頭兒怪眼猛的一翻，旋即又是一聲「哎呀」，道：「你這人自己有馬騎，那管行路人安危，

我……啊！」

沙成山無奈的搖搖頭，道：「在下雖是莽撞，却也是無心之過，一大早……」

沙成山話未完，滿臉愁容、半身灰塵的少女搶白的道：「你說的倒輕鬆，撞翻在地的不是你，是我們，我們應該被你撞倒，是嗎？」

沙成山一怔，旋即摸出一錠銀子托在掌上，道：「二位拿了銀子到附近鎮上找個郎中診治，算是在下一點補償，我還有急事待辦！」

少女伸出葱也似的嫩手一推，叱道：「誰要你的銀子，我們不稀罕！」

一旁，直喘大氣的老者沉聲對少女道：「不可無禮！」

沙成山收起銀子，十分歉然的道：「在下能爲二位做些甚麼？只要不太躭誤我的事情！」

又喘了一口氣，老人疲累又痛苦的道：「這位老弟，你也看見了，我父女二人被你這怒馬撞得走不動路，業已只剩下喘口氣的力氣，萬幸你的馬沒撞散我這一身老骨頭，你有銀子我不要，只求你把我父女送一程，找個郎中之後，你自去，我們不囉嗦你！」

沙成山見老人如是可憐兮兮的要求，遂吁了口氣，道：「好吧，這種情況之下，便再有急事，也得先把二位送到鎮上，不過，我話說在當面，只能送二位到附近鎮上，多一刻我也不能留！」

連連點頭，老人似是無限感激的道：「一定，唉！這也不能全怪你，如果是條直路，便不會發生這種事了！」

沙成山拉過馬來，伸手一讓，道：「老丈，你同這位姑娘先上去坐好！」

蹺起屁股扭着腰，姑娘走近老丈身邊勉强伸手去扶持，老人伸手撐地，旋即「啊」了一聲，一張老臉已是泛赤，他頗爲窘迫的喘道：「全身刺痛，我……我……」

姑娘也立刻痛苦的側臉望向沙成山，她並不開口，但那雙幽怨而又痛苦的眼神中，已經流露出她心中所想的，沙成山當然知道！

含着漠然而又淡淡的眼神，沙成山心中却在想——這姑娘長得可眞秀麗，雖然如今一副狼狽模樣，却依舊掩不住一種靈逸娟秀與姣俏的韻味！

不自覺的，沙成山拋去手中韁繩，緩步走近老者，道：「爲了趕路，只得三人合騎一匹馬，我先抱老丈上馬，你的女兒便只得摟緊我的腰坐在後面了！」

老人忙點點頭，道：「你是怎麼說，咱們就怎麼好，老弟台，辛苦你了！」

沙成山雙手托起小老頭，他雙肩稍晃，人已騰空而起，乾淨俐落之極的穩穩坐在馬鞍上，低頭對姑娘道：「來吧，拉着我的臂，我把你扶上我身後面！」

姑娘痛苦的點點頭，她雙目中流露出令人難以理解的眼神。

沙成山還以爲姑娘在生自己的氣，只見姑娘的雙手——纖纖的玉手已緊緊的抓牢沙成山的左臂！

於是，變化便在這時候發生了。

就在俏麗的姑娘騰身借力往馬後跨躍而人尚在半空的時候，薄霧中一縷藍汪汪的半尺短刀便自沙成山的後上方猝然勁急的刺來！

幾乎不分先後，那個原本痛苦不堪的乾瘦老者，也驟而閃縮，他雙肘猛的往後頂撞，兩把短刀已自腰間拔在手上，刀身泛青，顯然也是淬了奇毒！

變化是如此突兀，且在如此接近的距離中，情勢上的險惡無可言喩，甚至，沙成山連思考的能力與時間也沒有，反應的本能便全憑直覺，當然也是一種經驗所累積！

沙成山在左眼餘光中發覺身後上方的刀芒展現，令他毫不思索的把左臂又往馬下摔去，因爲少女的一刀顯然要置自己於死地！

在此同時，沙成山暴睜雙目，千鈞一髮中他喝叱如旱地焦雷，右手猛的拍出，隨着他的掌勢，纏在右腕上的「銀鍊彎月」，毒蛇出洞的寒芒眩閃，老人首先怪叫着拋洒一溜鮮血，摔身斜飛出三丈外，雙刀一橫一豎，雙目迷惘驚愣不已！

少女左手抓得緊，未被摔落實地上，但她尖刀刺空，一扭腰肢便落在馬後面！

眞的可惜，至少在少女的心中是如此想法，如果自己隨便在敵人身上刺戳一刀，豐碩的戰果仍是屬於自己的！

「銀鍊彎月」反力道勁射，那少女尖叫一聲，後頸連着肩背，便立刻赤漓漓的冒出鮮血，這一下眞正是顯露出一臉的痛苦之狀！

「銀鍊彎月」「颯」的消失不見，沙成山身形拔空而起，空中倒翻兩個空心觔斗，挫着鋼牙挺立在地上。

沙成山那雙微陷而似深邃的雙眸煞氣畢露，他注視着老人左後肩頭被豁開來的半尺長血口子，臉色冷酷的道：「世道艱險，變化越見詭異，千奇百怪的坑人花招，越來越見新鮮，也更叫人防不勝防了！」

他一頓又道：「二位以爲這樣就能把沙某擺平？」

老人拚命擠出個乾笑，道：「姓沙的……好小子，你是壽星老的乾兒子，忑也命大！」

沙成山重重的冷哼道：「老頭兒，我的命大，只怕你的命就不長了！」

臉色狠毒陰鷙，老人尖刻的道：「接下這筆生意，姓沙的，我們當然也做了最壞的打算，便眞的拚了老命，你大概也活不了多久，因爲你身上帶着那玩意兒非留下不可，它——太重要了！」

沙成山嘿嘿一聲笑，道：「多少銀子能買動你們玩命？是誰又必須要我護送的東西？」

凜然一晃雙肩，老人道：「姓沙的，你也是殺手榜上有名號的響字人物，怎麼問起這話來了？我們會說麼？」

緩緩的望了少女一眼，沙成山道：「你們並非是父女吧？如果是的話，你們父女之間的情感也太淡薄了！」

少女一怔，叱道：「甚麼意思？」

沙成山再嘿嘿笑道：「姑娘，妳爹在流血，妳難道不加以關懷的撲過去照顧？」

他忽然指着老者又道：「你女兒挨的一刀不輕，你連眉頭也不皺，這難道會是一對相扶相持的父女？」

老人狂笑一聲，道：「你果然猜對了，不錯，我們並非一對父女，但却有一個共同的心願！」

沙成山立刻接道：「殺我的心願？」

重重的點點頭，老人道：「不錯，只有殺了你，方能拿得我們必須要奪的東西，也才能達成我們應該達成的任務！」

沙成山聳聳肩，道：「可是，二位已經失去殺我的絕佳機會了！」

老人忿怒的道：「是的，我們確已失去搏殺你的機會，但我會退而求其次，因爲你不會就此拍屁股走人，你還會以你一貫的殺人作風向我們報復！過來殺我們吧，沙成山，在殺我們的過程中，賭一賭彼此的造化吧！」

沙成山冷然一哂，道：「義憤塡膺並不能增長絲毫功力，悲觀論調徒然暴露自己的弱點，老頭兒，如果我不殺你們呢？」

忽然吃吃一笑，老者道：「想以我們的生命來做某一樁一廂情願的交易，你是這麼個盤算？」

沙成山咬着牙，道：「不錯！」

雙目一緊，老人低哼一聲，道：「別用死亡來威脅人，不錯，天底之下是有許多人悚怖於死亡，但那是別人，而非我，沙成山，你聽清楚了，我便是視死如歸者！」

雙眉上揚，却也充滿了殺氣，沙成山乾瘦的臉皮微見跳動，他淡淡的道：「死亡是一項無可奈何的人生終點。如果眞的降落在某一個人的身上，充其量換得一聲浩嘆，眼一閉，便承受着上蒼的安排瞑目九泉。

「而我——沙成山所能給予你的死，便大爲不同，因爲據我的經驗，江湖上還未曾有人能不在我的手段之下低頭，不在我的手段之下發出那種原始野獸般的嗥叫凄嚎！」

猛嚥了幾下口水，老人狠狠的道：「沙成山，你休想嚇倒我老人家，你嚇不了我的！」

身形稍稍移動着，沙成山道：「你仍然有考慮一下的必要，老頭兒，千萬要斟酌！」

老頭兒也在移動身子：「接下這樁買賣的時候，我老人家便已經再三考慮過了，此時自無必要！」

沙成山吃吃一聲笑，道：「年頭是變了，如今江湖上的新秀，又有幾人能如同你老兒如此的慷慨赴難，視死如歸？似此情景，娘的，早就撒鴨子了！」

他一頓，又道：「老頭兒，我沙成山爲你的這種勇氣而喝采，萬望露一露萬兒，留個名兒萬古存，如何？」

老頭兒輕搖着頭，道：「無必要吧？」

沙成山深深的直視老者一眼，道：「幹上替人操刀的殺手之流，而又能活上如同你老兒的這麼一大把年歲，在我們這個圈圈裡，你應該是『響』字號人物，怎麼我沙成山却一直想不起來？」

老頭兒嘿然的道：「你妄想套我的口風，沙成山，我不吃你這一套！」

冷漠的流露出懾人目芒，沙成山道：「從開始，我對二位的設計相當期許，實際上你二人並未被馬撞傷，設下的陷阱是成功的，但你們操之過急，急於成功而忽略了我自始便對二位加以適切的注意，因爲我的作風便是對任何事物概作兩面看法，是眞是假，便極容易被我所查覺！」

少女突然尖聲道：「難怪你不爲我們所乘！」

老人大叫起來：「沙成山，對你這種人，我們誰不是處心積慮的要除掉你？因爲你本身就是一個惡魔，一個劊子手，更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嗜血狂，今日你走狗運，但別忘了，前途尚有許多你料想不到的人物在等着侍候你！」

沙成山立刻接道：「所以我要弄明白，是誰如此這般的一定要取我的命，老頭兒，你不說沒關係，我自會找個會說話的人問，相信並非每個人都似你這般『視死如歸』……」

面孔上肌肉跳顫不已，老人厲吼道：「你作夢，沙成山，你在作

白日夢，你到死也將不會明白……」

沙成山看了一眼少女！

滿頭烏絲飄散，半身沾了灰土，那一刀似是極有分寸而使她在這一陣調息中又緩過勁來，然而，從這少女的臉上表情，可以猜得到對於這次任務的失敗，將遭致的惡劣後果是如何的令人心悸，至少眼前便得面臨着一場殘酷的搏鬥。

因爲，她與老者合夥欲謀殺的人才是眞正慣於謀殺的大行家，也是道上令人聞名喪膽的大殺手，一旦姓沙的橫下心，江湖便無風三尺浪，誰都會見盪上一陣子！

沙成山淡然的道：「老頭兒，生命是可貴的，難道……」

咆哮一聲，老頭兒道：「不用閒扯淡了，我已迫不及待放手一搏，決一死戰了！」

沙成山輕輕的搖着頭，道：「老頭兒，你又何必急着上道？容我先問一問這位姑娘，如果她肯合作，也許連你的老命也仍能苟延下去！」

老頭兒叱道：「沙成山，你還是大夢未醒？她更不會同你這厲鬼談條件了！」

意態悠閒的一笑，沙成山道：「你錯了，這位姑娘不會超過二十吧？她可並未七老八十，而是正値青春年華，她一定有太多的憧憬，美麗的夢幻，對人生更充滿了詩情畫意，也摟抱着五彩繽紛的遐思，她絕不會似你般的活得不耐煩。」

「此所以揮刀搏命，爲的是銀子，因爲銀子能令她的人生更美好，更充實，理解此一關鍵，她更有活下去的理由，一旦人死了，便一切與草木同朽，她絕對不會傻到如你般的昏庸吧？」

沙成山的眼神，一直不離少女的身上，他帶着一種看來是眞又似虛假的口吻！

胸口急促的起伏着，老頭兒低吼道：「休得看她年紀輕，便想拿話穩住她，告訴你，沙成山，當我們一同接下此一交易之後，早就下了最壞的決心——至死方休！」

嘿然一聲笑，沙成山道：「是嗎？倒要加以印證了！」

老頭兒雙刀挽起寒芒激射的刀花，咬牙道：「印證的結果，不是你死，便是倒在你面前的兩具屍體！」

沙成山冷冷道：「信心十足往往也是一項致命的缺點！」

忿怒的咆哮着，老頭兒道：「甚麼玩意，你竟把老夫視爲三流人物？可惡啊！」

說着，便猛的怒視少女，又道：「告訴姓沙的，我們出使任務時候的盟約誓言！」

少女緩而有力的道：「生死不論，拚鬥到底，不達目的，便血濺當場！」

老頭兒愉快的聳動雙肩，冷笑道：「姓沙的，你還需要解釋嗎？」

沙成山淡然一笑，道：「天底下有多少勇士赴殺場之前，都得唸上幾句誓言以表明心志，我所需要的是事實，我仍然相信這位姑娘與你一定有所不同，你是活膩了，而她却正感到生命寶貴與可愛！」

他瞥了少女一眼，又道：「是嗎？」

暴戾的一揮雙刀，老頭兒大叫：「沙成山，你眞是個冥頑不化之徒！」

沙成山面露卑屑的道：「冥頑不化的是你，我不屑於再同你囉嗦了！」說着，他便往少女面前走！

老人倏然橫截，叱道：「姓沙的，你要幹甚麼？」

「格格」一挫牙，沙成山道：「老頭兒，你還是往邊站站的好，因爲這樣子你便可以多活上一段夕陽無限的時辰，你說呢？」

老人雙刀交錯，青藍的刃芒成束，丁字步，千斤墜，一副泰山石敢當的攔在中央，忿怒的不再開口！

沙成山嘆口氣，道：「老頭兒，別逼我！」

老頭兒激動的吼道：「休想花言巧語誘迫她，要想走近她，你得踩着老夫的屍體走過去！」

冷酷的眨着一雙大眼睛，嘴角掛上一絲透骨沁心的寒意，沙成山道：「老頭兒，我以仁厚待你，你却視我爲虎狼，仁厚之心換得你的惡言咒罵，眞以爲我殺不了你？」

便在這時候，老者雙刀幻化出兩團藍汪汪的彩芒，未見上身移動，兩團藍芒已摟頭蓋面的罩過來！

只見雙肩晃閃，沙成山已滑向老人的右側，老人的反應極端的辛辣，猛古丁一個半旋身，右手尖刀倒扎，左手尖刀平削，又猛又狠的撞向沙成山的懷裡去！

是的，老人眞的卯上了！

身形微挫後閃，沙成山右臂微振，「銀鍊鸞月」宛如天外殞星，「嗆」聲震開老人右手尖刀，且又在同一時間，銀鍊已繞上老人的左腕，便見一道穿射不已的冷電，斜溜着閃過老人的頸上。

老人「啊」了半聲，連連打着跟蹌……

鮮血赤漓眩目，泉一般的從人的喉頭處外溢！

「哆」的一聲，老人雙目怒視天上，仰面便跌倒在少女的身前一丈之地。

眞是行家手法，絲毫不拖泥帶水，沙成山殺得乾淨俐落，老人也

死得無話可說！

少女未出手，因爲沙成山所製造的死亡是那麼迅速，那麼的令人膽顫心驚，彷彿他那把新月形寬刃的尺長利刃早有着生命一般的隨着他的意念而找上敵人的弱點！

是的，「銀鍊鸞月」江湖上不少人聞之喪膽，而眼前也是這樣，少女已目瞪口呆，張口結舌，所謂誓言，早已狗屁，感受上，生命才眞正可貴！

冷視着少女，沙成山道：「生命是無價的，姑娘，他太不爲自己打算了，妳說呢？」

睜着一雙白多黑少的大眼睛，少女粗濁的喘息着，手中的尖刀更不知何以自處的呆滯着垂下，沙成山已發現她是那樣的惶恐與失措！

把語音盡量放輕鬆，沙成山道：「從一開始我便知道你們並非父女二人，所以，姑娘，事到如今，妳可以告訴我妳的稱呼了吧？」

期期艾艾的，少女似自言自語的道：「你……眞的已經殺了他……你……」

沙成山道：「不錯，他以爲自己是求仁得仁，我却覺得他死得不値，然而我別無選擇餘地！」

少女臉上突然冷沉的道：「不是你沒有選擇餘地，而是你根本就打算不叫他再活下去！」

沙成山輕搖着頭，道：「你不公平！」

「怎麼不公平？如果你不逼他吐露內情，便拉馬走人，他絕對不會求死，像他這把年紀，更珍惜自己的生命，他絕不會活得不耐煩的！」

「錯了，你們對我施以致命偷襲，我以生命換取你們的主使者，並非爲過，何況你們執意不應，且更悍然決一死戰相脅，像我沙成山，吃的是刀口飯，豈能忍受爾等如此狂妄之舉？」

乾澀的眨着眼睛，少女吶吶的道：「看來你一樣的不會放過我了！」

沙成山立刻接道：「擺在面前的事情十分明朗，妳只要稍加琢磨，因爲，妳的生死完全操之在你自己的手中！」

少女期期艾艾的道：「可要我說出……說出……」

沙成山重重的點點頭，道：「不錯，只要妳說出圖謀我的人，妳這條命便保住了，切記，我不希望妳步這老頭兒的後塵！」

少女沉重的道：「沙成山，何苦逼我？你也是行家，我若道出主使我的人姓名，往後……」

沙成山淡淡的道：「死與說之間，妳只能選擇一項，姑娘，此時此地妳只能摒除職業上的信義與不値一笑的承諾，因爲只有自己的生命才眞正可貴，尤其爲了不値得犧牲的犧牲，那該有多冤？」

少女急急的道：「我並非爲這些！」

說着，便伸頸往四下梭巡注視！

沙成山當然知道少女在擔的甚麼心事，他淡然的道：「是爲了怕有人找妳報復？抑或……」

少女神情緒黯然的道：「那是一種毫不留情的報復，我幾乎已經體會到生命已至盡頭的徵兆了！」

沙成山重重的道：「殺手生涯本就充滿辛酸，這種行業以外的行業，絕非適合於妳，姑娘，此事之後，遠走高飛，隱名於深山大澤中，埋姓於大漠黃沙之外，但等風平浪靜之後，找個可靠男人，做個賢德媳婦，比這江湖搏命生活安適多了！」

俏嘴角微微牽動，雙目流露出迷惘眼神，少女道：「說得簡單，做起來不易，太多趕盡殺絕之事在我的腦海中檔存着，血淋淋的事實，件件似在眼皮子下，即使暫時躲過，往後還是把日子過得心驚肉跳，生不如死！」

冷冷一笑，沙成山道：「我不希望妳鑽牛角尖，姑娘，天下之大不會沒有容身之地，但請直說，至少我還能對妳加以保護！」

少女嘆息的道：「短暫的保護，絕難阻止他們永遠的追殺，但對你以德報怨之詞，我由衷感動，果然，你是一位充滿理性與良知的人，不似他們那樣的冷血與無情！」

怔了一下，沙成山道：「眞拿妳沒辦法，看來我只有自認倒楣，因爲妳仍然不肯吐露半點口風，甚至妳的名號，姑娘，妳雖然身受刀傷，仍然有賺不賠，妳走吧！」

少女先是一楞，因爲她根本未曾提出要對方放她走的要求，雖然她心中有此希望！

驟然的喜悅在亢奮着她，猛然的激動令她不知所措，於是，目光中有着濕潤！

沙成山沉聲道：「聽到我的話沒有？走哇妳！」

少女期期的道：「你……你……沙成山也有菩薩心腸？我……我該不會聽錯吧！」

沙成山戟指官道一端，猛然喝道：「快走，別叫我改變心意，妳便死路一條了！」

收起手上短刀，少女撫摸着傷處，咬咬牙，勉强拖着脚步走出五七步，回頭凄苦一笑：「沙成山，放生之恩不言謝，我會找機會報答……」

沙成山淡然的道：「不需報答，只要妳能好好活着！」

拖着沉重脚步，少女語出至誠

的道：「沙成山，這句話也就是我要說的，你多珍重吧！」

少女不走大路，繞過坡彎便往坡下面走去，她走得辛苦，然而看在沙成山的眼裡更加艱困與迷惘！

於是，沙成山長長一聲浩嘆，自言自語的道：「我不能打破慣例，因爲我是沙成山，沙成山怎會對一個姑娘下手予以搏殺？」

坐騎在一片半枯黃的草地上啃吃着，沙成山冷目流視，立刻騰身而起，拔空而起，擰腰挺胸，人已落在十丈之外，那身法之輕靈，動作之優雅，宛似流星飛逝，斜刺裡，他發出低低的一聲冷笑：「嗯，果不其然！」

少女痛苦的迂迂而行，沙成山幾乎爲她捏一把冷汗。

因爲沙成山逼着少女快走之時，便似乎聞到那股子慣有的血腥味，是的，這種特異的血腥，也只有沙成山這種江湖大殺手才能隱隱然體會得到！

江湖風雲，波譎雲詭，沙成山不只一次體會出生命的代價是永遠高於金錢之上，因爲生命存在，金錢才有其一定的價值！

現在，沙成山幽靈般的繞向少女的前方，狂獅般的隱伏在一片深草叢中，他不動了，屏息着呼吸不動了。

十丈之外，少女停下身子，緩緩自懷中摸出一包傷藥，她看了四週一眼，又緩緩坐在一棵大樹下，神情緊張的解開上衣，一半，一包紅色粉末便輕輕的往傷處洒去。

那潔白如玉的肌膚，在剛剛散去的薄霧中顯得更加白晰無瑕，只是那斑斑鮮血外流，而令她不時的一聲低呼！

就在這時候，兩團人影自空而下，兩把迸射着極光冷焰的細窄長刀，交叉着電射而下！

衣袂的震飄與勁風的呼嘯，加以少女的一聲驚叫，滙聚成一幕怪異的景象！

只見兩團自空而降的影子，交錯着落在地上，那少女一路驚呼着往斜坡滾落，直到五丈外方停住身子！

少女只是本能的往地上滾與躲閃，不料身不由己的一連滾出五丈外，她明白有人暗中相助，只是，她此刻已無暇多想，因爲兩個青裝大漢已前後把她圍在中間！

兩把長刀分握在兩個大漢手中，少女驚異的問：「你們要幹甚麼？」

右面尖嘴紅目大漢嘿然一聲，道：「丘蘭兒，『玫瑰毒刺』丘蘭兒？」

少女咬咬牙，道：「我是丘蘭兒，你們想怎樣？」

另一團臉大漢嗤的一聲道：「丘姑娘，情勢如此，妳自絕吧，也免得我兄弟動手了！」

丘蘭兒忿怒的道：「眞快，馬上就要殺人滅口！」

尖嘴大漢一聲怪笑，道：「妳爲妳的職業而殉命，也是天經地義的事，苟延活命又豈配吃這行飯？丘姑娘，我們等着妳的忠烈表現了！」

少女挫着牙道：「我們只是一次任務失敗，且又未透露事情的內涵，按理也不致於死吧！難道大奶奶也不肯輕饒？」

團面大漢哈哈一聲笑，道：「我們是幹甚麼吃的？姑娘，咱們幹的是不成功便成仁的買賣，拿人錢財而又不能爲人消災，便叫妳活下去，又有甚麼顏面可言，聽我兄弟的勸，妳自絕吧！」

丘蘭兒重重的道：「我退還銀子，這樁生意我不幹了！」

哈哈一笑，尖嘴大漢聳聳雙肩，道：「事實上妳已經幹了，而且失敗了，此時退錢，言之已晚，丘姑娘，妳難道怕死不成？」

丘蘭兒抗聲道：「誰說我怕死？祇爲死得不值，何況我並未洩露大奶奶的秘密，我爲甚麼要死？」

團面大漢沉聲冷哼，道：「强詞奪理，妳若不洩露大奶奶的秘密，憑姓沙的作風，他會輕言放妳走？哼！」

尖嘴大漢及時接道：「丘姑娘，妳怎麼不向『烈狐』胡大年學習，他能壯烈殉職，妳就不能殺身成仁？沒得倒叫我兄弟笑掉大牙，說妳沒出息！」

丘蘭兒尖聲道：「我知道你們的目的要殺我，不論我有再多活下去的理由，因爲這是你們的工作，如今既然被你二人兜上，丘蘭兒認了！」

尖嘴大漢嗤的一笑，道：「在我們這一行裏，『玫瑰毒刺』也是一號人物，剛才妳的應變，實在值得喝采，這樣吧，妳選擇一項死亡的方法，念在同行份上，我們會任妳施爲，如何？」

痛苦的嘆息一聲，丘蘭兒道：「兩位如此給予方便，丘蘭兒此生難忘大恩，但願容我見大奶奶一面，是生是死，絕不牽扯上兩位，如何？」

團面大漢冷冷道：「絕不可能，丘蘭兒，妳不要乞求過甚！」

丘蘭兒咬咬牙，道：「兩位非要置於我死地了？」

兩個大漢開始向丘蘭兒逼去。

兩人臉上凝聚着嚇人的煞氣，那是一種絕不帶半點仁慈之心的煞氣，宛似兩頭欲撲擊小羊的野狼，光景打算一擊而取丘蘭兒的命了！

於是，深草在沙沙響動了，便

在這時候，一聲低沉的語音傳來：「果然不出所料，該來的全都到齊了！」

兩個大漢對望一眼。

丘蘭兒低呼道：「沙成山，你還沒有走？」

是的，沙成山正晃着雙肩，病懨懨也似的走過來。

他那看似無神的眼光直視着地上，淡淡的道：「我說過，永遠的保護妳，也許不太可能，暫時的照顧却是應該的。丘姑娘，原來妳便是傳言的『玫瑰毒刺』，倒是看不出來！」

四隻惡毒的眼神直落在沙成山的身上，光景透着驚愕與迷惘，團面大漢狠聲道：「沙成山，你請一邊站着，這兒可沒有你的事！」

古井不波的嘴角一牽，沙成山道：「錯了，兩位應該明白，對於我沙某人欲放其生的人，又怎容得他人中途截殺？眼下我要丘姑娘活着離開，兩位當會給予沙某一個薄面吧？」

尖嘴大漢咬咬牙，道：「沙成山，你本不該再回頭的，不幸你竟然回來了！」

沙成山冷冷的道：「你錯了，這不幸二字合該應在兩位身上，而非沙某身上！」

團面大漢上身一橫，道：「沙成山，你若有意中途插手攪局，我二人一併接下，但請你一旁站着，等我們的任務完成之後，咱們再交易！」

沙成山哈的一笑，道：「成！不過沙某有個先決條件，萬乞兩位海涵！」

尖嘴大漢沉聲道：「說！」

沙成山指着丘蘭兒，道：「讓她走，祇有叫她離開，兩位方夠格同沙某談交易！」

團面大漢怪吼，道：「沙成山，你別欺人太甚！」

淡然的，沙成山道：「全是爲了兩位設想，此事之後，兩位遠走高飛，豈非皆大歡喜？」

尖嘴大漢怪叫，道：「你的話如同喝冷水，天下那有如此容易之事！」

團面大漢眨着一對豬泡眼，道：「娘的老皮，你逼爺們上刀山！」

沙成山臉色倏變，重重的道：「費了一番唇舌，換來一聲咒罵，很好，你們既然執迷不悟，我豈能一意苦勸？」

尖嘴大漢猛古丁狂叫道：「沙成山，你又是甚麼東西，你狠，我們也不含糊，大家豁上幹，不定鹿死誰手！」

團面大漢也低吼道：「甚麼東西，竟然不把我『白山雙鷺』放在眼裏，他娘的，不吃饅頭『蒸』口氣！」

冷然一哂，沙成山道：「白山雙鷺丁克剛、查艮玉竟然就是兩位，幾乎令沙某失之交臂！」

尖嘴大漢丁克剛桀桀怪笑道：「你的話令丁大爺十分不悅，奶奶的，早晚免不了一場拚，閒屁就甭再放了！」

沙成山臉無表情的道：「在得知兩位的身份之後，沙某已覺口乾舌燥而不願再多開口，請吧，兩位！」

可也眞夠玄，丁克剛的細窄長刀盤頂摟頭平斬的同時，自另一個角度，一把同樣的長刀已攔腰疾斬過來。

冷芒激盪，宛似蒼穹驟然出現的兩溜電光，那麼凌厲歹毒的劈向沙成山！

雙肩疾閃又晃，沙成山反力道的身形側閃五尺。

就在他側臉冷視着攔腰一刀自左面三寸之地掠過的刹那間，連珠也似的火炮聲音，便在他的四週響起來。

光焰四濺，青白流光交織，幾乎把他的大半個身子溶化掉！

丁克剛與查艮玉當然識貨，一把「銀鍊彎月」能幻化出千百條影像，其威力已達刀山滾動之勢，沒有至高無上的修爲，便最好靠邊站！

旋風般的連串勁旋，沙成山的身子未見晃動，却鬼魅也似的到了丁克剛的面前！

丁克剛尖叫一聲，雙手抱刀疾攔狂殺，出手便是二十一刀，恨不能把敵人砍成肉醬！

然而，沙成山就是要他這樣。

狂殺極易亂了章法，驚悖足以造成破綻。

就在丁克剛一掄怒劈而又刀刀落空裏，抖然一輪彎月展現在他的眼皮下方，那晶瑩潔白的光芒也祇是抖然一現，沙成山的人便橫裏跨向查艮玉！

查艮玉實際上長刀已疾斬十八次，但却仍然無法逼退沙成山。

那道冷森森的彎月，便猝然從他的面前閃過，連銀鍊之聲也未聽到，查艮玉那粗胖的身子已往側面旋跌出三丈外！

幾乎，丁克剛與查艮玉兩人是同時撞翻實地！

兩個即將離開這個花花世界的人，正「咕嘟」着從項間往外冒着赤漓漓的鮮血，沒有喊叫。

因爲發聲的地方已斷，祇有乾瞪着一雙無奈的眼睛，迷惘的走向另一個世界！

一個人人害怕走去的冷酷世界！

沙成山臉色十分坦然，「銀鍊彎月」已悄無聲的收在右肘刀囊裏，他平靜的望着地上兩灘鮮血往

一起滙聚，鼻孔中發出一聲低低的鼻音，便緩緩走向驚楞在一邊的「玫瑰毒刺」丘蘭兒！

憔悴清秀的臉上浮漾一片驚慌，但也包含着一層掩不掉的喜悅，還有便是那股子感激之色。

丘蘭兒却又想抱着沙成山大哭一場！

伸手拉住丘蘭兒的手，沙成山道：「傷處還痛嗎？」

丘蘭兒雙目直視沙成山，道：「不……不太痛了！」

沙成山一笑，道：「甚麼樣的風暴都已成爲過去，丘姑娘，妳可以走了！盡早離開這個是非極多的圈圈！」

丘蘭兒重重的點點頭，道：「沙……沙……大哥，我……我可以叫你大哥嗎？」

點點頭，沙成山道：「當然，祇要妳願意，就叫吧！」

丘蘭兒的俏臉上一鬆，道：「沙大哥，你並非他們說的那樣冷酷與無情，是我錯了，錯在我當初賭一口氣而接下這買賣！」

沙成山拍拍丘蘭兒的手，笑道：「江湖之上善惡本就難分，是非更難料斷，有人評我惡毒，我從不去爭辯，

「如果妳此時以爲我友善，我還是一笑置之，因爲每個人的作風不同，行事便也不盡如人意了！」

丘蘭兒眨着一雙大眼，道：「沙大哥的話不錯，我是個女人，本不該混在這個人吃人的圈子裏，我是應該另謀他途了！」

沙成山重重的點點頭，道：「就知道妳的良知未泯，人性的光輝仍在！」

他一頓又道：「妳該知道，幹甚麼得吆喝甚麼，當殺手便不能奢談良知與人性，因爲那會把自己很輕易的送上他人的刀口，一點徵兆也沒有的便會被人吃掉！」

丘蘭兒啞着聲音，道：「沙大哥，我決心離開這個毫無人性可言的圈子，我要走得遠遠的，找一個陌生地方住下來，我……」

她的聲音更啞了！

沙成山道：「妳這一番話令我十分高興，我爲妳的明智抉擇而祝福妳！」

臉上綻放出一絲帶淚的笑，丘蘭兒道：「沙大哥，我以庸俗的口吻請問你，丘蘭兒如何報答你的大恩？」

沙成山一笑，道：「很簡單，履行妳的心願，找個乾淨地方好好生活下去，便是最好的報答了！」

眨着一雙美目，丘蘭兒道：「如此，我仍覺得對你虧欠太大，太多，沙大哥，我想到了我應該回報的方法了，祇是，祇是……」

沙成山呵呵笑道：「是甚麼樣的方法？」

丘蘭兒羞怯的一笑，道：「奉上金錢，沙大哥必不屑於一顧，奉獻我的身子，怕又爲你所不恥，沙大哥，此生我將視你爲夫，不論你今生會不會娶我，丘蘭兒決心斷守獨居，直到永遠！」

一怔，沙成山道：「妳這是甚麼話？我……我怎可以接受妳如此的回報？算了！」

不料丘蘭兒一聲坦然的笑，道：「沙大哥，我要走了，雖然你沒有與我同行，但在丘蘭兒的心中，你已經在我身邊了，我……我仍然是快樂無比的！」

沙成山啞口無言！

丘蘭兒已在七丈外了！

*　*　*

黃驃馬淌過那道淺淺的沙河。

沿着河彎望過去，五里不到有棵大榕樹——有道是：樹大好遮蔭，在這兒便得到好明證！

大榕樹並不高，大約五丈還不到，然而却是根粗葉茂，涵蓋半個小山坡，斜坡前「佟家小館」的三間小瓦房也被遮蓋了一大半！

此刻，沙成山翻身下馬，輕鬆的把馬拴在榕樹根上，伸手彈了一下長衫，便晃盪着走向「佟家小鋪」。

「佟家小鋪」實際上也兼賣一些日用雜貨，但主要的是因地就勢——它是處在「吉祥鎮」與「如意集」之間，兼賣茶水酒飯！

鋪子裏除了佟家老夫妻二人外，便祇有個年輕伙計，伙計人生得機伶，佟老頭把他當成乾兒子看待！

沙成山尚未踏上店鋪門前的石階，突然傳來凄厲的一聲慘叫：「啊！」

叫聲中一個粗濁的婦人聲：「賤人，回去先剝下妳這身賤皮，看妳還敢不敢再作怪！」

沙成山聽得清楚，他猛一頓，心中油然連想！

世道艱險，江湖中詭異與變化隨時隨地都在發生，甚麼樣的花巧，千奇百怪的名堂，那天沒有？

江湖的歷練，經驗的累積，血與淚的溶合，迫得沙成山不得不提高警覺，偶一的疏忽，便將導致終生遺憾！

於是，他祇頓了一頓，便舉步走進鋪子裏！

沙成山垂目而入。

他祇在近門的那張方桌前坐下來，口中冷冷的吩咐走近的年輕伙計：「兩個饅頭一碗麵！」

年輕伙計雙目眨巴幾下，笑問：「不來壺酒？」

沙成山未開口，他祇是搖搖頭！

是的，沙成山有沙成山的作

風，祇要他接下生意，便開始滴酒不沾，直至生意完成，他自會找地方醉上幾天！

鋪子裏並未因來了沙成山而靜下來。

那面，靠中央的桌子上，半老徐娘的女人又把手伸到一旁的姑娘大腿上，好狠，她齜着牙猛的捏掐下去！

於是，那雨打梨花也似的姑娘又是一聲尖嚎！

那婆娘厲喝道：「賤人，妳便跑到天邊，媽媽我也一樣會把妳揪回來！」

姑娘凄泣着道：「我爹也被你們打成殘廢，我不能丟下我爹不管，你們……」

鐵夾般的手指頭青筋可辨，那婆娘厲吼道：「妳爹活該，他把妳賣給我，又想把妳帶走，他拿老娘當驢？再要多口，我眼下就先收拾妳！」

她那有力的指頭，又掐得姑娘一聲尖嚎！

沙成山接個饅頭撕着吃，他幾乎把一雙眼睛半閉着，光景在享受着吃的樂趣！

突然，坐在那婆娘身邊的粗漢沉聲道：「這是甚麼地方，容得妳大聲尖嚎？再要不識相，有得你的苦頭吃！」

另一漢子冷冷的道：「沒見過如此不開竅的丫頭，不給她些苦頭吃，她還以爲我們是開善堂的！」

那婆娘一聲冷笑，道：「且吃過飯便立刻上路，我知道前面有個好地方，且在那兒好生調教她的野性子，不怕她往後不言聽計從！」

姑娘流着淚，道：「不，我跟你們走，別再折磨我吧？啊……妳行行好啊！」

那婆娘可也眞絕，一把揪住姑娘頭髮，猛的砸向桌面，「咚」的一聲響，姑娘一聲尖叫，碗筷彈起半尺高下。

另一粗漢已怒叱道：「不識相的東西！」

不料那姑娘猛的一挺上身，掙脫被抓頭髮，便往門口逃去，另一漢子更快，躍身已攔在門口，冷沉的道：「妳還想逃？」

驚懼的眼神中溢出成行的淚水，抖顫的雙唇血色已失，姑娘雙手掩臉，噗的一個側身跪到沙成山面前，她哀哀的乞道：「壯士，救救我！求你救救我！」

一碗麵吃了一半，沙成山緩緩放下碗來，迷惘似的眼神看了跪在地上女子一眼，心中不由一陣跳動！

嗯，這位姑娘長得眞美！

眼前她雖然釵橫鬢亂，但仍掩不住她那綽約的風姿，即使她楚楚帶淚，却不失國色天香之容。

她……她絕不似紅顏薄命之女，然而……

「壯士，求你救我！」

沙成山怔了一下，也想到丘蘭兒那檔子事，便冷冷的搖搖頭，遂又端起碗來扒吃着麵！

便在這時候，一個粗漢走來，一把抓住那姑娘，舉手便是三個嘴巴，邊叱道：「別磨蹭了，我們上路了！」

說完，便拉着女的往外走去！

坐在中央桌上的女人，懷中摸出一錠銀子重重的放在桌面上，沉聲道：「多的不用找了，連那位客官的也一併算上了！」

沙成山仍然低頭垂眉吃着麵！

是的，天下不平的事情太多了。

他沙成山不是神，他都能管得了嗎？

江湖悲慘的事那天沒有？

沙成山見得可多了，即使有心去管一管，但自己有要務在身，重要的東西尚未送到，怎好插手再管閒事？

一條人影在沙成山的身邊停住，那女人嘿嘿一聲怪笑，道：「還算有見識，沒有插手管老娘的事，哼！」

沙成山仍然未抬頭，那碗麵他已經快吃完了！

門外面，有個粗漢正指向遠處的半山坡，道：「賤人忒也可惡，我們先把她吊在樹上，給她一頓生活吃去！」

尖吭的叫聲越去越遠，沙成山已站起身來，一塊碎銀子放在桌面上，那年輕的伙計走過來，道：「客爺，有人已經替你付過了！」

沙成山臉無表情的道：「含着血腥的骯髒銀子，我不屑於！」

佟老頭拎着旱煙袋走過來，沉痛的道：「那麼標緻的姑娘，叫他們糟蹋得不成人樣，唉！世無天理啊！」

沙成山連眉頭也不皺，他直不楞的走出門。

後面，佟老頭嘆惜一聲道：「這人瘦垮兮兮的，他那敢管別人的閒事，沒得怕不被人白揍一頓！」

沙成山仍然不言不語，他似是下定了決心——決心不再多管他人的閒事！

於是，沙成山眞的拉馬走人了！

蹄聲得得，沙成山坐在馬上半閉着眼，乍一看，宛似老僧入定！

是的，多少年來，殘酷的江湖生涯，已磨練了沙成山的性情，甚麼時候該冷酷，甚麼時候應仁慈，他自然分辨得清楚。

當然，除了他以爲自己應該做的，他會毫不猶豫的出手之外，其他的他便不願多管，這並非是寡

情，因爲有時候他須要善身，比如現在吧！

現在他並非怕惹禍上身，因爲他是沙成山，沙成山甚麼時候懼怕過血肉橫飛的場面，祇是身負重任罷了！

馬兒慢慢的在上坡，沙成山的耳朶裏已聞得淒厲的狂嗥聲傳來，那是很熟悉的聲音——是那個姑娘的！

於是，那美好的輪廓，俏麗的五官，豐滿的肌膚，加上清瑩的淚水，這一切便一鼓腦兒的展現在沙成山的腦海裏！

黃驃馬如風旋電掠般馳出三里遠，却在怒馬仰首長嘶裏傳來一聲叱馬嘶還尖吭的大叫——不，應是山坡之間迴鳴而來的聲音！

聲音刺耳如受電殛，沙成山全身一震，如果那姑娘能發出如此尖吭淒叫，其痛苦必然是難以承受的！

「咯咯」一咬牙，黃驃馬仍然往前馳，沙成山却突然拔空而起，斜刺裏他已飛掠入一片林子裏！

黃驃馬似是十分通靈性，就在沙成山離鞍而去的時候，前蹄上揚人立而起，生生刹住前衝之勢，悄沒聲的走向路邊啃吃着青草！

輕輕的掩到半坡上，沙成山已清晰的聽得那女人的聲音傳來，道：「你二人給我好生教導這賤貨，祇要這賤人嚐到甜頭，她就知道我那地方並非甚麼『火坑』了！」

此刻，沙成山已看清了五丈外的一番景象，那是令他十分厭惡的一副景象——那個淚眼婆娑，可憐兮兮的女子。

她衣衫半裸，秀髮蓬散，雙手被縛在一棵樹根上，兩隻脚正被一個大漢拉撐着，那女子的臉上正顯露出過度的驚震與痛苦無奈！

現在，那個原本粗壯的大漢正自解着自己的褲子，他那臉上已綻現着原始的飢渴，低頭嘿嘿冷笑着，喘道：「此事之後，妳當明白甚麼叫欲死欲仙，保證妳以後樂此而不疲，推妳也不會再逃走了，嘿……」

受難的姑娘猛的一挺身未能直起上身，但她却從模糊的眼神裏望了一團人影！

於是，她那痛苦的臉上流露出一股難以言喩的興奮與欣慰之色，宛似久旱之逢甘霖，唔，應該說是一個掙扎在死亡邊緣的人被救轉活來，而這個欲救自己的人，正是不顧自己死活而去的那個人。

僩僩的緩步走出林子來，沙成山未開口，遠處坐在地上的女人已匆匆的咆哮着走過來：「喂！喂！你要幹甚麼？難不成想插手管老娘的閒事？」

有些沙啞的聲音，沙成山道：「我不想多事，你們把這女子放走吧！」

長褲子尚未脫下來，粗漢立刻又挽好褲帶，另一大漢也憤怒迎上沙成山。

那婆娘已厲聲道：「朋友，人在江湖行，應該不忘『安全第一，平安至上』的原則，如今我們做我們的買賣，你走你的陽關大道，本來的河水井水兩不犯，如今你橫插一手，算是那門子江湖規矩？」

另一大漢叫囂道：「操，剛才飯鋪子裏他表現得一派光棍，那份古井不波，老子還眞替他暗暗喝采，娘的，這才一轉眼，他竟然找來了！」

沙成山指着地上的女人，冷兮兮的道：「放了她，祇有放了她方能皆大歡喜！」

那半老徐娘瞪目怒睜，叱道：「要是我不放她呢？難道你還敢殺人？」

淡然的，沙成山道：「殺人祇是最後手段，也是無可奈何的法子，如果必要的話！」

粗漢哈哈笑道：「你們聽聽這口氣，好狂的口氣，娘的，怎不拉泡尿照照自己那副尊容，不用動刀，老子一肩頂也會撞得你七零八落！」

沙成山淡淡的道：「別激我，如果我不是要事纏身，你們不會走出那家小舖子的大門！」

地上的姑娘已大叫道：「英雄救我，他們要在這裏糟蹋我，你要救我啊！」

沙成山並不看地上的姑娘，但他仍然道：「姑娘放心，妳的事我已攬下了！」

那婆娘尖聲怪叫起來，道：「好哇，道上的規矩越來越不受尊重了，平白的來攪和我的買賣，還要拿話唬人，你守不守江湖規矩？」

沙成山冷硬的道：「我的話就是江湖規矩，因爲我就是王法，祇要我插手的事，便必須順着我的話去做！」

他指着被縛的姑娘，又道：「馬上放了她！」

粗漢緩緩抽出短刀，眥目欲裂的道：「他娘的，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找死是吧？」

沙成山不爲所動的道：「玩刀子？那也祇能在你們窰子裏唬唬一般客人，對我起不了任何恫嚇作用！」

那婆娘戟指地上的姑娘，尖聲道：「我問你，她是你的甚麼人？你妹子嗎？還是你老婆？要你來管這檔閒事？你倒是說說看，你究竟圖的甚麼？」

沙成山平淡的道：「我不圖甚麼，我甚至這以前從未見過她，當然我與她非親非故！」

婆娘雙手叉腰，逼前三步，怪叫道：「那麼你是俠客？你想充人樣當英雄？」

一笑，沙成山道：「路不平人來踩，勉强算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吧！」

緩緩伸手入懷，那婆娘摸出兩錠銀子托在掌上，道：「算我倒楣，朋友，我們在外不惹事，這兩錠銀子送給你，吃飯不飽，買酒不醉，聊算一杯茶資吧！」

沙成山冷冷一笑，道：「此時此地妳拿出一把骯髒銀子，除了增加我的憤怒，對你們一無益處，因爲我覺得那是對我的一項侮辱！」

尖聲厲吼，那婆娘幾乎跳起脚來，道：「你是個不知好歹不明事理的東西，是你不上道，怨不得我們心狠手辣！」

沙成山平靜的道：「那麼，你們還等甚麼？」

一側，那個原本雙手抓牢姑娘雙足的大漢驀地竄了上來，「嘩啦啦」一聲響，手上已握了一支棗木三節棍。

「颼」聲裡，那三節棍宛如朱赤靈蛇般在他的周身一路盤旋，邊咧大嘴吼道：「老子敲碎你這小狗操的！」

沙成山半步不讓。

對方的三節棍隔着尚有一尺，他右掌一彈猝揮，幻化中一片如刃似鋼掌風抖然穿入棍影之中。

「卡」的一聲，這位大漢已塌着左肩倒撞出去，三節棍早已上了半天空。

粗漢的短刀便在此時暴掠而上。

然而，他尚未來得及夠上部位，面前掌影閃縮，「啪」的一下子便將他震得溜地往側旋出去！

那婆娘見沙成山又往兩個倒地大漢逼去，忙不迭橫身一攔，叫道：「你想幹甚麼？難不成打了人還要殺人？」

沙成山冷沉的道：「我是個極不願看到有人對我動刀的人，所以二人必須爲他們的行爲付出一定的代價！」

不料那婆娘跺跺脚，尖聲道：「老娘認了，我這裡放人，總可以吧？」

沙成山嘿然笑道：「等我收拾他二人之後，妳還敢不放人？」

他「人」字出口，左手妙不可言的把那婆娘推向一側，沙成山正要往兩個大漢逼去，却不料被拴在地上的姑娘已叫起來，道：「英雄，請不要爲我殺人，快替我把繩子解開吧，英雄！」

沙成山一怔間，側頭問：「妳爲他們求情？」

姑娘喘着氣道：「不是爲他們求人情，而是爲了往後的日子，因爲……因爲我爹還重傷在床，英雄若是殺了他們，日後他們必會找到我家，英雄，算了吧！」

沙成山一陣思忖，遂走到姑娘身邊，伸手在繩子上稍加捏搓，指頭般粗的蔴繩立刻斷掉！

姑娘翻身尚不及整理羅裙，便立刻跪在沙成山面前，誠誠懇懇的盈盈拜下，道：「英雄，多謝救命之恩！」

沙成山忙往一側讓，道：「快走吧，用不着多禮！」

沙成山回頭就走！

那姑娘款款的緊跟在後面。

荒林中，那婆娘幾乎手舞足蹈起來。

撫着左肩頭，大漢收起三節棍，道：「他奶奶，我飛天鷂子仍然不信憑我們的力量會收拾不了姓沙的。」

粗漢托着尖刀，怪眼一翻，道：「三姑娘一定要這樣，要不，我『金錢豹』剛才便豁上了！」

那婆娘搖搖頭，叱道：「你二人絕不是沙成山敵手，我看得出來，嗯，十招八招也許混得過，但最後吃虧的必是我們。」

大漢怪吼，道：「刁二娘，妳的膽子越見小了。」

刁二娘沉聲道：「李長根，不是二娘我膽小，幾十年活過來，誰敢小覷我『大脚婆子』？可是沙成山的名號太響，連大奶奶都懼他三分，我們能不小心從事？」

「金錢豹」向敢嘿嘿冷笑，道：「且看三小姐的了！」

「大脚婆婆」刁二娘冷冷的道：「三小姐最機伶，她能出這種怪招，姓沙的非上當不可，你們等着瞧吧！」

刁二娘話聲落，「飛天鷂子」李長根忽然雙眉一皺，拔空而起三丈餘，伸手便攀住頭上樹枝。

他舉目遙望山坡下，沉聲道：「走得遠了，好像在拉馬了！」

刁二娘立刻吩咐二人，道：「快，繞道趕往前路，我們必須接應三小姐去！」

於是，三個人影反方向的往山坡後面撲過去，刹時間消失在荒林子裡。

三個人的行動眞夠快，快得難以令人想像……

此刻，沙成山手拉着韁繩，道：「姑娘，妳家住在那兒？如是順路，我送妳回去。」

姑娘以袖拭着面頰，道：「我家住在吉祥鎭以北七十里的鄉下，英雄，那兒距離官道很近！」

沙成山雙眉緊皺，道：「今夜怕趕不到了！」一頓，又問道：「吉祥鎭你有親戚嗎，我把妳送到親戚家住下也是一樣。」

（未完・一）

上文提要：張翠山死在杜飛手上，杜飛也中了七刀，張翠山帶來的老幹部全死光了……李自成受了打擊之後心性大變，他變成殺人王，決心攻打北京了，此際忽傳來張翠山等人的死訊，於是李自成決心先攻打佔據老龍溝的杜飛等人，以絕心腹之患，他帶着二萬人馬前去圍剿……李自成與杜飛對殺，被封存壽從後擊下懸崖，李自成以爲杜飛必死無疑……

殺戮傳奇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裏外夾擊獲大勝　總兵無奈疾撤退

唐大年應聲前往，遠處果然是方圓率領的大順農民軍過來了！

方圓追殺霍大牙與宮覺這批人，連夜窮追不捨，可也令他們奔跑得慘兮兮！

唐大年舉手大叫：「方將軍！」

人叢中奔出一個大漢來，正是方圓來了！

方圓吃一驚，怎麼唐大將軍會在此出現！「噫，你們……」

唐大年哈哈一笑，道：「大王也在此，我們快馬加鞭的攔住霍大牙的去路，而且還比他們早到半日，攔了個正着，哈……」

方圓道：「快，我得向大王請罪，是我督戰不力，叫霍大牙逃脫！」

唐大年道：「是應該去見大王！」

這二人併肩走到水潭邊，方圓單膝點地，道：「上稟大王，罪臣叩見！」

李自成伸手拉起方圓，笑笑道：「你們已盡了力，何罪之有！」

方圓聽得心頭熱呼呼的，不由道：「大王，人馬在這水潭四週，難道……」

李自成道：「方將軍你看，這瀑布後面可有甚麼可疑之處？」

方圓一聽，抛下手中刀，卸下身上甲，一個騰跳，人已投入那冰冷的水潭中了！

這方圓識水性，幾個身法，人已到了瀑布下，他潛水上了溜滑的石岸上，隔着水簾大聲吼：「大王，這兒是光滑的石壁，難以下足！」

水潭這面，李自成道：「你要仔細看清楚了！」

方圓一聲回應：「是，臣這就往石壁上攀了！」

光滑的石壁有蘚苔，方圓幾次滑落下來，他抬頭觀看，祇見高處有足印，那是人踩在蘚苔上的足印，這證明有人爬到上面了！

方圓這一發現，心中一喜，他匆匆的又游過了水潭，李自成忙命人取來毛毯爲方圓裹起來！

方圓打着哆嗦，指着對面瀑布後，道：「大王，飛瀑後面石壁上有足印，必是有人自那兒上去了！」

李自成一聽，猛抬頭，道：「難道他們會自上面逃走？」

一邊的唐大年道：「大王，他們逃不走，上面咱們佈了五十名弟兄守着！」

李自成道：「難道上方有石洞？」

唐大年道：「大王，咱們多派人手游過去，設法攀到斷崖上瞧瞧！」

李自成道：「帶着爬山用具，叫會爬山的過去！」

唐大年這就去找人，方圓的人馬已陸陸續續的過來了，大家見李自成在此，無不驚訝！

唐大年一共找到了三十個會爬山的人，他們找來繩索與鐵鈎，嘩啦啦的游到了水潭瀑布後面！

這些人抬頭看上去，立刻往上攀去！

這道飛瀑足有五六十丈長，想爬上去又談何容易，這些人雖是爬山高手，可就是爬不過十丈便打滑，人隨瀑布掉入水潭裏！

對面，李自成看得眞切，他對唐大年與方圓二人道：「你二人想一想，如果山壁濕滑，你們有甚麼方法可以上去？」

唐大年與方圓聽得發楞，這光景要如何才能上？

方圓道：「咱們編個竹梯上去！」

李自成道：「可是霍大牙與宮覺二人並未用竹梯！」

唐大年道：「咱們來個叠羅漢，咱們人多呀！」

李自成道：「霍大牙與宮覺祇有兩個人，他們又是怎麼上去的？」

他這麼一問，唐大年與方圓二人也面面相覷！

李自成道：「應該用爪鈎，咱們祇怕沒有帶來這樣的東西！」

唐大年道：「大王，你提到爪鈎，咱們雖然沒有，但我的人馬中有一人善施爪鈎，原是個江湖飛賊，他投在我的麾下，人很機靈！」

「武功如何？」

「還不錯！」

李自成心中一亮，道：「這人是飛賊，比之別將軍的身手又如何？」

別將軍者，乃是「陝北飛賊」別開東也！

別開東在李自成的麾下，立了不少汗馬功勞，如今也是一員猛將了！

唐大年道：「輕功實在不錯！」

李自成道：「有這樣的人物，咱們不可埋沒人才，快把這人找來！」

唐大年轉身就走，很快的找來一個五短身材的漢子，李自成見這人一對烱烱眼神，精神飽滿，淡笑一聲，道：「你叫甚麼名？」

那矮漢道：「回大王的話，咱叫侯飛，長安人氏！」

李自成點點頭，指着對面飛瀑，道：「你能在那麼光滑的石壁攀上去嗎？」

侯飛一笑道：「太容易了！」

一聽之下，李自成的心中大樂，道：「你有甚麼方法可以上去？」

侯飛道：「臣有一雙鞋，鞋上鑲有鋼釘，加以我以一雙爪鈎，登壁如履平地！」

李自成笑笑，道：「好嘛，你投入我的義軍中，還不忘帶上你的吃飯傢伙呀！」

侯飛道：「實在捨不得！」

李自成道：「你過去，設法往上面攀去，發現甚麼，立刻回報！」

侯飛一聽不敢怠慢，匆匆取來他的特殊裝備，投入水潭游到了對面瀑布下，在那兒，他被人拉上岸，有個漢子認識侯飛有本事，笑指上面，道：「忘了還有你這號高人，呶，你上去！」

侯飛抬頭看，他也把一雙釘字鞋緊緊的扣牢在雙足上，兩手抓了一對爪鈎，便緩緩的往那濕滑的石壁上攀去！

下面的人抬頭看，侯飛一步一步的往上面移動着，其實他的雙足有功夫，每踩一步必牢牢的扣緊在石壁上面，他這是手足齊用的攀上去了！

侯飛攀升了三十多丈高處，忽然傳來人語聲，侯飛一聽之下不動了，遠遠看上去，那地方宛如爬了一隻人猿！

侯飛貼耳在石壁上，聽的話令他吃一驚！

洞中的聲音並不遠，祇在洞口附近！

「老二，叫他們找上一年也找不到，你安啦！」

另一人道：「大哥，我以爲生死已到最後關頭了！」

「放心，他們一走，咱們就溜，溜往南方去，走得遠遠的，咱們有花不完的寶物呀，嘿……」

「大哥，如果他們圍在此地不走？」

「他們非走不可，他們是人，是人就需吃喝，老子不信他們會在這兒餓上十天半月不撤走！」

另一人道：「下面他們在設法往上面爬，一旦發覺這個石洞，咱二人就成了甕中之鱉了！」

「所以咱們閃在暗處守緊了，若有人爬上來，你出長槍我出刀，下面是水潭，他們以爲失足摔死的！」

「刀就別出了，我一槍扎在來人的心口窩，別人就不容易看出來了！」

那侯飛一聽之下，全身不自在，抬頭看，好像還有個三五丈那麼高下，他不再往上攀爬了！

侯飛又急急忙忙的往下溜，他溜到了水潭邊，游過了水潭大喘氣。

李自成、唐大年走過來，侯飛立刻站起來。

「發現甚麼了？」

「上面有個洞，洞中兩個人！」

李自成道：「那是霍大牙與宮覺二人！」

唐大年急問侯飛：「你把詳細情形對大王報告！」

侯飛指着對面道：「那兩人在洞中藏有用不盡的財寶，他們打算逃往南方了！」

李自成一聽心中不悅：「人們在挨餓，姓霍的把寶物藏着獨享，太不仁義了！」

在這一方面，李自成是坦然的，李自成從不把掠來的寶物私藏，他是分文也造册，用於軍餉上，他如果藏私，祇怕能堆起一座小山來，人們也就不會追隨他了！

李自成對侯飛道：「你是咱軍中人才，提升三級，發銀十両賞你，快去歇着，別受風寒！」

李自成語出至誠，侯飛大爲感動，他欲叩謝，早被李自成攔住了！

人家李自成帶領數十萬人馬南征北戰，這光景他早已有了帶兵心得！

帶兵的心得沒別的，出於誠心就對了！

李自成問計唐大年與方圓二人道：「我們應如何把霍大牙與宮覺二人誘下來！」

他忽地嘆口氣，又道：「我知道他二人的功夫不錯，死在這兒實在可惜！」

唐大年笑笑，道：「也是大王仁義，既然大王如此說，就由那侯飛再去一趟，把大王的意思說給霍大牙與宮覺二人聽，他二人如果知道大王恩典他們，必會下來！」

方圓接道：「如果他二人投降，應把洞中寶物一同交出來，否則就不是誠心了！」

重重的點點頭，李自成看着侯飛二次下水，再看對岸，他對水中的侯飛，道：「小心那個使長槍的人！」

侯飛回應一聲，立刻又游上對岸崖下，他穿過了水簾，迎上了那三十個漢子！

大伙圍上來，可是無人發問！

侯飛抖了身上水漬，冷颼颼的一哆嗦，立刻套上釘鞋，握了爪鈎，匆忙的又爬上去了！

這一回令侯飛吃一驚，石洞口的宮覺也一怔，因爲侯飛越過一處凸出的斷崖，抬頭看上去，正與宮覺四目相對，那宮覺不信有人會用繩爪爬上來！

侯飛不再往上爬了，雖然水聲隆隆響，但侯飛的聲音大，他高聲的道：「喂，我是奉命來招降的，二位是逃不掉了，何不下來歸順大順農民軍，一同殺進老北京，解救天下蒼生呀！」

「你娘的！」洞口有一支長槍往下扎，距離太遠，上面的人祇是虛張聲勢！

就那樣，侯飛嚇得頭一縮：「喂，我是來傳話的呀，殺我幹甚麼！」

上面又冒出個人頭，是的，霍大牙開口了：「去，對李自成說去，霍大爺寧死不下去！」

宮覺收槍吼道：「聽到了沒有，下去！」

侯飛却哈哈笑了！

宮覺吼道：「再不下去，老子用石頭侍候你！」

侯飛忙叫道：「別用石頭砸，我祇說一句話！」

「說！」

「你們洞中有糧嗎？」

這句話似乎搔到二人癢的地方，宮覺與霍大牙立刻彼此一瞪眼！

侯飛立刻又道：「沒吃的，你們祇喝泉水呀，那能撐上幾天呀！」

他發覺二人仍未回話，便笑笑道：「二位當家的，螻蟻尚且貪生呀，何況二位是大人物大英雄！」他轉頭看向水簾，又道：「便是江湖吧，講的也是寃家宜解不宜結，何況如今咱們大王仁披天下，四方來歸，每到一地，就有成千上萬人民追隨其後，這證明咱們大王是英雄呀，二位下來投降並不丢人，乃明智之舉也，三思，三思！」

洞口，宮覺道：「娘的，不但是傳話的，也是個說客呀，操！」

侯飛道：「後面幾句乃是在下的誠意！」

霍大牙道：「小子，我問你，李自成已成精了，他也當上大順國王了，他能給咱們一個官做做？」

「哈……」侯飛笑道：「咱們大順農民軍有軍師，大家量材使用，講的是公道與民主呀！」

霍大牙道：「好吧，你先下去，我二人在這洞中好生的琢磨琢磨！」

侯飛道：「好，我下去傳回二位的話了！」他又匆匆的滑落下去了！

侯飛游過水潭，他向李自成作報告！

「大王，那二人要琢磨，叫咱們在此等候！」

李自成十分高興，本來當他聽了張翠山被殺之後，心中十分震怒，當知道張翠山死在杜飛之手，而杜飛又摔落深崖必無生理，形勢上他也算爲張翠山報了仇，那麼，霍大牙與宮覺祇要來投誠，死罪也就免了！

李自成有此想法，能說他是殺人魔王嗎？

李自成正漸漸的走上英雄人物之途了，他不是儍子，趁此時機，他正應仁愛天下了，否則怎有能力

打上老北京，解救天下災黎！

就在一陣枯等槁侯中，忽聽有人傳來話：「好像上面二人在起爭執了！」

李自成似也聽到了，大伙緊張的看過去！

原來上面洞中果然是宮覺與霍大牙起了爭執！

* * *

宮覺見侯飛滑下去，他便與霍大牙二人在商議！

宮覺對霍大牙道：「咱們如果不下去，就是死路一條了，對不對？」

霍大牙有些不悅的道：「兄弟，到了絕地，你怎麼反而怕死了！」

宮覺道：「這不是生死問題，李自成如果仁義天下，咱們下去也值得！」

「他會仁義天下，打死我也不信！」

「他如果殘暴，又何來幾十萬人追隨？」

霍大牙聽得一怔，宮覺又道：「佔山爲王不足以成大事，咱們投入他的陣營吧！」

霍大牙道：「想想，想想當年，娘的，高迎祥千方百計想吃掉我的鳳凰嶺一統白于山，我他娘的就是不答應，可好，到了最後，咱們今天窮途末路了，非投降不足以保住老命！」

他看看洞外，洞外水聲隆隆，嘆了一聲，又道：「我是他娘的猴舐蒜罈子……我是越舐摸越不是滋味！」

宮覺道：「大哥呀，大丈夫要能屈能伸呀，留得青山在，何怕沒柴燒，下去吧！」

霍大牙想了一下，道：「好，且下去吧！」

二人剛走到洞口，宮覺一把拉住霍大牙，道：「不行，咱們不能就這麼下去！」

霍大牙道：「還要怎樣？」

宮覺道：「我斷定剛才那小子已聽到了咱們說的話！」

「咱們說的甚麼話？」

「有寶物呀，這洞中的寶物呀！」

霍大牙道：「聽到又怎樣，寶物是咱們的！」

「寶物已經不是咱們的了！」

霍大牙大怒，道：「這話怎麼說？」

宮覺道：「就我所知，張翠山接下了高迎祥的攤子以後，他與高迎祥作風不一樣，老龍溝的寶物是大家的，姓李的分文不取，他這作風，人們都知道！」

宮覺頓了一下，又道：「你想，一旦他知道這洞中藏了金銀財寶，他是不會放過的。」

霍大牙吼道：「寧死不給。」

宮覺道：「寶物重要，命更重要。」

「我存了三十年的寶物，還有石棺二老人的寶物，你想我會輕易送人？」

宮覺大聲道：「石棺上的兩架枯骨是前輩高人，他們的石棺之下藏了那麼多的金銀財寶，可是他們還是死了，死得人不知鬼不覺，寶物變成你的了，他們又得到了甚麼？還不是枯骨一堆？」

霍大牙道：「眞要寶物送人呀？」

宮覺道：「兄弟以爲是這樣。」

他忽然又道：「咱們兄弟二十年，我不會坑大哥，這麼辦，咱們取一半，塡住李自成的口，如何？」

至此，霍大牙才無奈何的點點頭。

這二人不再爭執了，宮覺立刻幫着霍大牙，移開了石棺蓋，那霍大牙仍不忘向石床上的兩具枯骨叩頭一番。

霍大牙說得也無奈：「二位前輩，咱霍一刀不知道二位名和姓，只不過處於無奈，二老的這些寶物我搬了，如是上天有知，我這也是替二老行善，寶物救人才有價值，寶物不合與長埋地下，二老積了德，早日上天堂。」

他叩首，取寶，裝得還眞不少，滿滿的裝了五袋子，只不過屬於霍大牙的寶物，霍大牙一件也不拿。

宮覺把五袋金銀寶物移到了洞口，他這就衝着瀑布另一面叫開了。

「李自成，咱們想通了，決心投順你的大順國了，你若是君子，咱們這就下來了。」

李自成笑了。

唐大年道：「大王，就接他們過來吧！」

李自成却對唐大年道：「找一塊大石頭，把帶來的酒備上。」

唐大年轉身走，李自成在剝衣裳……他當然是剝他自己的衣裳，同時也露出了那件明晃晃的銀絲軟甲。

方圓一見，急搖手道：「大王要親去迎接呀？！」他指指水潭，又道：「這水潭冷得很呀！」

李自成道：「再冷也要游過去。」

李自成從小就會水，延河他常光屁股跳下去，當然，那個時候他才只不過十一二歲吧！

李自成往水中跳，屬下就有七八人在他的四週當保鏢，這其中就有封存壽與萬里二人。

李自成親自游過瀑布，又抖抖一身的冷水，這才抬頭看上面。

「霍兄、宮兄，李自成親自來接你們了！」

霍大牙與宮覺二人一聽之下，彼此大吃一驚，他們實在很難相信李自成會親自游過水潭接他二人。

宮覺在洞口大叫：「咱們不懂禮數，李大王呀，咱們投靠只有這麼幾袋金銀珠寶，算是咱們的一點誠意了！」

只見由洞口處垂下一根繩子，一袋一袋的金銀珠寶自上面垂下來，看得李自成也感動。

事情很顯然，他二人是誠意的來歸順。

五袋珠寶金銀送過大水潭，霍大牙與宮覺二人也沿着鈎繩落下地。

宮覺見李自成一身的濕，感動的道：「咱們二人有罪，眞是不敢承受大王的迎接。」

李自成伸手拉住宮覺，他也拉住霍大牙，仰天一聲大笑，道：「果然是江湖上沒有永遠的朋友，江湖上更不會有永遠的仇人吶，哈……」

「哈……」霍大牙與宮覺二人也笑了。

三人這才相繼回到了石岸上，那方圓與幾個漢子忙把毛毯往李自成的身上裹，不料李自成却又把毛毯拋給了霍大牙與宮覺二人：「快包起來，過來吃酒。」

霍大牙也覺得李自成的動作似乎不是做作出來的，他是眞心的對待一個是朋友又是敵人的人。

三個人圍着一塊大石板，酒袋子分別擺在三人面前，李自成很坦然的道：「兩位，原是要盡殺你們的，可是我又是個念舊的人，我忘不了當年前去鳳凰嶺住過的三天好日子。」

他擧起酒袋，又道：「來，咱們喝酒。」

李自成放下酒袋，又道：「杜飛，唉，如果杜飛想得開就好了。」

宮覺道：「咱們知道當初你二人的交情，唉，事情也算完結了，不知大王對我二人有何安排？」

李自成道：「快三十萬人馬了，總得給二位個將軍幹一幹吧！」

霍大牙道：「你以爲咱們行嗎？」

李自成道：「將軍不是天生的，總得有磨練，只要二位聽我的兩位軍師調動，打仗便全仗自己了！」

宮覺道：「行，咱們就聽軍師的。」

忽見唐大年過來了，唐大年指着五袋金銀珠寶，對李自成道：「大王，這些珠寶金銀……」

李自成看也不看的道：「按照咱們早已訂下的規矩，一半充作糧餉之用，另一半沿途救助災民們。」

他此言一出，霍大牙雙眉一挑，道：「好傢伙，你分文不取呀！」

李自成道：「財富乃天下人之財富，不會由一人獨享，二位，我至今未取過分文在身邊！」他嘆口氣，又道：「但願天下人人富足過日子，我何所求。」

只這麼幾句話，宮覺與霍大牙二人已大爲感動，那宮覺道：「難怪成千上萬的災民都加入了大順農民軍了，原來大王仁義披天下呀！」

霍大牙忽的拍石而起，嚇了附近人們一跳，還以爲霍大牙要動手了。

霍大牙手指飛瀑，大聲道：「兄弟呀，我在山洞之中還有一大半的金銀珠寶，你們等着我，我他娘的也想通了，我捐出來，全部捐出來！」

李自成哈哈一笑，道：「霍兄，李自成並未逼你把壓箱底的銀子取出來呀！」

霍大牙道：「兄弟呀，我的那些寶物都是不義之物呀，二十多年的殺人放火弄來的，今天聽了兄弟之言，我霍大牙想通了，我非全數取出來不可。」

宮覺道：「我陪大哥再上去。」

李自成伸手一攔，道：「我派兄弟們上去就夠了，二位只管吃酒。」

就在這時候，十七名嘍兵走過來，宮覺一見，他點點頭，道：「兄弟們，甚麼話也別說了，指望着在大王的率領下，咱們有一天打進老北京，趕走那個昏庸的皇帝。」

果然，由侯飛爲首的十個漢子攀上了懸崖深洞之下，取出了洞中所有的寶物。

李自成見這光景，更是高興，他把人馬加以安排，立刻拔營直奔長安城去了。

李自成一怒之下，親自率人馬回攻老龍溝，他以仁義之風，收服了霍大牙與宮覺二人，這也算了却他的多年心願，總算眞正的拿下了鳳凰嶺。

只不過李自成再也想不到，長安城已被官兵圍住了，爲首的不是別人，乃督軍洪承疇是也。

先是李自成率領二百鐵騎奔回長安，人馬剛過石川河，就聽得人馬吶喊聲，李自成登高望過去，只見大批人馬在拚搏奔殺，打鬥中有一人邊殺邊吼，李自成只一聽就知道是石九子，不由驚怒的吼道：「石將軍！」

唐大年道：「是他，大王，石將軍正與官兵們幹上了，我們殺上前去。」

緊跟在李自成身後的霍大牙，他對宮覺道：「老二，咱們今天先立這頭一功，衝過去。」

宮覺道：「老大，別忙着殺，咱們這是投入義軍，一切要聽指揮，不能亂來。」

霍大牙道：「還是老二有理，咱們聽指揮。」

「嗆郎」之聲起處，李自成拔刀高擧，狂烈的暴吼一聲：「兄弟們，殺！」

「殺呀！」

李自成只有二百鐵騎，然而一旦拍馬奔馳，氣勢之磅礴，不亞於千人之衆。

鐵騎閃電奔殺過去，前面是三道黃土高坡，雙方人馬拚得凶悍慘烈，地上已是屍體成堆了，李自成率人衝殺過來，迎面就是一個軍官模樣的人舞着大刀迎上來了！

李自成在馬上塌肩斜身，奪魂刀已把那軍官砍死在地，隨在李自成身後的霍大牙大聲道：「好刀法！」

要知霍大牙也是用刀能手，他的外號叫霍一刀，從他的口中發出讚嘆，必是他打自心中的佩服了。

霍大牙與宮覺二人併肩殺，唐大年與方圓押後面，大伙跟定李自成，那大力士封存壽更是悍不畏死的一路打到了長安西城下，正遇上幾個城外督戰的官兵。

封存壽掄起神木棍，他不打人，却棍棍打在馬腿上，幾個軍官掉在地，早被那奔上來的快腿萬里砍死在地上，這二人一高一矮合作無間，殺得轉身奔來的官兵們東閃西躲，叫苦不迭。

正自往城牆上攻的大批官兵，忽然發覺後面出現敵人，有個軍官刀回指，狂叫着：「來的賊子不多，過去一千人幹掉他們！」

「殺！」有官員回殺過來了。

李自成這二百鐵騎就在長安城外繞城殺，早被守城的何用與玄機子二人發現了。

玄機子大叫：「大王回來了，兄弟們，殺呀！」

「殺啊，狠宰啊！」

「是大王殺回來了呀，兄弟們，攻出城外呀！」

一時之間長安城內的大順農民軍士氣大振。

就在李自成拍馬揮殺到北城門附近，早被守在那兒的三千多官兵圍住，只不過北城門上的守將看得清，守城的將軍是別開東。

別開東身邊站的是官副將，官副將更發覺飛毛腿萬里也在陣中拚殺。

這幾年他們的交情越來越深，差不多都變成了自己兄弟一般親，今見兄弟被圍殺，別開東當先往城下奔，官副將跟在後面發了急：「快衝出去接他們回城內！」

別開東道：「就在城外殺出個結果來。」

這二人到了北城下，別開東大聲叫：「別守了，大家到城外同大王合力殺呀！」

「開城了！」這聲是多人的聲音，好像他們早就等着出城一搏了。

「咚隆」之聲響處，插城門的大木栓拔開了，正在攻城的官兵不防這一招，賊子還會開城呀！

農民軍就像潮水一般洶湧，螞蟻出窩一般爭先恐後的大叫着：「殺！」

於是這種突如其來的一股埋伏在城內等候機會殺出城外的農民軍，殺得正自攻城不下的官兵一陣驚慌拔刀應戰，早被一路砍死砍傷兩千人衆。

北城的形勢一旦扭轉，只見別開東策馬大叫：「兄弟們，與大王會師呀！」

官副將也大叫：「衝啊！」

這時候自城中衝出上萬名農民軍，立刻間殺到三里外的山坡上，官兵們見是自城外殺來賊子，人數又比他們多一倍，慌了。

「逃啊，快逃啊！」有人這麼一聲吼，官兵們也不看看是甚麼人在吼叫，這時候傳來這叫聲，多麼的影响士氣！

外圍的官兵已潰散，官兵們有一大半開始拔腿跑。

別開東一見精神可大了，他拍馬迎上土坡。

「大王，大王呀，開東出城迎駕了！」

再看亂陣中傳來哈哈笑，是誰在叫大伙逃？原來是幾個農民軍，打扮成官兵模樣在呼叫。

那種情況下，誰又會想到這一招！官兵們開始往四下裡退逃了。

李自成見來了別開東與官副將，心中愉快，但他仍然金刀一指，指向官兵們：「殺過去啊！」

「殺！」

李自成眼前的這股力量突然膨脹，就在他親自督陣中，萬名大順農民軍由北城外殺到了南城外，官兵之中有一員猛將舞刀迎上來了。

這位馬上將軍的身後有旗號，總兵左良玉的大纛上繡了一個大「左」字。

總兵左良玉殺來了。

左良玉人尚未到，厲聲大吼：「賊子還不授首！」

吼着，大刀舞得咻咻响，可也遇了李自成。

李自成哇哇怪叫：「你就是湖北左良玉，看刀！」

金刀起處，發出一聲尖銳的金鐵交鳴，原來左良玉手中也是一把

寶刀。

這二人就在馬上狠幹起來。

這時候官兵中衝出兩員大將，早被別開東與官副將二人分別迎上。

雙方又在長安南城外的五里崗上幹上了，殺聲震天中，長安城的另外三城立刻城開了，從城中蜂湧出十幾萬農民軍，圍城的官兵也有三十萬，督軍正是洪承疇。

洪承疇帶來人馬三十萬，有五位總兵他指揮。

如今見賊兵們殺出城外來，他在高處看得又驚又急又是氣，厲聲叱叱：「不準退，誰退砍了誰！」

他這裡在督戰，遠處傳來大叫聲。

「督軍命令，撤！撤！」

這是怎麼一回事？有的官兵大感疑惑，殺到要緊處，勝負未分吶，怎麼叫撤？

撤者又叫轉進，有人就會製造名詞，其實說穿了只有一個字：「逃！」

如今有人叫撤，官兵們心中也樂意，薪餉常常三五個月發一回，朝廷的文武大臣在享受，去他娘的不幹了，大明江山是他們的，天如果眞塌了，就由王八們去頂吧！

一想也知道，如果官兵們心中都是這麼想，甚麼樣的仗也別打了。

大批官兵在「轉進」了，有人叫他們撤，他們當然是高興還來不及，怎能不收刀？怎麼不調頭跑？

高處的洪承疇洪督軍見了這光景，他是氣得直跳脚，一刀在手亂砍人：「眞是怕死輩，膽小如鼠。」

洪承疇心中明白，長安城拿不下了，眼看着就要兵敗如山倒了，他身邊一員參將道：「大人，情況失利，大軍回撤四十里，整備之後再攻擊。」

洪承疇頓足嘆道：「也只有如此了！」

他這裡正打算下令兵撤四十里，忽見南方三里處兵馬大亂，有快馬回報，左良玉兵敗往南逃了。

洪承疇一聽之下更是忿怒不已。

「左總兵率衆潰逃，死罪難饒！」他這話剛完，從兩邊傳來喊殺聲，數萬農民軍捲殺過來了。

那參將也不多問了，一鞭打在洪承疇的坐騎上，洪承疇已是一聲浩嘆，當先往東北方疾撤而去。

督戰的主將一走，別的兵馬當然走，一時之間，攻城的官兵全部撒鴨子的四散逃竄。

農民軍追殺有致，分成五路殺了十里才回頭。

原來左良玉同李自成對殺對砍，左良玉有功夫，手中寶刀也不差，李自成認出左良玉的刀路好像也出自五台刀法，他在幾個回合之後，忽然刀法一緊，怒馬直衝過去，厲烈的三刀合一刀，左良玉幾乎被他砍掉左臂。

左總兵不殺了，怒馬直往南門衝去，他的人馬死了一半，祇有不到兩萬人跟他撤回南方了。

李自成並不追殺，他立馬在土丘上，衆農民軍立刻歡呼：「大王萬歲！」

於是，霍大牙與宮覺二人也拍馬過來了。

宮覺對霍大牙道：「老大，你看人家李大王，人家這才是眞英雄吶。」

霍大牙道：「當年我第一眼見了他，就知他非池中物，他是天上一條龍呀！」

就在這時候，祇見守城的金包、金山、金川兄弟各率一萬人馬過來了。

金包雙手舉刀，高聲大叫：「大王萬歲！」

「大王萬歲！」眞的是一呼百應。

李自成回應：「兄弟們！辛苦你們了！」

又見那何用帶領了守西城的上官仁、上官義、上官信三將軍前來接駕了。

何用當先策馬在李自成面前，他笑道：「正在敵人攻城中，忽見大王出現，這一現身可抵十萬精兵，大王洪福，這一仗咱們的基業更穩固了。」

李自成仰天大笑，農民軍一片歡呼聲，斜刺裡又見那左丘三兄弟，于把總全來了，左丘長奔到李自成面前單膝點地，道：「大王進城吧，軍師在城中調派守城門的兄弟，特命我兄弟前來接駕。」

李自成手指左邊，道：「范冲來了！」

祇見一騎奔馳而來，衆人望過去，正是那飛刀手范冲拍馬到了土丘下。

飛刀手范冲跳下馬來歡聲道：「大王，大王洪福，這一仗打得漂亮呀！」

「哈……」李自成又是一聲哈哈大笑，他把唐大年與方圓二人叫到身邊，當即吩咐道：「這是大家的功勞，咱們進城去，大伙都有賞。」

唐大年道：「也是大王仁義，屬下照辦！」

這裡正在說着，祇見一城仕紳百姓排隊迎出來了，這批人一溜的跪迎李自成，城門口已有人燃放火砲了。

於是，大順國王李自成起駕了，他是一人走在最前面，上萬人擁着後面笑，打了勝仗當然笑了。

* * *

李自成就快走到原督軍府了。

如今那兒變成他的皇宮，裡面有一切的設備，但李自成自看到督軍府衙門時候，他的臉上笑容消失了。

李自成的心中着實痛苦，因爲他在府內殺了兩個人，那就是李老八與齊玉兒。

李自成的心中想着，如果齊玉兒是高貴貞，那可該有多好。

當然好，如果高貴貞在他的後宮，此刻必歡笑着向他奔過來，而且還會抱着他的一雙小娃兒。

李自成以爲天下果眞是沒有盡善盡美的事情，齊玉兒刺死了自己生的娃兒，此女實在夠狠毒的了。

一念及此，李自成已走地有聲出氣咻咻，令他身後的幾員大將也覺一呆。

就在他的國王府門口，李自成回身道：「這一戰值得大家慶祝，你們去吃酒，本王有些困累，就不用來向我報告了。」

大伙一聽，又是一楞。

何用早已洞知李自成的心事，聞得李自成的話，忙趨前施禮道：「大王前去剿平白于山，旅途勞頓，咱們絕不前來打擾，請大王安心休息。」

李自成剛轉身，忽又回過身來。

「何軍師！」

何用一聽，忙上前再施禮，道：「大王，何用在。」

李自成指着台下的霍大牙道：「他二人誠心來歸，帶着大批珠寶金銀，人家這是有功的人，我看派他二人爲大將軍，你同玄機子軍師快去安排。」

何用放眼看向霍大牙與宮覺二人，見這二人也是一副威武模樣，立刻笑了。

「二位，你們可是聽到大王的交代了，該上前來行個謝恩禮吧！」

霍大牙與宮覺一聽之下，這就要從人叢中走向李自成了，李自成把手一搖，道：「二位免禮了，還是當年的好兄弟呀，哈……」

他說完轉身入宮去了，却也更令霍大牙與宮覺二人大爲感動。

看看人家李自成，在這種場合之中也算給足了面子，人要面子樹要皮，二人幾乎要落淚了。

何用走到二人面前，他伸手挽了二人的手，笑道：「二位將軍，走，咱們大伙去吃酒。」

「哈……」霍大牙當即笑了。

宮覺道：「長安城有咱們立足之地了，哈！」

是的，他們二人祇會佔山爲王，不求發展，如今來到這都城之中，眼界一開，自是得意。

就在這時候，玄機子手持令旗奔來了。

玄機子也是滿頭汗珠子，這幾天官兵圍城他最辛苦，因爲李自成把守城的重責大任交在他的手中，如果長安城被官兵攻下，大順國就完了。

何用見是玄機子，忙伸手一攔，道：「道長，你別進去吧！」

「我有要事。」

「甚麼事也等到明天早朝。」

玄機子道：「咱們勝利了，把官兵打跑了，便是大王也應該高興吧！」

何用搖搖頭道：「你難道忘了？」

玄機子道：「我忘了甚麼？」

何用道：「大王回來，見了這兒的一切，心情立刻沉沉的臉現不悅，因爲……」

玄機子道：「因爲這兒是大王的傷心之地？」

「對，我猜就是這樣。」

玄機子道：「他最喜歡小孩子，他日日盼望有自己的孩子，他好不容易的一舉生了兩個攣生漂亮的娃兒，却被那狠心的齊玉兒親手殺了。」

何用道：「而且大王又誤把大將軍李老八也殺了，想也知道他的心中多忿怒。」

玄機子道：「大王總會有個交代吧！」

何用道：「是有交代，命大伙痛飲，所有的軍士們都有賞，由你我去決定了。」

玄機子一聽，忽然的笑了。

* * *

長安攻守戰打得好，趕走了官兵，八百里秦川也盡入大順農民軍之手，於是朝廷上下緊張了。

咱不提當朝如何在緊張，張獻忠由襄樊往川北走，他的大西國已建都在四川，爲了對李自成的祝賀，張獻忠悄悄轉道太白山。

太白山乃秦嶺最高峯，峯下有十二連環峽，形勢上又比之白于山的老龍溝險惡多了。

李自成早就要會一會同爲農民起義的張獻忠了，如果不是親去了一趟白于山老龍溝，早二月二人就會面了。

這也算是兩支農民起義軍歷史性的一刻，雙雄相會，也許就能聯手拿下明朝天下。

督軍府改成了大順國王行宮，李自成打跑了洪承疇的十萬人馬之後，他關上了門獨自坐在太師椅子上，面前彷彿有個人影在閃晃，那是個女人的身影。

張開了雙目却又不見了。

李自成半閉兩眼，看上去他在養精神，忽的，那影像又出現了。

仔細思量着，李自成以爲他的亡母出現了，那個受盡富豪欺凌的

可憐女人，她那麼善良、溫柔，却是丈夫先被淹死在延河，然後再被打罵，更爲了兒子，她嚼舌自盡了，死在延長縣的大街上。

李自成雙目噴火，每憶及此事，他就鬚髮怒張，難以自已。

李自成忿然，窮人總是倍受苦難的，他要打倒一切坑害窮人的牛鬼蛇神。

李自成早有心願，他打定主意要窮人翻身。

倏忽間，他似乎又發現那身影在飄忽游動，再細看，不，那不是她的娘，是高貴貞，他妻子高貴貞半身帶血在向他飄來。

李自成不動，他不要把妻子嚇退，他的心中默默禱告着：「過來吧，我的愛，過來我們在一起，休忘了，你是那麼的愛我、疼我、護着我，你眞的爲了孩子，爲了替我生個娃兒死了，來，我們在一起吧！」

李自成的意識是清醒的，他並未昏睡，更不是做夢，他還伸出了手，伸手想接過那個影子。

祇不過當那影象更清晰的時候，李自成咬牙切齒，他忿怒的要抓起他的奪魂刀。

「是你，你這蛇蝎心腸的女人吶，你竟然親手殺了自己生的兒子，你……」

那影像是齊玉兒，一個節烈的女子出現了，她一身是血，七孔也有血，却是臉帶微笑。

七孔流血而臉帶微笑的樣子更是令人害怕。

李自成不怕，他冷笑，而且還準備出刀，他咬牙咯咯响，雙手十指一張又縮，他恨透了齊玉兒。

齊玉兒太像他的高貴貞了，那面孔、那身段、那口音，還有那坐在李自成懷中的溫柔動作，都像極了高貴貞，而這個影子，也正是太像高貴貞了。

忽的，那影像不笑了，而是張開了雙臂往李自成的身上撲來。

那絕不是投懷送抱，而是要揑死李自成。

李自成的反應是暴出一腿踢過去，口中暴吼：「滾！你這可惡的東西。」

就聽「叭」的一聲响，一張椅子被他踢飛起來，那椅子撞上了門，却也發覺門口站着玄機子。

玄機子見門被撞得一偏，他的雙目一厲。

李自成雙手一擺，道：「軍師來了！」

玄機子並未多言，他臉色可怕，口中唸唸有詞。

李自成道：「怎麼不進來？」

玄機子道：「大王，大王發現甚麼了嗎？」

李自成却淡淡的道：「齊玉兒，那可惡的女人她膽敢出現。」

玄機子一聽，道：「且容屬下施法，把她驅離。」

李自成道：「不用，本王何許人也，豈怕甚麼妖魔鬼怪之物。」

玄機子道：「大王，話雖不錯，但此女若是常來糾纏，少說也會影响大王歇息。」

李自成道：「應該本王找她算帳，她殺了本王的兩個娃兒，她還敢前來囉嗦。」

玄機子道：「大王，你請暫避，屬下很快就好。」

李自成抓起金刀，道：「你施法吧，你的茅山本事就是陰陽兩界打通道，神鬼難逃法眼。」

玄機子見李自成走出後宮門，他大聲吩咐：「你們聽了，快取八盞燈侍候。」

門外的人一聽軍師要八盞燈，立刻奔去張羅，玄機子已自身邊取來符咒八張，等到進來四個人，每人各舉兩盞燈，玄機子命那八盞燈分別壓在他放在地上的符咒上。

如果有人看得懂這相互間兩丈遠的燈，便會明白燈是有順序的擺。

再細觀，每兩燈相對，而地上的符咒也分成了「兌對震」、「乾對巽」、「坤對艮」、「坎對離」。

這正是八卦圖陣，一切擺妥，玄機子把門窗關上，猛抬頭，他暴吼如虎：「天靈靈地靈靈，茅山眞人搬天兵，你是妖你是鬼，天兵一到逃不掉，無量壽佛……」

他一共唸了三遍，忽的手指屋樑，叱道：「妖女，妳還不現原形？」

怪了，玄機子一聲吼，八卦陣中冒出煙火，就聽得屋內「啾」的一聲尖叫，一陣怪風打從玄機子身側吹過，令人毛骨悚然。

玄機子大叫：「這次放過，下次不饒！」

於是門被玄機子拉開了，李自成却十分坦然的在同何用說話。

李自成見玄機子走來，淡淡的道：「軍師，常言道，邪不勝正，便是鬼怪我也不怕。」

玄機子道：「大王神威，當然不怕鬼怪，大王坦然，一心爲窮人拚命，事蹟也表日月，祇不過……」

李自成道：「休再提鬼怪，咱們進來商議。」

於是，三人走進後宮內坐下來，李自成道：「你們二位仔細先把事情說明白。」

何用對玄機子道：「道兄先說。」

玄機子道：「大王，本來是打算出兵進攻老北京的，可是形勢上却有問題，咱們不能不加以考慮。」

李自成並不多問，他聽得很仔細。

玄機子接道：「當今形勢，官兵們的力量集中山海關外，爲的防禦清軍，如果我們攻打老北京，就需要有一股力量牽制關內的官兵主力。」

何用接道：「咱們祇是打跑了洪承疇的人馬，仍需要有力量抵抗，這股力量便是大西國了。」

李自成終於開口了：「我們去會大西國王張獻忠。」

玄機子道：「對！」

何用又接道：「張獻忠正自襄樊回師四川，他的人馬要經過太白山區。」

李自成道：「那是咱們的地盤上。」

玄機子道：「所以咱們應去會一會這位大西國王，雙方也好訂個盟約。」

李自成道：「此去應帶多少人馬？」

玄機子道：「五千人馬足矣！」

李自成道：「何人保駕前往？」

玄機子道：「屬下與唐將軍保駕，大王，即日起程，咱們先到十二連環峽古松坡。」

於是，長安城中一切安排妥當，何用留守長安城，各路人馬分別駐紮在各要隘，防備官兵來襲！

李自成與玄機子一同上馬，唐大年的五千人馬也盡是騎馬入山區！

這時候那侯飛已調在李自成身邊伺候了，侯飛也是個江湖飛賊，與陝北飛賊別開東不一樣，一旦投入李自成麾下，更表現出忠心不二的決心！

李自成身邊原是有封存壽、萬里，如今又加上一個侯飛，都是對李自成忠心之士！

三聲號炮起處，長安城南門大開，李自成在馬上四下望，心中抹不去對愛妻高貴貞的懷念！

李自成的表現早看在玄機子的眼中，玄機子决心再爲李自成找一個可人的女人了！

李自成當然不會知道玄機子腹內機關，他策馬在最前面，繞過首陽山的時候，那山路更是難行，騎馬山道上，不時的有驚險崖脊經過！

轉向西南方，忽有探子報告，前面有個圍子！

圍子就是小形寨子，那年頭有同宗同姓者爲求自保，多的是把族人住在圍子裏，山區更多！

李自成一聽前方有圍子，立刻向玄機子道：「是否進去打個尖，大伙歇馬！」

玄機子道：「前去十二連環峽尚有三十多里，在此打個尖也可以！」

李自成正在打量山的形勢，遠處忽然傳出一聲尖吭的大叫：「嗤！」

聲音發自圍子內，聽得李自成雙眉一挑！

玄機子道：「是女子喊叫聲！」

李自成道：「你們在此歇馬，我過去圍子那面看一看！」

玄機子道：「大王一人前往？」

一笑，李自成道：「我身邊有他們三人足夠了！」

李自成口中的三人，也正是封存壽、侯飛、萬里！

李自成與封存壽三人，四騎繞過了兩個山脚，果然前面是個大圍子，好像比個村莊還大！

圍子的大門是關上的，圍子上面站了兩個手持紅纓槍的漢子！

兩個漢子見李自成四人來到，其中一人大聲吼叱：「喂，你們是幹甚麼的！」

李自成不開口，封存壽也少話，萬里道：「咱們路過的，想進圍子打個尖！」

圍子上那漢子揮着紅纓槍，叱道：「去，去，咱們這兒有事情，不能留你們，去……」

萬里道：「可是見不得人的事情？」

另一漢子怒吼，道：「你這矮子莫非要找死呀，甚麼叫見不得人的事情，滾，統統滾開！」

李自成看看圍子的門，他對身邊的封存壽道：「你能把圍子門撞開嗎？」

封存壽立刻跳下馬，他把神木棍擱一邊，大步走近圍子的兩扇大門前！

圍子上的人開罵了：「他娘的，幹甚麼呀！」

封存壽也不多言，暴伸雙掌按在一扇大門上，祇見他吐氣開聲用力推，推得寨門一閃又閃的，可也把站在圍子上的兩個漢子搖得厲聲叫：「你幹甚麼……」

「嘩啦啦」一聲響，圍子的大門被封存壽推開了，李自成幾人抬頭看進去，祇見圍子裏有房舍三十多戶，有草垛子十幾個堆在個土場上，遠處有個大門，門下站着五個大漢，爲首的一人滿臉鬍子，他手上拎着一把刀！

猛抬頭還眞的嚇人一大跳，這人的半張臉上好深的一道刀疤！

這人見遠處進來四個人，刀指過來吼道：「喂，你們是幹甚麼的？」

李自成不回答，他仍然往那屋門口走着，門外站了三十多男女老少，這些人也轉身看着李自成四個人。

現在，李自成臉皮在抽動，因爲他發現有個女子被吊在木杆上，那女人是赤裸的！（未完・廿五）

新派綠林俠義故事/申 公 豹・文
可 飛・圖

龍蛇干戈

上文提要： 諸葛明在黑松林被一夥翦徑賊捉住，張博天爲了救軍師爺，讓高磊帶着一萬兩銀子前去贖人，包文通與高磊見軍師爺安全後，二人合殺姓左的，姓左的不敵被綁上大刀寨，他竟然也是流寇，人稱「陰司判」左不同……諸葛明一番調派後又轉道去通江堡報訊，而張博天等人則按諸葛明的計策行事，分水陸兩路摸進飛雲堡……

伕義援手救弱女　老河渡口會大少

更何況面前這姓張的，自稱是當年流寇中有着殺人狂的「閻王刀聲」！江湖上誰要碰上這「閻王刀聲」張博天，能夠保得命在，那是萬幸中之萬幸。

只是想不通，這個殺人魔怎麼會變了？

突聽巴老太太高聲道：「吩咐廚上，整治幾桌酒菜，請人家在咱們這飛雲堡中，把肚子塡塡，再送人家上路！」

一面對一旁的張博天道：「一萬兩黃金又算得了甚麼？你只要有一天，能放下屠刀，老身這一萬兩黃金就送給你們吧！」

張博天一聽，全身不由打個冷顫，抖着聲道：「老太太！妳這是在修福添壽，張博天省得！」

於是，張博天豹眼一瞇，似乎有些潮濕。

只聽他大吼一聲，道：「大刀寨的弟兄們，走啦！」

張博天對巴老太太一抱拳，再也說不出一句話而扭頭就跨出飛雲堡的大廳而去！

巴老太太望着張博天走去的背影，不由搖頭嘆道：「這姓張的生了一副人中之龍相貌，不該是個强盜之流的人物！唉！這就是人在亂世，身不由己呀！」

* * *

仲夏，夜是特別的短，大刀寨的一衆人等，才走出飛雲堡不過三四里地，山頭上就開始泛白了。

高磊領着一衆人等，擠上了那個大木船上，只有張博天、包文通與左不同，連同四大武士全都是騎着馬，直接的轉回朝陽峯上的大刀寨。

臨走的時候，張博天特別交代二寨主高磊，在他們走回山寨的時候，加挑十擔高粱酒、兩頭牛、十隻羊，大刀寨要熱鬧個三五天的！

所有大刀寨的嘍囉們無不眉開眼笑，興高采烈，就等着回到山寨大吃大喝一場了。

每次回轉山寨，張博天都會犒賞一番，如今又「借」來飛雲堡萬兩黃金，自然是免不了大大的分贜一番。

於是，就在一衆嘍兵們尚未舉杯痛飲的時候，張博天特別找來高磊，當衆宣佈，每人五十兩銀子。

五十兩銀子，可是個大數目，如果一個人領這五十兩銀子做個小本生意，足足可以溫飽有餘的活下去了。

可惜的是，大刀寨上的嘍兵們，在酒足飯飽之餘，全都各處四散着「賭」上了。

這就是大刀寨最輕鬆的一面，而每個嘍兵的心中，並沒有把這幾十兩銀子看在眼裏，因爲他們知道，早晚幫着寨主找到那批寶藏，

每個人全都是大富翁，而目前區區數十兩銀子，只不過當作臨時消遣罷了。

* * *

繞過安康鎭，朝着老河口以西通江堡走去的諸葛明，自從在黑松林吃過左不同一次幾乎要命的悶戲以後，江湖經驗似乎更老到了，也因此他對於江湖道上的邪魔歪道，更是有着厭惡感，而張博天的轉變，是在諸葛明的策略中，慢慢的誘導的，他諸葛明是智者，如果對於一個嗜殺的人，直接的叫他不要殺人，倒不如使些心計，讓他去體會，那樣來得更爲有效。

諸葛明當年幹過幾天流寇生涯，如果要問他殺過幾個人，他恐怕只有搖頭的份兒，因爲流寇殺人是好惡不分，見到一個就殺一個。

然而，一當了流寇就要殺人？恐怕也不盡然，因爲諸葛明就沒有殺過人，他是另有目的的，至於是甚麼目的？

當流寇沒有殺人，也不能說不幹流寇更不該殺人了，因爲諸葛明碰上了他以爲該殺的人，一樣還是揮劍殺人的。

川馬緩馳，馬背上馱着個諸葛明，好像永遠不知道疲乏一般，四蹄翻騰得像往滾鍋裏下餃子一般，踢騰個沒完沒了的！

蹄上的馬蹄鐵，敲擊在石頭路面上，還眞似鐵匠舖裏在敲打一件細緻的鐵器一般，清脆而又悅耳，讓人覺得有一種戲台上敲邊鼓的味道。

此刻，官道正朝着一個高坡延伸而上，諸葛明雙腿一夾坐騎，正待一衝而上，在迎面的勁風中，拂去了當頭炎陽的熾熱與烘晒，却也彷彿使他聽到一聲微顫的呼救聲！

立即的反應，是急忙一攏韁繩，朝着兩邊打量，右邊遠處，漢江的水一波波的清晰可見，左邊是一片高矮不整，有竹有樹的雜林，很密集，也很荒蕪，這片荒林，正就在一個高坡的一溜邊上。

諸葛明雙眉一皺，愼密在查看，因爲那一聲呼救千眞萬確，但又十分細渺，就像叫了一半立刻又被人堵住嘴，或是一個頑皮的孩子，突然發覺不該亂叫而又半途閉嘴不言的模樣。

但是，諸葛明心裏明白，在這種荒凉的野林中，一定發生了令人寒心的大事，因爲，那聲音雖然短暫而細小，但諸葛明仍能判斷出，那必是個女子的聲音，而且也是個正在處於危機中女子的聲音。

近五年的江湖生涯，已使得諸葛明見到太多的人間慘事，因而他有着深沉與機智的雙重思維。

他本來有要事待辦，五天後，老河口的江邊上，最大的那家客店「廣來大飯店」，他要在那兒與寨主「閻王刀聲」張博天會面，商討對付「通江堡」的事宜，如今算算，尚不過三天多的時間了。

因此，他似已無暇去多管閒事！

他不是獨善其身而寡情薄義，更不是不顧及江湖上詭譎險詐，而惹上殺身之禍，實在他是有着分身乏術的感受而無法太多的躭誤。

蹄聲又開始步入快節奏了！

小川馬的長尾巴撩在諸葛明的身上，而使得諸葛明有些癢癢的，終於，他一抖韁繩，又自坡上朝下面衝去。

不過好奇心仍然繚繞在葛明的心頭，不因蹄聲而放鬆警覺，諸葛明的兩耳還是豎得蠻直呢！

才不過下了一半山坡，突然間，一聲細細的「啊」聲，是凄厲中帶着無奈，只是聲音細小而已。

諸葛明一咬牙，一圈馬韁，風旋飛瀑一般，一下子衝入那片茂密的雜樹林中。

一陣折枝倒榦聲，把諸葛明帶進了樹林中，而林中的另一面，却是另一番景象。

一條山泉，正在這片林中流過，山泉的另一面，幾個大圓石頭，好像這兒常有人來似的，一排翠綠的竹子，在山風的撥弄下，一彎一彎的就在山泉邊擺動。

這應該是一副純自然的山清水秀圖，然而，却出現了一副令人厭惡的醜相！

那是在亂林的一棵粗樹幹上，牢牢的綑着一個衣衫凌亂，秀髮蓬散的年輕女子，三個穿着寬鬆褲子，赤着上身，甚至還赤着雙脚的三個壯漢，三面包抄似的圍着那個可憐的女子，提髮撕衫，看樣子是要把那女子脫光似的。

諸葛明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單鳳眼一瞪，看着三個吃驚的男子。

而三個「原始至極」的男子中，有一個腰帶已丟棄在地上，一看來了人，急忙又拾起腰帶，胡亂的又把褲腰紮起來。

諸葛明冷冷的坐在馬上，俯視着三個大男人的狼狽相，緩緩的又瞥了一眼正在垂淚的樹幹上女郎。

適時的，女郎也仰臉乞救的朝他望過來。

諸葛明心理「噗通」一聲，因爲那女子的一張面孔，是那麼的秀氣而美麗，雖然她如今衣衫不整，但仍然並不妨礙她的那個俏美身段；即使她淚眼婆娑而有着憔悴，可是對她的那張迷人的臉龐，並未減低多少艷麗，因爲她的一皺眉，一抽鼻，或一翹嘴，全能撩起人們的遐思而忘了自己是老幾，這眞正算得是個天下尤物了。

看上去最多不過二十冒頭一點，她那水盈盈的秋波，在奔流般的淚水洗禮下，酷似一泓清水投入一粒小石般的那麼蕩漾着，那是一種惹人憐又叫人醉的嬌態，但却含有一種期盼與哀求的直瞪着諸葛明。

悲淒淒叫諸葛明有些心酸，誰家沒有姐和妹？誰家沒有大姑娘？這些人難道不這麼的想一想？

怯兮兮更讓諸葛明無名火冒三千丈，三個大男人在荒林中折騰一個女嬌娃，這與野狗惡狠有甚麼分別？

諸葛明鼻孔裏冷哼一聲，拋棄了原本不願多管閒事的心情，因爲，他覺得自己還算個人物，是人物就不能不管這檔子「閒」事！

像個老子教訓兒子的聲音，諸葛明怒喝道：「快把那女子放下來，每個人留下一隻耳朵！」

三個大漢兇惡的互望一眼，併排的雙手叉腰一站，中間的一個冷笑道：「他娘的！你是甚麼東西？撞了老子們的好事，還敢大言不慚的冒火話！」

另一個皮笑肉不笑的道：「朋友！眼下可是三對一的局面，你沒有弄錯吧！」

「說得也是，一個人出門在外，招子可要放亮，與你無關的事，你強出個甚麼頭？」最邊的一個咕噥着。

諸葛明臉無表情的道：「你們幹的這種買賣，是人都會看不過去，就算讓我這幹山大王的遇上，也覺得噁心！」

中間的短鬚大漢踏前一步，戟指諸葛明道：「朋友！你以爲幹了山大王就可以插手管爺們的事了！須知我們也不是好欺之輩！」

諸葛明緩緩的翻身下馬，沉聲問道：「說說看，你們的碼頭字號！」

似是不經多加考慮，中間大漢道：「老河口通江堡的！怎麼樣？」

諸葛明雙眉一揚，道：「哈！原來是『鐵扁擔』褚倫的手下！」

「你要是漢江沿岸闖的人，朋友，你該心裏有個底兒！」

諸葛明一笑，道：「漢江沿岸三堡一莊，各霸一方，誰人不知，何人不曉，只是聽人說通江堡的名聲不佳，原來眞是實情。」

「那麼一個大堡，可惜被你們這羣該死的東西，胡作非爲，弄得聲名狠藉。」他微一頓又罵着。

三個人不由一楞，不旋踵間，三個人撤出兵刃，三把明晃晃的鋼刀，朝着諸葛明逼來……

諸葛明的劍仍抓在右手，淡然的一笑，道：「我還是那句話，放開那女子，每人割下一隻耳朵！」

驀然間，正中的大漢揮刀直竄而上，他的那把鋼刀，正直而準確的剁向諸葛明的面門，口中還大吼着：「砍死你這個王八蛋的！」

諸葛明早已料準，一個眞正狠角色，有些能耐的，絕不會合着三個人，在這遼天荒林中幹這種醜事。

其實，也還眞的被他料中個七八分。

就在對方鋼刀距離面門尚不過三尺，他的左手暴抬，劍鞘迎着來刀一晃，虛幻中，撩撥下，極爲輕鬆的把對方的壓頂一刀卸於一側！

有如一道閃光般，諸葛明的劍倏然出鞘，疾若奔雷般，就在那短鬚大漢的頭上一圈，只聽「哎呀」一聲。

大漢一個踉蹌，幾乎跌倒！

却見一股鮮血，順着那大漢左腮幫子上流入他的衣領之中，一隻耳朵，已落在地上。

暴旋身，大漢怒瞪着諸葛明，厲聲罵道：「那裏冒出你這個龜孫王八蛋，竟敢在戚大爺身上做記號，夥計們，合着力，殺了這個狗東西！」

諸葛明淡然一笑，道：「每人留下一隻耳朵，如果惹毛了我，說不準我還要每人再加上一隻的！」

只見另一人高聲罵道：「放你媽的老屁，有本事自己來拿！」

於是，三把鋼刀，合成一股力量，一下子圍上諸葛明。

沒有人再多說一句話，甚至連罵也沒有了，因爲三個人全都正聚精會神，合計着如何來放倒這個半路裏殺出來的「愛管閒事」人。

諸葛明在三把鋼刀一齊劈砍而來的同時，猛然一個雲裏飛縱，彈縱起二丈有餘，就在他頭下脚上，劍芒打閃中，準確無比的一連挑落兩隻耳朵。

也只是那麼一躍一翻之間，三個人全都丟去一耳。

然而，這似乎挑起那個短鬚大漢的野性。

只見他一咬牙，不顧左耳流血，雙手抱刀，衝向諸葛明砍殺而來，另一個失去一耳的，也從另一面揮刀而上。

於是，諸葛明一聲冷笑，道：「既然想死，那可太容易了！」

只見他暴伸劍鞘，疾快的貼着來刀，右手長劍一挫，却自另一個方向遞向另一個揮刀砍來的大漢。

就聽「咻」的一聲，一束刃芒，已送入那大漢的下腹之中，諸葛明在一招得手中，暴伸右足，正狠狠的踢在短鬚大漢的關元。

那地方可是要命所在，只聽他悶哼一聲，當即摔倒在地上，一臉的煞灰色。

三個大漢，一上來倒了兩個，却正好倒在諸葛明身前與身後。

只見另一個大漢，撥轉身子，盡朝着荒草蔓徑，跑在亂堆中，大叫着亂竄而去，看樣子掉一隻耳朵也認了！

對於殺死面前的兩個人，諸葛明並不覺得有甚麼值得嘆息的，因爲這種人已失去了人性，已沒有在這個社會上生存的資格了！

望着被縛在樹幹上的女子，她那原本雪白的面孔，更白了，淚水已乾，却是櫻唇不停的緩緩顫抖着，宛如一頭待宰的羔羊，那麼的令人可憐！

於是……

諸葛明抬腿邁步，越過地上短鬚大漢的屍體，緩緩的，就如同親人在打招呼的樣子，徐緩的道：「姑娘！妳這是有驚無險，一切全過去了。」

原本淚已乾，如今突然又泉湧而出，悲懼而又顫慄的直盯着緩步走來的諸葛明。

她嘴唇在嗡動，但沒有迸出一個字來！

是的，她是有驚，因爲一個羔羊面對三頭惡狠，豈有不驚之理，而無險，當然是及時的來了救星！

「刷刷刷」，諸葛明抖動手中劍，極爲瀟洒的挑斷了縛在女子身上的蔴索。

倏然一個踉蹌，女子像是脫力一般萎坐在地上，口中顫抖出一聲「啊唷！」

諸葛明回劍入鞘，微笑道：「姑娘妳名字是……」

諸葛明的口吻並不一定要知道面前女子叫甚麼，他只是安慰的成份多。

垂着淚喘息一陣，女子長髮向後一甩，側頭上仰，小嘴微翹又合，好一陣，才低聲道：「我……我方圓圓……」

含着笑，諸葛明又道：「剛才這是甚麼名堂？」

方圓圓驚魂稍定的道：「這位英雄，你是說剛才那三個惡……人？」

諸葛明一笑，道：「妳是怎會遇上那三個畜牲的？」

淚水開始自她的面頰往下流，啜泣着，悲聲道：「我……我是個苦命女子呀！」

諸葛明看看天色，約莫看到老河口天還不致於黑！

於是，他輕聲道：「妳整整衣衫，我送妳回家去，有話咱們慢點說。」

方圓圓抽噎着，一邊整着衣裳，道：「我是同老父二人就在老河口附近，擺渡爲生！」

諸葛明道：「可是住在船上？」

「是的！」

諸葛明一邊拉馬，又道：「妳爹呢？」

於是，姑娘一聲悲痛，又哭了起來。

諸葛明不由一怔，急問道：「究竟怎麼回事？」

拭着眼淚，吸了一口氣，方圓圓道：「一大早，這三個人要僱船過江，不由分說就全跳到我們的渡船上，我爹本不做這一趟買賣，却是那個粗鬍子大漢，掏出一兩銀子，擲在船板上，我爹沒辦法，這才勉强開船，却不料……」

姑娘又哭了起來，諸葛明提着馬，緩緩的往前走着，方圓圓在馬後飲泣。

走出這段半坡荒竹樹林，二人到了官道上。

於是，諸葛明這才又問道：「以後呢？」

「船到江心，三個人突然叫我爹把船沿江邊上划，一直划到這附近才靠岸，却不料船剛繫好，三個强盜趁我爹不備，一脚把我爹踢落江中了……」

諸葛明不由一咬牙，却聽方圓圓道：「我爹年近六十，如何能經得起他們踢，恐怕是死在這漢江裏了。」說罷，大哭起來！

諸葛明聽罷，當即道：「走吧！我送妳到船上去，妳把那條渡船，搖到老河口靠岸，我就住在江邊的『廣來大飯店』，妳到那兒找我去，往後恐怕妳不能再搖船過日子了！」

二人就在江邊，找到了方圓圓的渡船，其實那渡船也不大，擠着站，也只能擠十來個人而已。

解開拴在石頭上的繩子，方圓圓就站在船尾。

沿着江邊，順流而下，看樣子也用不了多少力氣。

諸葛明朝着方圓圓擺擺手，立即騎馬朝老河口馳去。

老河口位在武當山以東，過漢江往東，一大片丘嶺地，却沒有高山峻嶺，漢江的水，到了這兒就與北面伏牛山區流下的丹江會合，因而江面就顯得寬大不少。

諸葛明送走少女後，朝着老河口行馳，二十里的平坦官道，不到一個時辰，就到了這個三省河流滙集的老河口，再往南，那就是襄樊了。

諸葛明騎在馬上，遙望江面，還眞的有不少大小帆船穿梭般的往來着，隔着江面，藉着落日餘暉，他似乎遙遙的望見那雄峙在江岸的通江堡，蒼松翠柏的拱托中，顯得有些深林密青中隱着深溝絕壑，叫人有龍潭虎穴之感。

冷冷一笑，諸葛明來到臨江邊的「廣來大飯店」。

走入店中，小二立刻拉馬上槽，邊笑道：「騎馬山路行，腰酸臂不痛，客官辛苦了！」

諸葛明一笑，道：「小二！你說錯了，俺騎的是小川馬，專走山路，正好臂痛腰不酸！」

嘻嘻一笑，小二諂笑的道：「對！對！對！客官你說的對極了！」

諸葛明在當門的一張桌前，面朝着大門坐了下來。

隨意的點了兩樣菜，要了一壺溫黃酒，自酌自飲，看起來還相當的得意自在。

不過在諸葛明的心中却在焦急，因爲他沒有告訴方圓圓他的名字，方圓圓如何能找得到他？

這眞是「巧不巧天知道」！

因爲，諸葛明要等的方圓圓尚未露臉呢，却等來一個令他想不到的對頭來。

也就在諸葛明正自三杯下肚，品嚐着一盤肥實的江蝦時候，遠遠的，自老河口的市鎮上，一溜的走來五個大漢，只是這些大漢在經過「廣來大飯店」門前的時候，不知爲何，突然全折向了江邊而去。

諸葛明並不在意，因爲他一心在等方圓圓。

然而，五個大漢中，却有一個人，在倏然看到諸葛明當門坐着大吃大喝，立刻暗中招呼其餘幾人，扭頭朝江邊疾走，因爲，這五人當中的一個，傷了一隻耳朵，才在老河口的「同濟堂」敷了藥，正準備返回「通江堡」去傳送被殺的訊息，也好搬來堡中高手，爲死去的伙伴報仇。

原來這受傷大漢深深知道，眼前五個，合起來也不是人家對手，眼前虧自不願吃，這才掩掩藏藏的走過「廣來大飯店」前面，急急的趕回「通江堡」。

「廣來大飯店」的燈已經燃起來了，飯店裏的生意似乎也開始熱鬧起來，就着大廳門口吃喝的諸葛明，也開始焦急起來了！

那個弱女子方圓圓，難道還沒有把船撐回老河口的附近碼頭？

就在他東張西望，開始煩燥的時候，突然間，一個乾癟癟枯骨老者，頂上稀稀的幾根頭髮，瞇着一雙神光閃爍的眼神，赤着雙足，來到諸葛明的桌前面。

「小哥！借一步說話！」

諸葛明一怔，却發現老者已調頭而去！

當即對小二一招呼，道：「碗盤收走，我去走走！」

也不等小二再問，抓起寶劍，急急的跟出店外面。

諸葛明一路跟着老者，越過一批自船上下來的人羣，朝江邊一處破碼頭邊走去。

諸葛明來到碼頭邊，伸頭下望，老者早已跳在一條小渡船上，方圓圓正舉着一盞小紙燈，舉得高高的朝自己招呼點頭呢！

諸葛明一笑，當即停下脚步。

他沒有下船，他覺得方圓圓很幸運，因爲那個老者顯然是他落江未死的老爹，自己如果下船，甚至接受他們招待一番，就有着庸俗感。

心念及此，諸葛明笑笑道：「方姑娘！妳爹很幸運，妳更幸運，我替你們高興，我還有事，咱們後會有期！」

諸葛明調頭要走，方圓圓急急的叫道：「等一等！」

老者正是被踢落河中未死的方圓圓的爹！

只見他連連抱拳，道：「壯士！你不能這麼就走！」

諸葛明一怔道：「有事？」

老者急切的道：「救命之恩，何敢言謝？老漢只是把恩公請來，略述一些那幫惡人的作爲，也好讓恩公在這老河口地面上，有個防備！」

他一頓之後，急又接着一指通江堡的那個方向，道：「恩公救了我父女二人，就算我老漢把這小船奉送，也難報萬一，如果我父女連提醒恩公一聲全沒有，萬一着了那些人的道，上了他們的惡當，我父女的良心就難安了。」

諸葛明本已走去，聽了老者的話，他還未放在心上！

看了方圓圓那溫暖的眼神，他還是不想回頭。

然而，在聽到有關「通江堡」的事情，他猶豫了，因爲，那可不正是他欲知道的一切嗎？

再說，他原本要設法混進這「通江堡」的，不想自己爲救方圓圓，却把這條想法，佈滿了荊棘，一時間想來個矇混，怕不太容易。

於是，諸葛明微微一笑，擰身飄落船上。

老者在諸葛明一落到船上，立刻解下纜繩，人也溜到船尾，推櫓搖離岸邊。

方圓圓舉着燈，把諸葛明讓進那個艙門裏。

船小艙低，想進去還得低頭彎腰。

但當諸葛明一進入艙裏面，才發覺這小艙雖然不大，却被收拾得十分乾淨，艙內是簡陋些，打橫的兩張板舖，正中間有一張頂着兩邊船舷的二尺寬木板桌子，算是把床舖隔開來。

這個艙房緊鄰後邊搖櫓地方，前面空了一半，那就是載貨送客的地方了。

小油燈往那張隔舖的板桌上一放，方圓圓冲着諸葛明露齒一笑，道：「你先坐，我去煮壺茶！」

諸葛明有些驚艷之感，因爲方圓圓在重整衣衫，薄施脂粉後，成

了令人不敢直視的仙女，她的面龐是何等的秀麗，彎彎的眉，有如湖面上的兩鈎新月，一在天上一映湖中，交互輝映般的撩人遐思！那個白玉般的鼻子，小巧而挺直，柔軟如綿的朱唇，微翹得那麼恰到好處，兩隻似會說話的眼睛，水盈盈而又亮晶晶的正顯示出只有美人兒才有的波神來。

也許她習慣於進出這個不到四尺高的艙門，只在紅影一閃，腰肢輕擺中，她人已閃出艙外面。方老丈把船擺在不遠的一處柳林下面，船就繫在柳樹根上面，這才走入艙內。

先是，他對諸葛明仔細看了又看，不由的微點着頭，笑道：「今天眞是小女幸運，遇上你這位救命恩公！」

諸葛明微微一笑，道：「不値一提，倒是老丈命大！」

老者哈哈一笑，道：「老漢這是被他們踹落江中，如果是踹落萬丈深崖，早也就粉身碎骨一灘肉泥了。」

諸葛明一笑，却是老者搔搔稀疏的頭髮，又道：「十歲就在這江面上混日子討生活，如果還會被江水淹死，豈不是白活六十春？」

微微一笑，諸葛明道：「說的也是。」

適時的，方圓圓端着茶壺走進艙裏。

她先替諸葛明斟上一碗茶，然後再替老爹倒上一杯，才說道：「爹！我去鎮上買些酒來！」

只見方老爹從懷裏摸了又掏，好不容易摸出一塊碎銀子出來。

就在他正要遞給方圓圓的時候，却被諸葛明一把按住。

老者赧然一笑，道：「就算半斤酒，我老頭子表表心意嘛！」

一邊的方圓圓臉上已佈滿了羞赧，那是窮人家拿不出手後應有的表情。

在諸葛明想來，也許那麼一點零碎銀子，就能買上兩斤米，父女二人的一天生活，就湊合着過去。

怪不得剛才老者只在「廣來大飯店」把自己叫出來，像那種大飯店，他這種寒酸的搖船老頭，如何敢坐下去大吃大喝，如果他不快些走，一旦被諸葛明拉住，難道還要諸葛明請客不成？

但諸葛明是個智者，他的反應何等的快。

只見他緩緩又鬆開老者的手，開懷的一笑，道：「好！方老丈，諸葛明就領受你的半斤酒！」

笑了！

方老丈呵呵的笑了！

方圓圓也臉現微笑！

「圓圓！一包花生，餘下的全都酒！」

於是，方圓圓溜下了船，走向市鎮而去。

江風自艙門吹進來，諸葛明甚覺快意！

却聽方老丈道：「壯士！你且坐着喝茶，我去弄兩條鮮魚，就會兒咱們也好下酒！」

邊說着，人已走出艙外面。

諸葛明看得眞切，只見這老丈走至船頭，手掀一塊艙板，不知是甚麼東西，使勁朝上流洒去！

立刻間，他在艙板下面，挽出一張魚網，熟練的往江中撒去。

諸葛明大奇，跟着走了出去，却見方老丈笑呵呵的道：「壯士！俺們這是靠水吃水，老天爺用江水眷顧我老頭子六十春，有驚無險的也算過了這一生了！」

老者的魚網在抖動，就在江上明月的照耀下，魚網中的白芒打閃，少說也有一斤多重的江魚，被他誘捕了三四條上來。

諸葛明笑問道：「方老丈如何知道水中有魚？」

呵呵一笑，把魚丟在船中央，一面道：「壯士有所不知，『夜晚水面亮，魚兒波上蕩；白天水面亮，魚兒水底藏。』你看今晚月色不錯，再加上一把魚餌，這些魚豈不手到擒來？」

收起魚網，老者笑道：「足夠了！足夠了！」

諸葛明似乎覺得老丈是在對上天說話，因爲，從老者的口氣中，他發覺充滿了感謝之意！

諸葛明笑道：「在下突然發覺，沒銀子的人們，也有他們快樂的一面，那種快樂是天賜的，比之用銀子買的快樂，更能讓人享受到眞正的人生。」

方老丈喟嘆道：「安貧樂道的人太少了，於是就天下大亂了！」

酒雖然淡了些，但魚是鮮美的，諸葛明還眞的吃了不少方圓圓烹的嫩美鮮魚。

方圓圓就坐在她爹的身旁，眼波流露在一桌之隔的諸葛明身上，使諸葛明想到了遠在石泉鎮大王莊的王來鳳，她們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女人，王來鳳柔中帶剛，敢愛敢說，一派江湖兒女的作風。

而面前的這位方圓圓，嬌柔嫵媚，一副女人中的女人味，惹人憐而讓人遐思。

方老丈放下酒杯，問道：「我好像聽你說姓諸葛？」

「是的！在下複姓諸葛，單名一個明字！」

「嗯！好名字！不知來老河口有何貴幹？」

諸葛明一笑，道：「失了一批東西，我這是沿着漢江一直找到此地。」

一頓之後，低聲對方老丈道

：「正想向你打聽『通江堡』的消息呢？」

方老丈一怔，道：「就你一個人？」

「目前是我一個人，過不多久，也許來那麼個百二八十個的。」

方老丈搖頭道：「通江堡就在武當山與漢江中間，有兩條河自通江堡附近滙合以後，流入漢江，那兒住了一、二百戶人家，有一半靠行船爲生，另一半靠走馬過活，通江堡裏面的人有着怪癖，他們絕少跟外面打交道，通江堡堡主『鐵扁擔』褚倫，人生得十分標悍，孔武有力，人已五十多歲，聽說冬天還用雪洗澡，一年到頭，都是那麼一件西湖綢短衫褲。」

老丈喝了一口酒，又道：「這人相當護短，也很跋扈，對於通江堡的人，他也十分照顧，可是對外鄉人，他却不屑於一顧，所以他的人多的是胡作非爲，幾十年，我老頭子也只見過褚倫幾次面而已。」

諸葛明一聽，道：「方老丈，打從今晚起，你這條小渡船我包下了。」

一面緩緩起身，走出艙外面，又道：「諸葛明確有要事待辦，如今經你這麼一說，我得把計劃稍微改變，決定自水面上摸進通江堡，先看看通江堡的形勢再做道理。」

一面伸手入懷摸出兩錠銀子，彎腰放入艙中，又道：「十兩銀子算是定金，事完之後還有重謝！」

方老丈急忙拾起銀子，正色的道：「諸葛老弟！你這是做甚麼？不要說你救過我父女二人的命，就算沒有那檔子事，也用不了這些銀子呀！」

諸葛明一笑，道：「方老丈！如今我把賢父女二人當成了自己人，既然是自己人，銀錢就不該分家！」

一面對身旁的方圓圓一笑，道：「多弄些吃的用的，說不準明日一早我趕來上船，一去就是三兩天的！」

擰身一縱，諸葛明人已跳落岸上。

他只是回身一抱拳，當即飄然離去！

身後面，却隱隱的聽老者嘆道：「眞俠士也！」

諸葛明心情十分輕鬆愉快，大敞步的又回到「廣來大飯店」裏。

却不料店小二哭喪着臉，迎了上來。

看了這情形，諸葛明還眞的一驚，雙眉不由一皺。

只聽小二低聲道：「客官！眞對不住，你請稍候，小人爲你牽馬去！」

一把拉住小二，諸葛明急問道：「怎麼啦？」

小二嘴一咧，道：「客官！不要問了，快些上路吧！」

諸葛明冷冷一笑，道：「你怕我沒有銀子？」

「你誤會了！」

「可是爲甚麼拒絕我住店？」

「這……這叫我怎麼說呢？」

諸葛明決定住進「廣來大飯店」，原因是他已與寨主張博天說定了，要在此會面，他怎麼能再走？

「小二！你只管安心，天大的事，有我頂着。」

小二直搖頭，道：「客官！你能在老河口住多久？一旦你離開此地，廣來大飯店就算全完了！」

諸葛明冷笑道：「你可是怕那『通江堡』的人來找你們痲煩？」

就在這時候，突見掌櫃的也走上來，哀求着道：「客官！出門在外，眼睛可得放亮，你惹下大禍了！」

諸葛明一看這情形，搖搖頭道：「好吧！既然你們怕惹禍上身，我只好換個地方了！」

小二當即一衝而出，極快的由槽上拉出諸葛明的馬，一面還打躬作揖，直叫「對不住！」

摸出一塊碎銀子，遞向小二，諸葛明道：「酒菜銀子，夠嗎？」

掌櫃的疾步上前，道：「免了！免了！算是小店請客！」

諸葛明冷然一笑，暗中運力，抖手把那塊銀子暴擲出手掌。

「吃」的一聲，一衆人的眼睛才一怔間，就見一點銀星，「叭」的一聲擊在大廳正面的那塊金字招牌上面。

衆人轉頭看去，那塊銅錢大的銀塊，牢牢的釘在「廣來大飯店」那塊橫匾的「大」字右上方，而成了「廣來犬飯店」。

就是這種手勁，早把飯堂上的一衆食客驚呆，店掌櫃與小二更是手足無措。

等到一衆人等會過意來的時候，諸葛明早已跨上馬背，朝着老河口的鎭裏面馳去。

諸葛明就在老河口的鎭上，一連問了幾家客棧，却在小二對他一陣細瞧與審視後，全都搖搖頭，只簡單的道：「對不住！客官！客滿了！」

諸葛明心裏在暗罵：「王八蛋！想不到通江堡的勢力這麼大，連這水旱大碼頭的老河口，也全憑他們擺佈！」

他心念及此，諸葛明開始有了憂慮。

難道今晚露宿街頭不成？

由南到北，再由東到西，諸葛明找遍了大小客店，却沒有一家接納他的！

不自覺的，他緩緩的又馳到江邊來，因爲他忽然想起方老丈父女二人。

但他也知道，方家父女的小船是無法睡下三個人的，除非自己睡在艙外面。

也就在他諸葛明猶豫不決的遊蕩到江邊的時候，突然間，迎面走過來小二模樣的人，諂媚的笑道：「客官，你要不要住店？」

諸葛明雙眸暴射精芒，盡在這小二身上打量，一面微笑道：「帶路！」

小二是帶路了，只是並不是往市鎭的客店中帶，而是把諸葛明帶到了一艘大船邊上。

諸葛明尚未開口，却聽小二笑指大船道：「客官，你住過水上飯店沒有，全老河口只此一家！」

「很新鮮！沒住過！」諸葛明下馬，小二接過馬韁拉到不遠的一處草棚中。

諸葛明微笑着，隨那個小二登上了船。

在他的心中，正不由的暗暗冷笑呢！

這艘「水上飯店」的設備實在算得上十分豪氣，就在距離船頭與船尾各五丈地方，各有一根巨型桅桿，然後在這兩根巨大桅桿中間，有如寢宮一般隔着個設備典雅，色彩艷麗的精巧房間，而每個房間內，全都是錦帳緞被，床前的白玉桌面，一對景鎭瓷座台，上面還附有細膩而又栩栩如生的雕花與人物，地上面，蒙古毛氈舖的半寸厚，人走上去，鬆鬆軟軟的透着舒服感。

諸葛明估計這艘「水上飯店」這種房間，少說也有個十間。

然而，諸葛明却並不知道，這艘船的來歷，如今他貿然闖上這艘船上，也是在他被拒於飯店外之後，燃起他一肚子怒火之後，決心要把折騰他的人揪出來，才不顧一切的走到這艘船上來。

然而，就在諸葛明剛一坐在艙內，突然間，艙門帘撩起，一連的走入四名濃粧艷抹的女子，一溜的全站在諸葛明前面，一個個在掩口俏笑，癡癡的望着諸葛明。

諸葛明一楞，正要開口問話，不料由這些女子的身後，一個穿着乾淨，行動俐落的年輕男子，雙手托着盤子，擠到桌前面來。

只見他以極熟巧的手法，把盤中的四盤佳饌，整齊的放在桌上，翠玉杯，白玉酒壺外帶象牙筷，論派場，這可是諸葛明有生以來第一次享受着這種醇酒美人的場面，不由得「嘿嘿」一笑，道：「你們把我諸葛明折騰到這兒來，不會就是要我來大大的享受着你們這些不友善的招待吧！」

突聽艙外面有人哈哈一笑，道：「你猜對了！朋友，這種招待說是善意，也可以把它當成惡意，但那要看你閣下的表現了！」

話聲剛落，艙門口走進一個頭戴方巾，全身薄如蟬翼般的純絲藍短衫藍長褲的白面中年漢子。

諸葛明細細看，只見這人兩隻眼睛溜圓而黑，神光燦燦，透着智慧，一臉的光溜溜，沒有一根鬍子，鼻樑相當寬厚，而鼻尖顯得窄小，配合着一張薄嘴唇，給人的印象是鬼靈精。

諸葛明冷然一笑，道：「主角也該登場了！」

哈哈一笑，只見中年文士一擺手，四個女的立刻分別圍在四個方向，把桌子圍起來。

「坐下來！就算要動手，何妨先來個『禮而後兵』？」

諸葛明大跨步，大馬金刀的往下一坐！冷然的道：「如果在下猜得不錯，你閣下必然來自通江堡！」

「不錯！」

冷冷一笑，諸葛明道：「通江堡可眞的神通廣大，老河口的客店還眞叫你們給吃定了！」

哈哈一笑，中年文士道：「通江堡方圓百里內，大概還沒有人敢對通江堡有所不敬！而你……」

「殺了你們通江堡的人！」諸葛明立即接道。

中年文士一揚眉，道：「戚管事三人可是惹你了？」

搖搖頭，諸葛明道：「沒有！」

「既然沒有惹你閣下，你爲何下狠着一連放倒兩個，臨了還毀去一人耳朵？」

諸葛明一笑，道：「你閣下能不能報個名，也好讓我掂掂你的份量！」

中年文士突然臉色一寒，道：「通江堡大少堡主褚偉岳。」

諸葛明那突出的額頭向上一撩，冷冷笑道：「這艘『水上飯店』？」

「通江堡的座船！」

微一頓，褚偉岳又道：「你也該報個名吧！」

「在下諸葛明，江湖一流浪漢。」

「諸葛明？可惜你不是諸葛亮，否則你就不會遽爾登上這艘通江堡的船上來了。」

哈哈一笑，諸葛明道：「來者不懼！」

「好一個來者不懼，野狠坡你能一舉放倒戚管事三人，手底下必有兩下子。」

突然間，褚偉岳似又換了個人似的，一擺手，道：「倒酒！」

一面對諸葛明道：「坐下來，不論酒後是友是敵，醇酒當前，不

飲可是個大傻瓜，你說是吧！」

冷冷一笑，諸葛明道：「姓褚的，你該不會在這些酒菜裏面動甚麼見不得人的手脚吧！」

褚偉岳雙眼倏然暴射出懾人的寒芒，道：「通江堡的名聲不佳，但也不會用這下五門的手段。」

諸葛明立刻反唇相譏，道：「三個大漢在荒郊野林，對一個弱女子施暴，難道還能不算是下五門人幹的？」

冷然的一哼，褚偉岳道：「那也是我通江堡的事，與你何干？不過……」

他又看了看諸葛明，接道：「正因爲這樣，我才沒有在你來到老河口時候，派人搏殺你，當然也不會在這酒菜中動甚麼手脚！」

嘿嘿一笑，諸葛明道：「聽你這麼說，總不能因爲我諸葛明替你們通江堡清理門戶，你就來上這麼一套的請我吃喝一頓吧！」

褚偉岳道：「通江堡不會那麼大方！」說着當先舉起酒杯，道：「請！」

諸葛明舉起酒杯，一股醇醇的酒香，已自鼻孔吸入肺中，顯然是陳年好酒。

於是，諸葛明沾唇即止。

再看褚偉岳，却已乾杯。

微微一笑，諸葛明道：「該談談你閣下的目的了吧！」

褚偉岳一笑，道：「咱們喝酒不談公事，來！乾杯！」

諸葛明舉杯喝乾杯中酒，立刻四個女子中的持壺女郎，極快的又爲諸葛明斟上一杯。

隔着桌面，褚偉岳暴舉右手，道：「來！咱們划兩拳，也好助酒興！」

他不等諸葛明有所反應，右手握拳，疾快的搗向諸葛明的面門，而拳至中途，却又變成掌，就在掌風距離諸葛明面門不過數寸，忽而又五指如鈎，銳利的抓去。

諸葛明嘿然一笑，口中大叫道：「魁五首！」

只見他右手像個大蒲扇一般，五指暴開，只往褚偉岳的右腕撩去，一股掌風帶起如刄芒的指風，看樣子有如五把銳利匕首。

褚偉岳中途撤掌，手腕下翻，似乎要一把抓住諸葛明的右掌，口中還低叫道：「哥兒倆好呀！」

突見諸葛明的右手像鯉魚擺尾般，左右一陣搧動，口中立刻叫道：「二家喜呀！」

就見諸葛明的右手忽然拇食二指成鉗，扣向褚偉岳抓來的右手。

褚偉岳嘿然一聲，橫裏撤手，收回右掌，口中不由嘿嘿笑道：「如果在下沒有看走眼，閣下必然施的是『飛龍爪』。」

諸葛明一笑，道：「不錯！正是飛龍爪！」

突聽褚偉岳高聲道：「撤席！換艙房！」

諸葛明一怔。

却見四個美女立即魚貫的走出這間艙房。

緊接着諸葛明被「請」入另一艙房中。

那是一間相當寬大的艙房，一切的裝設，依然華麗無比，四個女子却又換了另外四人，那是四個嬌柔而十分秀麗的女子，每個人絕不會超過二十歲。

這個大艙內的桌子上，正在由下人端酒上菜。

諸葛明這才發覺，這條大船實際上就是兩個小艙房加上這間大艙房而已。

當然，他與褚偉岳的對掌比鬥中，發覺這位通江堡大少堡主的武功還眞不俗，只不知這位怪異的大少堡主，在窮折騰些甚麼！

酒筵擺上，諸葛明重又被「請」入座。

環視一下這個大艙房內，諸葛明不由讚道：「眞可算得是水上仙宮！」

褚偉岳哈哈一笑，一面伸手讓諸葛明落座，邊道：「諸葛仁兄，褚偉岳不說，你絕不會想得到，漢江有一艘比我這『江上廬』還要豪華不知多少倍的大宮舫，如果你見到，會讓你發現，甚麼人能那麼匠心獨具的，造了一艘神仙也難以想像的大船。」

諸葛明一驚，一邊落座，邊問道：「是那個王公侯爺的座船？」

搖搖頭，褚偉岳道：「沒有人知道，那是個神秘人物，我還是陪同家父赴宴，才看到那艘華麗大舫，就算那次碰面一會，我們也沒有看到他的廬山眞面目。」

「爲甚麼？」

「他戴着一張面紗，一隻金葉子點綴的面紗。」

諸葛明並不太注意褚偉岳說的，他只關心眼前，只留意通江堡。

於是，二人在小酌對飲中，褚偉岳微笑，說道：「如今通江堡正在募一批武林高手，不知諸葛仁兄是否有意屈就？」

諸葛明一聽，不由一怔，尚未開口，就聽褚偉岳又道：「給通江堡辦事，褚家是不會虧待你的！」

微微一笑，諸葛明道：「聞知通江堡十分排斥外人，像我這還未到地頭上，就先殺死你們的戚管事二人，你會放心我進入你們通江堡的那個大堡門？」

褚偉岳一笑，道：「不錯！通江堡是排外，在未確切證實你忠心於褚家堡之前，你不會被請入褚家的通江堡！」

他一頓之後，又道：「但是我安排你住在這艘『江上廬』的畫舫上面，難道不夠舒泰的？」

諸葛明呵呵笑道：「舒泰！當然舒泰，不過你褚大堡主招待得越是舒泰，在下敢斷言，你要交代的任務必也更危險。」

他緩緩舉杯，喝乾杯中酒，又道：「不過我實在不明白，褚家的通江堡中，高手如雲，何缺我一個諸葛明？」

褚偉岳道：「不錯，通江堡的內部，力量是夠大的，放眼漢江沿岸的三堡一莊，大概數我們通江堡勢力最大，隨時動員個三、二百人，大概絕無困難，但是，通江堡要做一次大買賣，但却不能不選上一批堡外武林高手。」

「一批武林高手？」

「是的，一批武林高手。」

「爲甚麼？」

「目前我不能說，等到人手到齊，我自然會宣佈出來。」

諸葛明一聽，心想，好小子，通江堡又不知在算計何人了，却臨時招募一批死士，受其利用，這眞是奸詐狠毒到了極點，總得摸清他們又在陰謀算計何人，再做道理。

心念間，諸葛明心情放鬆，還眞的認眞吃喝起來。

於是，褚偉岳笑道：「諸葛仁兄願屈就？」

諸葛明道：「不過我這個人也非常現實，對於這『幹與不幹』，這得要從你褚大少堡主的價錢上做決定。」

哈哈一陣笑，褚偉岳一指諸葛明道：「一個口氣，完全相同說法，好！你聽着，通江堡先僱用你一個月，到時候事情未辦完，再續僱下去，直到我們的計劃完成，一個月的僱銀一千兩，事成之後，每人花紅再加壹萬兩，這個數目，你覺得如何？」

諸葛明冷冷的道：「你的價碼越高，我的這條命就越危險。」

淡淡一笑，諸葛明又道：「有道是，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强盜難躲刀下鬼，將軍難免陣上亡，大少堡主！一言爲定，諸葛明幹了！」

哈哈一笑，褚偉岳一招手，道：「拿上來！」

立刻，就見一個壯漢，雙手捧了個木盤子，上面放了整二十個銀錠。

「這是一百兩銀子，你收下來先用，痛痛快快的去老河口的市鎮上，想吃想玩，就盡興的吃喝玩樂一番，三天後的此時，你必須來此船上報到，因爲，自那時候算起，一個月的時間，你這個身子可是屬我通江堡的了。」

諸葛明毫不猶疑的答應下來！

他覺得十分開心，不是嗎？他還要痛快的玩上三天呢！

當天夜裏，諸葛明就住在褚大少堡主的這艘「江上廬」上，不過他拒絕了幾個女子的「善意侍候」，舒舒服服的睡了一夜。

沒有人再去打擾他！

除了該送茶水，送吃的以外，甚至連個同他多說一句話的人也沒有！

直到諸葛明吃過早飯，悠悠晃晃的走下船去，沒有人對他說上一句話，或問他一聲。

他好像與船上所有的人無關一般！

甚至在他離去的時候，也沒有再見到褚偉岳。

不過，這一切對諸葛明來說，並不覺得太奇怪，因爲，通江堡褚家的人就是這副德性。

諸葛明離開了「江上廬」，離開了岸邊，他却並未走去老河口的市集上湊熱鬧，而是一逕到了「廣來大飯店」，他原先要住下後又被「擠出局」的大飯店。

他這裏才一上門，掌櫃的先是一驚，頃刻間變了一副嘴臉，笑得像個彌勒佛一般，迎了上來！

「客官！你回來了！快請坐！」一面高聲道：「泡好茶！」

諸葛明嘿嘿笑，連正眼也不看掌櫃一眼，擺動着八字大步，坐在客堂正中的一張桌上。

小二及時的提了一副細瓷鑲花茶壺，一邊給諸葛明滿滿的斟上一杯香氣撲鼻的好茶，嘻嘻笑的道：「客官，你可是要吃點老河口的名菜名酒？」

諸葛明冷然道：「前倨而後恭，勢力小人！」

掌櫃的一楞，苦笑道：「客官！你多體諒！」

諸葛明冷冷笑道：「如今是不是在下投入『通江堡』，你們就換成這副搖尾乞憐的德性？」

小二一聽，心裏有數，多說必然自討沒趣。

心念間，急急對掌櫃一打眼色，回頭笑道：「客官！你是知道，俺們這是火熖山上抱煤坑，弄個不好就惹火燒身啊！」

一把揪住掌櫃，諸葛明沉聲道：「有件事情，你給我牢牢記住！」

掌櫃的幾乎雙脚離地，抖動雙手，顫聲道：「你請吩咐！」

諸葛明咬着牙，道：「就在明後兩天裏，有個白白的大漢，長了一嘴尺半寸粗鬍楂子的，他帶有四個人，要來這兒找我，你可得好生替我招呼，不可慢怠，最重要的是不能叫任何人知道，否則老子一把火燒你個吊蛋精光。」

「是！是！是！一定照你的吩咐就是。」

（未完・九）

上文提要：易天行狡猾異常，被紫衣女一揭，見她離去後反倒用話套住查子清與楊文堯……徐元平用慧空大師口授的「易筋經」的推拿脈穴手法替金老二療傷，但需時三十六個時辰，手尚不能離開他的傷穴，他正替金老二療傷之際耳邊響起他耳熟的口音，但却想不起是誰，來人用刀架在他的頸項上，徐元平怕驚擾金老二，便用傳音入密與之交談，來人迫他服下兩粒……



玉釵盟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欺君方正佈騙局　療傷聖品當毒藥

慧果雙眉一聳，說道：「老衲有一句不當之言，不知是該不該問？」

徐元平道：「老禪師儘管請說。」

慧果道：「施主坐在此地，可是等甚麼人？」

徐元平淡淡笑道：「等死！」

慧果聽得一怔，道：「甚麼！等死？」

徐元平道：「不錯，我是等死……」

他微微一頓之後，又道：「如非等死，我也不會把『戮情劍』還給你了！此劍雖是你們少林寺中之物，但慧空老前輩已經打賭輸給我了。我如能活在世上，必要保存此劍！」

慧果道：「但眼下你並未死，爲何有心放棄此劍？」

徐元平笑道：「快啦！我已經活不了多久啦！最長也不會到日落時分，也許就在頃刻之間。」

慧果道：「老衲雖然不通星卜之術，但就你氣色而論，既不像身受重傷，也不像中了甚麼奇毒。但聽你言來，却是非死不可，實叫老衲猜測不透了。」

徐元平笑道：「天下的事，有很多是出人意料之外，在下不願把此事告人，老禪師……」

師字未完，突然急聲叱道：「閃開！」

一道白芒疾如流星般急射而到，掠着徐元平耳根擦過。

慧果頭也不轉，冷冷喝道：「甚麼人？膽敢暗算老衲？」

祇聽一聲嬌脆的冷笑，道：「你再試試我『漫天花雨』的手法！」

慧果肩頭微聳，身形突地斜斜飄起，祇見他寬大的袈裟飄拂飛舞，有如一朵輕雲般冉冉升了上去，去勢似乎並不甚急，但那來勢急快的銀芒竟未能接近他身形三尺以內。

日光强烈，但這一蓬銀芒比日光尤覺强烈，帶着絲絲縷縷尖銳的風聲，閃電般掠過慧果的脚下，擊向徐元平身上。

徐元平眼簾微垂，有如一尊石像般，竟似全然沒有將這一蓬置人死命的暗器放在心上，直到他身形一尺開外，這一蓬銀芒突又一散，驚虹電掣般自他身側擦過，尖銳的風聲震得他衣衫爲之拂動起來。

慧果眞氣一沉，雙足落地，情不自禁地轉目一望，見到徐元平這等鎮靜的功夫，心頭不禁湧起一陣敬佩之意，暗忖道：此人性命若眞的無法活過今日，倒的確是武林中一大損失。

他雖然心胸狹窄，但見了徐元平這種恢宏氣度，英雄本色，心中也不禁暗自傾倒。

心念一閃便過，祇聽身後又是響起一聲冷笑，慧果濃眉一揚，沉聲道：「『漫天花雨』，又當如何？」

身後那嬌脆而冷峭的聲音一字一字地緩緩說道：「還有『子母流星』呢！」

話聲落地，身後竟有暗器破風之聲襲來，慧果雖然自恃身份，至今未曾回首，但此刻祇覺心弦震動，忍不住霍然旋過身子去，眼角斜瞟，祇見一串銀光筆直襲來。

這一串銀芒聚而不散，薄而不急，比方才那一蓬銀雨的來勢竟是大不相同。但光芒閃動之間，却似隱含着一種令人不得不爲之緊張的懾力。

慧果祇覺心頭一震，不待銀光襲至，身形又自一旋，滴溜溜旋開五尺以外。

他身形方動，突聽「叮」地一聲輕響，當頭一點銀星突地急射而出，有如一匹乍放韁繩的驚馬，突地由緩行而急奔，速度之差異竟無法以言語文字描述。

接着又是兩聲輕響，三點銀星由直襲變爲橫飛，然後便是一連串的「叮叮」聲響，一串銀光又自變爲一蓬銀芒，四面八方，亂雨般擊在端坐如山的徐元平身上。

這一陣「叮叮」聲一聲接着一聲，有如喪命之鐘，又有如攝魂之鈴，暗器未至，已足以令人驚心動魄。

徐元平雙目一張，目光利箭般注向當中的那一點銀星之上，對四散擊來的銀雨竟似不聞不見。

慧果身形頓起，目光立刻轉向徐元平望去，祇見那當先激射而出的一點銀星，在這微一霎眼之間，已將觸及了徐元平的胸腹要害之處。

這生死存亡的一刹那，徐元平忽然疾快的伸出了右手，屈指輕輕一彈，祇聽一聲波然輕響，那激射而至的銀芒斜向一側飛去。

緊接着一提眞氣，原姿不變的凌空而起，寒芒閃閃，分由他身下四週劃過。

慧果輕聲讚道：「好膽氣……好身法！」

徐元平仍然盤膝而坐落在原地，淡然一笑，道：「老前輩過獎了。」

慧果目光一轉，投注到丈餘外一片叢草之上，高聲說道：「老衲已領教了『漫天花雨』，『子母流星』，不知還有甚麼驚人手法嗎？」

草叢後響起了一個銀鈴般清脆的聲音，應道：「你向左面走上五步，再試試我『三元聯第』和『一天飛蝗』手法如何？」

慧果大師臉色一整，道：「要老衲再試你兩樣手法不難，但得讓老衲見識一下女施主是何等人物？」

草叢後緩緩走出一個全身黑衣少女，背插雙劍，漫步而來。

徐元平目光一轉，祇覺此女似曾相識，但却一時間想不起何時見過。

祇見那黑衣少女目光轉動，一瞥徐元平，微笑說道：「你的膽氣實在叫人佩服！」目光一轉，凝在慧果大師臉上，道：「你可是少林寺中的和尚吧？」

慧果道：「老衲乃嵩山本院慧果。」

黑衣女道：「天下武林人物，能夠躲得我『漫天花雨』和『子母流星』兩種手法之人難得挑出幾個，你這老和尚武功不錯，因此我料想你必然來自少林。」

慧果看她一身黑衣，容色絕倫，年紀不過二十上下，能打出那等懾人魂魄的手法，絕非平常之人，當下正容說道：「不知女施主高名上姓？」

他目睹徐元平擊打暗器的手法武功之後，心中狂傲之氣忽然消減甚多，他忽然想到如若把徐元平換成自己，決然不會有那等沉着的豪氣。

祇見那黑衣少女淡然一笑，道：「我叫上官婉倩……」

徐元平心頭一動，忽然想起和她拚掌受傷之事，接口說道：「在下和姑娘原有三年之約，祇怕難以履行諾言，這裏先行謝罪。」

上官婉倩笑道：「不要緊，過去之事已成過去，不用多想它了。」

徐元平凜然說道：「大丈夫立世之本，信義當先，既有承諾，豈能不放在心上，不過今日乃在下的死期……」

上官婉倩接道：「若你死不了呢？」

徐元平道：「舊約定當踐履。」

上官婉倩笑道：「可惜你要死了。」

徐元平仰面望着天上一片變幻的雲彩，心中暗暗忖道：天色已近午時，那相約之人仍然不見到來，難道他忘記了今日相約之事麼？或是想我已服下毒藥，難過三日之限，讓我自行毒發而死呢？

他一心祇想到自己生死之事，對眼下的情景根本沒有留心。

祇聽風聲呼呼，衣袂被風吹得飄了起來，轉眼看去，原來上官婉倩已和慧果大師打了起來。

兩人動手之勢十分嚇人，每出一掌一招必帶起强烈的破空勁氣。

轉眼一瞥之間，忽然發覺那高聳的叢草旁側，站着一個全身白衣的人。以他目光的銳利，一顧之間竟似未把那人看清，除了記得他穿着一身白衣之外，腦際之間竟是未

留下那人一點印象。

這時他不得不重新轉過頭去，仔細的向那白衣人望去，看了一陣之後，忽覺心地泛起一股寒意。

那人長得並不如何難看，但全身上下卻是找不出一點生人的氣息，他臉上似是被一層青霜籠罩，掩藏了他內心所有的表情，有如從棺材中拖出來的一具屍體，使人一見之下，就有着一種陰氣森森之感。

徐元平長吸一口氣，暗暗忖道：世上竟有這樣死人般的活人。

忖思之間，忽見那白衣人右手一探，似是從懷中摸出一件東西，目光轉動，好像在計算上官婉倩和慧果大師兩人離他的距離。

徐元平愈看愈覺不對，忍不住高聲叫道：「你們不要打了！」

上官婉倩嬌軀一閃，脫開了慧果大師的掌勢，落到徐元平的身側，微微一笑，道：「怎麼？你可是擔心我打他不過麼？」

徐元平搖搖頭道：「不是。」

慧果和上官婉倩相搏了一陣，已知遇上了勁敵，祇感對方武功路數詭異難測，而且內力充沛，乃生平僅遇的高手之一，打下去絕非一兩百招之內可以分出勝敗，是以聽得徐元平喝叫之聲，立時停手不攻。

上官婉倩星目一轉，又道：「那你是怕我傷了他啦？」

徐元平搖搖頭，道：「兩位動手相搏，勝敗乃必然之事，在下自是不用多管閒事。」

上官婉倩嗔道：「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是嘴巴癢了麼？」

徐元平劍眉微微一聳，道：「兩位轉過頭去，看看那草叢旁邊，再責怪在下不遲。」

上官婉倩回頭望了一眼，不禁一怔，道：「這些人是人是鬼？」她驟然見到這些裝束，不自覺地脫口而出，想到自己在武林中的威名，縱然是鬼，也不該這等害怕，趕忙住口。

徐元平目光一轉，不禁也是一怔，說道：「奇怪呀！怎麼一轉眼變成了這樣多人？」

原來那草叢旁邊，一排站了五個衣着、身材一般的白衣人，他們都穿着一樣的麻布白衣，臉色同是一片青色，不論目光如何銳利的人，也無法在短時間內把他們分辨出來。

慧果也似是為五個白衣人的出現有些震動，但他畢竟年齡較大，為人較為沉着，保持着平靜的神態，默然不言，心中卻在不停的忖思，江湖之上哪一處人物這般裝束？

片刻之後，上官婉倩的神情逐漸的平復下來，她身負絕世武功，膽氣自是要比平常之人壯大甚多，冷笑一聲，說道：「我不信陽光普照之下，真的有鬼出現……」回目望着徐元平道：「你有膽子沒有，咱們一齊過去瞧瞧！」

徐元平搖搖頭，道：「我要在此地等人，那人未到之前，我絕不離開此地一步。」

上官婉倩嗤的一笑，道：「你等哪個？」

徐元平心中忽然一動，但口中仍然應道：「和我相約的人！」

上官婉倩道：「那個人不會來了！」

徐元平道：「你怎麼知道？」

上官婉倩道：「要來早就來了，現在天已快過午時，自然是不會來啦！」

徐元平霍然站起來，道：「你見過那人麼？」

上官婉倩道：「見過，而且從小就在一起長大，形影不離。」

徐元平忽覺心中一陣劇激的震盪，道：「可就是姑娘麼？」

上官婉倩嫣然一笑，道：「不敢，不敢。」

徐元平輕輕嘆息一聲，道：「不知那藥力幾時發作。」

上官婉倩抬頭看看天色，笑道：「早哩，要到太陽下山的時候，夕陽殘照。」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這麼說來，我還有兩三個時辰好活了？」

上官婉倩柔聲說道：「要是那藥物年久失靈了，你就永遠不死啦……」

忽聽慧果大師叫道：「鬼王谷……」

耳際間響起了一陣夜梟悲鳴般的長笑，尖銳刺耳，難聽至極，突地，一個高昂的聲音混入了那長笑聲說道：「鬼王谷，鬼主駕到。」

這兩句話，一字一字，拖了一盞熱茶工夫之久，餘音盪漾在山谷之中，回鳴不絕於耳，聽得人心頭泛起一陣冷森森的感覺。

上官婉倩罵道：「鬼王谷中的人，果是沒有一點人味。」

祇見那草叢之後，一蹦一蹦的跳出來兩個頭戴白帽，身穿黑衣，腰繫麻繩的人來。

這兩人活像兩具殭屍，行動之間，雙腿並立，祇用雙腿的彈力跳動，手臂直垂，雙目圓睜，怎麼看也沒有一點生人味道。

慧果大師合掌當胸，高喧一聲佛號。

高喧的梵音響徹雲霄，混入那淒厲長笑之中。

徐元平暗暗嘆息一聲，忖道：丁玲、丁鳳在這等環境之下長大，自是難怪她們帶有幾分陰森森之氣，但自和自己相識之後，兩個人都似在緩緩的轉變，尤其是丁鳳，出身鬼域，倒是難能可貴……

忖思之間，瞥見那兩個跳動的人突然停了下來，那淒厲的長笑聲也隨着停了下來。

高聳的草叢後，緩步走出一個頭大如斗，巨目闊口，身披黑袍，身不滿五尺的人來。

這人雖然長得很不勻稱，但舉步行動之間，卻有着一種頤指氣使的高傲氣度。

慧果大師回首對徐元平道：「江湖上久傳鬼王谷谷主丁高生具異像，此人可能就是『鬼王』谷的首腦丁高了。」

徐元平道：「老禪師也不識得『鬼王』麼？」

慧果道：「『鬼王』丁高很少在江湖上行動，老衲雖然久聞其名，但尚未見過其人。」

徐元平道：「這就是了，待晚輩問他一聲。」

上官婉倩卻似突然想起一件重要之事，低聲對徐元平道：「『鬼王』丁高的寒陰氣功，已練到傷人於不知不覺之中，而且擅施迷藥，天下無出其右，你可要小心一些了。」

祇見丁高在兩個黑衣白帽，以蹦代行之人左右護衛之下，直向三人停身之處走來。

徐元平突然一側身，大步迎了上去。

上官婉倩回手一把，沒有抓住，雙足一點實地，嬌軀疾射而出，後發先至的搶落到徐元平的前面，玉臂攔住了徐元平前行之勢，說道：「站住。」

徐元平微微一怔，但卻依言停了下來，心中暗道：這丫頭的舉動好生自負，也不想憑甚麼可以攔阻我的行動……

祇見那黑袍大頭怪人左手一揮，兩側隨行之人應手停了下來。

上官婉倩不容徐元平開口，搶先說道：「你就是『鬼王』丁高麼？」

那大頭黑袍怪人巨目神光一閃，陰森森的說道：「妳是甚麼人，敢這般對老夫說話？」

上官婉倩笑道：「怎麼樣？我沒有開口罵你，已經算對你客氣了！」

黑袍大頭怪人冷然一笑，巨目一轉，說道：「給我拿下。」

左面那黑衣白帽之人應聲出手，直垂的長臂突然一舉，疾向上官婉倩抓去。

上官婉倩星目一瞥，看那人指掌盡成一片紫色，冷哼一聲，道：「好髒的手！」嬌軀一晃，閃開去。

那人一擊不中，突然一跳，疾如流矢般直衝過來，雙臂齊舉，合擊而下。

徐元平心中暗暗忖道：我連番奇遇，學成了一身武功，父母大仇未報，卻已死亡在即，現在，恐怕是我最後一次施展武功的機會了。

一股强烈衝動泛上心頭，口中大聲喝道：「上官姑娘請讓在下一陣。」一提真氣，右手疾揮而出，一招「金索縛龍」，直向那黑衣白帽的怪人右腕之上抓去。

這時，上官婉倩已二度縱身避開那人的襲擊，兩手一揮，肩上雙劍已一齊出鞘。

祇聽慧果大師失聲叫道：「『十二擒龍手』法，這是我們少林寺不傳之秘啊……」

那黑衣白帽之人身體雖然僵挺不彎，但動作卻是快極，第二度撲擊上官婉倩未中，人卻突然一跳，橫裏蹦開三尺，讓開了徐元平的一擊。

徐元平道：「這是少林寺的『十二擒龍手法』。」口中應話，人卻欺身而進，揚手一掌，拍向「鬼王」丁高。

站在丁高右面那黑衣人突然一蹦，搶到了丁高前面，雙手齊舉，硬接了徐元平一掌。

徐元平祇覺一股極强的暗勁，硬把自己的掌力給擋了回來，不禁心頭一震，暗道：看不出他還有這等深厚的功力。

那人擋開徐元平一掌之後，長臂一伸，五指若鈎的當頭抓下。

徐元平忖道：這兩人行動之時一蹦一蹦的，手臂也似是異於常人，也不知練的甚麼武功，接他一掌試試。心念一動，右手一抬，硬向他手上抓去。

他一心祇想到難以活過今日，縱然對方練有絕毒武功，也不放在心上。

兩人手掌相接，徐元平忽覺如觸在冰鐵一般，不禁心頭一駭，道：這人手指怎麼這般寒冷？

就在他分神的工夫，忽覺腕脈一麻，右腕已被人一把扣住。

這時的徐元平又非月前可比，慧空大師轉納於他的一口真元之氣，均已大部為他引歸經脈，收為己用，因此他的內力陡然大進，一覺脈穴被扣，立時迫運一口真氣，貫注於右臂之上，即時行氣似珠，運勁若鋼，右脈間立時堅逾鐵石。

那黑衣白帽怪人一把扣住了徐元平的脈門，心中甚是高興，縱聲大笑，道：「如此雕蟲小技，也敢賣狂……」突覺對方腕脈上泛起一股强猛之力，猛一擴張，緊扣的五指登時被震得一鬆。

他正在洋洋自得，自擂自誇之際，陡然受此一震，立時警覺到遇上了生平未遇的强敵，笑聲中斷，神情大變，大張的嘴巴突然合攏起來，神情尷尬至極。

這當兒，那攻襲上官婉倩的人陡的轉過身來，舉手一掌，拍向徐元平的背心。

徐元平被扣脈穴一解，行動已恢復靈活，聽得身後掌風襲來，霍然轉身拍出一掌。

他不知本身功力已入生搏虎豹之境，祗想到右腕仍在那人五指合扣之中，必須全力發掌拒敵，這反手一掌，出了十成功力。

雙掌接實，蓬然一震，那白帽黑衣人突然悶哼一聲，身子忽的向上一蹦，重又落在原地，雙手直垂，靜站不動。

徐元平暗暗歎道：江湖上的高人，當眞是有如過江之鯽，這兩人不過是「鬼王」丁高左右手下，竟然能接了我全力一掌，而且原地未動，連一步也未後退……

心中忖思之間，忽見那人直垂的雙手，平平向上一舉，張嘴吐一口血塊，全身挺直跌倒在地上，「呼」的一聲，沙土橫飛。

原來他全力一擊，無意中用出了慧空相授的「般若掌力」，一擊之下，把那人內腑心臟，震得片片碎裂。

此掌乃佛門無上心法，掌力擊出，毫無驚人的威勢，深宏的內力都化成縷縷柔勁，侵肌透膚而入，擊中人身之後，才發出强大絕倫的彈震之力，專以傷人內腑，縱然練有鐵布衫一類橫練功夫之人，也無能抵受。

這驚世駭俗一掌，使「鬼王」丁高和上官婉倩同時爲之一呆。

祇聽慧果低聲的驚歎，道：「啊！『般若掌力』，這是不可練成的事……」他顯然震駭得有些失了常態和鎭靜。

那扣着徐元平右腕的白帽黑衣人似是已被嚇傻，呆呆的站着不動。

徐元平對自己驚人的掌力也甚感意外，滿臉茫然的望了那摔倒在地上的屍體一眼，緩緩的轉過臉去，低聲喝道：「鬆手！」

那扣着徐元平手腕的白帽黑衣人，驚嚇迷亂的神志似是被徐元平一喝而醒，舉手一掌，當胸拍去。

徐元平橫臂一架，反手一招「五嶽困龍」，反扣住了對方手腕。

慧果大師低聲讚道：「好手法！」

祇見徐元平雙目圓睜，沉聲喝道：「鬆手！」那白帽黑衣人，果然鬆開了握在徐元平右腕上的五指。

原來徐元平反手扣制了他的右腕脈門，微一加力，那人登時感到半身痲木，不由自主的鬆開了手指。

這時徐元平如動殺機，右手一揮，立可把對方傷在掌下，但他突然放開了那人脈穴，冷冷說道：「你不是我敵手，我要鬥鬥『鬼王』丁高。」他出道以來，常聽「鬼王」之名，想在日落身死之前，和揚名天下的「鬼王」打上一架，也可使這短暫的生命，多給武林道上一些回憶。

這是他生平中最後的一戰，說完話，立時凝神提氣，蓄勢待敵。

「鬼王」丁高，就在他身前丈餘左右之處。

那黑衣白帽的怪人雖被徐元平鬆開脈穴，但並未馬上離開，微閉着雙目，靜站在原地不動，似是受了重傷一般。

祇聽「鬼王」丁高陰惻惻的一聲冷笑，道：「你當眞要和老夫動手麼？先報姓名上來。」

徐元平朗然一笑，道：「在下徐元平。」

只見那靜立不動的白帽黑衣人突然睜開了兩目，右手一揮，疾快絕倫的向徐元平右手之上劃去。

徐元平怒聲喝道：「你要找死麼？」手腕一翻，拍出一掌。

祇聽「篷」的一聲，掌力正擊在那黑衣白帽怪人前胸之上。

那黑衣人慘叫一聲，向後倒去，但左手却借勢掃出，劃在徐元平左手背上。

徐元平覺得手上輕微一疼，低頭看時，左手背上微見血痕，被那黑衣人的指甲劃破，傷勢輕微，也未放在心上。

這時，「鬼王」丁高向前移動了一下矮胖的身軀，冷然說道：「『徐元平』這三個字，在武林中雖是藉藉無名，但你的武功却是老夫一生所遇的有限高手之一，能在舉手投足之間，打死我護身之鬼，眼下江湖難以選得幾人。祇此一樁，老夫也該和你動手幾招了。」

徐元平目光一瞥仰臥在身後的兩具屍體，正容說道：「有幸奉陪。」

「鬼王」丁高敞聲大笑，道：「小心了！」舉手緩擊一掌。

徐元平右手一招「手撥五弦」，斜裏發出一掌，人却疾向旁側閃開五尺。

他在近月之中，連番和當代第一流高手相搏，對敵的經驗大增，心知以「鬼王」的盛名，這緩緩一擊必藏殺手，不是存心引敵，定是將暗發出絕毒的功力，斜發一掌，以測强敵實力，橫躍避開，以充裕的時間應付强敵詭變。

果然，兩股掌力一觸，「鬼王」發來掌力之中，蘊蓄了極强彈震之勁，徐元平祇覺自己的掌力有如擊在一股暴射而下激流上，柔軟中帶有强大的反彈之力。

「鬼王」丁高冷然一笑，左掌一揚，接連又劈出一掌。

徐元平試敵一掌，戒備之心更

甚，肅容而立，誠誠敬敬，發出一掌。

這一次，他用出了八成眞力，脚踏丁字步，原地未動，顯然，他已存心硬接「鬼王」一擊。

兩道破空的勁氣一接，激起了一陣氣漩，絲絲寒氣有如針芒般穿透徐元平劈出的護身掌勁，襲上身來，登時體內生寒，泛起一身鷄皮疙瘩，不禁心頭一凜，縱身而起，飄出八尺。

「鬼王」巨目一瞪，暴射出兩道懾人心神的寒光，喝道：「再試我一掌如何？」右手疾急的推來一掌。

這一掌和前兩次的勢道不大相同，掌勢揮動之間，立時劃出了一道狂飆，激射而到。

徐元平兩掌平胸推出，果然又硬接一擊。

但見人影一閃，「鬼王」丁高那矮胖的身軀，快若電光石火一般，緊隨着發出的掌力而到。

徐元平二度接實對方一擊，心頭忽然劇烈一震，不由自主的向後退了三步。

祇聽冷笑起自身側，一隻巨靈之掌斜肩抓下。

這驚人的迅快，迫得徐元平有着措手不及之感，匆忙之中，隨着那下擊的掌勢，疾向地上倒去，身子還未落實地，忽然一個轉身，橫翻五尺。

丁高冷哼一聲，道：「好一式『雲裏翻身』！」左脚一抬，疾欺而上，徐元平身子還未挺直，「鬼王」丁高右掌已到身前數寸之處。

形勢迫得徐元平無法選擇，不是挺受一擊，就祇有硬擋他襲來的掌勢，當下右掌一翻，接住了「鬼王」丁高的一擊。

祇覺對方掌勢來得雖快，但勁力並不强大，心中方自奇怪，忽覺一股陰寒凌厲的暗勁循臂而上，衝向內腑。

原來「鬼王」丁高蓄勁掌中不發，祇待雙方接實，才發出强凌的內勁，揉合着「寒陰氣功」之力，想一舉震傷徐元平的內腑。

徐元平吃那凌厲的反震之力一彈，身不由己向後退了四步，全身搖顫，步履不穩。

「鬼王」丁高冷笑道：「螢火之光，也敢和日月爭輝，再試我一掌如何？」雙肩一晃，緊追而上，右手一揚，當胸劈出。

徐元平祇覺如置身在冰雪之中，寒意陣陣泛上心頭，眼看丁高又是一掌劈來，突然大喝一聲，振奮神威，又接一擊。

這次他全力出手，用出十成功力，但却未帶一點破空風聲。

這正是佛門中至上心法的「般若掌力」。

第四度雙掌相接，有如輕架相觸，聽不到一點聲息。

但聞「鬼王」丁高哼了一聲，矮胖的身軀忽然向後暴退七八尺遠。

徐元平却欺身攻上，揮手搶攻，左掌右指，連環擊出。

鬼王丁高的高傲氣焰，似乎又被那一掌壓制下去，雙目圓睜，臉色凝重，顯然已無輕敵之念。

這時，兩人似都已存了以快速的拳勢變化決勝，攻拒之間，神妙無方。上官婉倩和慧果大師都被兩人拳招之上的詭譎變化吸引，聚精會神，凝目而視。

徐元平愈打精神愈好，拳路掌勢的變化也愈來愈奇，「鬼王」丁高却是臉色越來越是沉重。

激鬥之間，忽見徐元平口齒啟動，一縷柔和的歌聲嫋嫋飄起。

他的臉上，隨着那柔和歌聲泛起一片莊嚴，急快的掌勢也忽然慢了下來。

上官婉倩大爲焦急，暗忖：怎的這人忽然瘋了，相搏正値緊要關頭，生死決於瞬息之間，他又搶得先機，祇要後力能繼，終有勝敵之時，能夠一舉擊敗息隱江湖十餘年的「鬼王」丁高，那可是一件大光采的事，但他却無緣無故的唱起歌來……

轉眼望去，祇見慧果大師雙目圓睜，緩步向前移來，似是看得更入神了。

突聽「鬼王」一聲厲嘯，迅急的拍出一掌，轉身急奔而去，徐元平也不追趕，望着「鬼王」遠去的背影呆呆出神，那飄盪在耳際的歌聲，也隨之中斷。

不遠的草叢處站的白衣人，也緊隨「鬼王」丁高身後而去。

徐元平回目一瞥那倒臥在地上的兩具屍體，仰臉長長吸一口氣，看着夕陽殘照，低聲說道：「太陽就要下山了……」

上官婉倩蓮步姍姍的走了過來，說道：「你眞的很怕死麼？」

徐元平淡然一笑，道：「想到人世上還有很多事要我去做，眼下實是死非其時。」

慧果大師突然走了上來，手中搖動着「戮情劍」，耀目的寒光在落日映照下閃動着，說道：「此劍還是交由你暫時保存吧！」

徐元平搖搖頭，笑道：「此劍得於少林，還於少林，乃理所當然之事，還是由老禪師收着吧！」言詞之間，隱隱流露出將死的悲哀。

上官婉倩突然伸出雪白玉掌，笑道：「交給我吧！我替他收存着。」

慧果一縮手腕，道：「女施主不覺太貪心麼？」倒揑劍尖，把寶劍送入徐元平的手中，道：「你的武功足以配用此劍，老衲告別

了。」轉過身子，大步而去。

徐元平望着他隨風飄動的衣袂，心中暗暗忖道：奇怪呀！此人一向貪心，天涯追蹤，志在求劍，怎的寶劍到了手，反而這等大方起來……

上官婉倩伸手一把搶過他手中寶劍，笑道：「人家既然不要，那就送給我吧！」

徐元平略一沉吟，道：「此劍乃少林寺中之物，我不能答應送妳，但我可以不向妳討。」

上官婉倩流目四顧，但見荒山寂寂，四外無人，突覺一陣羞意泛上心頭，垂下頭去，說道：「你的武功，眼下我已自知不是你的敵手，咱們比劍之約，就此取消。」

徐元平道：「任憑姑娘裁決，在下無不從命……」忽然心中一動，接道：「咱們向那邊走走可不可以？」

上官婉倩道：「好啊！這我應聽你的了。」

徐元平道：「妳等等。」急急跑到那草棚之處，用手寫了幾個大字，匆匆向正東奔去。

上官婉倩緊緊相隨着他，放腿而行。

徐元平信步而奔，毫無目的，走了一陣，到了一處山脚之下，但聞泉水淙淙，一溪青流由山上倒瀉下來，就在斷崖下聚成了一個水潭，四週青松環繞，景物甚是清幽，立時坐了下來，閉上了眼睛。

上官婉倩看他望也不望自己一眼，一副冷傲神態，心中甚是惱怒，當下冷哼一聲，別過頭去。

兩人僵持了良久工夫，上官婉倩再難忍耐，首先開口說道：「你怎麼不說話呀？」

徐元平身軀微微顫抖一下，冷冰冰的說道：「妳該走了，坐在這裏幹甚麼？」

上官婉倩生平之中，從未受過此等羞辱，霍然躍起怒道：「是你叫我來的。哼！誰稀罕跟你一起？」

徐元平微閉的雙目突的一睜，看晚霞祇剩下一抹餘彩，不禁輕聲一歎，自言自語的說道：「金叔父該回來了！但願他不要找到此地才好。」他似是根本忘記上官婉倩還在身側，看也未看她一眼。

這冷漠使上官婉倩受到了極大的傷害，她憤怒的拔出長劍，直向徐元平前胸刺去。

哪知徐元平渾如不覺，劍尖刺破了他的衣服，他仍然若無其事，閉目而坐，動也未動一下。

上官婉倩玉腕一挫，及時的收住了劍勢，無法宣洩的憤怒，化成滿腹委屈，滴滴熱淚奪眶而出。

她原想徐元平和她大打一場，或是好言解說，要她放下寶劍，至低限度也該出言責罵她幾句，可是對方這不聲不響漠視生死的神態，却大出上官婉倩的意料。她本可一劍把他殺死，但她却又無法下得了手。她天性中潛在着無比的倔強，冷漠和羞辱在她的感受上重過生死。

徐元平緩緩睜開了微閉的雙目，淡然一笑道：「妳哭甚麼？」

上官婉倩用力的把寶劍摔在地上，用衣袖拂拭一下臉上的淚痕，怒聲說道：「我高興哭，你還能管得了麼？快些檢起地上的寶劍，我給你一個公平的取勝機會。這一次不分出生死，絕不許住手。」

徐元平望了那寶劍一眼，道：「我在最飢餓的時候，你送給我食用之物，不用問，那遮蔽風雨的草棚也是你替我搭的了……」

上官婉倩尖聲叫道：「不要說了……」

徐元平微微一笑，繼續說道：「但我已答應不向妳討『戮情劍』，作爲答謝。我們之間的恩怨，已經清結了……」

上官婉倩道：「誰稀罕你的『戮情劍』！」探手摸出「戮情劍」，振腕甩了出去，祇見一道青芒電射飛出，擊在一塊大山石上，深沒及柄。

她餘怒未息拔出背上一支長劍，揮劍一挑地上寶劍，直向徐元平飛了過去，冷冷說道：「接住！」

徐元平伸手一把接過長劍，但立時放在身側地上，說道：「比劍之約，姑娘已經親口取消了。」

上官婉倩嬌艷的嫩臉上已變成一片青白之色，顯然，她心中仍有無比的氣憤、激動，目光凝注在徐元平的臉上，說道：「我不願殺死一個坐以待斃的懦夫，你如不願動手，那就用你身邊的劍自刎算啦！」

徐元平似是被她的羞辱激怒，伸手握劍，挺身而起。

上官婉倩冷笑一聲道：「好，這才像男子漢的氣概。」揮手一招「龍行一式」連人帶劍，一齊衝上。這一擊，似是發洩了她胸中所有的憤怒，衝刺之勢，凌厲無匹。

徐元平突然橫跨三步，避開來勢，投劍於地，挺胸一站，和顏笑道：「我已是垂死之人，提不起爭勝之心……」

上官婉倩柳腰一挫，硬收住向前衝擊之勢，大聲接道：「胡說八道……」

徐元平臉色一變，道：「妳不信我的話，那也是無法的事，在下爲人最恨謊言。」緩緩閉上雙目，盤膝而坐。

上官婉倩呆了一呆，慢步走了過去，祇見徐元平臉上泛起了一層青氣，果已中毒甚深。

但覺前胸之上，如受人重重一擊，手中長劍「噹」的一聲跌落在地上，緩緩蹲下了身子，說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徐元平臉色莊嚴，冷冷的說道：「妳快些檢起那『戮情劍』去吧！我自願服用下你的毒藥，我一點也沒有恨你的感覺……」他微一停頓，接道：「我現在正以本身的內功，和攻入體內的藥毒相抗……」他莊嚴的臉上忽然泛升起一縷微笑，道：「我不是妳心中想像的懦夫，我不願和妳動手，是因爲我感激妳，在我最飢餓的時候送給我食用之物，如果不是妳送食物給我，也許不用服妳的毒藥，我已經早已餓死了，唉，那時候我如死了還要拖累我金叔父一起死去。」

上官婉倩急道：「我給你服用的不是毒藥，你怎會中了毒，天啊，要急死我了……」

徐元平霍然睜開雙目，兩道眼神烱烱如電的逼視在上官婉倩臉上，祇見她淚眼眨動，滿臉惶急之情。

這位橫行在西北武林道上，倔强任性的女孩子，忽然間變得脆弱起來。

祇聽她如泣訴的說道：「自從我懂事之後，沒有人敢忤逆過我，父母寵愛，恩師情慈，我幼小就在嬌縱的環境中長大……」

徐元平泛起一個黯然的微笑，道：「妳很幸福。」

上官婉倩用衣袖抹去臉上的淚痕，接道：「我記得我沒有流過眼淚……」

徐元平道：「我們男孩子遇上了委屈傷心之事，也常會在無人處大哭一場，女孩子流上幾滴眼淚，那也算不得甚麼丟人之事。」

他生平之中，最是不解女孩子家心事，說幾句慰藉之言，聽來也十分刺耳。

上官婉倩怔了一怔，歎道：「我藝滿出師後，一向橫行在西北道上，這些年來，從沒有遇過敵手，但在偃師郊外易天行那密窟之中一戰，却打了個兩敗俱傷，從那天起，我心中就恨上了你，我暗中不知發了多少次誓，一定要親手殺了你……」

徐元平道：「唉！女孩子的氣量當眞是小，兩敗俱傷，妳仍然這般記恨於心。」

上官婉倩道：「因此，當我再遇上你的時，確存了殺你的心……」

徐元平淡淡一笑，道：「妳現在該很快樂了，我仍然死在了妳的手中，但我將死時的心情，却一點也沒有恨你的感覺，殺一人並不太難，但要一個被害人毫無恨你的感覺，那實是不容易了。」

上官婉倩急道：「可是我，我……我早就不願讓你死了，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我忽然覺得我不是眞的恨你。」

徐元平奇道：「你暗中發了無數次的誓，要殺了我，那還不是眞恨麼？」

上官婉倩凄涼一笑，道：「我也弄不清楚，反正那不是眞的，我給你服用的藥物，是我爹爹秘製的療傷靈丹，不但不會傷害到你，而且對你的身體還有補益，可是你怎會中了毒呢……」

她眨動了一下圓圓的眼睛，兩顆晶瑩的淚珠奪眶而出，黯然的接道：「但你中毒的事，却又是千眞萬確，你的臉色上已顯示出劇毒侵入了內腑，你眞的是不能活了……」目光中流露出無限的乞求和渴望。

徐元平微微一笑，接道：「是眞的，我也難再久於人世了……」他仰臉望望天色，道：「天色不早了，妳該走啦！」

上官婉倩期望在他的答話中，能找出一線生機，但她却失望了，他漠然生死的神情，使人有着生機全絕的感覺。

她生性暴燥，此刻却變得無比溫柔，低聲說道：「你當眞要我走麼？」

（未完・四十七）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武林情未了

上文提要：飛馬幫的幫主申屠十方約戰孤獨無名，因爲他的兩名手下被孤獨無名所殺，當他確證眼前的潦倒漢子是眞的孤獨無名時出刀了，但他的金刀被斷成了四截……齊大妹子將消息告訴孤獨無名，探聽到他的妻兒是被風月宮的人弄去的，用這半則消息作交換，要孤獨無名除去殘了齊大妹子的丈夫雙腿的石老三……

鏟除師爺救姑娘　互爲利用各相宜

捕快仗的是人多，人多却不一定管用，只是他們四人都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他們已聽到是甚麼人指使這個無賴漢前來殺人的。

一旦聽到，就會陷入殺戮漩渦，因爲獨孤無名不能把事情辦得拖泥帶水，等官府再找上雲夢，找上齊家酒館去抓人。

實際上獨孤無名就是過來收拾四個捕快的，他當然也明白這些。

獨孤無名甚至還打算收拾這家野店所有的人。

四個捕快四把刀，他們以爲便是死上兩個，至少也會砍中這粗漢一刀。只可惜他們遇上獨孤無名，中州一劍，天下第一，便是當今武功詭異的風月宮，也奈何不了獨孤無名。

四把刀一轟而上，獨孤無名右手疾出，一張桌子砸上去，嘩啦啦一陣响，那桌子的力道太猛了，四個捕快就是未躲過，活生生被桌子撞死在地上。

看看，人家舉手投足間人就死了一地，天底下還有誰不怕死的。

胖老板急忙奔上來。

「英雄，大俠，你罵我祖宗十八代，只因爲我是有眼無珠看走了眼。」

他指指桌子，又道：「你稍歇，我馬上叫他們做最好吃的送上來，好酒我去地窖拿，花雕高粱二鍋頭，你……」

獨孤無名道：「我叫獨孤無名，你記下了，有一天官府來查案，說是獨孤無名幹的。」

「不，不，不，打死我也不敢說是你幹的，大俠，我是甚麼也不知道。」

獨孤無名立刻來到杜家姐妹面前，嚇得這姐妹二人直打哆嗦，期期艾艾瞪着眼。

「別怕，我不會對你姐妹怎麼樣。」

杜家姑娘的大姐姐道：「英雄，我們怕！」

獨孤無名道：「別怕！」

他突然一聲吼：「滾出來！」

這一聲吼嚇人一大跳，只見自屋子一角暗處桌子下面爬出一個人來，只一看，竟是那個趕大車的漢子。

這漢子臉色灰蒼蒼，上牙擊下牙，擊得嗒嗒响。

「你……饒命！」

獨孤無名道：「你記下了，殺人者獨孤無名也！」

「爺，我不敢，我已忘得一乾二淨。」

「你不許忘，否則你就死。」

「爺，我不忘，我不敢忘。」

獨孤無名道：「好，你又活了。」

他指着杜家姐妹二人，又道：「現在，你連夜把她二人送回家，立刻走。」

「是，是！」他對兩個姑娘道：「二位姑娘快走吧，走得晚了活不長。」

杜家姐妹齊向前，姐妹二人要施禮，獨孤無名道：「快走吧，至少你姐妹比我幸運。」

杜家姐妹向門外看，那位大姐又開口：「英雄，俺爹名叫杜羅漢，咱姐妹也習過功夫。」

獨孤無名雙目一厲，另一姑娘道：「我們不用官家大車，我們連夜自己走回去。」

獨孤無名道：「既然會武，爲何任人擺佈？」

石師爺帶了厲害殺手，我爹我哥明知殺不過，他們又有官府人，咱們惹不起呀！」

獨孤無名一聽之下，他點頭了。

「好，你們快走吧，我不勉强你們坐大車。」

於是，趕大車的走了，杜家姐妹也走了。

胖老板一心要侍候獨孤無名，但獨孤無名只哼了哼，忽然問道：「是甚麼人殺了人？」

胖老板聽得發呆，他的女人開口了。

「獨孤無名，你這名字很好記，有名却又無名。」

「哈……」獨孤無名大笑，只這一聲笑，他人已不見了，走遠了。

獨孤無名要回去雲夢了。

他要去找齊大妹子，說明他已殺了石判官！

至於野店門外拴的八匹馬，就由胖掌櫃去侍候了。

* * *

「獨孤無名、獨孤無名、獨孤無名！」

這叫喊的聲音不大，隨風吹就散了，消失了，可是叫的人就是不停口，仍然是獨孤無名四個字。

黑夜裡聽得清，但黑夜裡又是誰這麼在咕噥？

車聲轆轆，聲音發自那個趕大車的漢子。

想一想可也是的，來的人全死了，有誰逃掉他當然不知道，只不過趕大車的認爲他的老命是撿回來了。

他趕着大車直低嚷，一路趕往襄陽城，兩地相隔二百里，天一亮他以爲平安了，把大車停在大道旁。

趕大車的要睡一覺，他把馬也下了套拴在樹底下，口中還在叫着「獨孤無名」名字。

他已叫了一夜，那種反應完全是嚇出來的。

他幾曾見過那麼大本事的人呀，當然嚇壞了。

趕車的掀起車帘要睡覺，忽然一聲大叫。

「我的媽呀！」

大車上如今坐了一個人，那個人不是別人，獨孤無名在打坐。

顛簸的車上他也一樣睡得穩，眞有本事。

此刻，趕大車的一聲驚叫，獨孤無名閉着眼睛開了口：「多遠趕到襄陽呀！」

「還……有一百……里。」

「很好，你沒忘了我的名，這一回你眞的活了。」

獨孤無名一彈躍出車外，他悠悠哉哉的往回頭路走，因爲雲夢不是這條路，從雲夢到襄樊，兩地相差六百里。

獨孤無名挾起他的長劍走了。

趕大車的可急了，因爲他被嚇得尿濕了褲子，跳上大車就慌了手脚，所幸他的家當在車上，換了另一條褲子才臉無人色的躺下來。

趕大車的夢中還叫着「獨孤無名」。

* * *

雲，黑鴉鴉的好像大鐵塊要壓下來一般。

風，刮得呼啦呼啦响，掀起了滿地風沙捲向天邊。

天邊在甚麼地方？

每一個地方都是天邊，所以天邊是無涯的。

獨孤無名天天走天涯，他帶着痛苦走着無盡的天涯。

當他知道是風月宮的人擄走了他的女人與兒子，他並不感到驚怒，因爲他已想到了。

事前想到的事情，當然也就不覺驚訝。

獨孤無名已深深領略到女人由愛變恨的可怕，是的，風月宮的女人五年前就對他有了表示。

冷風香一心要拉獨孤無名到她的風月宮，可是獨孤無名不答應，無他，風月宮的人都很殘忍。

風月宮殺人的手段江湖人談之色變。

當然獨孤無名娶了江南第一美女余凝霜爲妻的時候，他更是處處小心，時時謹愼，却不料仍然逃不過風月宮人的迫害。

獨孤無名既然知道是風月宮擄去了他的妻與子，餘下的便是找証據了。

獨孤無名一旦找到有力証據，他就會堂而皇之的直闖洞庭君山風月宮。

獨孤無名要找証據，江湖上最有希望爲他服務的也祇有雲夢的齊家酒館了。

現在，雲低風大天將下大雨之際，獨孤無名又來到了齊家酒館。

獨孤無名走進去，伙計兩人一迎一跑。

跑的伙計去後院，迎的伙計笑哈哈。

「爺，幾日不見了，你辛苦。」

「酒！」

獨孤無名仍然祇一個字。

「有，馬上爲爺把酒奉上。」

奉上酒與送上酒是大不相同的，因爲送上酒祇是一句普通話，而奉上酒那是極端恭敬的。

獨孤無名不在乎這些，他仍然走到屋子一角半明半暗的地方。

他也仍然一副落魄的模樣。

就在這時候，二門傳來尖聲笑。

「嘻嘻嘻，你回來了，眞的是謝謝了，因爲你爲我完成了你應做的任務了，嘻嘻嘻，謝謝，謝謝，咱們之間算是兩不相欠了。」

獨孤無名雙目一厲：「難道你已經知道了？」

「是呀，二天我就知道了吔！」

獨孤無名心中一沉：「你的消息眞靈通呀！」

齊大妹子嘴一抿，道：「獨孤大俠呀，咱們是靠甚麼吃的嘛，消息如果不靈，怎麼叫你去那條山邊幹呀！」

獨孤無名漸漸的明白了。

是的，江湖上有甚麼消息齊家酒館就會很快知道，要不然他也不會跑到雲夢來了。

拉把椅子坐下來，齊大妹子笑哈哈的道：「獨孤大俠呀，手法乾淨嗎？」

「我亮了我的字號，放走了趕大車的了。」

「行，祇要你大俠擔綱，我這兒不出亂子，一切算是圓滿了。」

他招手，伙計不送菜，因爲獨孤大俠不吃菜。

一隻杯子送上來，齊大妹子自己斟上酒。

「我們爲工作順利乾一杯。」

獨孤無名道：「你知道石老三去幹甚麼勾當？」

他舉杯一飲而盡，齊大妹子也喝乾。

「石老三是個王八蛋，他找上杜家莊，軟硬兼施的搶走杜家兩個姐妹花。」

「這事你也知道？」

「獨孤大俠，你要不要知道更多一層呀！」

「說！」

「石老三與知府劉平川的那個寶貝兒子有勾結。」

「甚麼勾結？」

「販賣人口呀！」

獨孤無名雙目一厲，道：「怎麼說？」

齊大妹子道：「劉知府的寶貝兒子是一頭道道地地的大色狼，襄樊是他們天下，方圓千里盡是他們勢力範圍。」

她頓了一下，又道：「劉公子大名叫劉百忍，十五歲他就糟蹋人家大姑娘，如今他已二十五，你想想，他坑了多少好姑娘。」

「如何販賣人口？」

齊大妹子也咬牙，道：「他與師爺聯上手，專門在四鄉找些漂亮的姑娘，一旦姑娘送到劉大少的小公館，這頭一個月是他的，夜夜尋歡到白天，等到姑娘順了他的心，然後輪到師爺玩，你看慘不慘？」

獨孤無名道：「沒人上告？」

「告？人還走不出地界就被砍死在半道上了。」

獨孤無名道：「可惡！」

齊大妹子道：「等到他們把姑娘玩個夠，在黑夜送上船順流而下送到秦淮河，這一趟至少十個美姑娘，一個姑娘一千兩，十個就是一萬兩，大俠呀，你想想，天下那有比這方法賺的銀子多呀！」

獨孤無名道：「齊大妹子，你怎麼知道得這麼清楚，好像你也有一份一樣。」

齊大妹子道：「我的消息最靈通，我丈夫就是把這件事送出去，才一百兩銀子呀，就同石老三結了仇。」

「不對，不對。」

「怎麼不對？」

「石老三說，你爲他做了事，竟然非要他花一千兩銀子不可，他才幹殘你丈夫。」

「放他媽的屁！」

「你怎麼火了？」

「石老三不會說實話的，你聽他的呀！」

獨孤無名也楞了。

獨孤無名並不在意石老三與齊大妹子丈夫之間的轇轕，反正石老三的人已經死了。

獨孤無名關心的乃是妻子與兩個那麼可愛的兒子，他在夜來夢迴中就會想到一郎與二郎。

現在，他很正經的問齊大妹子：「我把大部份找妻子兒子的希望放在你這裡了，你不會令我失望吧？」

齊大妹子道：「獨孤大俠，我也說過，我們盡力，我們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機會爲你打探妻兒被囚何地，祇不過這事可急不得，因爲我們惹不起風月宮的人。」

獨孤無名忽然問道：「你們打聽出毒王的消息沒有？」

齊大妹子道：「你也關心老君山毒王李歧旺？」

獨孤無名道：「那是飛馬幫與七虎山莊雙方都在打聽的人物，這中間必有很大的問題。」

一笑，齊大妹子道：「獨孤大俠，你還是少管這種閒事的好，你自己已經陷入痛苦中了。」

獨孤無名道：「聽口氣好像江湖上出了甚麼大事了。」

齊大妹子道：「通往老君山老君洞的山道上，死了飛馬幫的人，也死了七虎山莊的人。」

獨孤無名道：「就在這幾日裡？」

齊大妹子道：「就在我把消息告訴了這兩方人馬之後，他們第三天人就死了。」

「誰殺的？」

「不知道，祇不過……」

齊大妹子忽然雙目一亮，道：「你吃酒，要消息的人上門來了。」

她起身迎向大門，祇見從門外來了兩個人，這其中一人乃是七虎山莊大總管西門開。

苗小鳳這一回又來了，她跟在西門開的身後面。

齊大妹子見二人進來，笑瞇瞇的伸出手，道：「大總管，是不是送那欠的三百兩銀子？」

上一回由苗小鳳給了二百兩銀子，雙方言明消息送到以後再補餘下的三百兩銀子。

齊大妹子是不會忘記的，她見面就伸手，伸手就向西門開索銀子。

原本是西門開走在前面的，苗小鳳身子一偏，她閃到了齊大妹子前面。

「你這女人就知道銀子。」

齊大妹子笑笑，道：「喲，苗大姐呀，看你這是甚麼話，江湖上混的人誰不是爲了銀子呀，你看看人們天一亮眼一睜就開始受那風刮日晒，跑東到西，忍飢挨餓，還帶挨駡受累，爲的不就是銀子呀，如果大家不爲吃不爲喝，不爲一家子要過活，每個人都成了坐轎的，誰還求誰呀，你說是不是？」

苗小鳳叱道：「我祇一句，你回一串，你怕吃虧呀！」

齊大妹子笑了。

西門開忽的一瞪眼，因爲他發現屋內有個他很討厭的傢伙。

西門開要走向獨孤無名，但齊大妹子手一攔：「坐，坐，來先吃酒。」

西門開坐是坐下來了，但雙目仍然逼視過去，那是十分不友善的眸芒。

獨孤無名端着酒碗，他搭拉着眼皮子，彷彿早已陶醉在酒裡了，臉上有着平淡的反應。

苗小鳳斜目怒視，忿忿的坐在西門開一邊。

齊大妹子手一招，兩個伙計過來了。

「二位，吃點喝點，有甚麼話，咱們慢慢的說。」

「老樣！」西門開隨口一句。

齊大妹子對伙計也是這兩個字：「老樣！」

這是習慣語，表示他們過去吃甚麼，現在也吃甚麼。

一葷一冷一壺酒，伙計很快送上來。

兩個伙計二門站，客人上門才出來。

齊大妹子提酒壺，先爲二人斟上酒，她瞇着妙目斜睇西門開，道：「西門總管，你二位從信陽州過來，這一路上辛苦了。」

西門開猛喝一口酒，道：「王二麻子的話就省了，我今來是要打聽一件事情。」

「哈……」齊大妹子笑了：「那好呀，說出來我琢磨，且看能值幾個。」

「又是銀子。」

「看你說的甚麼，咱們又幹的甚麼。」

西門開道：「伏牛山區有座高山叫老君山。」

齊大妹子道：「不叫老君山叫老君嶺。」

西門開道：「通往老君嶺有一條大山溝叫蛇溝。」

齊大妹子道：「那是唯一通往老君嶺的山溝，有幾個地方很難行。」

西門開道：「聽口氣，你很熟。」

齊大妹子一笑，半得意的道：「看你說的，咱們憑的是消息，這消息必需地理，地理又需跑腿的，要不然，七八百里外，我怎麼會知道。」

西門開忽然低聲道：「爲我打聽一個人。」

「甚麼人？」

西門開道：「那人是個六尺巨漢，鬍子泛藍，手使一把特大號砍刀，他殺了我們派去的四名殺手，其中一人死而復活逃了回來。」

「這麼說，你們死了三個？」

「不錯。」

齊大妹子道：「難道你們就不會直接問這藍鬍子，他是個甚麼來歷，爲甚麼死守山道不放人。」

西門開道：「咱們逃回來的死傷兄弟，他們雙方照上面就問，可是那傢伙像個啞巴一樣，嘴巴閉得緊極了，他一個字也不吐出來。」

齊大妹子道：「好，我接下你這筆生意。」

她把手一伸，攤開了巴掌：「連先前欠的，一共是八百兩銀子。」

西門開道：「又是要銀子。」

苗小鳳忽的自腰袋中取出一張銀票，道：「這兒五百兩銀票，消息送回，不少你的三百兩銀子。」

齊大妹子接過銀票，她還用手指在銀票上彈了兩下，便收起來了。

「半月以後聽消息。」

西門開道：「十日。」

齊大妹子道：「大總管呀，老君山離此近千里，單祇走個來回也要十天出個頭，飛呀！」

西門開道：「半月就半月。」

他忽然放低聲音道：「齊大妹子，那傢伙，他到底是甚麼來路，怎麼窩在屋子一角，好像死了爹娘似的一副窮酸樣。」

齊大妹子回頭看向獨孤無名，她發覺獨孤無名好像睡着了。

笑笑，她對西門開道：「想知道他是誰嗎？」

「誰？」

齊大妹子道：「他呀，如果你們想知道，我得再確定，祇不過我可以肯定，你們聽了嚇一跳。」

「你說。」

「那得花銀子呀。」

「你怎麼又要銀子？」

「看你說的，我好像上輩子是窮死鬼呀！」

苗小鳳道：「我這就當面問他。」

齊大妹子一笑，道：「妳苗大姐請問。」

又是一笑，齊大妹子道：「問得出來，你們就省下一千兩銀子了！」

她此言一出，苗小鳳與西門開二人齊吃一驚！

兩個人不約而同的看向閉目似睡的獨孤無名！

於是，苗小鳳過去了！

不就是爲省一千兩銀子嗎？她當然當面問！

人總是好奇心大，好奇帶給人們快樂，也會帶給人們痛苦，甚麼叫冒險，不就是好奇才冒險！

苗小鳳不以爲問問對方何許人就是冒險，她冷沉的走過去！

齊大妹子側過臉來，她微微的笑，因爲她肯定獨孤無名會給苗小鳳碰一鼻子灰！

站在獨孤無名面前，苗小鳳沉聲：「喂！」

獨孤無名反而打起鼾來了！

苗小鳳一掌拍在桌子上：「叭！」她再吼：「喂！」

獨孤無名突然暴吼一聲：「滾！」

祇見他挾了長劍，拋下碎銀，起身就走！

苗小鳳僵住了，她雙耳嗡嗡如被搗中！

西門開也呆了一下，當她起身欲攔人，獨孤無名早已走得不見了。

獨孤無名第二次衝着這二人吼叱，苗小鳳在一陣窒息之後，她欲拔刀追殺，齊大妹子攔住了！

「別殺，別殺，雲夢地方有王法！」

「他是誰？」

「比你們打聽藍鬍子身份的重要十倍！」

「你知道？」

「我得問了才知道，不過也很難！」

西門開道：「所以你開價一千兩！」

齊大妹子道：「我需冒殺身之禍去打探！」

西門開道：「需要多久？」

齊大妹子道：「明日此時。」

苗小鳳道：「你好像知道這人是甚麼來路！」

「知道！」

她直言一出，西門開與苗小鳳立刻變了臉色，苗小鳳一掌拍在桌子上：「你既知道，何不直接告訴我們，單祇這麼一句話，也索銀子一千兩呀！」

西門開也冒火，道：「我看你是窮瘋了！」

笑笑，齊大妹子道：「你不爲我想一想呀，你們怎知道此人的作風，我如果不求求他，允許我說出他的身份，我說不定就會挨他的劍，死得寃！」

她頓了一下，又道：「江湖上有許多人不願意暴露自己身份，這人就是其一！」

苗小鳳與西門開二人怔住了。

苗小鳳道：「越是這樣，咱們越想知道！」

她對西門開道：「總管，殺殺價碼，買這消息！」

西門開對齊大妹子道：「怎麼樣，把價碼減一減，如何？」

齊大妹子道：「不能減，而且我還是沒把握把事情順利辦妥！」

西門開道：「一半，如何？」

齊大妹子道：「不行，因爲這人如果你們知道他是誰，爲甚麼來到三江地面，你們必會大吃一驚！」

她這是加添了配料，引這二人上她的圈套！

齊大妹子何許人也，甚麼人性她捏拿得準極了！

苗小鳳頓了一下，道：「好，明日此時咱們再來！」

西門開道：「休忘了打聽藍鬍子是幹甚麼的！」

齊大妹子愉快的點頭了。

苗小鳳與西門開二人匆匆的吃了酒菜，又匆匆的出門而去！

＊　＊　＊

獨孤無名又來了！

獨孤無名非來不可，因爲江湖上祇有齊家酒館可以幫助他打聽妻子兒子的下落，而且齊家妹子已經告訴他，擄走他妻子兒子的是君山風月宮人下的手！

獨孤無名仍然要來，因爲齊大妹子仍在繼續打探獨孤無名的妻子兒子被風月宮囚在甚麼地方，風月宮擄人的證據也要找出來！

獨孤無名又是二更天快到才走進來。

他的進來，兩個伙計十分親切！

當初他來是不受歡迎的，那副窮困落魄樣子令人見了就無好感！但現在不同了，老闆娘祇差未投懷送抱！

「唷，你可來了，我在等你吶！」

齊大妹子的歡迎詞，令獨孤無名精神一振！

「你有了進一步消息了？」

齊大妹子跟過去，獨孤無名仍然坐在老位置，齊大妹子見伙計把酒送過來，她揮揮手，兩個伙計閃去二門不出來，兩個伙計有任務，監視通道怕有外人撞進來！

現在，齊大妹子坐對面，她笑笑道：「獨孤大俠，你本身的事情我們派出七路人馬去打探，幾乎用掉咱們一大半人馬！」

「有消息嗎？」

「沒有！」

獨孤無名道：「眞急人吶！」

齊大妹子道：「獨孤大俠，眼前有一件賺銀子機會，不知大俠有沒有胃口！」

「我祇操心我的妻兒！」

「我當然知道，祇不過在你等候消息中間，咱們聯手插花，賺他個千二八百兩銀子，又有何不可？」

獨孤無名道：「賺七虎山莊的銀子？」

「哈……」齊大妹子得意的笑了！

獨孤無名却舉杯猛喝酒，齊大妹子道：「他們想知道你大俠的來路，又爲何滯留三江不離開！」

「你答應爲他們打探我的一切？」

「不錯。」

「你早已知道了！」

「也得經過你的同意！」

獨孤無名道：「多少銀子？」

「一千兩！」

「你很會弄銀子，而且不放過任何機會！」

齊大妹子一聽樂歪了！

「你答應了？」

「如果你們加力爲我打聽出我妻兒的下落，我當然不會加以拒絕！」

齊大妹子拍巴掌，道：「太好了，我必加派人馬，爲大俠作最熱烈的服務！」

獨孤無名道：「十天之後我會再來……也許十五天再回來，回來聽你好消息！」

他把一壺酒猛喝完，起身挾了長劍就走，而且這一回走得不回頭，往北走了！

齊大妹子愉快的道：「這一千兩銀子賺定了，哈……」

她把手一招，兩個伙計過來了！

「收拾收拾，關門打烊！」

齊大妹子扭動腰肢，匆匆的走回後院去了！

＊　＊　＊

又見房中熄了燈。

熄燈人就會躺在床上，齊大妹子又倒下去了，但她却精神很大！

「當家的呀，笑死人了！」

「甚麼事那麼好笑的？」

「我祇把獨孤無名的身世與他來三江的事情告訴七虎山莊的人，銀子就是一千兩！」

「笨蛋！」

一怔，齊大妹子一挺坐起來，道：「當家的，你說我笨蛋？」

「你笨蛋笨到家了！」

「怎麼說！」

「獨孤無名殺了石老三，跑了程百里，對不對？」

他這話自己說來很平淡，但聽了叫人吃一驚，那夜有個持短斧的人，他一斧未砍中獨孤無名，却砍死了自己的老兄程千里，程百里便是背了他老哥逃入林中的人！

齊大妹子道：「咱們有人報告，是逃了雙斧將老二程百里！」

「還有個嚇破膽的趕大車的！」

齊大妹子道：「這些又有甚麼關係？當家的！」

「大有關係！」頓了一下，又道：「獨孤無名殺了石老三那幾個人，官府能罷手嗎？官府必會千方百計要查出是何人下的毒手！」

「當然的，嘻嘻嘻，我是屬蠟燭的，你一點我就亮了，你要我把這消息擱起來，等候別人上門來呀！」

「你總算開竅了！」

「當家的，我仍然先把獨孤無名的來歷賣給七虎山莊！」

「你這是拿一個是一個呀！」

「當家的，你想想，獨孤無名幹下這件事，他是爲咱們幹的，咱們不說誰知道！」

她得意的又躺下，道：「七虎山莊是不會知道獨孤無名殺了石老三的，一千兩銀子也非小數目！」

沉寂了，至少表面上沉寂了！

但仔細聽就不一樣，因爲黑暗中傳來怪怪的聲音，好像是有地洞，地洞又刮風，風又吹向遠方，漸漸的沒有聲音了！

半夜三更天，後窗有條人影一晃不見了。

那人影穿窗而入，當然不見了。

於是，齊大妹子的房中有了些微微的響動！

響動的聲音並不大，但很久，響動的聲音有規律，沒多久傳出齊

大妹子的低叱聲：「你來幹甚麼，還記得我這個開酒舖的女人呀！」

「你為甚麼找人幹掉石老三，你們……」

「你最好忘掉是我幹的！」

「為甚麼，石老三很喜歡你的，更何況他供給官府的消息，雙方合作愉快！」

「那個老梆子可惡，玩了老娘三兩次，他就再也不來了，加上他坑了我當家的，哼，他還想活呀！」

「丘文山也眞是的，既是合作夥伴，銀子來往何必那麼認眞，非要石老三的銀子不可！」

齊大妹子道：「焦風流，這些天你也不見有消息送來，到甚麼地方風流去了！」

「天地良心吶，大妹子，除了你，別的女人我不愛，你是天下最聰明的女人，你應該從我這表現看出來！」

黑呼呼的屋子裏又是一陣似沉寂又不沉寂的，忽然間，一條黑影自後窗溜走了！

齊大妹子喃喃：「眞掃興！」

她這裏話聲甫落，先是有風聲傳過來，不旋踵間，地下面傳來人叫聲！

「大妹子！」

「當家的，你又回來了！」

「大妹子，我接到報告又回來了！」

「甚麼樣的報告呀，當家的！」

「順風耳回來了，快派他去老君山！」

「焦風流回來了呀，他何時回來的，不先到我這兒來，可惡！」

「焦風流耳朵長，派他去一趟，就說是我叫他去的！」

「好吧，叫他去打聽那個守山道的傢伙！」

於是，地下又傳來風聲，人又走了，走遠了！

原來焦風流的外號叫順風耳！

順風耳聽得遠，十里之外也聽得見，難怪正與齊大妹子抱緊了焦風流，忽然拔身就逃走！

齊大妹子的老公丘文山，說是他殘廢了，可是虎死威風在，他的屬下人聽了他的聲音，還是像老鼠聽到貓來了一樣怕！

焦風流敢於搭上齊大妹子，他眞膽大！

＊　＊　＊

齊大妹子站在酒簾兒下方，站在他對面的是個白凈凈的，細柳高挑的漢子，看上去也不過三十郎噹歲，長的是小鼻子小眼，可就是一雙耳朵奇大！

耳大不見得有福氣，這人是個跑腿的！

江湖上當一名為人跑腿的人，那可是風刮日曬不看天，雷雨雪天不看地的苦差事！

這人就是聽差遣的人物，他站在齊大妹子面前就顯得畢恭畢敬！

他就是「順風耳」焦風流！

焦風流的眞名字就叫焦風流！

焦風流祇有偷偷摸摸的上了齊大妹子的床上以後，他才會施展出男子漢雄風來！

現在他祇是半垂頭，像是聽娘教訓的一樣！

「馬上走，把那個藍鬍子大漢底細摸出來，他是幹甚麼的，守住山道不叫人過去！」

「藍鬍子大漢是幹甚麼的，守住山道不叫人過去，就是這些嗎？」

齊大妹子道：「十天，你快馬加鞭！」

焦風流彎腰打躬，甚麼話也不說就走了！

齊大妹子也不留戀，好像昨夜沒同這人睡過似的！

其實齊大妹子心中眞難過，祇是難過擱在心裏面，因為她的丈夫丘文山不好惹！

丘文山有許多殺人方法！

有幾回丘文山還未受害，他殺了人之後，被殺的人還衝他笑，以為他是好人！

江湖上誰是好人？誰又是惡人？

江湖上單是看人的外表是分不出好人惡人的！

江湖上沒有一個人會承認自己是惡人！

齊大妹子却在內心中以為，她的丈夫是個可怕的人！

可怕並不表示可惡，但可惡可以躲着不接觸，可怕就令人心膽寒了！

＊　＊　＊

與昨夜同樣時間，同樣的兩個人走進了齊家酒館！

齊大妹子拍拍桌子，笑道：「坐，坐，我正在等着二位到來！」

來的不是別人，七虎山莊的西門開與苗小鳳二人！

雙方約定的，二天聽消息！

伙計又把酒菜送上來了，齊大妹子持壺斟酒，苗小鳳指着屋子一角，道：「他今天沒來！」

「十天後會來！」

「你們約定了？」

齊大妹子放下酒壺，道：「銀子！」

苗小鳳看看西門開，西門開在點頭。

苗小鳳伸手取銀票，她翹着嘴，道：「如是江湖混混一般無賴，銀子咱們會收回來！」

「叭」的一聲，一張千兩銀票攤桌上，但被苗小鳳的手掌按住！

「說吧，祇要值得，銀子你心平氣和的拿去！」

齊大妹子哈哈一笑，她忽然放低聲音道：「你們聽過武林第一高手中州一劍嗎？」

西門開一震，道：「獨孤無名？」

齊大妹子道：「他就是獨孤無名！」

西門開忽然雙目一厲，吼道：「放屁，收起銀票，咱們回信陽州！」

齊大妹子伸手壓，苗小鳳併指疾戳對方腕門！

齊大妹子不收掌，單掌反切又抓過去！

祇見兩個女的掌對掌，一陣指戳掌切十七次，雙方的單掌對上了！

苗小鳳冷哼：「高手呀！」

齊大妹子道：「不聽說完怎麼行！」

雙方祇這麼兩句話，又已七招過去了！

西門開道：「住手，聽你怎麼說！」

苗小鳳不出掌，但巴掌又壓在銀票上！

齊大妹子又哈哈笑，西門開沉聲道：「咱們沒見過獨孤無名，但聽得可多了！」

他似是生氣的又道：「人家獨孤無名生得是五官端正，膀大蜂腰，青年勇士，一表人材，而且還娶了江湖上第一美人叫……叫……」

他轉而向苗小鳳，又道：「叫甚麼呀，你記得嗎？」

「叫余凝霜！」

「對，就是叫余凝霜的美人兒，還生了一對可愛的小寶貝，他是甚麼東西，你把這粗漢說成了獨孤無名，你要銀子也要有要銀子的條件，你……」

齊大妹子笑笑道：「我不會怪你們，當初他來我這兒，我同你們一樣的不認識他，可是……」

西門開道：「可是甚麼？打死我也不相信他就是武林第一高手的獨孤無名！」

「刷」的一聲，苗小鳳收回銀票，叱道：「休拿咱們當成二百五！」

齊大妹子道：「二位，我還未說明白吶！」

「說甚麼？免了吧！」

「他眞的是獨孤無名，他的妻子兒子被人擄走了，他才變成如此落魄模樣！」

「放屁，你是越說越離譜了，天下有誰敢於惹上天下第一殺手的？」

「風月宮！」

「甚麼？你說洞庭君山風月宮？」

「不錯。」

苗小鳳憤怒的叱道：「總管，別聽她胡扯了，咱們趕路吧！」

西門開打從鼻子直哼哼，顯然他也不再相信齊大妹子的話了！

眼看着一千兩銀子又飛了，妙的是，齊大妹子走財運，門外來了三個人！

三個都是怒漢，進了門，其中一人大聲喊：「齊大妹子哎！」

三人轉頭看，齊大妹子應聲了：「哎，是江護旗你們來了呀！」

不錯，「快刀」江上飛與大總管甘天尤，還有個護旗叫「笑瘋子」艾元的三人幾乎是擠進門來的！

那江上飛一衝到了屋子一角，他指着空桌急問：「大妹子，獨孤無名他人呢？」

祇這麼一句話，齊大妹子笑哈哈！

齊大妹子向苗小鳳伸手，道：「拿來吧，一千兩銀子你是給不給？」

苗小鳳怔住了。

西門開也張大了嘴巴半天開不了口！

苗小鳳半晌才開口：「他眞的會是天下第一高手獨孤無名？太不可思議了！」

江上飛走過來，甘天尤問齊大妹子：「人呢？」

齊大妹子道：「今天沒來！」

江上飛也問齊大妹子道：「人呢？獨孤無名他人呢？咱們在找他！」

齊大妹子手一伸，道：「找獨孤大俠嗎？銀子！」

她如今兩隻手全伸出去，等着接銀子！

江上飛道：「咱們找人也要銀子呀！」

齊大妹子笑呵呵的道：「有時候有銀子也不一定會得到消息！」

另一面，西門開對苗小鳳道：「坐下來，咱們先求證，是不是同名又同姓！」

他還眞的反應快，想到同名同姓上面來了！

苗小鳳點點頭，這二人又回到座位上，還有酒菜在，二人吃起來！

齊大妹子愉快的再把手收回來，她便對伙計吩咐：「上酒菜！」

江上飛三人圍在一張桌子上，那笑瘋子不笑也像笑，他衝着齊大妹子，道：「老闆娘，你這種賺錢之法眞高招，不出三年五載，金山銀山你堆起來！」

齊大妹子提壺為他三人斟着酒，笑笑道：「艾爺呀，你說笑了，咱們手下兄弟有多少，我也不知道，祇不過有一件事情我清楚！」

「甚麼事情？」

「咱們天天鬧窮是眞的！」

甘天尤道：「閒話休扯，那個獨孤無名，他人呢？」

「先說說，找他做甚麼？」

甘天尤道：「找他爲咱們辦件事！」

「飛馬幫人才有的是，何需找人幫忙呀，獨孤無名有甚麼眞功夫呀！」

甘天尤道：「你問得也太多了，人呢？」

齊大妹子道：「爲了證實此人是眞的獨孤無名，你們擧個實例我聽聽，我不想有人說他是冒牌貨！」

她把眼睛瞟向苗小鳳與西門開！

西門開與苗小鳳臉無表情，但二人却全部精神在聆聽！

江上飛道：「我們知道他是千眞萬確的獨孤無名就夠了，還需要甚麼證例！」

甘天尤道：「出劍震斷咱們幫主金刀的人物，江湖上大概祇有獨孤無名了！」

「嘻……」齊大妹子走向苗小鳳，她伸手道：「苗大姐，拿來吧！」

西門開猛喝一口酒，道：「給她！」

苗小鳳刷的一聲，銀票抛在桌子上，西門開站起身來，他衝着甘天尤一抱拳，道：「飛馬幫七虎莊，雙方從來不搭腔，各做各的買賣，今天倒想請教一下了！」

甘天尤淡淡的道：「甚麼事？」

「久聞申屠幫主少年英雄，武功高絕，又怎麼被這獨孤無名把申屠幫主的金刀震斷！」

甘天尤道：「獨孤無名出劍如電，劍勢奇準，他以劍尖抵住我們幫主金刀刀尖，就那麼金刀被震成數段！」

齊大妹子聽得笑了，西門開對苗小鳳道：「再一次證明確是獨孤無名，咱們走！」

這二人走到門口又見西門開回過頭：「齊大妹子，咱們半個月來聽消息，休忘了！」

齊大妹子笑道：「彼此都別忘，你們欠我白銀三百兩！」

苗小鳳冷哼，道：「這麼愛銀子！」

二人還是出了門便走了！

現在，齊大妹子愉快極了！

她祇差一點就哈哈大笑了！

就在甘天尤身邊，她的目光却看向粗壯的江上飛，笑瘋子艾元搔着鬍子道：「咱們今天撲個空！」

他的意思是今天不見了獨孤無名！

他們三人今天前來，目的是要找獨孤無名，而甘天尤抬頭開了口：「齊大妹子，獨孤無名他人呢？」

一頓，他又道：「剛才是我幫了你的忙，幫你撈了一千兩銀子，我祇一聽你的話，便更詳盡的把獨孤無名的功夫也說出來了，你有何回報？」

齊大妹子心中一怔，姓甘的果然老狐狸，先拿話封住她的口，叫她無從開口索銀子！

吃驚中的齊大妹子，聞得甘天尤的話，忽的巴掌一拍，笑哈哈道：「行，不索銀子了，你們想知道獨孤大俠的行踪嗎？那得十天再過來！」

江上飛道：「齊大妹子呀，找獨孤無名祇是其一，重要的是想知道，通往老君山的那條叫蛇溝的山道上，爲甚麼有個藍鬍子把守着，不許人進入老君嶺！」

齊大妹子一聽又笑了！

「江護旗，甘總管，咱們話可得先明言，剛才你們助了我，我答應十天之內告訴你們獨孤無名的下落，至於想知道把守山溝山道的藍鬍子何許人，那得另出價！」

江上飛道：「又是銀子，多少？」

「五百兩！」

「又是五百兩銀子，你們煮吃銀子過日子呀！」

齊大妹子道：「三位爺，你們替我算一算，老君山在北邊伏牛山區裏，距此就在近千里，我們派人快馬趕，至少需要七八天，山路險，行路難，一天祇吃兩頓飯，又怕受風寒，交替傳遞十個人，想想看，每人才得幾紋錢，還得一半送總站，大伙都得分幾個，這左一分右一分，分到我這兒祇不過幾兩碎銀子，這呀……銀子眞難賺！」

江上飛道：「你這幾句話，早幾年就背得滾瓜爛熟了，聽多了！」

齊大妹子道：「實情嘛，三位爺！」

甘天尤道：「好，給你！」

頓了一下，他又道：「毒王李歧旺的事！」

齊大妹子道：「這件事我們也打探到了，祇要衝過藍鬍子那一關，必然會找到毒王李歧旺！」

甘天尤道：「可是咱們已死了人，被那可惡的藍鬍子殺死五人，這件事令我們當家的很火！」

齊大妹子道：「我明白了！」

江上飛道：「你又明白甚麼？」

齊大妹子道：「你們想花銀子買殺手，去幹掉那個守山道的藍鬍子！」

甘天尤道：「所以我們來找獨孤無名！」

齊大妹子道：「我看你們找別人吧！」

甘天尤道：「爲甚麼？」

齊大妹子道：「你們沒看到嗎？獨孤大俠的那副落魄樣子，他

老婆兒子被人擄走了，他是天天在發愁，天天祇會灌那二鍋頭，他怎麼會爲你們去殺人！」

艾元道：「咱們花銀子，有錢能使鬼推磨！」

齊大妹子道：「銀子對付我齊大妹子差不多，對付獨孤大俠已不管用了！」

甘天尤一怔，道：「果眞如此，咱們祇好等搞清楚這藍鬍子甚麼人物之後再下手了！」

齊大妹子道：「十天，十天再來聽消息！」

甘天尤一想，便對江上飛與艾元二人道：「也算咱們來得不是時候，回去！」

三個人相繼走出門，齊大妹子笑呵呵，拍拍口袋往後院去，她邊走邊對兩個伙計道：「關門，熄燈！」

兩個伙計就要把門關上了，忽有一匹快馬馳過來，馬背上跳下個精壯漢，他叫道：「酒！」

兩個伙計看出去，兩個人之中一人急忙跳出門，那漢子哈着大氣走進門，好像身子受了傷！

漢子跌跌撞撞走進門，兩個伙計也進來了，進來就把門關上！

於是，齊大妹子出來了！

齊大妹子一看那漢子，立刻趨前一聲叫：「丁三呀，丁三呀，你怎麼了？」

那漢子叫丁三，二十七年從小到大叫丁三，祇不過名字不偉大，可是他的兩條腿了得！

江湖上的「飛行太保」就是他，十六歲他就博得這一外號，比他的眞名字偉大多了。

現在，丁三猛灌十幾口酒，喘着大氣，對齊大妹子道：「大妹子，當家的人呢？」

「先說說，你是怎麼了？」

「風月宮，我被風月宮的兩個女娃兒追殺，昨天差一點被她們追上！」

齊大妹子也吃一驚，道：「風月宮的女娃呀，是不是風月宮的五花瓣！」

丁三道：「難以分辨，手段狠毒，若非兩條腿夠快，林中上了我藏的馬，我眞的回不來了！」

「你是怎麼不小心被她們發覺的？」

「我小心極了，祇是她們是暗椿！」

齊大妹子一聽，道：「她們一路追下來了？」

丁三道：「祇有今天沒見她們的人！」

齊大妹子吃一驚，道：「快，把你騎的馬也藏起來，丁三呀，跟我來！」

丁三起身跟上了齊大妹子，二人穿過二門，走到一處牆邊，齊大妹子指指牆內，道：「你進去！」

丁三急忙往裏走，她忽然拉住丁三的手，問道：「先把你見的告訴我！」

「老君嶺有一處老君洞，毒王被人鎖在洞中煉毒物，好像受制於風月宮！」

「快進去！」

丁三匆匆走進牆後面，呼通一聲地上有個洞，丁三便走入地道中去了！

齊大妹子拍拍手，她一路又走到前面來。

「馬匹藏妥了？」

「老闆娘，趕到棧房去了！」

「關門！」

兩個伙計急忙把門關上，屋子裏也吹熄了燈，齊大妹子臉色凝重的對兩個伙計道：「萬不得已不動刀，咱們這是生意人！」

兩個伙計齊點頭，摸黑往房中走！

齊大妹子也回去房中了，祇不過她才剛往床上躺，便聽得門外有人在拍門！

「開門！」

這聲音一聽便知道是女子的聲音，齊大妹子一挺而起，她把傢伙也藏身上了！

她也聽到了大門拉開的聲音，又聽得一個伙計的聲音：「姑娘，天晚了，咱們酒鋪祇到二更天，改天歡迎你們前來光顧！」

「姑娘……哎呀！」

祇一聽便知道來的女子動手了！

於是，齊大妹子出現了！

齊大妹子走出二門，祇見一個伙計的臉上在流血，伙計的手上拿了一支花葉鏢，見齊大妹子出來，立刻叫道：「老板娘，他們進門就行凶。」

齊大妹子低叱：「站一邊去。」

她笑呵呵的迎上前，道：「二位姑娘，是不是我的伙計不週到，得罪了二位姑娘？」

兩個姑娘均是二十上下的美人兒，便是二人冷笑也好看，其中一人忽的收住冷笑，道：「人呢？」

齊大妹子道：「人？甚麼人？」

另一姑娘要出手，被同伴攔住了。

「一個騎馬精漢子，這人飛行功夫很高，老板娘，你快把人交出來，否則，後悔莫及。」

齊大妹子道：「姑娘，你的話我不懂。」

她指了屋子，又道：「咱這兒一到二更就打烊，二更以前酒客多，三山五岳、南北過路，甚麼樣人物咱們管不着，咱們祇賣酒，二位……」

（未完・三）

上文提要：

伍福被炸傷匿在貞娥處，王永譽派人搜刺客，連妓院亦不放過，爲了安全起見，貞娥與伍福扮成痲瘋病人逃到賣花的阿金家，用臘梅花油替伍福療傷……貞娥極力慫恿李天植造反，聽李天植說及老王已逝，準備在送靈柩那天活葬清廷要員，她芳心暗喜，一面敷衍李天植，一面暗中尋找不告而別的伍福，由細作口中她更聽到清兵已越過韶關……



明末稗宮野史／史　金・文
可　飛・圖

貞血洗花街

搖擺不定壞大事　炸死要員成泡影

貞娥見了李天植，第一句便問道：「你不是說今天便要學事嗎？怎麼一點動靜也沒有？」

李天植嘆息道：「我眞想不到尚之信竟然這樣沒用，畏首畏尾。」當下把吳三桂已死，尚之信得到消息，不敢妄動，臨時毀了機括的事，對貞娥說了。貞娥聽了，悶聲不響，與李天植默然相對，李天植道：「我白花了一場心機，眞堪痛惜，快教人取酒來，一澆我胸中的塊壘。」

貞娥也悶得慌，只得取了酒來與李天植對喝。

李天植酒量本來不差，但今天卻酒入愁腸特別容易醉。他倚着半醉，對貞娥說道：「你答應過我一舉事你便嫁我的，如今不是我不舉事，而是遭了挫折，你也應該給我一點慰藉吧！」

貞娥搖頭道：「要嗎我就嫁你，我卻不會慰藉人的。」說着，捋起衣袖，讓李天植看她的玉臂。

李天植看時，原來是一點鮮紅的守宮砂，是蜥蜴的血，從前宮中的女人，爲了表示自己的貞操，捉了這種蜥蜴來，用硃砂餵養，待到蜥蜴的遍體鮮紅，然後取出牠的血，滴在臂上。血一着臂，便任憑怎樣的洗，也洗不脫，但一經與男人有了肉體的接觸，就自然消失，是以有守宮砂之名。後來傳到民間，許多女人也會用了。

李天植愕然道：「你爲我點了守宮砂嗎？」

貞娥點了點頭，說道：「怕你不放心，我自己點上的，總之你起義之日，我還有一點守宮砂來嫁你，那便是了。」

李天植聽了貞娥這一番話，十分感激。他對貞娥道：「既然如此，我不敢犯妳。但我醉欲眠，你可不可以和衣陪伴我睡一會兒？」

貞娥不好推卻，便拉了李天植到床上，自己和衣睡在他的身旁。其實貞娥這守宮砂，只是爲伍福點，李天植那裏知道。

李天植酒醒夢廻，已是三更時份了。正待起來，忽聽得瓦面上有脚步聲，聲音非常微細。就和他以前在平南王府所聽到的一樣。

李天植何等機警，馬上跳下來，正要向外面察看，突然一個紙團，挾着勁風，擲到他的面前。

李天植無暇觀看紙團，拾起來便奔到外面，抬頭一看，只見一條黑影電射而出，幾個起落，已經不見了踪影。

李天植不會輕功，無法追趕，只得回到房間來，打開紙團一看。只見那上面寫着：「王永譽已在廣州佈下羅網，此時還要觀望，實在不智！」

再看這張紙上還繪有一個簡略的地圖，表示清兵包圍廣州的大略形勢。

李天植把這紙團握在手上，沉吟不語。心裏想道：這夜行人到底是誰？怎知道我在這裏，向我投擲這一個紙團？

貞娥早就起來了，見李天植手上拿着一張紙，便問道：「這是甚麼東西？」

李天植把紙團遞給貞娥道：「我聽得瓦面有夜行人經過，正要奔出去看，這紙團便擲進來了。」

當貞娥細聽了李天植的說話，心念電轉，暗道：難道這是伍福麼？除了他外，那一個有此身手？

但她旋又轉念道：如果是他，爲甚麼不來見我？恐怕不是他吧！

是夕，李天植回到府中，沒法睡得着，尚之信已回房睡去了，沒有人可說話的，只得獨自一人走到中庭來，來回踱着方步。

中天一輪明月，皎皎地散播光芒，殿宇樓台，都像浸在水裏一樣。

李天植仰望可愛的月色，但並沒有心情領略。他只是忖測那個在貞娥院裏向他投擲紙團的夜行人是誰？

這個人如此關心自己，那就是站在自己一邊的人了。但既然是自己人，爲甚麼不露臉？眞教李天植百思不解。

「藩府的護衞我都認得的。」李天植在月下沉吟自語：「他們馬上步上的武藝，有的是第一流好手，但絕沒有這樣高去高來的能人。至於藩兵裏面，更加沒有這等人了。他是誰？爲甚麼這樣關心我？關心我……」

於是李天植往關心他的人身上着想。突然，他握拳擊掌道：「貞娥不是關心我的人麼？她是力勸我起義的，這一個人想必是貞娥所認識的。」

李天植繼續想下去，愈想愈像：「如果不是貞娥的人，他怎會到貞娥院裏去通消息，他不會到藩府來向我投擲這紙團麼？」李天植想到這裏，恨不得馬上去問問貞娥。

就在這時候，驀地一條黑影由在藩府飛出，疾如飛隼，一瞥而過。

李天植大驚，再看時，已經被府門外的樹影遮斷了視綫。

他急步到府門外，只見門前八個守衞，都在仰着頭向天望着。

李天植走到他們的面前，問道：「你們仰着頭望甚麼？」

領班的守衞說道：「好教長史得知，我們看見一個黑影，不知是人是鳥，從府裏飛出來，轉眼就不見了。」

李天植急問道：「這是個輕功極好的人，並不是鳥，這人投向那方面而去？」

領班守衞道：「他是投南面略偏東去的。」

李天植馬上把尚之信請出來。尚之信睡眼惺忪的問道：「發生了甚麼大事？」

李天植說：「見了王爺，我才放心。剛才府中有了刺客，這是個輕功絕好的人，就像前回那個黑影一樣，在屋面上行走，倏忽而逝。」

尚之信大驚道：「上次那黑影，至今還莫釋疑團，怎麼又來了，這人行同鬼魅，眞令人可怕！」

李天植道：「今次所見的，不僅卑職一人，連門外守衞的八個守衞都見到。」

尚之信急問道：「現在我們怎麼辦？」

李天植道：「據守衞說，這條黑影是投向南面偏東的，請王爺馬上派人問守南城的兵士，看到這黑影沒有？」

老城南面有三道城門，那是正南門，正南門的東面是定海門，西面是歸德門。都是藩府的軍兵駐守。

當下尚之信派出了六個護衞，持着令箭，向這三道城門的守兵查詢。

可是，這南城門的守兵的回答，都是一句「沒有。」

擾攘間已是天明，一點踪跡也找不着。尚之信固然緊張，李天植也悶悶不樂。

李天植一夜未睡，他想王府之南，所有民居都已拆掉，料沒有藏龍伏虎的地方，這人一定是飛越城牆，到外城去了。

於是，他決意到城牆上視察一下。

老城的城牆上，長滿了草，草上不會留下足跡的，他空自走了一次，腰痠走了下來，回府休息去了。

到了傍晚，李天植就到貞娥院子裏來，貞娥迎着問道：「李大人這麼早就來了？」

「昨天晚上，我還沒有睡覺呢！」說着打了個呵欠，便在胡床上躺着。

貞娥訝道：「你爲甚麼整晚不睡？」

李天植把昨天晚上的經過，對貞娥說了。貞娥聽說也不免愕然，她心裏想道：這人果然是伍福了，他原來是王府的人，這次回去，大概是要取他自己的東西吧！

貞娥這樣一凝思，已被李天植看見，他向貞娥問道：「這夜行人，一定和妳認識的，貞娥，既然都是自己人，何不請他出來相

見？」

「我怎會認識他？」貞娥說。

李天植道：「如果你不認得他，怎會到你的院裏來，把紙團拋給我？」

「這是找你來的。」貞娥說：「並不是來找我。他不是也到王府去麼？」

李天植道：「我看你的神情，似乎對這個夜行人略有所知，他是甚麼人，何不說出他的名字來，大家參詳一下？」

貞娥好幾次想對李天植把伍福的名字說出來。可是話到嘴邊，她又留住了。

她和伍福已許久沒見了，她現在也想找他，如果靠李天植的力量幫助，也許比較容易找得着，可是，她不能說，因爲她曾經對伍福說過以身相許，如果把他找出來，豈不是與李天植情敵相對麼？

李天植見貞娥無論如何不肯說，只得罷了。

但貞娥却向李天植探問這夜行人的來踪去跡，很留心的聽着。

李天植毫無隱諱把發現夜行人的經過，以及今天在南面城牆上察看的事，都對貞娥說了。

貞娥很留心的聽着，一面在心裏盤算。她另有一種想法，與李天植所想的不同。李天植認爲夜行人越牆而出，貞娥却認爲夜行人，可能仍藏在城裏。

但她却沒有把心中的想法對李天植說出來，她要瞞着李天植，憑一己的力量，試圖找着伍福。

第二天，老城的大南門來了一個包裹着頭，蒙着面紗的女人，說要進城。

守城的藩府兵士，向她問道：「你要進城去幹甚麼？」

那女的說道：「我是蒲阿里家裏的人，三年前到占城去的，如今才回來。」

守城的兵士聽說是蒲阿里的人，也就讓她過去了。

原來蒲阿里家是懷聖寺的主人，懷聖寺是回教的寺院，建於唐代，後面有一個「光塔」，是回教式的古塔，高達十六丈。

蒲阿里是占城回教人，明初的時候到廣州來，他所擁有的財富無可計算，除了拿錢重建懷聖寺和光塔之外，還在懷聖寺前的光塔街，建了一座府邸。由於他家富有，而且肯替教民謀福利，是以在廣州的回教徒，奉之爲首。

蒲阿里的住宅，重門叠戶，曲折廻環，十分深邃，地面是用金銀鋪成的，柱子是合抱大的沉香，裏面的牆壁天花板，雕鏤都極精緻。

兩王入粵時，由於所部藩兵有不少是回教的，因此回教徒的寺院，也與佛教寺院同樣受到保護。

蒲阿里第八世是回教的領袖，依然住在他的巨院裏，而且庇護着所有住在蕃巷的回教徒。

從光塔至蕃巷，僅是一小爿的地方，回教教徒不上千人，藩府不教他們遷出，但也不許他們在已定的區域外居住。

這包了頭髮戴着面紗的女人進了城門，便向懷聖寺光塔街(蕃巷)而來。

這個女人正是貞娥，她打扮成爲一個回教的女人，到這區域來，爲的是要探訪伍福的踪迹。

當她抵達回教區域的時候，正值回教徒的禮拜日，整區的教徒，都往懷聖寺禮拜去了。區中闃寂無人。

貞娥略一思索，便向回教的領袖蒲阿里八世的府邸而去。

在她的意念中，伍福離開花地之後，便托迹於這回教區，他不可能去得太遠，否則不可能既到迎珠街，又到王府去的。新城人烟稠密，不易隱迹，到這裏藏身，自是一個好去處。

貞娥走進蒲阿里八世的巨宅，也沒有遇到甚麼人，只有一條狗，這狗在她的脚下嗅了嗅，連吠也沒吠一聲，便搖着尾巴走開了。

貞娥直向裏面走去。房櫳曲折，進了一重又是一重，這才到達那一間大廳。

大廳華麗，教人目眩。頂頭是一個穹窿形圓頂的天花板，雕刻得十分工整，金碧交錯。地面是一塊金磚，一塊銀磚，間雜着鋪成的。

至於那幾條大柱子，柱基也是金色的，經過好幾百年，一點損壞也沒有。

貞娥爲這富麗的巨宅所驚駭了，站在大堂中四面瀏覽。

就在這時候，有一個小女孩子走了進來，她向貞娥看了看，說道：「你不是我們這裏的人，你要找誰？」

貞娥道：「我有一個朋友，說是居住在這裏的，我想找他。」

那小女孩笑道：「你的朋友是甚麼人？男的還是女的？我們這裏，好久沒有人到過了。姑娘也許找錯了。」

貞娥道：「這兒是蒲阿里八世的府邸吧？」

「是的。」那小女孩子說：「但是沒有客人來過。」

貞娥道：「你帶我到各處去找找。」

小女孩子道：「不用找，這府中沒有外人。」

貞娥道：「我這位朋友，在幾個月前就來到這裏了。」

小女孩道：「你的朋友是男是女？」

「是男的。」貞娥說。

小女孩道：「他是怎麼一個樣子的人？」

貞娥道：「他長得很難看。」

小女孩道：「好幾個月以前，這兒來過這麼一個人，但只住了兩天，就走了。這人長得頗醜陋，見了就教人怕，大概你要找的就是他吧！」

貞娥笑道：「大概是的，他現在到了甚麼地方去？」

「聽說他已回到占城去了。」小女孩說。

貞娥一想，這人一定不會是伍福，但她既然到了這裏，那就非見到蒲阿里八世問個明白不可。

就在這時候，蒲阿里八世領着他的三個妻子回來了。小婢連忙向蒲阿里稟告。

蒲阿里向貞娥一望，不禁大大的驚異，因爲遠看貞娥的模樣，簡直和他的第四個妻子一模一樣。及至近前，才知道不是。他的第四個妻子，身形面貌，都不及貞娥遠甚。

蒲阿里的第四個妻子，是在兩王入粵之前失踪的，有人說是被藩府的馬夫擄了去。蒲阿里也不敢問，這時藩府的氣焰熏天，而且有靖南、平南兩個藩王，也不知該向那一個王爺投訴。

他的第四個妻，雖不及貞娥那樣美，但在蒲阿里四個妻子中，却是壓一的，一旦失掉這樣一個美麗的妻子，眞是教他朝思暮想。

後來，藩府限制了他的活動，他更沒有機會到外面去別尋佳麗。唯有龜縮在他的府邸裏，與三個年華已老的妻子作伴。

現在見了貞娥，這就教他不由想起了他的第四個妻子來。

當下他禮貌地招呼貞娥坐下，並問貞娥來意。

貞娥還沒有來得及作答，那小婢已搶先吱吱喳喳的對蒲阿里說了。

蒲阿里聽說，困惑地對貞娥問道：「你的朋友叫甚麼名字？是那裏的回人？」

這時回教和佛教並行中國，回教人中有北回(即回紇)、南回(占城)和中回(中國)，還有海外如阿拉伯、印度等地來的回教人士，遍居各處，因此蒲阿里有此一問。

可是，貞娥要找的，根本就不是回人，蒲阿里這一問，可把她問啞了。

她的眼珠轉了又轉，說道：「他是占城來的回人。」

「叫甚麼名字？」

貞娥只得亂答道：「他是姓吳的。」

蒲阿里微笑道：「占城的回族，從來沒有姓吳的，姑娘，妳沒有記錯吧！」

貞娥怎麼也不能說記錯，堅持着是姓吳。

蒲阿里不是笨人，此時已覺察出貞娥的虛僞，可是，爲甚麼一個女人，偏要到這兒來，她要偵察些甚麼？這是蒲阿里要明白的。

於是，蒲阿里再加以試探，發覺她根本不是回教人，這就使他更爲詫異了。

只見他臉色一沉道：「妳所說的全是一片胡言亂語，妳根本不是本教的人，闖進本教的區域來，究竟有甚麼意圖？快說！」

貞娥强自鎮靜道：「我不是說找朋友嗎？找不着那就拉倒。算是我闖了你的教區，我這裏賠禮。」

說着，便向蒲阿里襝衽。

假如貞娥是中土回人，會念可蘭經，蒲阿里或許會收容她作第四個妻子。但貞娥顯然不是回人，這教蒲阿里愛莫能助。

而且貞娥這番來意，企圖不明，這也教蒲阿里非弄清楚不可。

「小娘子，」蒲阿里說：「這不是賠禮可了的事，妳不會是無心闖進來的，妳說了實話，能教我相信，可以放妳走，否則便只暫時屈留妳，待我調查清楚，才可以放妳的。」

貞娥聽說要把她扣留，不禁大驚，只得說道：「我實在是到來尋人的，這人是我的未婚夫，聽說在這區中居住，所以我才到來尋他。」

「我這裏從來沒有外間人士進來的。」蒲阿里說：「你一定是被別人所騙了。」

貞娥道：「也許我眞是被別人所騙，你放我出去吧！」

蒲阿里笑道：「恐怕沒有那樣容易吧，小娘子，直到現在爲止，你還沒有把妳的姓名，妳的居址，妳的身世告訴我，無原無故，闖進我家裏來，說是尋人，這教我如何相信你？」

「我眞正是尋人來的。」貞娥說：「只是被人騙了。」

蒲阿里道：「不管你是否被騙，抑或是妳要騙我，總之，我要請妳在這裏面住幾天，待我查明才能放妳回去。」

說着，拍了一下掌，便有一個侍婢，把貞娥帶到後面的一間密室去。

這間密室，其實是閣樓上的複壁，地方很狹小，僅有一個横窗，開在牆頭上。密室之中，僅有一床和一几，床上已有被褥，此外沒有別的東西了。

侍婢把貞娥帶到密室中，便對她說道：「小娘子，妳安心住在這裏吧，主人查明妳的來歷後，自然會放妳出去，伙食我自會送來給妳。」

說着，轉身出去，那扇門隨即關上，看來只是一堵牆，天衣無縫。

侍女一走，貞娥頓感空虛寂寞，被關在這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地方，更使她有恐怖之感。

抬頭一望，那開在牆頭上的橫窗，可以看到一線青天，和光塔頂上的一截。光塔的牆上，有一株榕樹橫伸出來，有些黑色的八哥在那兒飛翔。

貞娥看了一會兒，頹然坐着在床上，尋思道：「我若把眞相都對這兒的主人說出來，或會放我，但，他定必窮詰伍福是甚麼人？那末，豈不是大大的危害了伍福麼？將軍王永譽正到處緝拿他，我怎可以透露他的消息的？何況，王永譽知道我和伍福的關係，也不會放過我，這是不能說了。」

天色漸漸黑了，侍女捧了晚飯進來，對貞娥說道：「趁天色還未全黑，快些吃吧，這兒是不許點燈燭的。」

貞娥胡亂吃了碗飯，塡飽了肚子，侍女端了一壺茶進來，把碗碟順手拿去。

複室瞬即黑下來了，貞娥悶極，躺在床上，想道：「這時候李天植該在我院子裏了，他見不着我，不知要如何心焦呢？」想到這裏，不由得長嘆了一聲。

＊　＊　＊

貞娥料的不錯，李天植這時果然到了她的院裏來。鴇兒迎着他說道：「貞娥不知上那裏去了。」

李天植大驚，急道：「她是甚麼時候出去的？」

「小丫頭說她一早便出門而去，那時全院的人都還沒有起來。」鴇兒說。

李天植怔了怔，隨即走進貞娥的房間，只見小婢正和賣花的阿金在說話，見了李天植進來，馬上停口。

小婢向李天植施禮，阿金站在一旁。

李天植問道：「姑娘那裏去了？」

小婢道：「不知道，她一清早就出去的。」

「臨走的時候，沒有告訴你到那裏去麼？」

「沒有。」

李天植再問道：「她只一個人出去？」

「是的。」

「她身上穿的甚麼衣服？」

「是家常便服。」小婢回說，隨即補充了一句道：「但她用綢巾裹了頭，臉上還戴着面紗。」

聽了小婢的話，李天植更覺得奇怪了。她這樣的打扮，神神秘秘，顯然是不想別人認出她的本來面目。

但她有甚麼神秘的任務呢？

李天植坐下來想。

阿金仍然站着不動。她是多麼的關心貞娥啊！

＊　＊　＊

李天植是個精細的人，他把這一件事和昨晚擲紙團及王府中的黑影這幾件事，聯起來一想，便知道貞娥一定和這黑影有關，她今天神秘的失踪，諒必是去找這一個高來高去的夜行人了。

但，誰是這夜行人？這夜行人在那裏？這兩個問題，李天植沒有掌握足夠的資料來分析。

他知道小婢是貞娥的心腹，貞娥的事，她不知多也知少，正要向她細細窮詰，瞥見阿金向小婢子使眼色，便向阿金喝問道：「妳是這裏的甚麼人？」

阿金答道：「我不是這裏的人，只是送花來的阿金。聞得姑娘失踪，所以站一會聽聽消息。」

李天植問：「妳在這裏向小丫頭眨眉眨眼的幹甚麼？」

阿金驚道：「沒有，我沒向她眨眉眨眼啊！」

李天植分明看見阿金向小婢打眼色，阿金却不肯承認，這就更使他疑惑了，心裏說道：「這事情一定與這賣花女有牽連。不過，我不能儘威嚇她，愈威嚇她，她愈是不肯說，必須要逐步慢慢的套她說出來。」主意已定，便對阿金問道：「你每天都送花來麼？」

「是的。」

「送了多久了？」李天植問。

「已經記不清楚了。」阿金說：「恐怕已有年多兩年。」

「你家住那裏？」李天植問。阿金還未及答，那小婢已向阿金連使眼色，但已給精細的李天植瞥見了。

「我……」阿金稍爲遲疑一下，說道：「我就住在賣花艇上。」李天植眼珠轉了轉，說道：「賣花艇怎可以住？妳領我去見識見識。」

阿金沒奈何，只得帶了李天植便走。小婢也要跟來，李天植却道：「你看守着姑娘的房間吧，不要隨我來了。」

小婢只得答應着，留在屋子裏，阿金帶着李天植，經過了花園來到欄邊下了賣花艇。

李天植笑說道：「這却簡便，不必經前面的院子，更不必經前面的街道。」

阿金道：「是的，要是經前院，那就得繞一個大彎了。」

李天植隨着阿金，下了石級，來到她的賣花艇，阿金輕輕盈盈的跳了上去，李天植跟着也上了小艇。「這艇子可以說是嬌小玲瓏。」李天植說。

「大艇子我撐不動。」阿金說。

李天植回顧看了一眼，問道：「艇子這樣小，你睡在甚麼地方？」

阿金道：「睡在艇尾的艙上。」

李天植道：「艇尾這樣窄，怎可以睡人，不怕轉側之間，掉下水去？」

阿金笑了笑，說道：「不會的，你少擔心吧！我從小睡到大了。」

李天植盤足坐在前艙，向阿金問道：「妳睡是可以睡在艇上，但妳的家呢？」

「這不就是我的家了麼？」阿金說罷，乾笑了一下，掩飾了她的窘態。

李天植道：「那末，妳的爹娘呢，難道妳的爹娘也睡在這裏嗎？」

「這……」阿金遲疑了一下，訥訥地道：「他們都已經……已經死了。」

李天植問道：「那末，他們生前，總有個地方住的，是不是？」阿金連連點了點頭。

李天植又問道：「那末，他們生前住在甚麼地方？」

阿金說道：「他們住在花地裏。」

李天植道：「除了你爹娘之外，你家裏還有甚麼人呢？」

「沒有了。」阿金說。李天植不厭其煩的問道：「妳爹娘甚麼時候死的？葬在那裏？」

阿金反問道：「李老爺要問這些幹甚麼？」

李天植道：「沒有甚麼，隨便談談便了，妳不想說，那也罷了。」

阿金道：「我不想談這事，我的淒涼身世，想起來便教人傷心。」

李天植道：「不談就不談，妳可不可以告訴我，貞娥姑娘是不是來過來隻花艇上？」

「她……」阿金打了個寒顫：「她怎會來我這艘艇子？她來幹甚麼？」

「眞的沒有來過？」李天植問。

「眞的。」阿金掩不住驚慌說。

儘管阿金有許多說話，沒有向李天植吐露眞情，但李天植已經知道阿金和貞娥有密切的關係。最低限度，阿金是替貞娥傳遞消息給那夜行人的。

談了一會兒，李天植覺得應問的已經問過了，於是他便辭了阿金，再到貞娥的房間裏來。

小婢在屋子裏，惶惑地望着李天植，她的態度中，有一種說不出的奇異。

「姑娘還沒有回來？」李天植從容說着，在椅子上坐了下來。

「還沒有。」小婢說：「我眞擔心，姑娘不知出了甚麼事情！」

李天植笑說道：「妳知道姑娘到那裏去的，不要再瞞我吧！」

小婢驚慌着說道：「李……李大人，我……我眞……眞是不知道。」

「阿金都告訴我了。」李天植詐她一下。

「她說甚麼？」小婢驚惶地說。

「阿金說她是去見那人。」李天植說。

小婢的經驗淺，不知道李天植在套她，心忙意亂，說道：「她……她怎會知道？剛才她爲甚麼不對我說？」

李天植說道：「阿金也是猜想的，不能十分確定，所以沒對妳說。」

「不。」小婢子搖頭說：「那人的踪迹，阿金不知道，連我姑娘也許久不知道了，她向那裏尋找去？」

李天植果然套出小婢的話來了，貞娥至少認得一個「那人」，這一個「那人」是不是就是那個夜行人？只要問取小婢的口供。憑李天植的機智和經驗，不久便知道「那人」就是進將軍府去行刺，被炸受傷的人，這人高來高去，本領不小，被炸受傷之後，仍能逃到院裏來，並且由貞娥陪伴着，由阿金的花艇載他到花地去避難。可是，小婢子道不出那人姓名，也不知道那人和貞娥是甚麼關係。

更使李天植失望的事，那人後來又不在花地，去得無影無踪了。到了這裏，李天植就線索中斷，無可追問下去，他的心頭倍覺沉重。

就在這時，將軍王永譽也到貞娥的院裏來了。

王永譽是聽得貞娥失踪，才到來查問的，他一向沒有到貞娥這裏來過，但貞娥和李天植的關係，他是知道的。今天，貞娥失踪的消息傳遍了花街，王永譽當然也知道了，他要調查一下，貞娥爲甚麼失踪？是不是與李天植有關係？所以才到貞娥院裏來。

王永譽見了李天植，連忙施禮，說道：「李大人也來了？」

李天植只得回禮道：「王大人也有興趣到花街來逛逛麼？」

王永譽說道：「我倒不是逛花街來的，李大人的愛姬聞說失了踪，新城一帶，是我管轄之地，不得不到來調查一下。」

李天植臉上一紅，說道：「並不是我的姬人，王大人不要誤會。」

王永譽哈哈一笑道：「這有甚麼誤會的？誰不知道李大人就要娶貞娥爲妾？英雄美人相得益彰，哈哈，哈哈……」

李天植很不高興聽王永譽這種笑聲，這種笑聲充滿了虛偽、奸詐和譏諷。可是，李天植却不能面斥其非，只得說道：「我雖然是貞娥的熟客，但……」

才說到一半王永譽已攔住他說道：「但她突然失踪了，哈哈……」

聽了王永譽的話，心念電轉，暗道：莫非王永譽這斯，把貞娥騙了去麼？於是，他的雙眼發出了電也似的眼光，在王永譽的臉上一掃，說道：「王大人知道她是怎樣失踪麼？」

王永譽連忙笑道：「小弟怎會知道？如果知道，一定把她帶回去，獻給李大人了。」

李天植拱了拱手道：「不煩王大人費心，此事小弟自然會有辦法查出來的。」說着便對小婢說道：「你跟我回去吧！」

小婢瞪着眼，朝李天植看着，她不知道李天植爲甚麼要她同去？

「姑娘回來的時候，那一個服侍她？」小婢囁嚅地說。

李天植道：「她回來了，還怕沒有人服侍嗎？快隨我去，不要多說。」

小婢不敢再問甚麼了，稍爲掠一下髮，便隨李天植走了。

其實，李天植不願意小婢留在院裏，那是怕她把消息洩漏給王永譽知道，帶走了她，王永譽便別無線索可跟尋的。李天植向王永譽拱一拱手道：「小弟要回王府去了，改天再領教吧！」

王永譽只得送了李天植出來，他不提防李天植會把小婢子帶了去。

貞娥的小婢被帶走之後，王永譽當然不會探查出甚麼了。妓院裏的人，根本不知道貞娥與伍福的關係，更不知道貞娥與阿金的關係。

這等於線索中斷，任憑王永譽再精明，也不能查出甚麼來的。

王永譽也不是個庸才，他知道李天植帶走了小婢，他也就不再在貞娥的院裏逗留了。

其實，自從那次將軍府爆炸後，王永譽也心驚膽顫，時時刻刻的防備着，說甚麼他也不敢在貞娥院裏久留。

李天植把貞娥的小婢帶到藩府，一來是避免王永譽向她審問，二來他也想在她的口中，知道更多關於貞娥和那夜行人的事情。

可是，他回到王府，尚之信早已候着他了，教他沒有機會向小婢詳問。

尚之信見了李天植，便說道：「之孝在這一兩天內，便要回來了，他在這時候回來，一定有特別事故。」

李天植的腦筋這時有點混亂，想也想不出甚麼來，只說道：「他回來了有甚麼特別事故？」

尚之信道：「之孝是額駙，他的老婆是格格，之孝聽婦言乖骨肉，有沒有可能？你說吧！」

李天植閉上眼睛，想了一想，「這不一定，王爺不必太擔心。」

「爲甚麼不擔心？」尚之信問。

李天植道：「他回來無權無勇，何必怕他？」

尚之信道：「不過，他回來必定會有障礙的，依我看來，還是不要造反吧。一來，平西王吳三桂已然死了，局勢有利於清朝，有我弟弟監視着我們。」

李天植心中透過一陣涼意，眞教他想不到尚之信是這樣一個拿不定主意的人。

「這是天意麼？」李天植心裏說：「吳三桂偏在這時候死了，假如他遲死十天八天也好，這兒的義旗舉了起來，尚之信也就不會這樣三心兩意了。」

事情是這樣的複雜，使到李天植沒法再問貞娥的事情。

貞娥的小婢也只好留在王府，慢慢再說。

一天，兩天過了，貞娥仍然被幽囚在蒲阿里的密室中，她十分焦急。可是，她沒法逃出樊籠，行動不能自由，焦急也無濟於事。

她幾次要求面見蒲阿里，打算把自己的身世與企圖向他明白清楚地訴說出來，她現在急切需要的，只是自由，其它的後果，她不計了。然而，她沒有機會再見蒲阿里。蒲阿里拒絕了她會面的要求。因爲蒲阿里迄今還沒有查出貞娥的底細來，他先向自己教門的人查詢，然後再向外間打聽，這自然要費去許多時間的。

貞娥在幽囚中，與外間隔絕了。連她自己也忘記在這複室之中過了幾天，只覺得度日如年。

一天晚上，月落參橫的時候，貞娥憂心如焚，不能好睡，只得起來，向那一個橫窗外望。

月色迷濛，貞娥所見到的，只是一片黯滲的幽光。突然，她看到一條黑影在光塔的頂層現了出來，瞬即落在那株斜出的榕樹上。

這株榕樹並不十分大，平時只可以棲集八哥鳥，可是，貞娥分明見到這一條黑影，落在這一株樹上。

「是鬼！」貞娥吃驚地說。但當她再望時，這黑影像飛隼似的，一瞥而逝，窗子太窄，她再也看不見甚麼了。

貞娥的眼力雖然不差，但因窗子太窄，限制了她的視野，所能見到的，只是驚鴻一瞥的黑影。

不過，貞娥不能判斷，這黑影是人還是鳥，抑或是鬼魅。她知道

這光塔是八哥鳥的巢穴，很有可能被一些夜梟之類，乘夜到來侵襲。那末，她所見的黑影，便是貓頭鷹。只有貓頭鷹才能在這株小榕樹上站得穩。可是，當她再想下去，又覺得不對。八哥鳥巢被襲，一定有叫噪飛撲的聲音，當此萬籟俱寂的時候，叫噪的聲音斷無聽不見的道理。

「這個是人。」貞娥肯定地想：「這人一定是伍福，除了他沒有那一個有此輕功，能落在這株斜出塔外的小榕樹上，但願是他就好了，是他就總會把我救出去的。」

她這樣痴痴地想着，一雙眼睛仍然朝窗外望去，但她沒有再看見甚麼，倦極而睡。

次日，她醒來時，已經很晏，侍女已站在床前，叫道：「姑娘起來吃飯吧！」

貞娥起來，望了望小窗上的日影，說道：「哎唷，我睡晏了，這是甚麼時候？」

侍女道：「快到午時啦，姑娘昨晚沒睡好？」

貞娥道：「昨晚我見了鬼，嚇得不敢睡。」

侍女一驚，問道：「鬼在那裏？」

貞娥道：「昨晚我遙望窗外月色，忽見一條鬼影在塔頂飄下來，落在那株小榕樹上，轉眼便消失了，嚇得我半死。」

「姑娘，你別怕，那不是鬼。」侍女說到這裏，突然收口，不再往下說了。

「不是鬼麼？」貞娥却在追問。

侍女點了點頭，沒說甚麼。

「既不是鬼，那就一定是人了。」貞娥眼盯着侍女說。

貞娥再問侍女，有甚麼話要說的？侍女搖頭道：「我沒有甚麼要說的，我甚麼都不知道。」

說着，站在一旁，緘口不言，侍貞娥吃過飯後，收拾了碗箸，轉身走進廚中去了。

侍女放下碗箸在灶頭，自有灶下婢洗滌。侍女洗過了手，到上房去，見了蒲阿里，打算把貞娥見到塔上黑影之事，對蒲阿里說。

但這時蒲阿里座上有客人，侍女便不打擾，逡巡欲退。蒲阿里喚住她問道：「有甚麼事嗎？」

侍女說道：「亞里罕請到外面來，婢子有話稟告。」

蒲阿里移步到堂外，向侍女問道：「甚麼事？」

侍女低聲說道：「複室中那女人，看見塔上的黑影了。」

「她怎會看見的？」蒲阿里詫異地問。

「複室上面那小窗子，可以望見塔頂。」侍女說。

「唔……」蒲阿里沉吟一會兒，再問：「你向她說過甚麼沒有？」

「沒有。」侍女說。

「那就好。」蒲阿里說：「她若是再問時，你就說她見鬼便了。我有朋友在座，你且退下吧！」

侍女退了下去。蒲阿里仍舊陪客人談笑。

堂上的客人，一共是三位。一個姓羽名立忠，一個姓薩名克定，一個馬名千里，都是回教徒，而且是回教人士最尊敬的人物。

原來他們的父親，是明朝的四衞指揮使，立忠的父親名羽鳳祺，克定的父親名薩之厚，千里的父親是馬成祖，率領回教子弟兵八百人駐守流花橋。

到清兵第一次入粤（即李成棟、佟養甲入粤之役）時，羽鳳祺、薩之厚、馬成祖等率回教子弟兵，抗拒清兵，不肯投降。

但回教子弟兵只得八百人，清兵以十倍的兵力來攻，結果，羽鳳祺被殺，薩之厚爲着救護羽鳳祺也被清兵射死。馬千里派人把羽立忠、薩克定、馬千里，護送到蒲阿里家，然後自殺。

李成棟以三個指揮使忠義，便把羽鳳祺等合葬一塚，題碑曰：「教門三忠墓」，作了篇碑文，記其死亡經過。並把被殺的回教子弟屍體埋葬，受傷被俘的，一律釋放了。

羽立忠等既是三忠的遺孤，自然爲回教人士所尊敬愛戴，蒲阿里在番巷撥了一所大宅子，給他們居住。一切衣食費用，全由蒲阿里供給。他們也時常到蒲阿里家來聊天。

這天，蒲阿里邀請羽立忠等到來，談過了正事，便對他們說道：「你們都到了娶親的年紀了，我家裏現有一個絕妙的美人，你們娶了她也好。」

羽立忠笑道：「難道亞里罕要我們三個人合娶一個妻子嗎？」

蒲阿里道：「你們三人可以拈鬮，拈着的一個，便可娶美人。」

薩克定道：「這樣不好，我們三人，情如手足，要娶妻子，就一起娶。如果我拈得鬮，却教他們兩個失望，那教我如何安心？」

馬千里的年紀最小，聽了薩克定的話也說道：「克定哥哥的話很對，我們三個人要娶就一起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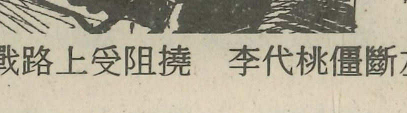
蒲阿里道：「既然如此，這事就只好作罷。」

羽立忠年紀最長，也比較好色，便對蒲阿里說道：「亞里罕，你說這女人長得美艷，我們雖不準備娶她，但何不請她出來，讓我們見識見識？」

蒲阿里點頭道：「可以。」隨即一拍手掌，教侍女進來，吩咐把貞娥帶出見客。（未完・五）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應戰路上受阻撓　李代桃僵斷左臂

上文提要： 唐耕心陪燕子飛欲去偷火谷老人的藥來療治顏鳳妮的腐血症，燕子飛與他約定，若三天之後沒回來則已被軟禁……連蓮被唐耕心誤會偷去血蝙蝠，心灰意冷之下遇到莫傳芳，住店時連蓮被人窺浴畫了裸體像，莫傳芳想要，被連蓮撕毀了，但燕子飛手上也有一幅……李天佐向唐耕心道出他與顏鳳妮合歡之事……

唐耕心道：「原來如此！」

顏君山道：「假如龍天香不援手，後果難測，至少你不會到這世上來。也就是說，令堂會流產。所以龍天香殘廢，不能再嫁別人，令堂感恩圖報，示意令尊收龍天香爲妾。龍天香自然願意，卻惱火了龍潛，當衆摑她一掌，罵她爲賤人，兄妹從此不相往來。」

唐耕心道：「即使如此，家父也不必在龍阿姨身邊呀！」

「當然，唐雲樓也常和令堂見面，而且二人還在研究一種曠世絕技呢！」

「家父連自己的兒子也不要了？爲甚麼父子不能相見？」

「他常常見到你，只是你沒有見到他而已。」顏君山道：「唐雲樓之不見你，我想絕不是不喜歡你，相反地，正因爲太喜歡你，才會疏遠，以免不久的將來傳你絕技時，使你因親情而懈怠，他要你百分之百吸收他的成就和令堂的成就，以便對付『人間天上』。」

「顏伯伯，『人間天上』的主兒到底是甚麼人？」

顏君山道：「反正再難猜，也不外乎是昔年武林名宿，不過目前尚言之過早。唐耕心，鳳妮交給你，我很放心，希望在這半年內你能盡你之所能……」

「晚輩一定遵辦……」

「有幾招武功，和令尊及令堂對比起來自然不成，但總是聊勝於無的，我這就傳給你，你可以再傳給學古。」

「謝謝顏伯伯！」

* * *

燕子飛和燕子翔在一酒樓上對酌，此刻正是未、申之交，樓上祇有他們兄弟二人。燕子翔道：「子飛，這三個月的禁足，你該警惕，可千萬不要再胡來了！」

「哥，你能不能幫小弟個忙？」

「幫甚麼忙？」

「自『火谷老人』處偷……」

燕子翔手一揮，不悅地道：「你怎麼還是不知悔改？」

「救人的事，我爲甚麼要悔改，我看你們這種見死不救的冷血作風才應該悔改反省。」

「會主要爲你物色最美的一個少女，你該慶幸才對！」

燕子飛道：「這世上祇有一個人，我會甘願爲他死。」

「這世界上的美女都在本會的監視或控制之下，還有甚麼美女能使你如此迷戀的？」

「哥，你不懂！我祇想再問哥一次，你幫不幫忙？」

燕子翔道：「『十二天使』之一看管，我藥由本會『火谷老人』的靈不是他的敵手。」

「但他不敢對大哥怎麼樣！」

「你也不要把我們的特殊身份和會規扯在一起！」

「大哥絕對不幫是不是？我走了……」燕子飛離座要下樓，燕子翔拉住了他，道：「子飛，我試試看，萬一不成，你可不能怪我！」

「當然，但大哥不能敷衍了事。」

「不會的！你要知道，偷一隻鳥比搬一百斤重的東西還要難！你就在此鎮西郊大柳樹下等我……」

燕子翔走後，燕子飛又飲了一會酒才結賬下樓而去。但一直等到天黑，燕子翔才來到，無奈地攤攤手，道：「小弟，似乎守護更加嚴密，除了那位『十二天使』，還有『十二地使』之一及『十二使者』之一，根本沒有辦法。可能『火谷老人』知道有人要偷他的靈藥。」

燕子飛攤攤手道：「算了！我也懶得管這件事了！」

「是啊！何必管別人的事？」

「大哥，我走了！」

「你要去何處？」

「到各處玩玩！反正我除了玩，甚麼也不想作……」

「人間天上」是個神秘幫會。全國有八個分會。這是因爲成立不久，經費及人手仍嫌不足，才祇有這規模。預定目標是南七北六十三省至少有二十六個分會。

「火谷老人」在附近一個分會之中。這是一座廟，座落於山中，由於百姓根本不知這廟中供的是甚麼神，這廟也就變成莫名其「廟」了。香火自然是談不上的。

這兒，就是「人間天上」的分會，兩重大殿及偏殿，至少住了三四十人之多，但人員進出多在深夜，白天廟門緊閉，鴉雀無聲。

附近的百姓有很多人見過此廟附近有鬼魅出現，有人說見到的女鬼臉上沒有五官，像一張白板。

也有人說，兩個男鬼在踢毽子，踢的是人頭。總之，太陽一落山，附近就無人行走了。

這種事祇要是有心人，略一思索就心照不宣了。燕子飛返回分會，故意迴避「火谷老人」，不使他看到，却到後殿的左偏殿來窺伺。

這兒有一間就是放有靈藥之處，守護者的「十二天使」之一編號爲三號。爲了方便，或者不使外人摸清楚會員的出身和來歷，統通以編號代替姓名。

「十二天使」最高，除了會主就是他們了，其次是「十二地使」及「十二使者」，「十二使者」也就是「人使」，即「天地人」三才之意。

此外還有七十二守護者，相當於護院之類人物。

正巧這位「十二天使」三號入厠，另一個「十二地使」「十二使者」之一在屋外交談，燕子飛自後窗進入，找到了靈藥，提了一個大蝙蝠籠子就溜出後窗。

燕子飛眞是樂壞了，他一直想爲小唐作一件大事，但這三個月被軟禁，出門要人監視，而且不准出遠門，就和小唐失去了連絡。

他知道不久就會發現丟失了一隻大蝙蝠，也必然派出大量的高手追緝，所以他全力奔行五六十里就藏了起來。

小唐和鳳妮住在鄉下，這兒風景十分優美，遠離塵囂，面溪背山，眞是隱遁或療養的好去處。

他們過着神仙似的生活，凡是鳳妮願作的，他都依她，他盡一切可能不使她提及病的問題。

他以最大的愛心，塡充了每一寸光陰，她常常說她十分幸福，把這濃縮的四個月拉長，足有八十歲以上。

另外有顏學古和李天佐陪伴。但是，到了五個月左右時，李天佐私下告訴顏學古，顏鳳妮的大限快到了。

顏氏父子背後流了不少的眼淚。但他們從不在顏鳳妮面前落淚，而顏鳳妮却相信，他們背後會流淚。

此刻顏鳳妮就要臨盆了。這當然是一個關口。如果顏鳳妮能逃過這一關，她可能再活一年或更久些。但李天佐並不如此樂觀。

顏學古發過誓，小妹一旦走了，他就要立刻着手猝殺「火谷老人」的行動，在他看來，「火谷老人」見死不救，就等於殺人。

顏鳳妮臨盆這一夜，風雨交加，李天佐爲了小心，還請了一位有五百次以上接生經驗的穩婆作他的助手。

生離死別的神色，從每個人的眼神中都可以看出。小唐守在顏鳳妮身邊。她在陣痛，却一邊斷斷續續地道：「耕心哥……我要走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善待我們的……孩子……」

「鳳妮，不要老是想這些，妳還要活很久，直到我們的孩子比我們還大的時候。」

「哥，你也不必騙我，我知道……我也該走了……這幾個月來，我享盡了人間幸福……我已知足……祇不過有件事……我一定要交代清楚……我一定要……」

「鳳妮，妳說吧！我都依妳！」

「這孩子交給別人……我不放心！交給蓮姐照料撫養……我就放心了！耕心哥，我希望蓮姐是……是你的續弦……你一定要肯定地答應我，馬上和她成親……」

「鳳妮，這件事我當然也能答應，但連蓮對我的誤會很大，人家是否還願意呢？我祇能說，在她願意的情況之下才能完全照妳的話去

作……」

李天佐又為顏鳳妮服下幾種藥。他現在所能做的，祇是使她不太痛苦，失血不多，穩定其心脈，如此而已。

「耕心哥……我要你肯定地答應我……」

李天佐向他點頭，因為此刻祇有李天佐和一位資深的穩婆在房內。

唐耕心道：「鳳妮，我答應妳！」

「哥，我沒有甚麼不放心的了……如果還有遺憾，那就是可能孩子降生而我已先走了一步……」

「鳳妮，不會的，妳忍耐點，第一胎總是比較痛些的。」

「不，耕心哥，我感覺身子是漂浮在空中的……我知道這就是我們永訣的時候了……」

孩子出世，顏鳳妮昏了過去，還是個男孩。也就在這時，燕子飛提着鳥籠衝進院中，而且大叫着：「唐大哥……唐大哥……我終於找到了你……我終於沒有使你失望，為你作了一件最最重要的事……」

先出來察看的是顏君山，聽說是靈藥，雖遲了些，總還有一線希望，當顏君山在門外告訴李天佐有人送來了大蝙蝠及其他靈藥時，李天佐的表情忽然變得猙獰可怖了。

為甚麼會如此，大概祇有唐耕心知道原因。因為顏鳳妮昏迷過去，迄今未醒過來，以她的情況來說，極可能一去不返，永遠也醒不過來了，看到靈藥豈不更令人傷心。

李天佐當然要盡人事，立刻以最快速度準備靈藥，且要小唐在顏鳳妮耳邊呼叫，又要穩婆在她的心臟處按摩。

總之，要作的都作了。但顏鳳妮再也沒有醒過來。

小唐和顏君山都昏厥過一次，一個是為了愛女，一個是為愛妻。在顏君山來說，知道此事，不過四個月光景，一個活蹦亂跳的女兒就這樣去了。白髮人送黑髮人，此情何堪？

一片悲泣聲中，燕子飛跳着怒罵「火谷老賊」，他說上次偷未成，被軟禁了三個月，這次僥倖得手，却遲了半步，燕子飛猛敲自己的腦袋。

的確！說他祇遲了半步，是不錯的，這大概就是命運吧？燕子飛大吼着：「唐大哥，我若不殺那老賊，我就不叫燕子飛……」說着就衝了出去。

唐耕心跪在床前，抱着顏鳳妮，把臉貼在她那逐漸冰冷的臉頰上，淚水在二人臉上互相流濺着。

「爹……爹……」顏學古對顏君山道：「小妹已經去了！您要保重身體。」

「學古，爹很痛苦，而且會繼續很久，但是爹能想得開的，你還是設法安慰耕心，他受的打擊比我們重……」

「是的爹，我會開導他的。」

穩婆把孩子交給顏君山，他終於含淚笑了。且為孩子取名唐遲，意思是遲一步未見到母親。

經李天佐和顏學古的苦勸，小唐才放開顏鳳妮的遺體，讓穩婆為她淨身穿上壽衣，小唐還是坐在她的床邊。

顏君山和李天佐在外間中，顏學古道：「李大夫認識這位燕小哥？」

「是的，此子是個浪子，但對耕心老弟很好。」

「燕少俠是哪一派的人？」

「這……」李天佐吶吶道：「可能唐老弟也不太清楚，祇隱隱知道，他是『人間天上』幫會中人。」

李天佐說了上次去青城討靈藥，燕子飛曾自薦，自動幫忙的事。

顏君山道：「世上居然有這麼好的人？」

李天佐沒吭聲，有些話他又不便說出來。燕子飛對小唐的友好自然是不正常的心態，他相信小唐已有些覺察，所以處處疏遠他。

「莫非顏前輩知道『人間天上』的主子是誰？」

「不知道，但對姓燕的上一代略知一二。」

「他的父親是不是昔年武林中的名人？」

「他可能是燕雨絲的後人？」

李天佐一怔道：「『千手觀音』燕雨絲不是個女的？」

「當然，而且武功高強……」

李天佐陡然一震，道：「這麼說，燕雨絲可能是『人間天上』的主持人了？」

「這一點我還不敢確定，因為昔年燕雨絲嫁了誰，一定要弄清楚，這個人也許比燕雨絲還厲害。」

「燕雨絲嫁人這件事會不轟動武林？」

「所以這件事很怪，她嫁人的事，誰也不知道。」顏君山道：「也許知道的人我們不認識。唐雲樓可能知道。」

李天佐道：「長輩是指唐老弟的令尊？」

「正是，燕雨絲昔年也是武林數大美女之一，但因她的性子太烈，很少有人和她合得來，好像她和唐雲樓也有過往來。」

李天佐道：「唐前輩的綽號『咆哮劍客』是甚麼意思？」

顏君山道：「他也以性情剛烈

聞名武林。但人品出衆，倜儻不凡，不知有多少武林少女為他夢魂顛倒。」

顏學古道：「爹，這孩子怎麼辦？」

顏君山道：「有兩個辦法，一是送交嚴如霜撫養，一是送回我們『一瓢山莊』去，由菊嫂負責。」

顏學古道：「菊嫂昏厥三次，此刻好像重病似的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也不說話。」

顏君山道：「鳳妮是她一手拉扯大的，鳳妮比她親生女兒的還近還親。」

「可是小妹臨終之前，一定要耕心和連蓮成親，她說要把孩子交給連姑娘她最放心。」

顏君山道：「聽說連丫頭很不錯。」

「小妹和她是情敵，都會推崇她，自然是個好姑娘，祇不過……」

「怎麼？有甚麼困難？」

李天佐說了一連串的誤會，顏君山喟然道：「這件事的確麻煩，但也不妨派人找到連姑娘，探探她的口風。」

「其實解鈴還須繫鈴人！」李天佐道：「要是唐老弟能親自去求連姑娘，可能性就大了。他們畢竟有過一段至深至純的情感。」

* * *

顏鳳妮的墓地唐耕心選擇的，那就是在陰陽壁不遠的溪上小橋附近，這兒留下他們不少的履痕，和美妙的回憶。尤其是在他重傷療養期間，他常來這小橋處躑躅。

把顏鳳妮葬於此處是再適合也不過了。此時，墓前佇着一個女郎，衣袂飄飄，在夕陽下拉長了削瘦的身影。

她站了很久，足有一個時辰吧。但她不是連蓮。此刻，暮色四合，山野中起了霧。

在夜霧中又出現了一個人影，也許是這女郎分了神，居然未覺察來人已在她的身後一丈之地處，或者是由於此人的輕功高絕之故。

「妳來幹甚麼？」語音是那麼冷峻。

女郎微微震動了一下，甚至沒有轉身，道：「我來幹甚麼？你應該知道。」

「是大笑，是冷笑還是微笑？反正妳不是來此哭泣的。」

「我是應該哭泣還是應該笑，祇有我自己可以體會，也沒有告訴別人的必要，即使說了人家也不信。」

「當然！自我認識妳，我就從未信任過妳。儘管妳曾到龍三的山寨中和學古兄聯手救過我。」

「我救你不是為了示恩討好，我也知道，改變不了妳，所以我此刻眞該大笑。」

「這句話充份顯示妳的卑劣本性。」

「妳聽着，我的所謂『該笑』，是指我過去的行為之幼稚可笑，換來的是不可彌補的失落和悲哀……」

「所以妳要笑妳自己？」

「正是，不過我要告訴妳一件事，偷蝙蝠及靈藥的人不是我。」

「現在談這件事，已是死無對證。」

「我不能苛求妳相信。」石綿綿道：「但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追根究底了！」

唐耕心道：「妳也沒有甚麼好追究的了！人已死，妳的目的已達到，妳眞的快樂嗎？」

石綿綿默然流淚。這時一個人影緩緩向這墓地移動。唐耕心頭未回，道：「是甚麼人？」

來人道：「我就是可以回答你剛才所問的問題之人。」

唐耕心緩緩轉身，發現兩丈外站定一個二十出頭不超過二十五歲的青年人，石綿綿有點驚異，道：「你來幹甚麼？」

「師妹，我不能不來，不然妳就會背黑鍋……」

「你走吧！黑鍋已經背了。你快走吧！你來此於事無補！」

「不，我要告訴唐耕心，偷蝙蝠的是我，在山洞中冒充叫化子身邊有蝙蝠籠子的也是我，我所以這麼作，是想幫助師妹石綿綿擊敗情敵連蓮，但是我錯得太離譜了……」

唐、石二人望着此人都沒有出聲，青年人道：「沒想到這是一柄有雙刃的刀，傷了別人也傷到了我師妹。」

唐、石二人還是沒有出聲，青年人道：「我一直默默地愛着我師妹，却也知道，我師妹的眼光高，她絕對不會喜歡我這種人。我才決心要幫她，成全她，結果由於我的愚蠢，把事弄成一團糟。」

唐耕心道：「你是主動偷蝙蝠、偷藥的？沒有人唆使你？」

「沒有，以我的個性來說，我不願作的，別人唆使也沒有用。」這話未必全對，至少他曾偷過連蓮的衣衫。

唐耕心道：「你以為出來頂罪就會使我相信偷蝙蝠的人不是石綿綿？」

「不是她，根本不是她！」

「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孫祖光。」

「你也是石擎天的門人？」

「是的。」

「有一次連蓮陷在石綿綿和你的手中，你要求石綿綿把連蓮送給你，石曾說過一句令人永遠也忘不

了的話：『你看着辨吧！』可有此事？」

孫祖光看看石綿綿，石綿綿冷冷地道：「我說過這句話！」

唐耕心道：「孫祖光，你可知顏姑娘的死和你偷蝙蝠及偷藥有關？」

孫祖光道：「也許，但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說也不信，我偷的大蝙蝠，事後經『火谷老人』透露，並非你們需要的那一種，就算未失去也沒有用，所以顏姑娘的死和我無關。」

「眞有此事？」唐耕心目蘊厲芒，道：「你知不知道『火谷老人』近來又失落了一隻蝙蝠和一些靈藥？」

「知道，但他並不躭心。」

「爲甚麼？」

「根據『火谷老人』估計，那隻蝙蝠送到地頭，病人已經完了，一定派不上用場的！

唐耕心心中有一把刀，他曾發誓要宰「火谷老人」，和顏學古一樣，絕不放過那老賊。

這足以証明，燕子飛偷來的蝙蝠是眞的。這老賊眞厲害，居然算得那麼準，不殺此賊，此氣難平。但這小子偷去的雖是假的蝙蝠，其心可誅，和「火谷老人」送他們假的蝙蝠的動機差不多。儘管有沒有亦是一樣的。

唐耕心道：「孫祖光，你師父石擎天和金羅漢投靠了『人間天上』是不是？」

「長輩的事，晚輩不便置喙。」

「你們師兄妹二人自衞吧！」

「這和我師妹無關，我接着就是了！」「嗆」然撤劍在手，但石綿綿沒有動。

唐耕心道：「石姑娘，妳對我有恩，我不能忘恩負義，妳可助妳師兄聯手對付我，我不會傷妳！」

石綿綿道：「我不會和你動手。」

「好……我的心意已經到了……」走上撲向孫祖光，這就點明了雙方的差距，他不屑用兵刃，甚至不用兵刃也不會讓他拖得太久。

孫祖光是「八步追魂」石擎天的門下，功夫應該深厚才對，至少，他是師兄，應比師妹高明，但事實並非如此。石綿綿是石擎天的獨生女，孫是門徒。石用功，孫馬馬虎虎。

何況，老子傳給女兒以及傳給門徒的就可能不大一樣，這就形成了差距。結果未出二十五招，孫祖光的長劍被砸落，脈門被扣牢。

唐耕心的目光落在墓及碑上，顏鳳妮之死無論如何和這二人扯上了點關係，儘管主要關鍵在「火谷老人」。他一字字地道：「你是要個痛快，還是苟且偷生作個殘廢之人？」他永不能忘，失去靈藥時顏鳳妮的無助和絕望。

孫祖光當然不願意死，也就不出聲，石綿綿也不出聲。唐耕心道：「聽說你和龍三的私交不錯，我殘了你的右臂，你還可以找龍三，要他傳你左手絕技，你可在武林中斷混。」「格崩」聲中，孫祖光發出一聲斷嗥，右臂已自肩下全部碎折，只有皮肉相連。

石綿綿走近扶住了孫祖光，一言不發的背着他離開墓地。稍後，小唐撫着石碑坐下，涼涼硬硬地，像顏鳳妮入殮前他抱住她的屍體的感受一樣。

四五個月的相聚，盡情歡娛，爲所欲爲，他們透支了下一輩子的快樂和幸福，但是，他們眞的只有快樂就沒有痛苦？

當然有，人類控制思維是最最困難的事，古人詩句「安禪制毒龍」之詩句，就是指思想之難制，在那歡樂的日子裡，他們雖然提醒自己，强迫自己不要去想「大限」的問題，却又擋不住它經常進入思維之中。

「鳳妮……鳳妮……這是復仇的開始，鳳妮，妳爲甚麼不入我的夢中？鳳妮……鳳妮……」

就在這時，他聽到了衣袂破空聲，但並不是很快，已到了墓地之內，他看到又是一個年輕人，而且抱拳爲禮，道：「這位就是唐耕心大俠嗎？」

唐耕心一躍而起，抱拳道：「在下正是，兄台是……」

「小弟鄭昭，辛南星是在下的大師兄。」

原來是龍潛的末徒，此人是彬彬有禮，甚有教養。潛龍堡門下，有很多不肖之徒，如龍三、死去的「一陣風」馮雷以及龍潛的內姪章瑛等等。

「鄭少俠找在下有甚麼事？」

鄭昭道：「在下奉師兄龍三之命，來此送信。如果唐大俠不反對，明夜三更，就在九陰洞中見面……」

九陰洞距此約四十餘里，位處深山，洞內曲折甚多，因在峽谷內，內洞漆黑如墨，伸手不見五指。

這一天終於來了，由於顏學古學過的左手絕技不比龍三少，自然各傳了唐耕心，所以他是有恃無恐，道：「爲甚麼要在九陰洞那地方？」

鄭昭道：「唐大俠如果不同意在該洞中進行，您也可以提出一個地方，但一定要隱蔽安全，不受干擾才行。」

唐耕心道：「就在九陰洞中舉行。」

鄭昭道：「唐大俠果然一言九鼎，堡主說過，大俠不會改換地點，而且請大俠放心，這次印証，絕對不會有陰謀，堡主特派大師兄辛南星監視。」

這時另一人也進入墓地，正是「神行太保」辛南星，抱拳道：「唐大俠別來無恙！」

「也許正是好人不長命，禍害……」

辛南星喟然道：「陰陽壁上的事，辛某迄今仍負疚在心，但那是……」

唐耕心也打斷了他的話，道：「辛大俠不必解釋，在下已知前因後果，而且罪魁禍首的李天佑已經死了！」

「是的，唐大俠涵養過人，辛某心儀已久，這次龍三下山，堡主特別叮囑，要在下小心監督，務必作到『公正無私』四字，所以在下出面，是想使唐大俠放心。」

「武林名宿風範，果然不同。」

唐耕心道：「請辛大俠轉達在下的敬意，往者已矣！面臨武林大敵『人間天上』，實不宜仇上加仇……」

「對對，唐大俠說的正和本堡主及小弟之見解雷同，寃家宜解不宜結，雙方都有傷害。龍三師弟重殘，也算得到了應得的報應，實不宜沒完沒了！這次印証，堡主估計，仍是四六之數，也就是龍師弟只佔四成勝算，唐大俠有六成之譜。」

唐耕心道：「這就把在下估高了，龍三學過左手絕技，已經不是以前的龍三了，勝負實難逆料！」

「唐大俠也許會以爲，既爲四六之數，本堡堡主爲何會派出獨子打這沒有把握的爛仗？」

「這……」唐耕心自然也會這麼想。

辛南星道：「家師以爲讓二人印証一下也好，反正龍師弟絕對贏不了，在那情況之下，唐大俠也必能適可而止。」

「辛大俠，怎見得如此？」

辛南星道：「如果唐大俠或顏學古顏大俠二位要殺龍三，機會太多，先不說顏學古冒充下人傅志，隨時都能得手，就是唐大俠那次陷入石擎天之手，送到山寨中，後被學古兄及石綿綿所救。那一次唐兄如要殺師弟龍三，在變生肘腋之下，眞是易如反掌折枝，你說是不是，唐大俠？」

小唐點點頭，看來龍潛這人雖然護犢，却是一位講理的人，道：「辛大俠，既然如此，在下準時到達該洞。」

辛南星道：「也希望不要帶太多的人前去，而且只有當事人可以入洞。」

唐耕心道：「在下只有一人前去。」

辛南星道：「唐大俠也可以和李天佐及顏學古顏大俠一起去，他們可以留在洞外。」

唐耕心道：「在下不想讓學古知道，反之，他會代我前去，不會讓我去的。在下信任龍堡主和辛大俠……」

辛南星道：「如果大俠知道師妹和在下的情感，也就會信任在下了，連師妹剛剛返堡不過五天！」

唐耕心道：「在下過去聽連蓮談起過辛大俠，她很敬重辛大俠，不知這次她回堡是主動還是被動？」

「主動，而且是在下陪她回的，她說她很懷念鳳妮姑娘！」

唐耕心忽然別過頭去，而且用手帕擦眼睛，辛南星愕然道：「唐大俠怎麼哩！」

唐耕心一指墓碑，道：「她所懷念的人，墓木已拱……」

「甚麼？顏姑娘她已經……」一掠上前，看了碑文：「亡妻顏鳳妮之墓」，辛南星站起拜過，道：「年紀輕輕的，不知是甚麼病，居然一病不起？」

「『腐血症』……」

「沒有找大夫診治嗎？」

唐耕心長嘆一聲，說了這半年多以來，各方去找五靈脂及其他靈藥所遭遇的一切。辛南星狠聲道：「醫者有割股之心，『火谷老人』太沒有人性了！」

稍後分手，唐耕心返回住處，他居然沒有告訴李天佐和顏學古。

此刻，孩子已由顏君山父子和菊嫂送回「一瓢山莊」。

* * *

小唐躺在床上，一切都已準備就緒，一更左右，穿窗而出，四十里路，而且路很好走，三更稍過已到九陰洞附近。

唐耕心正在四下張望，覺得九陰洞地處偏僻，不知洞內如何？辛南星示意，友人同來甚好，是否會有甚麼凶險或詭計？

辛南星既然保証過，應該不會。就在這時忽然有人射來一件暗器，小唐一閃，就發現是一塊小石，他正要前行，又是兩塊飛來。

小唐沉聲道：「甚麼人鬼鬼祟祟地？」

他以爲是潛龍堡的人阻止他進洞？却又以爲不可能，龍潛對此次對決十分重視，果如辛南星說的，必然告訴部下，絕對要光明磊落，還沒有進洞就被襲，這未免太幼稚了。

要是未見過辛南星，唐耕心就會躭心對方弄詭使詐，因爲龍三的形象太差了。

此刻他再次前行，又自左前方

射來一蓬砂石，小唐隱隱覺得，射人的企圖不大，阻撓的成份居多，是甚麼人阻撓他赴約？居心何在？

是不是潛龍堡的人怕龍三不敵，却又不敢違背龍潛的意思，入洞相助而出此下策？他以爲這也阻止不了他。

或者是他的親友，以爲入洞太凶險了，而在此相阻？

他再次前掠，居然來了眞的暗器，有袖箭、鐵蓮子和菩提子等等，雖傷不到他，却又不能不防。他沉吟聲道：「甚麼人攪局？這是甚麼意思？」

稍後，九陰洞中有了動靜，洞徑九曲，在第六曲處伸手即不見五指。此刻，却聽到了似有似無的步履聲。

龍三緊握着鋼鏃，諦聽着跫音，他睜大雙目，連一點影子都看不到，對方也是如此，道：「是唐耕心嗎？」

「哼……」對方只哼了一聲，的確，以他們之間的仇恨來說，小唐連說話都以爲是多餘的了。兩人出聲，也就摸清了方位，兵刃上帶動的嘯聲，在洞內震盪迴響。

以龍三的實戰經驗，應能聽出對方兵刃上發出的聲音而証明對方持何種兵刃，因爲兵刃的形態、長短或輕重等等，都會影響戰績。

龍三聽出對方用的是刀，但可能是十分狹窄的一種刀，而且刀路很詭。當然，唐耕心用劍，這人又可能是用劍。

這半年來，龍三下了苦功，他不但把「左半邊」等人的左手技擊重複熟習，且把班達教的練得滾瓜爛熟。另外，龍潛也教了他最新也最精純的招式。

更絕的是，龍潛觀察這些左手絕學，他自己又研創了些左手散手，和班達喇嘛的同樣犀利精緻，比「左十三」等三人教的高明多了。

龍三知道，這次下山非但關係他生死成敗，更重要的是潛龍堡的聲譽，這是輸不得的。

因此，他一出手就是班達喇嘛和他老父近日新創的絕學。既爲絕學，看不見敵人，只要估計方位沒錯，就可以發揮至大的威力。

龍三眞的脫胎換骨了，已經能發揮這些絕學的神髓，他能體會出，對手也是一流高手，武功路子怪異，但經驗差些。

龍三想不通，唐耕心的經驗是不應該差的，爲甚麼有的招式速度却沒有，是不是黑暗中予人恐懼感而影响了速度？

這當然是十分可能的，龍三決定在此對決，五天前就前來實地練習，他要使自己變成盲人，以盲人的立場和對手斷殺。

大約在五十七八招上，一式龍潛的左手散手，一把揪住了對方的手腕，當然，這不會是右腕。即使不是右腕，他也知足了。他右手中的鏃往上一挑，「卡察」一聲，一隻左臂，在肘部處斷裂，而且已在他的手中了。

龍潛曾再三告誡，對決也祇是找回面子，即使佔了便宜也不可得寸進尺，當初是自己這邊理屈，一定要記住這一點，見好即收。

能帶回一條左臂，能使老父括目相看，夫復何求？唐耕心和他一樣，也不是一個完整的人了。

於是他奔出洞外，奔行如風，而且歸心似箭，他恨不得立刻飛回潛龍堡，在老父之前呈現豐碩的戰果。

他一定能看到老父臉上從未展現過的期許之色。

「啟稟堡主，少堡主回來了……」一個三十六天罡中的人物入廳報告，龍潛正在獨酌，他很孤獨，在堡中，能和他談得來的人太少了。

「噢？回來了？怎麼樣？」在龍潛的想像中，兒子能夠囫圇着回來，那就是僥天之倖了。

「少堡主大勝，卸下了對方一隻胳膊……」

龍潛十分意外，似乎這件事並未爲他帶來激動和興奮。在他的表情中，反而有些悵惘，道：「他的人呢？」

「在和夫人談話，馬上就來見堡主。」

龍潛默然，部下退出。龍三變成這樣一個人，都是夫人寵壞的。步履聲到了門外，還以爲是意氣風發的龍三呢，竟是辛南星。

本來辛南星對師父的護犢行爲大爲不滿，下山一年多，近來聽到一些訊息，似乎師父並不是如以前他想像中的那麼蠻橫無理，尤其是一直以爲龍三被卸去一手是罪有應得這一點，辛南星極爲佩服，因爲事實本就如此。

「師父……」辛南星入廳見禮，站在一側。

「坐下來先喝一杯。」

辛南星常和龍潛對酌，他算是龍潛勉强談得來的人。他坐下來，下人立刻添了杯筷，龍潛道：「三兒眞的能……」

到目前爲止，他還不敢置信，他有點矛盾，勝固好，不勝也好。這是兩個極端，都好？令人不解。

辛南星舉杯道：「恩師，我祇知道三弟確實卸下一條左臂，當時徒兒在洞外戒備，祇聞三師弟狂呼出洞，手中拿着一條殘臂大叫：我終於作到了……他似乎想立刻趕回堡中，徒兒叫他他也不停，我就祇有跟着他回堡了！」

龍潛道：「南星，我總以爲沒有那麼容易。」

辛南星道：「徒兒本也有此同感，可是三師弟畢竟經過幾位名師調理過，身懷絕技，尤其對決前幾天就入洞適應洞中黑暗及洞中的迴音，以便配合其聽風辨位，而對方則無此準備，如果此事屬實，必是輕敵所致……」

就在這時，龍三興高采烈地奔入花廳，手中揚着那隻殘臂道：「爹，三兒畢竟沒有使您失望吧？」

龍潛沒有離座，却接過那隻斷臂打量着，這工夫下人又添了杯箸和酒菜。龍三自斟自飲，連乾三杯。

長了這麼大，沒有作過一件光宗耀祖的事，自幼胡搞亂整，要父母操心，七八歲時，經常打破了幼伴的頭，弄得人家上門告狀，十五歲以後就開始恃技凌人了。

龍潛常對韋寒香說，龍三不會享到天年，遇上棘手人物，必被殺死，上次在寨中未被唐、顏及石綿綿殺死，龍潛既感激小唐和顏學古，也相信兒子的命大。

龍潛看了一會，苦笑着把斷手交給辛南星，道：「南星，你以爲這是不是唐耕心的手？」

辛南星看了一會，道：「恩師，由於徒兒和唐耕心無深交，當然也未看過他的手，也就難以判斷這隻殘手是不是他的了！」

「爹，您爲甚麼如此不信任孩兒。」龍三道：「我眞懷疑，爹似乎並不希望孩兒傷了姓唐的，我眞想不通！」

「有甚麼想不通的……」韋寒香已到了花廳門外，道：「你爹到現在還忘不了那狐狸精嚴如霜，愛屋及烏嘛，這該想通了吧？」

龍潛哂然一笑道：「龍某昔年雖也是嚴如霜的追逐者之一，但事過境遷之後，就死了這條心，不像別人，半百年紀了還藕斷絲連地……」

「龍潛，你可別指雞罵猴，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這不過是比喻而已。妳剛才的『狐狸精』以及『愛屋及烏』又是甚麼意思？一個有教養，有深度的人，必須愼言，爲自已的言論負責。除了妳之外，整個武林之中，可還有一人把嚴如霜當作狐狸精嗎？」

韋寒香這些年來很跋扈，龍潛也讓着她點，但自這次宇文博回來報告了龍夫人和朴覺曉(即江豪)在林中交談之事，雖相信他們之間沒有甚麼，却很不舒服。

並非他嫉妒妻子和江豪叙舊，而是由於他們談及唐雲樓，由言談中可以體會出，韋寒香心目中的「咆哮劍客」唐雲樓仍有份量。

「娘親您別疑心，爹怎麼會？再說小唐他娘嚴如霜，她那能和娘比？」

由於龍潛迄未讓夫人入席共飲，辛南星就站起來讓座，韋寒香一扭身，哼了一聲出廳而去。

龍潛道：「南星，你坐下。」

辛南星重新入座，龍三邊吃邊大聲道：「爹，這次對決，在未去之前，孩兒本來也有點躭心，因爲顏學古學了左手技擊之術，也學了班達大師的絕活，必然全都傳了小唐。但是動手之下，孩兒發現他欠缺經驗，還嫩得很，有些招術十分精奥細微，他却不能發揮其威力……」

龍潛好像未聽見，却對辛南星道：「南星，你以爲唐耕心會那麼嫩？」

辛南星也不便當師父的面使龍三沒面子，道：「恩師，有個人也許可以證明這隻斷臂是不是唐耕心的？」

龍潛道：「你是指……」

辛南星道：「師妹連蓮。」

「她？對對！她和唐耕心有交情，應該能分辨此手是不是他的？」

「是的恩師，以他們的交情來說，連師妹非但看過唐耕心的手，甚至也可能握過，自然也會仔細看過。人類的手，相同的也很少，所以請師妹來鑑定一下，應能判定……」

這工夫龍三已經離席奔出花廳，由於連蓮還在堡中，龍三一回來，部下就告訴了他，立刻主動去找連蓮。

一隻手臂都已擺在桌上，父親居然還不信，對他就太沒有信心了。看來還是慈母對他更好些。

不一會，連蓮由龍三陪着進入花廳。辛南星離席，叫下人再添酒菜杯箸，道：「師妹，妳仔細看看，這隻手臂是不是唐耕心的？」

連蓮在這瞬間陡然一震，原來唐、龍對決之事，迄今無人告訴她，有的人是怕她躭心，有的人是怕她洩密。

龍潛是過來人，沒有情感，那會有此表現？她抖着手接過斷手，一個一個地觀察手指，這是因爲他們在一起時曾數過彼此手指上的斗數及箕數。

人類的指紋，沒有兩個人是完全相同的，在古代不懂這些，祇知道十指中有幾個斗紋及箕紋？

斗紋是由內向外一圈一圈往外展延，箕却是有缺口的紋路。以前他們數過唐耕心十指是九斗一箕，連蓮是九箕一斗。

俗諺說：十指九斗，到老不走。這意思就是不須奔波，可在家中納福之意。

至於九箕一斗呢？當然是不好

的，所以連蓮印象深刻。但是，此人有九斗指紋的人太多了。僅憑這一點來判斷這手的主人是不夠的。

她再仔細看手腕上突出那塊骨頭，有人高有人低，甚至看不出來，小唐的正是如此，據說此骨高的人是勞碌命。

摸骨相的人第一個步驟(多爲盲人)就是自被摸骨相者的左右臂由上至下摸一下，主要是摸這塊突出的骨頭。另外才進一步摸頭骨及面骨等等。

她再一次仔細的看掌紋，她記得唐耕心的掌上直線由腕部直通中指指根處，中間未斷，十分特別，其實那就是手相的事業線。

男人有此事業線，當然最佳，女人有此線在事業上也好，但在婚姻上必不美滿。

連蓮凝重的表情忽然逐漸消失，放下斷手，道：「師父，師兄，據我看，這不是唐耕心的左手……」

龍潛不意外，辛南星也是如此，祇有龍三跳了起來，大聲道：「師妹，妳這是甚麼意思？是不是誠心觸我的霉頭？」

連蓮苦笑道：「師兄，是他的，我爲甚麼要說不是？不是他的，又爲甚麼要說是？好在這種事不能永久瞞人，唐耕心有沒有失去一隻左手，不是很容易弄清楚？」

「是的。」辛南星道：「師弟，這倒不必計較，不久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龍潛道：「這就怪了！這隻手是在哪裏弄來的？」

「爹也以爲，是孩兒弄來一隻斷手在爹面前矇混？」

龍潛不答，辛南星道：「師弟，你且說說當時在洞中動手的情形！」

龍三原是一團高興，如今被澆了一頭冷水，離席抓起那隻斷手就往外衝。龍潛大喝一聲：「站住！」

龍三還眞不敢不站住。龍潛冷峻地道：「回來，坐下！」

龍三道：「我發現，幾乎所有的人都護着外人，我不服氣！」

龍潛道：「你師妹雖然和唐耕心有交情，但近來却十分不睦，如果這是他的手，你師妹不會說謊，因爲說謊無補於事。」

龍三道：「請師妹說出這不是隻唐耕心的手的理由好吧？」

龍潛和辛南星都望着連蓮，連蓮道：「師兄把斷手拿來，我來說明一下。」

龍三又折回來，把斷手交給連蓮，連蓮道：「第一，唐耕心的十指中有九個斗，祇有一箕，此手上却是三箕二斗。其次，唐耕心的腕上突骨幾乎看不出來，這隻手的却突出很高，第三，唐耕心掌心的一條直線，由腕部到中指指根，中間未斷，而且比任何一條紋都清楚，僅次於虎口下方的生命線。而此斷手上的事業線，隱隱約約，斷斷續續，幾乎看不清楚。根據這三點，我才敢肯定，這不是他的手。」

花廳內死寂一片，連蓮又道：「我還要再補充一點，唐耕心的手很大，尤其指頭很長，他的中指長度，比掌的長度(由腕部到中指根處)長出一個指節。而這隻手的中指却比掌長度短了半個指節。」

龍三似乎無法反駁，儘管他仍是不服，於是他閉目思索。龍潛道：「對，你仔細想想，當時是你先進九陰洞還是唐耕心先進入？」

「好像是他比我先進入的。」

「當時動手過招的情形如何？你過去和他動過手，知道他的路子，應能體會到對手是不是他？」

龍三想了很久，吶吶道：「爹，如果不是他又會是誰？」

「你先回答我，回想過招的情形，他會是唐耕心嗎？」

「爹，回想起來，的確有點不像。」龍三大聲道：「難道唐耕心會爽約不去？」

龍潛道：「唐耕心不會是那種人，他如爽約，必有他所不能抗拒的原因，果然不是他對不？」

「爹，我祇是覺得有點可疑，並未肯定這隻手不是他的。」

辛南星道：「你們自開始到結束，一直沒有交談一句話嗎？」

「不，說了一句話！」龍三道：「開始時我問他是不是唐耕心，他祇哼了一聲。」

辛南星道：「以唐耕心的爲人，既然接受了你的挑戰，而你已被他殘了一手，雖說他也曾被李天佑的暗算而掉下陰陽壁，差點死掉，畢竟他已康復而你却未能，僅此一點，他不可能祇哼一聲而不答話。」

龍三道：「大師兄以爲，他爲何祇哼一聲？是不是不屑和我講話？」

「不是，我想，對手怕說話暴露了身份！」

「你是說有人代他去決戰？他作弊？」

「師弟，並非師兄幫別人說話，唐耕心是個一言九鼎的人，他絕不會作出那種事來。

「還說不袒護他，你根本不知洞中的眞實情況，却敢斷言這個人不是他，也不是他找人代死……」

就在這工夫，龍不忘回來了，原來他也離堡辦事，而且見過辛南星，知道龍三和小唐比武之事。因此，他也到過九陰洞附近，因主子祇此獨子。

（未完．十七）